

目錄

正当教会生活的恢复



第一篇 教会是神人相调的两性品

第二篇 废掉规条造成新人

第三篇 脱离教训之风

第四篇 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第五篇 教会生活的实现与神人二灵的相调

第六篇 神对教会所完成的工作

第七篇 导致教会堕落的因素

第八篇 教会的七个所是

第九篇 历代教会发生混乱的原因

第十篇 在主恢复中该有的情形

第十一篇 主在历史中几次重大的恢复

第十二篇 已过五十年我们从主所得的启示

第十三篇 五十年来教会生活实行的恢复

第十四篇 倪弟兄一生所受的苦难与学习

第十五篇 倪弟兄一生所受的苦难与学习 (续)

第十六篇 倪柝声弟兄的职事

第十七篇 我们中间的复兴

第十八篇 个人接触中对倪弟兄的认识

第十九篇 主的恢复与脱去老旧

第二十篇 在灵中的生活与聚会

第二十一篇 教会的一切全在于灵

第一篇 教会是神人相调的两性品

[回目錄](#) [下一篇](#)



我们都晓得，主的恢复不是一个救恩的问题，不是一个属灵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得胜或别的问题。在主的恢复里，主要的事乃是恢复正当的教会生活。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必须能建造起来，成为主的身體在这地上一个活的表现。我们需要一次训练，帮助我们认识怎样在主的恢复里往前去。

许多圣徒知道主的救恩，知道需要属灵，需要得胜的生活，但大多数对于正当的教会生活却没有适当而充分的观念。所以我们不单需要认识主的恢复，也需要进入这样的经历。

还有，我们每年在各地教会都有移民的事，而我们并没有所谓的圣职人员，所谓的传道、牧师来照料这一类移民的事；我们相信按照主的圣言，教会的扩展必须是借着众圣徒，也必须在众圣徒的身上。我们必须靠每一个信徒，每一个身体的肢体来往前去。所以每一个肢体都需要适当的训练。

所以这个训练不是仅仅传授更多一层的知识。当然我们没法脱开知识，我们的确需要知道一些事，领会一些事。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是为着向人传授知识。我们所期望的就是帮助人进入经历，有适当的操练。所以你们不仅是来坐在这里听讲，也要来操练。

教会是神永远计划的目的

我们必须了解，经过这么多世纪以来，那么多的基督徒虽然有教会这个名词，但许多人并没有教会的观念，没有多少人注意教会。但是我们都必须认识，神永远的计划就是要得着一个教会。神永远的计划不是要创造天地，以及其中亿万种的东西。神的计划也不是仅仅创造人，到人堕落后又来救赎他们，恢复他们，送他们上天堂。神的计划甚至也不是得胜、成圣、属灵。这一切都是手续，为要达到神计划的目的。所以我们需要这个训练，尤其是为着新近被主带进来的人。我信今晚在座至少有两百位是从未参加过这种训练的，你们对于教会是新的，教会对于你们也是新的。

当然‘教会’这个说法很平常，几乎所有的外邦人也都知道教会这个名称。但是我告诉你们，教会并不是那么轻的事，不是那么平常的事，教会是非常宝贵的，是非常隐藏的。所以我非常有负担要花一点时间从根本来看教会。尤其对你们这一年到我们中间来的人，我相信你们有好些人要被主拣起来为着教会的扩展而行动。说真的，等你们经过这一次训练以后，我不信你们还能静坐不动。许多人都要在本地分到别的地方，或许远到别处去。训练是为着移民的，甚至也是为着往国外移民的。

为使我们为主正当教会生活的恢复有所认识，我们必须回到起初去看神的计划是什么。在起初的时候是怎样的？关于‘起初’，有好几种意义。起初的第一种意义是超越时间，在已过的永远里。约翰一章一节的太初就是指在未有时间以前，指已过的永远。起初的第二个意义，创世记一章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神来创造的起初。起初还有第三个意义，那

就是当教会开始的时候，甚至在教会开始前一点点的时候。我们所说的回到起初，就是指这三方面的意义说的。我们必须回到已过的永远去，也必须回到神的创造去，同时也必须回到教会的起初去。

约翰一章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是说到在已过永远里的事。自然，在这句话里面，我们没法读出关于教会的事。但是在以弗所书里，有几节非常好的经节，说到教会是神在基督里所定永远旨意里的事，是神永远计划里的事。换句话说，教会是神在已过永远里所计划，为着将来永远的。神是一个有计划的神。祂的计划不是偶发的，乃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计划了。在已过的永远里，在未有开头的永远里，神就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在已过永远里所定的，而是为着将来永远所定的。因此圣经称这计划为永远的计划。（弗三 11。）那里告诉我们，教会是按照神永远计划而有的。

以弗所一章还有两节用同样的字，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一章九节说，‘照着祂所喜悦的，使我们知道祂旨意的奥秘；祂这喜悦，是在祂自己里面为着时期满足时的行政所计划的。’（新译。）这里的计划是动词。神按照祂所喜悦的定了计划。这是一个奥秘，天使不知道，亚当不知道，甚至连亚伯拉罕、摩西、耶利米这些旧约的先知也不知道。这是一个隐藏在神里面的奥秘。但它是神的喜悦，是祂在自己里面所计划的。然后是十一节：‘我们…蒙了预定。’（新译。）按照什么被预定？是按照我们的需要？按照我们的堕落？不，是按照祂的旨意、计划。我盼望你们能有深刻的印象，圣经的确告诉我们神永远的计划。

在神的永远计划里有什么？简单的说，神的计划就是要得着一个教会。圣经有六十六卷，有许多教训、劝勉、预言、预表，以及许多的描写。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圣经不是许多事物的启示，圣经乃是教会的一个启示。神的心意是要得着一个教会。

神为何创造诸天？因为神要得着一个教会。神为何创造地？因为神要得着一个教会。神为何要创造那么多各色各样的东西？因为神要得着一个教会。在创世记头两章，表面上是说到神的创造，其实严格的说，那两章圣经是告诉你神要作什么。在那两章里你能看见，矿物是为植物，植物是为动物，动物是为神。这就是神的创造。我们都知道，植物是从矿物中长出来的，而所有的植物，大多又是为动物的，然后动物又是为人的，人是为神的。

阿利路亚，神创造一切就是为得着教会！神为何造你？因为神要得着教会。神为何要完成救赎？因为神要得着教会。为何有一天神眷顾你，呼召你？因为神要得着教会。神为何重生你，现今住在你里面？因为祂要得着一个教会！

教会是神人生命的两性品

那么什么是教会呢？这相当难下一个定义，我只能采用一个不太好听的字，就是两性品，是两个生命相调而产生的一种东西。比方你把一根桃树枝接在一棵苹果树上，当这两种生命相调为一的时候就产生了‘桃苹果’或‘苹果桃’，因那不仅是苹果或桃子。这就是教会的意义。教会是一个两性品。

那么产生教会的两种相调的生命是什么呢？那就是神性的生命加上人性的生命。阿利路亚！神性生命进到人性生命里，最后这两个生命相调为一，这就是教会。是神性生命么？不是。是人性生命么？也不是。你必须答说，‘是神人生命。’请告诉我，当主耶稣还在世时，这位小小拿撒勒人所有的是什么生命？如果你说那只是人性生命，你错了，差得太远了。如果你说只是神性生命，那是好，但是不够。你必须说，耶稣有一个神人生命。

我并不是夸口，这样的事在过去那么多世纪中，主从未向圣徒们开启过。你问我为什么？我没法回答。但我的确知道，在过去这五十年间，一年过一年主把这事一直向我们开启。我没法告诉你们，我们从那里得来这些东西，它就是这样来了。我们都需要看见什么是教会。教会乃是神性生命与人性生命的两性品。

神将祂自己分赐到人里面。神把祂自己作到人里面。慕安得烈用‘交织’（interweave）这样的字眼。神与人交织为一。这是一个很好的字眼，但还不够。这不仅是一个交织，而且是生命的调和。神性的生命进入了人性的生命，相调成为一个生命。

有一节非常特别的经节，就是加拉太二章二十节。那里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话怎么说？我已经钉十字架，但我又活着，而又不是我，乃是基督。这话的意思是说是我，又不是我，但还是我。到底是谁？‘我活着就是基督，’这就是调和，基督与我相调。所以是我活着，但又不是我，而是基督。这就是教会。

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仅仅是基督徒。基督徒并不是为作基督徒，基督徒乃是为教会的。正如你身上所有的肢体并不是为肢体本身，乃是为身体。如果你没有身体，也就没有肢体。如果你没有身体，所有的肢体就毫无意义。赞美主，今天我们是一班为着教会的基督徒。

人有灵能接受消化神

为要使祂能与人相调，神用了特别的方法来创造人。第一、神是照祂自己的形像造了人。第二、神叫人有一个灵。没有一种动物有灵，鸟没有灵，猫没有灵，连猴子也没有灵。但是你我有灵，我们人都有一个灵。为什么我们高过所有的动物呢？你看看各种动物，有时你看猴子真的与你很相似。猴子有头、有眼、有耳、有鼻，几乎你所有的每一样它都有，但是你能向所有的猴子夸口说，‘小猴子，我有一些东西是你所没有的。我有一个灵，你没有。我有一个要神，寻求神的灵，是你所没有的。你从来不觉得你缺了神，渴望神，但我有这感觉。我若一天不呼喊主耶稣，我就饥饿、干渴，你没有这种饥渴。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这种器官。’

创世记二章告诉我们，神造人的时候，用尘土造人的身体。我们可去查看一下，在我们的肉身上有土的成分：铜、硫、盐、铁。但是七节说，当神造好人的身体之后，神将生命之气吹到这物质的身体里，那口气就是人的灵。

你若懂希伯来文，你可以去查读希伯来文圣经，在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这里的灵和创世记二章七节的气是同一个字。这证明在创世记二章七节所题起的气就是人的灵。这非常特别，又非常宝贵。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这一件特别的东西。

你我都有这灵。神为我们造了一个灵，而这灵在神的意愿里乃要成为一个接受神、装神、甚至消化神的器官。

有的时候我故意问人：‘你知道你有几个胃？’几乎所有的答覆都是说有一个。我说，你错了，你有两个胃；一个胃是为物质的食物，另一个胃是为主耶稣的。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人若吃我…。’你把主耶稣吃到那一个胃里去？当然是吃到你的灵里去。所以你看见你的确有一个器官是接受神、装神、甚至消化神的。哦，弟兄们，神竟被我们消化，吸收到你我里面。

比方这里有一只鸡，请问这只鸡怎能与你相调呢？没有第二个办法，只有消化的办法。你把它吃进去，消化它，甚至吸收它，然后这只鸡就在你里头与你相调为一了。

神是经过处理的神好给我们接受

另一面，神为着能给人接受进去，好与人相调，祂就必须是父、子、灵。我不能解释太多，我只能告诉你们，圣经向我们启示神是三而一的：父、子、灵。这不是三位神，是一位神，祂是父、子和灵。为什么？就是为叫祂能分赐到你我里面。

所有的圣经教师们，从头一世纪开始，从紧接使徒们之后的古教父起，都曾尽其所能的想要解释三一神，他们都遭遇到了同样的难处，所以我们学了功课，我们不愿解释太多。但我能告诉你们，圣经指明给我们看见，神是父、子、灵，就是这样祂才能将自己分赐到你我里面。

这里有一只鸡，你能把它整个吃下去么？不行，你没法吃下去，你必须先把它加以处理。先要杀它，把它切成块，烧烂了，有时要煮成汤。因为你身体太弱，你不能吃下整只鸡，甚至连鸡胸、鸡腿也吃不下，你就可把它煮成富有营养的鸡汤，只要喝汤，你就等于把鸡吃下去了。

你知道圣经比喻神作可吃的东西。父是源头，有一天子来了，祂对人说，人看见祂就是看见父。以赛亚九章六节说，这位子是称为永在的父。祂告诉人说，祂是可吃的。最后祂被钉十字架，借着复活祂变化成另一个形态。那就是‘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45，原文。）我们今天都是饮于这一位灵。阿利路亚！我们都不太刚强，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需要喝这‘鸡汤’。阿利路亚！不管你是多么软弱，今晚你若肯说，‘哦，主耶稣，’你就是喝了一杯耶稣。

今天我们的神，是被处理过的神，祂经过了父、子、灵的过程。所以马太第一章告诉我们，神成为肉身，成了一个婴孩，这婴孩被称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到了马太末一章，主就要把人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父、子、灵并不记在第一章，而记在末一章。为什么？因为到了末一章，道成肉身完成了，钉十字架完成了，连复活也完成了，神已完全经过了必要的处理，阿利路亚！你们容许我用一个特别的名词，今日我们的神不再是‘生’的神，原料的神，今日我们的神乃是处理过的神。祂不单是父神，也是子神、灵神。

正当的人性与三一神相调就产生教会

这不是一件小事。不要以为我仅仅在给你们一点圣经知识。你们晓得马太二十八章说，你们要把人浸入父、子并圣灵里。然后到了书信，罗马六章和加拉太三章说，我们是已经浸入基督。然后到林前十二章说，我们是浸入圣灵里。在福音书里是说，我们要浸入父、子、灵。在罗马书、加拉太书是说，我们是浸入基督。但在哥林多前书说，我们是浸入圣灵。我必须告诉你们，浸入灵就是浸入子，浸入子也就是浸入父。所以你是被浸入父、子、灵。因为今天父是在子里，而子就是那赐生命的灵。

神为你造了一个灵，而神自己经过一些处理成了赐生命的灵。如果你肯呼喊：‘哦，主耶稣，’你就喝到祂了，借此祂就进入你里面。不只进入你里面，并且与你相调。到末了，所有饮于三一神的人都在三一神里成为一了。你最好去读加拉太三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你们受浸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个一就是教会。教会就是所有的信徒与三一神相调，并在三一神里成为一。这件事在约翰十七章里已经启示了。（参看二十一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二十二至二十三节：‘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在三一神里众信徒的合一就是教会，在这里没有肉体，没有罪，没有世界，没有天然的东西。在这里只有正当的人性与三一神相调。

也许你要说，‘李弟兄，很可惜我们都堕落了，我们没有正当的人性。’我同意你的说法。但是不要忘记神的救赎。祂将我们赎回，恢复我们，拔高我们堕落了的人性。在基督的复活里我们的人性完全被提高了。今天在复活的基督里，我们确实有了正当的人性，而且我们这正当的人性现在也已与三一神相调了。这个相调就是教会生活。

什么是正当的教会生活？正当的教会生活不是出于人的文化，不是出于宗教，不是出于教育，不是出于自己、肉体、天然、罪恶、世界。教会就是神所选，基督所提高那正当的人性，与三一神相调。这就是正当的教会生活。我再重复，在这里没有任何人类文化，没有任何宗教，没有任何己、肉体、天然，任何属世的事物。在此只有神所创造，基督所救赎并提高的人性，在主复活里与三一神相调。阿利路亚！这就是神在祂永远计划里所要得到的实体。

以弗所书注意人的灵

现在我们来看以弗所书。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是独一讲教会的一卷书。但我要这样说，以弗所书是整本圣经的缩影。圣经有六十六卷，以弗所书只有六章，这六章圣经乃是整本圣经的缩影。首先，它确定的题起神永远的旨意，在这卷书里至少三次题到神永远的旨意。第二，这卷书也题到创造。‘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三9。）这里说到神是万物的创造者，那奥秘是藏在祂里面的。神为什么创造万有？为教会！

近年人类登陆月球，已经发现在那个星体上不可能有任何生命。这个发现正好符合圣经的记载。创世记一章说，神对于地的造法正好叫地有空气，有阳光，有水分，好在其上能有一切生命。在月球上最奇特的点就是那里没有空气，不适宜任何生命存活。为什么？因为神无意把人安置在那里。神的意愿是要把人摆在地上，让人能与祂相调，好叫祂得到教会。

撒迦利亚十二章一节说，神造天造地，也造人里面的灵。我曾经说过，天是为地，地是为地，这有灵的人是为神，目的是要产生教会。

因此在以弗所书里题起万有的创造，在这卷书里强调需要人的灵。‘我…祷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一 16~17，新译。）这不是指圣灵，而是指人的灵。为教会生活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灵。为教会生活我们不需要精明的头脑，我们需要一个智慧和启示的灵。二章二十二节说，神今日的居所、住处乃是在我们的灵里。这住处当然就是神的建造。那就是说，基督的身体是在我们的灵里，我们的灵是教会该有的起头的地方。教会不可能在你的心思里。当你留在心思里的时候，你就离开教会了。你必须在你的灵里，然后你就能有教会生活。教会是在你的灵里。

以弗所三章五节说，这个隐藏的奥秘已经向圣使徒和先知启示出来了。在那里启示呢？不是在心思里，而是在他们的灵里。三章也说，我们里面的人，就是重生的灵，必须刚强起来。

第四章说，我们都需要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那就是说，我们的灵如今管治我们的心思。这样一个灵，是一个叫人更新的灵。我们需要借心思的灵得更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新人就是教会生活。

然后在第五章说，要在灵里被充满。不是在身体里被酒充满，而是在灵里被神一切的丰满所充满。

然后第六章说，我们要借祷读取用神的话。每逢祷告，我们必须在灵里。

你看见，这卷书的每一章都题到我们人的灵。为着教会生活，人的灵是必需的。这就是为何所谓的基督教几乎没有教会生活，因为他们对人的灵几乎是一无所知；甚至他们也谈不到它，他们的教训大多是关于心思的。所有在基督教里的基督徒都是对付他们的心思、观念。但是以弗所书不是对付我们的心思，它是对付我们人的灵。我们的灵必须是一个启示的灵。它必须是教会真正所在的部分，必须是神向我们启示祂奥秘的凭藉，也必须是借神的灵所要刚强的器官，然后我们就得以被更新。并且在我们人的这一部分里，必须被神一切的丰满所充满。借祷读祂的话，神就更多进入我们的灵，到末了我们的灵就要充满神一切的丰满。这就是神与我们人相调，为要得着教会生活。

以弗所书也启示神的三一性

还有一件事。在全部六十六卷的圣经中，没有一卷书启示三一神，像在这短短一卷书中启示得那么多。在一章一节这一节里几乎三位格都在。有父神，也有子神；表面没有说到灵神，但是有属灵的祝福，也就是灵的祝福。所以这一节有父，有子，有灵。你再读第三章，神性的三位格也都在。‘我向父屈膝，…求祂…借着祂的灵，…叫你们在里面的人里刚强起来。使基督…安家在你心里。…叫你们充满神一切的丰满。’（14~19，新译。）这里有圣灵，有基督，有神。有圣灵的加力刚强，有基督的安放在心里，还有神的充满。在圣经的别处，你看不到这样类似的经节。

然后是第四章，说到一个身体，一灵，一主，一神，就是父。这里也有三个位格，并且有很好的次序：第一是灵，然后是子，最后是父。在教会生活里，就是在身体里，所接触神格中的第一位就是灵。我们接触灵，我们就接触到子。当我们有了子，也就有了父。父是源头，子是河道，灵是河道中的水流。当我们摸着这水流，我们就在这河道里；当我们进入这河道，我们便达到了源头。

为何这一卷书那么多启示到神的三一性呢？因为这本书是讲教会的，而教会又是三一神将祂自己分赐给人，在人性里与人相调这事的实体。由于这件事，所以这本书向我们启示神的三一性。在这本书里你找不到三一的道理，但的确在这书里实际给我们看见神有三个身位，要将祂自己分赐予我们。所以我说，三一神（父、子、灵）的三而一不是为教训，乃是为神的分赐，神的扩散。神是借这三个身位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并且我必须说，这三个身位的意思，说明神不再是生的神，而是处理过的神。

今晚我没有鸡，但是我有鸡汤。我们没有生的神，我们有处理过的神。这处理过的神，今天就是赐生命的灵，为要把三一神分赐到我们人里面。所以这一卷书说，要在你的灵里被神一切的丰满所充满。又说，要叫基督安家在我们的心里。这不只是在我们的灵里，也在我们的心里。这个意思就是祂与我们这人的每一部分相调。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祂是神的化身，今天成为赐生命的灵，住在你的灵里，要将三一神扩展到你这人的每一部分。这不只是成圣、属灵、胜过脾气；这乃是神性与你这人性奇妙的相调。哦，何等高超！

这样一个奇妙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有的基督教教师以为，基督的身体这个名称只是一种比方。不是！这是一个启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而这身体是一个新人，一个新造，有基督作生命，作人位。一个身体需要生命，而一个人需要人位。树木有生命，但是没有入位。但像我们人，我们有人位。我们不单有生命来活着，也有一个意志、情感、思想的人位。同样，教会有生命，也有人位，而这生命与人位都是基督。基督之于教会是生命，基督之于教会也是人位。

第二篇 废掉规条造成新人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以弗所书三章十九节下，八节下，十六节下，二章十八节，一章十三至十四节，四章三十节，二章十四至十六节，四章十四节，二十二至二十四节，五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六章十七至十八节。

神丰满的具体表现是基督，基督丰富的实化是圣灵

今晚祷读的经节，头三节有三件主要的东西：父神的丰满，子神（基督）的丰富，以及灵的大能。保罗说，要叫我们充满神一切的丰满；又说，他传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又说，借着祂的灵的大能。我们已经说过，以弗所这短短的一卷书，对三一神有最好最多的启示。在圣经中没有别卷书像以弗所书那么多讲到神的三而一。我们晓得，这里父神的丰满是指神的一切所是。祂是光，祂是生命，祂是能力，祂是智慧，祂是爱，祂是圣，祂是义。祂是正面的每一样，是良善的每一项。无论祂是什么，那都是祂的丰满。而歌罗西二章九节告诉我们，神这丰满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所以基督是神丰满的具体表现，基督是神之所是的具体表现。这样，神的丰满就变为基督的丰富。基督的丰富就是神的丰满；在神里面是丰满，在基督里面是丰富。

那么基督的丰富如何能被我们体验呢？是借着圣灵的大能。基督是神丰满的具体表现，圣灵是基督一切丰富的体验。我盼望你们能将这两句话记下来。如果你要得着神的丰满，你需要基督。如果你要享受基督的丰富，你需要圣灵。圣灵就是基督丰富的实化。所以在约翰福音里，圣灵被称作实际的灵。（国语和合版翻作‘真理的圣灵’。）无论基督之所是是什么，都必须借着圣灵才成实际。基督是生命，但是你若从来没有碰到过圣灵，你永远不能得到这生命。当你碰到这圣灵，你就摸着基督作你生命的实际。基督是光，但是你若没有碰着圣灵，你永远不能被照亮。当你一碰着圣灵，你就得到了光的实际。

所以我们必须认识，今日神之一切所是，是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而基督对于我们之一切所是，是借圣灵而实化。因此今日神实在是归结于圣灵。今天我们的神就是圣灵。你绝不该认为圣灵是基督之外的一位。你也不该认为基督是父神之外的另一位。这三者就是一位，不是分开的三位，所以是三而一。没有一种人的话语能说明三而一。但无论如何我们晓得，父神是在子神里，而子神最后成了赐生命的灵神。

所以你们看见，为教会的缘故，神的丰满必须化身在基督的丰富里，而基督所有的丰富又必须完全实化在圣灵里。因此每当我们摸着圣灵，我们就享受到基督的丰富，最终我们要被神一切的丰满所充满，我们就要与三一神完全相调。

我真喜欢，这本书有这么短短的一节圣经，包含了这神性的三个身位：‘我们两下借着祂，〔就是子，〕在一位灵里，得以进到父面前。’（二 18，原文。）这一节圣经讲到三一神。父在子里到我们这里，子的来到是圣灵，而如今圣灵带我们到父面前。我们都必须认识，这就是为将三一神经营到我们里面，好产生教会，而教会就是三一神与人性的相调。神性的丰满化身在基督的丰富里，基督的丰富借圣灵得以实化，借此我们得以进到父面前，

我们便与三一神合而为一，三一神也就与我们人性相调，这结果就是教会。所以我们说，教会乃是二性品。

赐生命的灵等待我们的回应

现在我要你们注意这一件事。神已归结于圣灵，而这位圣灵就是处理过的神，等待我们的灵来回应祂。这位赐生命的灵，就是经过处理的神自己，等待我们的灵与祂合作。这对我们是极其需要的。严格的说，你的得救不是因明白福音的教训，你的得救乃是你从深处敞开自己来回应那活的灵，就是呼求耶稣的名。当你呼求耶稣的名，你是从深处呼求的，而你的深处就是你的灵。不管你明白不明白福音，只要你从灵里敞开自己，呼求‘哦，主耶稣！’我告诉你，这位赐生命的灵立刻进到你里面。

你们晓得，大数的扫罗是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得救的，那时他不只不认识福音，甚至连主耶稣都还不认识；他是借呼求主而得救的。他说，‘主阿，你是谁？’如果你也肯这样说，你也要被主抓住了。所以这不是明白不明白的问题，这是一个接触的问题。那赐生命的灵就是那位处理过的神，现在正等待我们众人来接触祂，正像我们呼吸空气一样。不管你懂不懂得空气，只要你接触，把空气吸入，你就得到空气，你就享受到空气的一切好处。

今天原则也是这样。我们得以圣洁，不太根据那么多圣洁的道理，而在于接触那本身就是圣者的赐生命之灵。圣洁的道理并非圣洁，圣洁乃是一位活的人。而这位活的人就是那赐生命的灵，祂就是处理过的神自己。你可以懂得一大堆圣洁的道理，但是你丝毫没有得到圣洁。也许你一点也不晓得圣洁，却得到不少圣洁。怎么得到？借着接触那赐生命的灵。你试试看，你若呼求主：‘哦，主耶稣！哦，主耶稣！’你就会真正成圣了，你要被圣洁所焚烧。

以弗所书注重人灵与圣灵相调

这就是为何在以弗所这卷书里，人的灵被启示得十分含混不清。在这一卷书里，每一章都有一两节讲到人的灵。但是这些讲人灵经节，对所有翻圣经的人都是一个难题。所有翻圣经的人对一章十七节所说的灵都难下断案，究竟是人的灵，还是圣灵？‘求…神…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有的人坚持这里是圣灵。但是钦订英文译本对于这个灵没有用大写的S，而是用小写的s，表示这是人的灵。为何会有这样的争论呢？因为实在说来这灵乃是人的灵调进了圣灵。一章十七节就是向我们启示，圣灵与人的灵相调。怎能知道这事呢？因为若没有圣灵，没有一个人的灵会是智慧与启示的灵；然而一旦你的灵里加进了圣灵，它马上就成为了智慧和启示的灵。所以那个灵是人的灵，不过已经调进了圣灵。

再是二章二十二节：‘神在灵里的居所。’（原文。）在这一节上，翻译圣经的人又起了很大的争执。我有三十几本不同版本的英文新约，大多数把这里的灵翻作圣灵，但是也有三、四种版本说，这不是圣灵，乃是我们人的灵。圣灵不是住处，圣灵是内住者。神不是住在祂的圣灵里，神是住在我们的灵里。但是请想，若无圣灵的调和，我们的灵怎可能成为神的住处？所以毫无疑问，这里的灵也是一面是人的灵，另一面又调着圣灵。

然后在三章五节又题起人的灵。神的奥秘如今在灵里启示给众使徒与先知。对于这里的灵，各种版本又有争论。大多数翻译的人说，这是圣灵。但你去读原文，你能了解这不是圣灵，这必定是人的灵。但我再说，除非有圣灵与我们的灵相调，否则我们的灵不可能成为得启示的灵。当我们的灵与圣灵相调，我们的灵就成了得启示的器官，叫我们知道神的奥秘。

再往下，同一章十六节说到里面的人。我们曾说过，这里里面的人乃是我们重生的灵。我们的灵是如何重生的呢？当然是因神的灵进入了我们的灵。所以这里里面的人也是调着圣灵的灵。

再有四章二十三节，说到心思的灵：‘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原文。）这里又起了争论。有的人理直气壮的说，这里的灵怎么可能是人的灵呢？因为这灵是更新的灵，所以一定是圣灵。但是圣灵怎么可能成为心思的灵呢？这心思当然是人的心思。圣灵怎能成为人心思的灵呢？不可能。这必定是人的灵。那么人的灵又怎能成为更新的灵呢？答案也是在这里：如今这更新了的灵乃是人的灵调着圣灵，所以它一面是人的灵，另一面又是更新的圣灵。它是一个相调的灵。

你们都必须认识，在以弗所书每一章里，这种说法的灵都是人的灵调着圣灵。五章十八节说，要在灵里被充满。请问在你的灵里到底要充满着什么？当然是要充满圣灵。六章十八节说，随时多方在灵里祷告。对这一节，翻译圣经者又有了争执。但是你若读上下文，那里说，要用各种的祷告来取用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剑，每次的祷告都要在灵里。这不是指圣灵。你要取用的乃是圣灵的剑，就是神的话。用什么来取用？用你的灵。怎么取用法？借着祷告。所以要一直在你的灵里祷告。但你还该认识，这时你的灵必是被圣灵调着的。

取用赐生命之灵的路是便利的

阿利路亚！我们的神是三一神，是完全经过处理的神，祂已成了赐生命的灵；既是赐生命的灵，祂就离我们很近，叫我们极其便利来取用。

借救赎的血

在此我们需要一些说明。你们知道神是圣洁的，而你是败坏的；这位圣洁的神怎能与你这败坏的人接近呢？因为在这赐生命的灵里，在这包罗万有的灵里，有救赎的成分，有洁净人的宝血的成分。你不晓得，但是天使知道，仇敌撒但知道。如果撒但说，‘神哪，你怎能亲近这样一个败坏的人？’马上血要在这里有所宣告。这是包罗一切的灵，其中有救赎。在道成肉身以前，就是在旧约的时候，神能在灵的形态里流到人里面么？不行。因为虽有灵，但无救赎。这就是为何在那时还需要祭物，要流血。当然那只是一个影儿，一个预表，表明一些将要来的事。但是今天我们有实际、有应验。阿利路亚，今天我们不需要再献什么了，那祭物已经完全了，而它的功效，它的成分已经包含在那赐生命的灵里了。

借呼求主名

弟兄们，在未到新耶路撒冷之前我们永远不能完全领会，究竟这赐生命之灵对我们有何等意义。但我能告诉你们，祂是包罗一切的灵。祂就是那经过处理的神，是我们能接受的，

是那么亲，那么近，那么便利。无论何时，无论何处，你只要向祂敞开呼叫‘哦，主耶稣！’你就得着这灵。你叫的是主耶稣，而你得着的是圣灵。真希奇！但要知道，这灵也就是主耶稣。当我叫‘爱尔诺’（弟兄名），我所得到的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个人，这个人才是真正的‘爱尔诺’。我们喊‘哦，主耶稣！’我们就得到圣灵，而这圣灵就是真正的耶稣。圣灵就是经过处理的耶稣，经过处理的神，借祂我们能一直享受三一神。

不使这灵担忧

盼望你们注意这一点，就是这卷书的每一章都题到这相调的灵的事，就是我们的灵与圣灵相调的事。不只这样，它也强调的告诉我们说，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便受了这赐生命的灵为印记。祂就是印记，而这印记就是保证，就是订金，就是全享的预尝。什么是全享？全享是指三一神完全的分说的。今天三一神已经进到你里面，这是一个预尝。而这就是赐生命的灵。我们今日所当作的就是不使祂担忧，要叫祂一直快乐。如果祂不快乐，你也就麻烦了。这是你基督徒生活中最要紧的一件事。你若留心这件事，你就要成为最好的基督徒。不要叫内住的圣灵担忧，祂是三一神的印记、订金、保证和预尝。

二灵相调的合一就是教会

你读过这样一节圣经：‘在祂里面，借着圣灵，进到父面前。’阿利路亚！当圣灵进到我們里面，祂马上將我們帶回到父面前。不只如此，我們就真與父合一了，同時我們也在这靈里合一了。这个合一就是教会生活。教会不是别的，乃是与神相调的众圣徒的合一。他们都在三一神里成为一了。

以弗所这本书历来向着众圣徒几乎都是关闭的。基督徒从其中挑选了一些经节，但他们从未深入认识这卷书。我必须告诉你们，这卷书的深奥就在这相调的灵。人的灵是与圣灵相调的，而这圣灵乃是处理过的神自己。祂在我们的灵里与人性相调，这就是教会。

这个相调的合一不仅是为救恩，也不仅是为属灵，为圣洁。当然我能保证，你若在这个一里面，你当然是得救的。只要你是这合一的一部分，当然你是属灵的，当然也是圣洁的、得胜的。但救恩不是目标，属灵不是目标，圣洁、得胜也不是。这合一才是目标。试想，在这合一里的人怎可能失丧？在这合一里你还需要追求属灵？你要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属灵，但我却知道这合一。我不知道什么是圣洁，但我却知道我是在这合一里。不只你能进入这合一，你也能将你所进入的这合一告诉人。

十字架废掉规条为要创造一个新人

在以弗所这卷书里，也告诉我们一些反面的事，这些事在别卷书里没有讲得那么完全。在别卷书里从未说过，基督在十字架上废除律法上的规条。在有的书上说，基督在十字架上对付了我们的罪，除掉了我们的罪；基督在十字架上也钉死了我们的旧人；基督在十字架上对付了世界；并且基督在十字架上也毁坏了魔鬼。在别卷书中有好些地方说到基督十字架工作的各方面，但是没有一处说到基督在十字架上废掉了规条。我多年读基督教中讲基督十字架的书。宾路易师母讲十字架主观的工作是出名的，但是你找不到她的一本书说到十字架废掉规条、律法、诫命。

十字架对付了我们的罪，叫我们得救。它对付了我们的肉体，使我们得胜。它对付了世界，使我们成圣，与世界分别。它对付了撒但，叫我们得释放，脱离撒但的权势。但是你必须认识，十字架也对付了规条，使基督能创造新人。在以弗所这卷书中，第一个题到的反面东西就是规条。规条、诫命、律法，这三者是一伙的。设若你没有律法，就没有诫命。你若有诫命，你就必定有规条。所以这三者是一家人。基督在十字架上废掉了诫命的律法，包含了规条。

我想你们在已过这一年半里，听过不少关于废掉规条的事，但是我不太信你们都脱离了规条。这诫命、规条的事不单是在宗教里的东西，也是在人类文化里的东西，也是人类天性里的东西。换句话说，你这人的天性是与规条那么结合为一，这规条非常适合于人类文化。你越文明，你就越有规条。你教养受得越多，你的规条也越多。盼望你们不怪我这样说，这就是今日欧美社会产生嬉皮的一部分原因。嬉皮就是要远离文化。但是你们不要以为，他们这样就脱离了规条。他们脱离了别人的规条，却使自己拘泥在自己的规条上。你问我到底该规矩有礼呢，还是粗野一点好？我信你们多半要答说，有礼一点好。但有些嬉皮不要礼貌，他们要说粗野好，越粗野越好。这是什么？这就是他们的规条。

我们都必须认识，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废掉了一切规条，为要在祂自己里面造成一个新人。废除为创造。不是为你属灵，不是为你成圣，就某一面意义说也不是为你得救，乃是为祂创造一个新人。为着创造这个新人，需要废掉所有的规条。弟兄们，你们若知道什么是教会，也活出教会，你就会远离规条。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经过处理的神与正当人性的相调。二灵调成一灵，这是教会。没有规条，没有律法，没有诫命，没有章程，没有条文。你越在律法之下，你就越有规条。当你在灵里，你就脱开一切规条了。

当我们一有规条，我们就分了。我们的分裂大多由于规条。长老会、浸信会、循理会、圣公会、弟兄会，这些是什么？这些就是有规条的人。为什么那么多可爱的真基督徒会分开？就是由于他们有规条。今天我要问说，弟兄，你有什么规条？你能说你没有么？我怕我们有很多人不能说这话。弟兄，你有你的规条。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规条，年长人又有年长人的规条，姊妹们又有姊妹的规条。在各地教会带头的弟兄们，当你们遇到问题，那就是说你们有了一些规条。请相信我的话。你们必须注意，如果今天在教会中还有问题，这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你们还坚持一些规条。你们若不再坚持任何规条，我告诉你们，你们也就再没有问题了。守日，或者不守日；只吃菜蔬，或者什么都吃。你们若没有任何规条，你们就没有问题了。就是因为你们坚持某些规条，所以你们有问题，把你们自己缠住了，而缠住你们的网罗就是规条。基督徒今日多多谈论到以弗所书里的教会，但是原谅我说，他们从未看见废掉规条。‘艾尔弟兄，你讨厌人留长头发，长胡须么？你说！’‘不会。’‘好！那你去坐在那位留长发长须的弟兄旁边。’（全体哄堂大笑。）请听！当我问他的时候，他的回答有一点踌躇，这就是说他讨厌，他并不是那么自在。在十年以前，有一些说方言的人把手鼓带到我们的聚会中间。有一天，哈门弟兄来见我，他拍着桌子说，‘李弟兄，你必须想办法弄掉这些手鼓，我们受不了。’我说，‘弟兄，忍耐一点。请你说，在主面前钢琴与手鼓有何不同？’他说，‘没有不同。’我说，‘那么你为何要钢琴而不要手鼓？’他说，‘我们就是不能接受。’我说，‘弟兄，这完全是由于你受的教养。’这是什么？这是规条。如果你看见什么是教会，我告诉你，一面说你是非常实际的，另一面你又是在三层天，你知道教会是在灵里的东西。

第三篇 脱离教训之风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至二十二节，四章三至六节，十三至十六节，二十二至二十四节。

我们说过，在以弗所这卷书里，说到神圣的灵，也说到人的灵。这两个灵相调为一，这个一就是教会。所以教会生活乃是一个两性品。在以弗所书里也说到一些反面的事，这些反面的事对于教会生活是最大的分散、阻挡、拦阻和破坏。除了以弗所书，在别卷书中从未题起过这些事。

基督废除规条为创造新人

今晚在座有许多人是得救多年的，甚至有些人还是很好的圣经教师。你们曾听过许多篇的信息，说到基督在十字架上除掉我们的罪。你们也曾听过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了我们的旧人，这是罗马六章的教训。你们也听见说基督的十字架对付了世界，也听见说基督的十字架毁坏了魔鬼，就是那死亡的权势。我信这四方面你们都听说过。但我有确实的把握说，你们从来没有听见过一篇信息说，基督在十字架上对付了第五类的东西。这类的东西不是罪，不是旧人，不是世界，也不是撒但，而是规条、律法、诫命。我们必须认识，对付罪是为叫人得救，对付旧人是为叫我们得释放，脱离旧天性；对付世界是为叫我们成圣，与世界分别；对付撒但是为使我们得胜，胜过那恶者。而对付规条、律法，是为创造一个新人，就是教会。在基督教里你从未听见过这样的信息，因为基督教未曾看见关于教会的事。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这是近日主所赐给教会最大启示之一。基督在十字架上废掉了一些东西，为要产生教会，创造出一个新人。哦，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要废掉规条。弟兄们，你们恨恶罪、旧人、世界、撒但，但是你们恨恶规条么？你们晓得什么是规条？规条就是宗教的事。没有一个规条不是宗教的。规条的每一面都是宗教的。我告诉你们，若无规条就不可能有任何宗教。宗教是什么？宗教就是规条的组合。不管是那一种宗教，外邦异教，或是正统宗教，只要是宗教，总是有规条的。为什么基督废除规条？是为要创造那一个新人。祂是要一个新人，而不是要一个宗教。

我无意鼓励你们去作一些粗野的事，但是假定这位弟兄当我今晚讲话的时候，起来跳一跳，喊一喊阿利路亚，你们怎么说？也许这种作风正合乎你们年轻人的规条，但这并不合乎老一辈人的规条。老一辈的人有一种自然的规条，他们喜欢一个安静，有规矩的聚会。不错，有时在聚会中，主也许引导我们安静，安静而不发死。一九四三年，在我家乡的教会有一次大复兴。曾有一次，将近八百人聚会，非常安静，没有唱诗，没有祷告，没有话语，没有见证。我在那里甚至站起来看那个情形，全会众都安静在主面前，有些人呜咽低泣，没有一个人不落泪的，这样足有相当长的时间。你看见，不是主动，也不是不动；主动可能是一种规条，不动也可能成为一种规条。我们惯于遵守规条，顾到规条，我们生来就是如此，我们四周的环境也是如此。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只要有规条，就没有教会生活的实际。教会生活不是一种规条，乃是活灵的实际。

规条与圣灵对比

在以弗所二章里，给我们看到规条与圣灵的对比。十四至十六节说，基督在十字架上废掉了所有的冤仇，就是律法上的规条，因此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十八节说，我们在一个灵里进到父面前，我们借着一位圣灵成了一个整体。你看见了么？今天圣灵进到这局面中取代了规条。当你有规条，就没有圣灵。当你有圣灵，所有的规条都去了。十字架废掉了所有的规条，空出一个地方来给圣灵！借着一位圣灵，我们得以进到父面前。在这里，圣灵取代了所有的规条。只要没有圣灵，坐也不对，站也不对，说也不是，闭口也不是。闭口是规条，说话也是规条；静静坐着是规条，活蹦乱跳也是规条。只要没有圣灵，不论作什么都是规条。

什么是教会？教会不是一个组织，教会不是一个宗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神的灵与人的灵的相调，所以必须是灵的事。不是规条的问题，是在不在灵里的问题。你若不在灵里，不管你作什么，都是一个规条。

我恨我没有足够的发表来倒出我里面的感觉。哦，基督已经废掉了一切规条、律法和诫命，就是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再没有规条来隔断，这一切都已经被拆毁、被废除了。当我年轻时，我在许多规条上真是强；但是赞美主，今日我不再顾任何规条。神只顾一件事，就是神圣的灵。不是规条，而是圣灵。在这里我们看见，这圣灵是在人的灵里。

在十八节里有圣灵，在二十二节里有人的灵。神的居所是在你的灵里。如果你有规条，你永远不能被建造。规条总是叫人分开的。我看坐在前面的姊妹们，三位有蒙头，五位没有。请问姊妹们，你是主张蒙头的呢，或是不蒙头的？你们知道，单就这一件小小的蒙头，就足以把你们分开了。你们三人会非常强，你们会说，‘我们在林前十一章有圣经根据。’强是好，但假若是强在规条，你们就必定把自己和别人分了。我信你们没法与那些不蒙头的人在一起祷告。即使你们装着与她们一同祷告，当她们祷告的时候，你们也不会说‘阿们’。有时说阿们，也说得不甘心。如果你们祷告的时候我在场，我马上晓得这三个姊妹是主张蒙头的，只要听一听她们的‘阿们’就清楚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分，这不是建造。

你们晓得，当我们在灵里，我们就不顾任何规条。我们只顾到灵，马上我们就被建造起来了。今天在基督教里，你很难听到一篇信息是讲建造的。他们不顾建造，至多只顾造就。不是为建造基督的身体，而是顾到个人的造就。他们所说造就的意思，就是所谓的圣经教育。今天在基督教里，没有一个人会顾到身体的建造。但我们在这里并不是为个人的造就，而是为一个团体的建造。在圣经里，造就的意思就是建造。不是个人的，而是团体的。这在以弗所二章这段经文中，有强而清楚的证明。

但你们怎能用规条来建造呢？这是不可能的。你必须知道，我们在规条上不同，正如我们的脸面不同一样。在这全地上，没有两个人的脸面是完全相同的，连双胞胎也不例外。所有的规条也不同。但是阿利路亚，不管我们的脸面多么不同，我们只有一个生命，一个灵。因此今天在教会生活中，不要顾任何规条，只该专注于灵。

道理与基督的实际对比

现在要来看第二件反面的东西，就是以弗所四章所题的道理。在任何一个宗教里，首先是有规条，第二是有道理。没有规条不可能有宗教，没有道理也不可能有宗教。请你说，道理是好还是坏？四章十四节说，被各种道理（教训）的风吹动，飘来飘去。道理好像是好，但是道理一直是把人吹开。从那里吹开？从基督与教会。任何的道理不管有多好，只要把你从基督和教会引开，你就必须小心，不要把它接受进来。只要你还坚持某些道理，我信你多多少少已被引开基督和教会了。道理并不帮助你，道理并不产生教会。只有圣灵产生教会。

今天在基督教里有好些的道理，有太多的道理。我想，一个主日连一个主日，所有那些作礼拜的人所听的，没有别的，只有道理加道理。在基督教里，道理是成堆成堆的。原谅我说，去作礼拜，就是去听道理。但是我们必须了解，第二件反面的事破坏教会生活的就是道理。这里又有一个对比。道理与基督的实际对比。什么是基督的实际？基督的实际就是实际的灵。你若坚持某些道理，你一定会放弃实际的灵。你若顾到实际的灵，你就会抛弃所有的道理。

你们要晓得，基督教是被规条和道理所分裂的。没有规条和道理，就不会有分裂。换言之，你若除去一切规条和道理，所有的基督徒就合一了。在今晚，我们只有一千人不到，但是我信我们是从至少五十种不同的背景里出来的。赞美主，今天我们真是一个。我们把背景都抛到太平洋去了，现在我们是一个。因着主的怜悯，并祂恩典的启示，我们都学习抛弃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规条，到末了我们都说，‘哦，主耶稣！我们就是一。’在这里我们有了身体。身体是从灵来的，身体不出自任何的意见或规条。

当我们坚持任何道理，在基督的实际上我们就完了。基督的实际就是赐生命的灵。你们也许会问说，那么圣经对我们还有什么用处呢？我告诉你们，圣经不是为给我们取得知识的，圣经是为给我们供应的。‘用各样的祷告来接受神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口中所出的话不是为叫你得知识，是为叫你得滋养，作食物。不要运用你的头脑、聪明去领会那么多，而要运用你的灵接受神的话。

大约在十八年以前，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读以赛亚书，从其中得了不少知识。最近我觉得该再回头读。这一次当我再回头读的时候，以赛亚书真是向我开启了。‘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一 3。）槽是什么？槽是吃东西的地方。我告诉你们，以赛亚书不是读博士学位的书，以赛亚书是一个槽，满了粮食，你必须来到槽这里。

有一天一位弟兄对这槽有一个非常好的注解。他说，槽是主耶稣降生的地方，而耶稣是槽里真正的草，供人吃的。驴是到槽这里来吃草，我们是到槽这里来吃耶稣。我说，不得了，这是最好的解经。我不是开玩笑，不是把主的话当知识接受，必须接受这话作食物。接受这话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祷读。

不顾任何道理，只顾活的灵

弟兄们，你们如果还是顾到道理，过不久我们就要分裂了。我们都必须知道，我们在这里不是为着什么规条，也不是为着什么道理。我们在这里只为着活的灵，这活的灵乃是耶稣基督真正的实际。我们在这里是为基督的实际，所以我们永不会分裂。

有人定罪我们说，在我们中间有不少分裂的事，我从来不承认。今晚我要说，在已过五十年间，我看见许多人走这条路，留下一段时间，然后开始有异议。有异议的弟兄就是坚持一些道理，而我们不愿接受那个，所以他们只好走开。早在一九六三年，有相当多的弟兄们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聚会几个月时间，到末了他们有些人坚持要有一些道理。我们告诉他们说，‘弟兄们，不行，我们不能接受任何道理。我们在这里只为基督和教会。’他们说，‘如果你们不接受这道理，我们就不能留。’我们说，‘这全看你们自己如何定规，我们就是不要有任何道理。’所以以后他们就离开了。你认为这可算是分裂么？不能！如果你认为这是一种分裂，这分裂的事并不在我们这边，而在有异议者那边。

我们在这里不为任何道理。我们在这里是为活的圣灵。这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圣经。我们比别人更相信圣经，但我们并不将圣经当死的字句来接受，我们是接受活的圣言。圣言就是灵。我们并不在意任何道理。当姊妹们读到林前十一章，在灵里真有负担盖一点东西在头上，我们就说‘阿们！’但这不是一个道理。我们并没有蒙头的道理。有的弟兄或姊妹觉得自己太老旧，愿意脱去老旧，要跳到水里去埋了自己，我们也说‘好！’但是在我们中间并没有埋葬的道理。再有弟兄或姊妹觉得有些东西太污秽、黑暗，甚至邪恶，而要将它们烧了，那太好了。但我们并无焚烧的道理。我们没有道理，我们只有实际。

我何等仰望主！我信主要将这恢复遍布到全美各地。没有人能说，五年之后在美国将发生什么事。我信，主的恢复要大大扩展，而主扩展祂的恢复主要是在青年人身上。今晚在主面前，我要嘱咐你们青年人一件事。你们必须认识，在主的恢复里没有道理，只有一件事，就是活的圣灵，作为赐生命的灵，作为基督的实际。我们就是不顾任何种的道理，我们只顾实际的灵。甚至我们也认主的圣言是灵。当我们一旦注意某个道理，我们就马上分了。我们不顾规条，我们也不顾道理，我们只顾活的圣灵，我们只顾基督的实际。

在以弗所二章里，你看见规条与圣灵的对比。现在在第四章里，你看见道理与基督的实际之对比。从那个实际才产生生命的长大，来为着在爱里的建造。规条之于新人是中间隔断的墙，而道理是一阵风将人吹离身体的建造。

现在你们能看见，这两段圣经都结束在建造。当你们只顾到圣灵，你们就要被建造成神的居所。当你们只顾到基督的实际，你们就有生命的长进，为身体在爱中自己建造自己。我们大家必须有一个宣告说，在主的这个恢复里，我们不顾任何道理的事。我们的确需要圣言，需要圣言作我们的启示，作我们的食粮，但是我们不需要任何道理。规条与道理对我们而言是已经了了，我们在这里只为灵并基督的实际。

第四篇 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至二十四节，三十节，五章十八至二十一节，二十六至二十七节，六章十七至十八节。

废除规条也是福音的一部分

以弗所书第二章分成两段：前十一节是一段，后十一节是另一段。第十二节说，‘那时，你们是在基督以外，和以色列国民隔绝，并且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新译，以下同。）没有基督，没有指望，没有神。不只如此，还是隔绝的，是局外人。第十三节：‘但如今在基督耶稣里，你们从前远离的人，因着基督的血，得以相近了。’这个相近，有人说是与神相近，有人说是人与人彼此相近。但由上下文看，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从前远离神，是说我们从前彼此远离。从前外邦人是与犹太人远离的，犹太人也是与外邦人远离的；但如今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废掉了间隔，使我们彼此相近了。

是借着什么才相近的呢？借着基督的血。在基督教里常常教训人说，血是把我们带到神面前。这实在是宝贝。但是在全部圣经里，至少有这样一节经节说，基督的血把我们彼此带在一起。阿利路亚！这是福音！

第十四至十五节说，‘因为祂是我们的和平。’这和平不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和平，而是人与人彼此之间的和平。原来犹太人与外邦人没有和平可言，外邦人与犹太人也没有和平可言，但在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借着祂的十字架就成就了和平。‘叫双方〔不是人与神，乃是外邦人与犹太人〕成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在祂的肉身中废掉了仇恨，就是那规条中致命的律法，好把两下在祂自己里面创造成一个新人，而成就和平。’这和平也不是人与神之间的，而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是外邦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和平。

第十六节：‘…使双方在一个身体里与神和好了。’这个‘双方’并不包括神，而是指犹太与外邦。基督使双方在一个身体里与神和好。这个和好不是个人的事，乃是团体的事，是在一个身体里。第十七节：‘又来把和平当作福音传给你们远离的人，也传给那些相近的人。’是谁来？当然是基督来。基督是几时来的呢？就是当你听见福音的时候。

第十八至二十二节：‘因为借着祂，我们双方在一位灵里，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寄居的，而是圣徒同国之民，是神家里的亲人，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在祂里面，全房联络一起，渐渐长大，成为在主里面的圣殿；你们也在祂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居住的所在。’我告诉你们，这就是福音的一部分。你读上下文会发现，废除规条，为产生教会，乃是福音的一部分。

在这些日子里，我与一位弟兄有很好的交谈。我们都一致认为，甚至我们真正得了救，有了血的救赎，也有了圣灵来重生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并且现今成了众圣徒；但是按照我们的经历，如果我们没有教会生活，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仍是毫无意义，因为里头还是缺了

一点东西。如果是这样，这也证明我们从开头所听见的福音不是完全的、完整的，因为福音的最高部分被我们忽略了。

弟兄们，我们应该传完全的福音，整个的福音，而不是部分的福音。在罗马书里有福音的大部分，那是无疑的。但是在以弗所书这里有福音的最后一部分，也是最终的一部分。大多数基督徒今天只传这福音的四分之一。我愿意告诉你们，福音的第一个四分之一是借血救赎，与神和好，第二个四分之一是因祂的生命得救，第三个四分之一是享受基督的丰富，末了一个四分之一是福音的最终部分，是借十字架废掉规条，而创造新人。你们看见‘和好’，‘生命的拯救’，‘享受基督的丰富’，都是为这福音的末了一部分，就是造成教会。

这就是为何基督教不能领会以弗所二章里的东西。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创造新人，就是教会的观念。但是赞美主，主已经将以弗所书向我们开启，叫我们看见福音包括了这一部分。所以我们必须传福音的这四部分。

脱去旧人的意义

现在我们来看破坏教会生活的第三类反面东西，就是旧人。什么是旧人？英译修订标准本圣经，（这是最新的一种版本，）把以弗所四章二十二节这里的旧人翻作‘旧性情’。不错，就一面的意义说，旧人是包括了旧性情；但在这里旧人并不仅是旧性情。那什么是旧人呢？你如果读上下文，你会发现这‘旧人’是相当有包含性的。它说，‘乃是对于从前的生活，已经脱去旧人，’所以这旧人乃是生活上的，日常生活方式的旧人。这包括了你所是的每一件事，包括你的家庭生活，也包括你的社交生活，也包括你所处的圈子。

你若独自一人住在山顶上，试想看你还有所谓的行为问题么？没有了。没有骄傲，也没有谦卑。不管你是生气，或是慈祥，没有人晓得。今天你需要注意处事为人，是由于你在社团之中。你社团的圈子也许是大，也许是小，但是无论如何你是在一个社团中，所以你需要处事为人，因为你与别人同处。

我相信使徒在这里的意思，完全是指你的所是、所作、所靠为生的。所有这些你必须脱去。你旧日所是的、所作的、所靠着生活的，真正是教会生活的一个损害；那里有旧人，那里就没有教会。我们必须脱去一切的所是，一切的所作，以及一切所靠着生活的。

规条、道理，以及你的所是、所作，和所靠着生活的，这三类反面的东西破坏了教会生活。你若有规条，教会就没有了。你若持守道理，你也没法有教会生活。如果你仍靠已往所靠着生活的，教会也就完了。弟兄们，你们想想看，若是你我都脱去了规条、道理和旧人，教会还会有分裂么？我信到那时真是在地若在天了。那就真是国度的彰显了！

不持定规条的实例

现在你们还有规条么？如果还有，那太可怜了。应当把规条丢到大海里去。现在你们是不是还持定道理？哦，我们要向全宇宙宣告，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任何道理。我们全心尊重神

在圣经中的圣言。靠着祂的怜悯，我们永不作任何事来违背这圣言，但是我们也永不愿将神圣言的任何一点弄成一个道理。

让我举一些实例给你们听。如果今天有人要求我为他施浸，我自然会为他施浸。但是请注意，我绝不用洒水的洗，我必然要将他浸入水中，好遵守主的话。但是我不愿将浸水弄成一个道理。有人为人洒水而不浸水，我不会反对他，但我不洒水。你看见在这里没有道理，没有规条，只有活的话。我们必须在活的方式中来遵守主的话。如果我为人浸水，我不愿仅仅作一个仪式，我要多多祷告，运用我的灵。我必须说，‘主，求你膏我，浸透我，充满我，好叫我去为我弟兄施浸的时候，是你来作。’然后当我施浸的时候，我会告诉那位弟兄说，‘弟兄，现在我要把你浸到三一神里去。’这不是一个仪式，这必须是一个事实。

我也要告诉你们，如果我是一位姊妹，每逢祷告，当然我要蒙头。但这不是一个道理。你们看见我所说的点么？活活的遵守主的话是一回事，将任何一个形式弄成一个道理是另一回事。圣言是神的启示，我们自己必须接受并且遵守，好从它得到喂养，生命长大。但是我们不该把任何一点弄成一种道理，又把另外一些弄成规条。

我告诉你们，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一百次之中几乎有九十五次，甚至九十九次，我要跪着祷告。但是请注意，跪下祷告对我不是一种形式，也不是一种教训。你们从未听见我教训人说，要跪下祷告。我每次跪下祷告都是在灵里作。没有道理，没有形式，只有从圣灵来的实际。

丢弃旧人的例证

不只没有规条，没有道理，也没有旧人。这就是放弃你所是的、所作的，和你所靠着生活的。

保罗在他的书信中给我们看见，他是非常有伸缩性的，他向什么样的人就作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是这样一种人，他就像你；如果你是另一种人，他也能像你。他是能适应任何人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丢弃他的旧人。但是当他在去大马色之前，他是完全在他旧人里面。他听到司提反讲道反对他的宗教，他就受不了。他在旧人里是那么强。现在你能领会，他的旧人包括了他的一切所是，一切所作，以及一切生活所倚靠的。他一心为着圣殿，你若对圣殿说了什么不好的话，哦，那他就受不了。他也一心顾到祭司，你若说了祭司的坏话，他也受不了。但是现在这么一位在旧人里非常强的人，已经变成一无所有了。他变得极为容易适应，你对这事这样说，他好像没有主张；你对那事这么说，他会说，‘我没有意见。’

当我年轻事奉主的时候，如果有人来问我什么，我会一点一点的告诉他。但是到了末了这十年间，也有人来找我，我信你们都会发现，来找我我是白费时间。所以有人就说，‘不用去问李弟兄，他不会给你一个答覆。’我还记得在十年以前，有一天哈维弟兄来找我，问我关于他与姊妹的婚事。他问说，‘李弟兄，你觉得她怎样？’我说，‘唔，唔。’‘到底好还是不好？’‘都可以说。’我就没有给他肯定的答覆。当我年轻事奉主的时候，在婚姻的事上我敢告诉你，什么样的婚姻是最好的，什么样的婚姻是错误的。但是到了今

天，我就没法告诉你怎样怎样了。我不晓得什么是最好的婚姻，也不知道什么是最坏的婚姻。我实在不知道，真的是这样。

哦，弟兄们，我们都必须丢弃旧事、旧人。你若来找我，说，‘李弟兄，你什么也不是，你就是一个傻瓜。’我要说，‘阿利路亚！今天我就是一个傻瓜，我什么也不是。’正因为我什么也不是，所以正适于过教会生活。我盼望我们众人什么都不是，都成了傻瓜。

原谅我再说一点个人的事。人常常传话把我说错了。当我进到一个美国家庭，那家的弟兄姊妹说，‘李弟兄，我们听说你不吃这个。’我说，‘不，我吃这个吃得很多，请摆上来吧！’又有时他们说，‘李弟兄，我们听说你不喝茶。’我说，‘不，我喝很多茶，一天要喝六杯茶。’又有时人对我说，‘李弟兄，我们听说你就是爱喝茶。’我说，‘不，我不喜欢茶，你说得不实在，今天我就想喝白水。’真的，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当我住在日本人家，我就喜欢日本饮食；当我住在菲律宾人家，我就像菲律宾人。当我住在美国，我就是欣赏美国食物。如果你很容易让别人一语道破的说出你是如何，那你的光景还不对。你必须是一个难以被人形容的人。

奈德弟兄，你常发脾气么？（‘不！’）不？我想你的答覆不正确。你应该说，‘我不知道。’你圣洁么？你谦卑么？你属灵么？如果人能说，‘哦，那位奈德弟兄真谦卑，’那太可怕了。我告诉你，奈德弟兄，你必须说，‘不要说我谦卑，我既不谦卑，也不骄傲，我什么也不是，我不值得一题。’

有时弟兄们来见我，我正在祷告。有时人来，我正好在睡觉。也许我在祷读。你必须脱去一切你之所是，叫人没法用一句话把你说出来。当然不要故意做作。如果你做作，那你就是一个搞规条最厉害的人。如果我们真是这样脱去旧人，就没有什么能分裂我们。

穿上新人才能不叫圣灵担忧

与这反面部分相对的，那就是穿上新人。现在我们都知道，这新人就是实际的教会生活。什么是实际的教会生活？就是基督那赐生命的灵将祂自己与我们的灵在团体的方式里相调。穿上教会生活就是穿上这个。所以在新人这里没有规条，没有道理，没有旧人，只有基督那包罗万有的赐生命之灵，将祂自己与我们的灵在团体方式中相调。阿利路亚！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听过好多次信息，讲到‘不要叫圣灵担忧’。但是那时我从来不领会，叫圣灵担忧的真正意义是什么。现在我要告诉你们，叫圣灵担忧主要的事还是因为没有教会生活。今晚教会要有聚集，而你却要留在家中；马上你就叫圣灵担忧了。不叫圣灵担忧，最好的办法就是留心你的教会生活。我信你们有许多人常常叫圣灵担忧，因为你们只坐在那里不愿尽功用。常常在聚会中，你里头有一个催促要你起来开口说一点，或者呼喊主名，你却不愿意。你要知道，那时你就叫圣灵担忧了。当然，在你日常的行事为人上可能在多方面叫圣灵担忧，但在今晚，当你领会了什么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之后，你日常的生活就不再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是新人的一部分，教会生活的一部分。今天在我们身上，不是谦卑不谦卑，好不好的问题，这全数是穿不穿上教会生活的问题。

在灵里被充满并得着话中之水的洗涤

现在你们能看见，为何以弗所书在第四章以后还有下面两章。在这两章里，我们首先看见，你必须在灵里被神圣的酒所充满，就是被三一神的丰满所充满。这样，赞美、歌颂、属天的音乐要从你的嘴里发出。不只如此，那美好的行为，当有的美德，比如彼此顺服，也要从你出来。而这并不是你的作为，不是你的行为，乃是你里面自然的流露，是你内里充满的满溢。你在灵里被神的一切所是所充满，就会有这满溢。

在第五章里还有一点，就是主耶稣今日在用话中的水来洁净祂的教会。什么是话中的水？无疑这就是活的话带着神圣的生命，且是被圣灵加力的。在这里有水，这水就是赐生命的灵。在圣经中，神的话不该只是白纸上的黑字，它必须是灵。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就是那洁净、洗净的水。这水不是为洗净你的污秽，乃是为洗去皱纹和疤痕。皱纹是从老旧来的，疤痕是从伤害来的。教会必须被洗净，脱离老旧，脱离疤痕。

我们怎样才能有这洗净的水呢？答案是在第六章：‘取用这话，这话就是灵。’‘用各种祷告，随时在灵里祷告。’不仅是从圣经中得到教训，得到知识，而是祷读这话，借着在灵中的祷告将活的话接受到我们这人的深处。你必须一直运用你的灵，将神的话祷告到你里面，你就会发现，这话对你不仅是一种补养，它也洁净你，使你脱离污秽，脱离老旧，脱离疤痕。

在教会生活中，我们永不能脱开别人，独善其身。我们必须与别人同处，相处越多越好。但是我们都知那个故事，与人同处很容易受伤。艾尔弟兄，也许你非常爱我，但是假使你与我同住三天，我怕你会被我伤了六次。也不要以为我就不会被你伤到。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你会被我伤到，我也会被你伤到。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仇人，原先都是朋友；今日恨你的人，都是从前非常爱你的人。一个从来未曾爱过你的人，今天不容易会恨你。为何爱者到头来变成恨者？就是因为他们在一起，他们就彼此伤到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夫妇会有离婚的事。

每一次的受伤，都留下一个疤；怎能洗掉这伤疤呢？我告诉你，如果你不从话中接受洗净的水，这个伤会相当破坏你。到末了你会说，‘我要放弃这个教会生活。’但是如果你肯说，‘哦，主耶稣！’并且一再运用你的灵祷告主的话，将这话接受到你的深处，到末了这话中之水的洗净要叫你脱离所有的疤痕，洗去你所有的伤。结果你就要长大，并与别人建造在一起。

真实教会的生活乃是神人二灵的相调

所以我们看见，整本以弗所书，在这一点上是非常一致的。这就是说，教会乃是神圣的灵与人的灵的调和。这神圣的灵就是三一神在圣言里，而这三一神自己乃是包罗万有的赐生命之灵。今天这灵一直是与圣言同在的。但是我们不该单单运用头脑来接受、研究；我们必须运用灵，祷告着来接受。当我们这样祷读圣言，我们不只摸着话，我们也摸着灵。借此，圣灵就进入我们里面，补养我们，滋润我们，也洗净我们，使我们脱离各种样的皱纹、伤疤，到末了我们就要全然成圣，无有瑕疵。这就是主今日的作为。

但是请注意，当我们一有了任何种的规条，或是持守了什么道理，或是不愿脱去旧人，我们在教会生活上就完了。我盼望大家都能看见，主今日在教会生活中所要有的恢复，根本没有规条的地位，没有道理的地位，也没有旧人的地位。我们必须说，规条过去了，道理我们丢弃了，旧人我们脱去了；我们所要的乃是活的基督与祂活的话。不是学习主的话，也不是教导人主的话，研究主的话，从这话得到知识，乃是一直运用我们的灵祷告主的话，把这话当作赐生命的灵来接受。这样我们就要得到补养，得到滋润，得到洗净，到末了我们要在团体的方式里长大，借着这个长大我们都要被建造在一起；然后我们便成了被建造的教会；借此主耶稣就要应验祂的预言：‘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教会是这样建造起来的。如果我们真是这样，我们就都享受了完全的福音，这完全的福音就是基督与教会。不单是基督，也是教会。基督与教会才是完全的福音。

所以我不信在我们中间还会有什么分裂，因为分裂都来自规条、道理和旧人。赞美主，今天我们不再坚持任何这些东西，无论是规条、道理或是旧人。阿利路亚！这些都过去了。现在我们所有的就是教会生活，也就是神人二灵的相调。

第五篇 教会生活的实现与神人二灵的相调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十三至十四节，十七节，二章二节，十八节，二十二节，三章五节，十六节，四章三节，四节上，二十三节，五章八节下。

补养与洗涤

我们都必须看见，穿上新人就是被更新，被更新就是在灵里被充满。因着灵里被充满，我们便得着圣灵。而这圣灵就是在话中洗净的水，祂将旧人的皱纹和疤痕都洗净了。被圣灵充满的路乃是在话里。‘用各种祷告接受神的话，时刻在灵里祷告。’这表示说，我们必须用灵来接触神的话，好在神的话里摸着神的灵。我们越这样祷读，就越被神的灵所充满，并且借此得了补养，又得了洗涤。

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所吃的和所饮的能洗净我们。正当的食物不只补养人，供应人，也带走排泄物。这一种洗涤，就是新陈代谢的洗涤。不是借外在的洗涤，而是借生命供应在里面来洗涤。你越多将水喝进身体，这水就要流入你血液的循环，洗去你一切的污秽，结果就将你体内一切的废物排除掉。

今天在属灵生命里也是一样。主的血使我们外面的洗净，那是在神面前。但在话中的灵来洗净我们，这是在我们这人的里面。这就是将新人穿在我们身上。旧人被排除了，新人被穿上。阿利路亚！这就是过教会生活的路。

以弗所书给我们一幅教会的全图

多少世纪以来，以弗所这卷书从未像今天这样向教会开启过，这是因主的怜悯。你必须把整本书合起来看。你必须将这书中所有的点摆在一起，就像把许多拼图板块摆在一起，你就能看见它的全貌。你可以取出一节来应用，但是你必须了解这一节是全文的一部分；而这书的全文是给我们一幅关于教会的全图。它告诉我们，从永远里，神如何在祂自己里面有一个喜悦；照着这个喜悦，神有了一个旨意，定了一个计划；在那个计划里，祂有一个经营，要将祂自己经营到一班人里面，所以祂就决定来创造。在创造以前，在祂计划的时候，祂就照着先见拣选了我们。在拣选之后，祂就预定了我们。预定的意思就是预先标出。阿利路亚！我们都蒙了拣选，也都被预先标出了！

我想这不需要讲太多。这本书需要花几个月工夫来读完，我只带你们回头看一章前五节。第四节的拣选，第五节的预定，按语法都是过去分词。今天下午我找出至少二十五个过去分词。（注：在英文中，过去分词往往用来表明被动语态。）‘被拣选’、‘被预定’、‘被拯救’、‘被爱’、‘被召’、‘被印’…，所有这些分词都是用来描写神在我们身上所作的。这个目的在那里？目的在产生教会生活。

产生教会生活的路

但是要产生这样一种教会生活，主要还在你我运用里面的部分，就是我们人的最深处，就是我们人的灵，来接触这结实的话，就是主写出来的话。当我们运用我们的灵来接触它的时候，在这结实的话里有灵，我们就摸着灵。当我们用祷告的态度来摸这结实的话，马上那在话中的灵就要进到里面，而这灵就要成为补养人的粮食，洗净人的水。它会补养我们，供应我们基督一切的丰富，也带走一切出于亚当的污秽。这就是被更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就是脱去旧的社团生活，穿上教会生活。这就是实行教会生活的路。

我盼望这不该是仅仅对某种教训的一点了解。我们都必须在这样的事上有实行。弟兄们，我一生事奉主以来，从来未曾像这些日子那么快乐。因为我看见你们天天祷读主活的话，许多时候来在一起，借着运用你们的灵在祷告中来接触主的活话。我有十分把握，当你们这样作的时候，教会生活就要完全在我们中间实现。这不是教训、道理的问题，也不是外面能力的问题，也不是恩赐的问题，这绝对是赐生命的灵在你我里面运行作工的问题。我们越多摸着祂，我们就要越多在灵里被祂充满。祂要成为洗净的水，祂也要成为补养人的灵。基督的一切丰富要在新陈代谢的方式里作到你里面，并且所有亚当旧生命的废物都要被排除。然后我们就能有教会生活。在我一生到如今为止，我从来没有看见一种活而正常的教会生活，像今天所看见的那样。赞美主，这就是我快乐的原因。

阿利路亚！我们在这里实在有教会生活。不仅是一个教训，一个道理，而是一个教会生活。哦，仇敌撒但哪！你来看！不只在洛杉矶这里，乃是在许多城里，甚至在好些国家里，都有这个。小撒但！让我告诉你，主要扩展这一种教会生活，遍满到全地，然后祂要回来。那时我们将有何等的欢呼！

抛弃道理，持定实际

不再有道理，只有基督的实际。如果我们持守道理，我们一定分。但是如果我们持守基督的实际，我们就必长大。我们要借着长大而被建造在一起。在已过的五个世纪以来，基督教一直在分，一再的分，分得粉碎。由于什么而分？由于各种样好的道理。这些好的道理就是分切用的刀，把基督教切成一块一块的。但是因着祂的怜悯，如今我们逃脱了这些情形。我们在这里不为道理，只为基督的实际。

我们是因这实际长大，而这实际就是赐生命的灵。借此我们长大，并且我们长在一起，这就是建造，也就是教会生活。

在以弗所四章十四节末了，照原文应当翻作：‘以至于落于有系统的错谬中。’我们读一整节：‘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被一切教训之风〔或作‘道理之风’〕摇动，飘来飘去，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以至于落于有系统的错谬中。’你看见，如果你坚持道理，你就要被撒但所系统化了。撒但有一个系统，在这系统里不只有坏东西，也有好东西，甚至有属圣经的东西，这些就把你系统到错谬里去了。有一些有计划的错谬，是撒但所计划、所系统的。如果撒但不能用电影、夜总会、各种运动来牢笼你，他能很轻易的用好道理来牢笼你。我告诉你们，撒但用好道理来系统化你，正像他用运动、电影、夜总会来牢笼你，在原则上是一样的。显然的，电影、夜总会都不是好东西，而你所注意的道理是那么美好，合于圣经，是人人称羨的。但是你必须看透，仇敌的诡计有一个欺骗的法术。当你坚持道理的时候，你要当心，你会落于那个系统、那个陷阱去。

神人二灵相调与教会生活

今天所祷读的经节，其中都题到‘灵’或‘属灵’；请你们说，其中题起几种灵？第一是人的灵，第二是圣灵，第三是邪灵，鬼魔的灵。关于人的灵，我已经向你们指明，实在难以令人分辨。几乎所有翻译圣经的人都把灵翻作圣灵。但是按照经历你能了解，有些经节里的灵并不是指圣灵，而是指我们人的灵。不过到这时，人的灵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灵而已，我们的灵是已经有圣灵调在里面的了。所以现在它是一种调和的灵。比如一章十七节说，求神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这灵就是人的灵调着神圣的灵。

然后在二章二十二节说，我们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由上下文看，当然这不是圣灵，因为圣灵是住者，不是住处，我们的灵才是住处。所以这里的灵必是指我们的灵，不该是指圣灵。但是我们的灵是有圣灵内住的，祂是内住者，祂已经调在我们的灵里。

然后三章五节说到同样的事，如今这奥秘已经在灵中向主的圣使徒和先知们启示了。但是这不可能单单借人的灵，在人的灵中启示，这必须是在人的灵里借着圣灵而有的。所以这也是一种调和的灵。

今晚我重复选用这些经节，是为着加强一件事，就是要实现教会生活，完成神永远的旨意，让主作祂建造教会的工，惟一的路乃是要这两个灵相调在一起，而惟一的地方是我们人的灵，并且有圣灵调在里面。

一本认识圣灵工作的书

多少世纪以来，基督教一直落在道理、仪文、规条等等之下，最好的也是落在恩赐、能力之下。这就是何以多少世纪以来，从未有过一种适当的教会生活。在座的人中，有好些圣徒曾多年在基督教里，甚至也见过一些复兴，以及许多美好的事、神迹、奇事。但是我信你们从未见过这样一个甜美的教会生活。许多老一辈的弟兄姊妹，你们不觉得快乐么？我真快乐。若无教会生活，生活是无意义的。原谅我说，你们年轻人对教会的宝爱，没有到该有的程度。你们是生在富有之家，从来没有尝过穷困的味道。我们老一辈的人是从那里出来的，我们真宝爱这教会生活。赞美主，今天我们在正当的教会生活中，这不是一件小事。主释放了我们，脱离那一切垃圾、旧货。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生活中，道理已经过去了，再没有道理了，我们所有的乃是圣灵在我们的灵里。我们也有话，但不是字句的话。

我要请一位弟兄从一本小书读一段给你们听。这一本书名是‘圣灵的能力’，作者是劳威廉。他大约是一七四〇、五〇年代的人，与卫斯理约翰同时。他说，在罗马天主教里有木泥的偶像，但在今天更正教里有道理的偶像。今天在更正教里，人就是崇拜道理。他对圣灵工作的认识，可说相当深入，说法更是中肯。

自从我来到美国已经有十年时间了。在这许多年间，我传了好些信息，中心的东西一直是讲灵，讲人的灵调着神圣的灵。但是多年来我一直觉得很孤单，好像我是惟一讲这事的人。大约在一个月以前，有一位弟兄见到了这本书，摘录了一些话寄给我看。他说，‘李弟兄，这里有一个人是生在两百年前的，他看到了我们所看到同样的事。’因此这就引起我的兴

趣来读它。我果然发现，单在前四章里，几乎包含了我们这些年来所讲的所有重点，只有一点没有包含，那就是教会生活。这个发现叫我相当喜乐。

弃绝圣灵是教会堕落的原因

现在请这位弟兄来读，我要把这一部分算作我的信息。

‘只有借着人的灵与造物主的灵和好并联合，人的救恩才能生效。不论你诵读圣经的那一章，你都会喜欢它；但是除非神的话使你完全并单单转到神的灵，并且完全联合于祂，完全倚靠着祂，否则你仍是贫穷、空虚、不变如原初。因为喜爱圣经上的事算不得什么，只不过是堕落亚当天性的肉体情感。只有一种喜爱是算得数的，它是出自于神的灵感，就是当神在人心中使祂的生命和性情得着复苏时而有的。无论是律法、先知或福音，它们的用意都是叫我们借着圣灵的大能与神联结。’

‘只有借着内住圣灵的大能，我们才能活出救恩，叫基督的生命成形在蒙救赎者的心中。由于对于这个缺少认识，使得基督的教会今日落到背道的光景，像当日的犹太人一样。’

‘这事情的发生是出自同一种原因。犹太教弃绝了那位律法与先知教训所指的实体与应验，就是主耶稣；而基督的教会同样弃绝了圣灵，以致落入堕落的光景。凡福音所应许的一切事物，惟有借这灵才得着能力与应验。正如法利赛人承认圣经中对弥赛亚的信仰，竟然弃绝了基督；照样，教会首领们今日也在纯正道理的名义下，弃绝了圣灵的明证与大能。圣灵的来到是为应验福音，正如基督的来到是为应验律法和先知。’

‘若无基督的来到，律法中一切预表与象征只是虚空的影儿；照样，若无圣灵在蒙救赎者里面作完全救恩活的能力，新约圣经也只不过是死的字句。’

‘这样，圣灵的来到既是基督受死复活并升天的果子，祂就是应验基督为我们所获得的救恩所不可或缺的。’

‘对于人的得救所绝不可少的一件事，乃是神的灵活在人的灵里，并作工在其中。’

‘当我们墨守不承认这事的宗教，这就完全证明，我们还未达到福音所要有的，就是与神联合的蒙救赎的情形。’

道理的偶像使人眼瞎

‘木泥的塑像只不过是道理道理的偶像所取代。恩典、行为、代罪、算为义、拣选，（这些都是道理，）都有它们敬拜的鼓吹者，他们热心护卫对于圣经道理的美好见地，结果却分裂了基督的身体。’

‘这样就要大大生出属灵的眼瞎。各种样的闲言、毁谤、毒恨，都要被弟兄用来攻击弟兄。而这一切竟都是奉那位为我们祷告使我们合一者的名作的。’

‘我们的救恩乃在于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其余的一切都不过是胡言，不管它是什
么派、什么宗，也不管它是多热心于争执圣经的字句。’

‘那有学问的神学家骄傲的信靠他道理的知识，他称呼那些信靠圣灵的人作热心的拘泥字
义者。’

‘一切的话语与意见，凡是超出他头脑领会的属灵实际，他都弃绝了。他心思的眼睛已经
瞎了，无法领会基督向法利赛人、文士、假冒为善者所宣告的诸祸，今日主也照样用以定
罪每一种天然心思能领会，天然人能实行的外表敬虔。因为他既不仰望从神的灵来得着一
切美善与德行，自然就仰望从别的源头来得着一些美善与德行。但不管他是仰望那敬虔的
己，熟识圣经的道理，或仰望撒但，他的敬虔对神说都是一样可憎恶。’

‘我们的主将那些有学问的法利赛人的敬虔比作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充满了死
人的骨头。何以这样一个宗教，有严紧的教条，有美丽的外表与实行，叫见到的人肃然起
敬，却被真理本身指摘为里面充满了假善与不法？这只有一个理由，因为那是一个己的宗
教。无论何处已有能力，并且保持其自身利益，那么在神的眼中，即使人是在那里凭圣经
教训人，或维护纯全的圣经道理，他们仍然是法利赛人再世，同样是基督用极严重的词语
所一直定罪的。’

己的宗教是主所严厉定罪的

‘这极重的定罪的原因，是由于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与总结。一切人所能说得出来的罪，
都以它为中心。己不是别的，乃是受造之物挣脱了神，而让撒但的能力活在他里面，并在
他里面作工。’

‘因此这里必须加上一句话，就是那在基督旗号下的己的宗教，无论是为圣经的道理而争
执，或为属世的荣耀、财富而争竞，都比犹太教的法利赛人更具有鬼魔的性质。’

‘这种博学派在字句里的敬拜，大大的敌挡了圣灵的职事，使人对那个活的实际罔然。’

‘人很容易领会，信靠人的智慧，以及圣经的字句，使得教会从福音起初的光景堕落，正
如亚当因吃了同样一棵知识树的果子而堕落一样。’

‘圣经教师以及宗教领袖们，他们因智能的造詣以及口才的技巧，得到并把持了教会的地
位。他们与一般较差的人们之间的不同，正如蛇与田野中其余的走兽不同一样。（蛇比一
般走兽更狡猾。）这古蛇借着同样的诡计，将它的好些仆人高升到挂名基督教会里掌权并
有影响力的地位上。’

‘这样的人传神的话，并不常叫人觉得表面上的欺骗或明显的不信。他们常常是最谨慎的
“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并且常常领先指出那些在圣经上不如他们机敏者的错误。这自
认在道理的字句上纯正的感觉，使他们看不见自己需要圣灵在他们日常生活中不断真正
的工作。’

‘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任何人一把基督的话弄成死的字句，他就再也不能有基督所教导的活的经历了。’

‘如果这活道（就是基督本身）现在不能在我们灵的深处活着并作主，那么到那日祂在外面所说的这些话只会定我们的罪。（参约十二 48。）’

‘基督对那些只寻求字句的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约五 39~40。）到圣经这里来得知经上的字句是无益的，除非借着那话我们被引到钉十字架救主的跟前，从祂接受生命。’ ‘基督自己借重生在我们里面活过来，乃是我们的完全救赎、称义并荣耀的盼望。’

今日的生命树与知识树

‘人从生命树转开而去吃罪与死的树，那树在伊甸园里是被称作知识树。’

‘为什么我们看见，圣经学者一面乐于争论各派系神学的错误与荒谬，而同时又在各派神学之下受教？因为天然的天才以及人的聪明，只能取食那棵古老知识树上的欺人果实。’

‘无论就人的需要或基督的救恩说，到希腊文或希伯来文学校去学习如何脱去老亚当而穿上基督，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无知！’

‘这一切属灵昏聩的根源到底在那里？因着这个昏聩，致使神向着堕落人类一切恩典的愿望，一代过一代的被错解，不得成功。你去看看最初罪的根源，你就看见了罪的全部了。设若夏娃除了从神来的认识以外不求别的知识，至今乐园将仍是她并她一切子孙的住处。如果基督徒除了单单接受从圣灵灵感来的知识以外，不求别的知识，教会早已成为神的国度，圣徒的交通所在，直到今日。但是现今败坏、罪恶、死亡，以及世界的各种罪恶，已经进到教会，就是基督的配偶里面，正如在乐园里罪恶进入夏娃，就是亚当的配偶里面一样。这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就是除了从神的灵灵感来的知识之外，还要求别的知识。这个要求乃是蛇在每一个人里面的声音，在人里面作一切的事，正如撒但在园子里向夏娃所作欺骗的工作。’

‘它（撒但）继续那个起初的欺骗。它指给人看见并推荐同样一棵美丽的树，这是长在人里面的一棵属人智慧、己意、自尊的树，就是夏娃在园中所见的。这个对属人智慧、知识的爱好，蒙蔽人到一种地步，叫他无法看出他正在吃同一个禁果。最初那对知识的渴慕产生了一切的死亡以及与神的分离，现在这样的人也把自己陷在其中。’

‘那在乐园中的生命树，在早期的教会里重新又扎根生长，因人的摘食而展示荣耀与美德。但在今日的教会中，生命树被人轻看藐视，被认为是极端主义者虚幻的食粮。而那死亡之树，就是被称为知识树的，反倒被祭司们、百姓们所注目所关心，并且被认为与基督徒有益，其有益程度正如它为害最初在乐园中居住的人的程度一样。’

‘若无圣灵今日的光照，神的话对每一个人仍是死的字句，不论那人多聪明，受过多少教养。’ ‘因此圣经必须在一种祷告的态度里来读，倚靠圣灵内在的工作，使圣经的真理成为我们里面活的实际。’ ‘那借以使我们重生的神的话，成了我们不可少的食粮，使基督徒得喂养。’

劳威廉与慕安得烈的工作

关于这书作者劳威廉，我还有几句话要说。他是十八世纪的人，与卫斯理约翰同时。他改进了所谓奥秘派的写作，并且也改进了盖恩夫人、劳伦斯弟兄等奥秘派人的经历。盖恩夫人、芬乃伦他们，都是主后一千六百多年的人。等过了一世纪，劳威廉出来了，他改进了这些奥秘派人的写作与经历。但是等到慕安得烈出来，他将劳威廉的东西改进得更简单，更易实行。慕安得烈从劳威廉得到最大的帮助。慕安得烈又比劳氏晚了一个半世纪，他是上一世纪末期的人。他大大贬低所谓学者派对圣经的研究，其实他本身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甚至有些研究历史的人也这样说，他是大有学问的人。但是连这样一个人也抛弃了所谓学问道理的研究，而得到了活灵的异象。

如果未曾有过这样一本书，我们不会相信在两个世纪以前，会有这样一个神的儿女看见过这样一件活的东西。当然那时的教会对这些事还不太清楚，但是无论怎样，我们赞美主，因为这里有一个印证。

第六篇 神对教会所完成的工作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以弗所书一章四至五节，二章四节，五章二十五节，四章四节，二章八节，一章十三至十四节，二章十节，四章二十四节，二章十三节，一章十八节，五章十四节，三章十七节，十六节，十九节下，五章十八节下，四章七节，十二节第一句，十三节上，十五节上，二章二十一节，四章十六节，二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四章二十三节，五章二十六节，二十九节，六章十一节，十三节。

今天所读的这许多经节，包括三十六个点，都是告诉我们，神在教会身上所已经完成的工作。所以在原文里面，这里有三十六个动词，都是完成式的。

被拣选

首先是说到‘被拣选’。神拣选了我们。神这拣选的工作，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完成了。在已过的永远里，当神计划要有教会的时候，那时祂就作了这件事，拣选了我们。这是已经完成的事。不要以为你的得救是在你相信接受主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得救是远在时间开始以前，在那无始的永远里。阿利路亚！我们不是被丢弃的人，我们是被拣选的人。

你的被拣选不是在时间里的一件事。神是永远的神，你的被拣选也是永远里的事。

被预定

被拣选之后，我们就被预定了。达秘弟兄说，‘被预定’最好是翻作‘被标出’。在永远里，神照祂的先见，看见在人类中间有你我众人。祂看见有一位弟兄，于是在他身上打一个记号；又看见一位姊妹，祂又打上一个标记。我们被预先标出，不是在生出来以后，而是在创立世界以前。神既把我们标出了，神就永不后悔，永不放弃我们。即或你对神说，‘我不喜欢那个，’但是祂说，‘我喜欢。这不是你发起的什么事，这是我在永远里发起的。’阿利路亚！

受造

神有两个创造，我们在两个创造里都有分。神拣选了我们，预定了我们，并且在祂的第一个创造里创造了我们。但是在第一个创造之后，我们都堕落了。当圣灵写这卷以弗所书的时候，似乎很勉强的说到人堕落的事。以弗所书不像罗马书，罗马书很重的说到人的堕落。但以弗所书不是这个讲法，以弗所书是从永远讲起的，它是从神永远的计划讲起。所以它虽然题起神的第一个创造，但是不多；并且只稍稍题到堕落。

被爱

神拣选了我们，神预定了我们。就某一面的意义说，我们也堕落了。你想神会就此撒手么？不！在我们堕落以后，神爱我们。所以第三点是‘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我们随从这世代的样子，甚至跟从空中的撒但，也照着肉体的私欲而行。当我们这样死了的时

候，神因祂的怜悯，以大爱爱了我们。第五章又说，基督爱教会，并将自己给了教会。所以我们不单是被拣选者，被预定者，也是蒙爱者。神拣选了我们，神预定了我们，神爱上了我们。圣经说神爱我们，并不着重在我们堕落之前，乃是着重在说到我们堕落之后。从以弗所二章里你能看出这一点。当我们堕落之后，跟从了空中的魔鬼，随从了这世代的样子，甚至照着自己的私欲行事，按照我们的光景实在不可爱。我们是悖逆之子，但是神还是爱我们。神并没有因人的堕落而撒手，我们的堕落反而带进神的爱。赞美主！

蒙恩典

第四是‘蒙恩典’。一章六节：‘祂在爱子里使我们成为可喜悦的。’（新译。）‘可喜悦的’这个辞，原来也是一个分词，乃是‘恩典’这词的动词形态。所以也有人把这一节这样翻：‘使祂恩典的荣耀得著称赞；借这恩典祂已经恩典（作动词）了我们。’这个意思就是说，神已经将我们放在祂的恩典里。我们不仅是蒙了悦纳，更是得了恩典。

被召

第五是‘被召’。祂爱我们，直到有一天我们生在人类中间；当我们还行在这世上的时候，不知何故有一个呼召临到我们。也许你没法指出自己是几时蒙拣选，几时蒙预定的，但是我信你能指出是几时蒙召的。甚至有人能告诉你，他在那一个房子，那一间屋子里蒙召的。

我还能记得我蒙召的那个下午，神呼召了我。神临到我，给我一个满有恩典的眷顾，祂呼召了我。那一天我蒙召了，或者更好是说我被祂抓住了。不只被召，并且被抓。有些基督教的传道人害怕人跑走，但是我不害怕，我多次劝圣徒们尽力逃跑。但我知道你没法跑。即或今晚你跑掉了，三年以后祂又带你回来了。对祂来说，千年如一日。你试试看，你永远跑不了，因为你已蒙召。你知道你蒙召的证明是什么？是呼喊主。你是被召来呼喊主。当你一呼喊：‘哦，主耶稣！’你就蒙了呼召。这个呼喊不是开始于我们，乃是开始于主。是祂先喊我们，然后我们才喊祂。

蒙救赎

第六，‘蒙救赎。’一章七节：‘我们借着祂的血，…得蒙救赎。’（新译。）我们已经蒙了救赎。

得救

第七，‘得救。’我们得救了。你不晓得自己得救了么？你试试去看电影，感觉不同了。在得救以前，你常常去看电影，但现在再去觉得没有意思，感觉大不相同了。

当我年轻的时候，从十五岁到十七岁，每个主日我可以踢上十二小时的足球。等到我得救后还去踢，有一件事我永远忘不了，球来到我跟前，我竟然没法使出我的脚再和从前那样的踢。结果球赛一半我就下场了。我得救了，真的得救了。

和好

第八，‘和好。’你原是神的仇敌，你背叛了神，你与神之间有一种敌对的情形。但是现在借着主在十字架上的死，你就得与神和好。你不单脱离堕落的情形，并且与神和好。因此现今再没有什么能使你与神分离。对一个未得救的人来说，要他称神为父是一件为难的事；如果他能这样称呼，那他就已经是一个得救的人了。但我们，即或非常软弱，甚至有时背道了，我们还能说，‘父阿！我真惭愧。’我们还是称祂为父。这就是说，我们还在一种与神和好的情形中。不管是刚强或软弱，起来或落下去，只要你是得救的人，你就与神和好了。所不同的就是你若常亲近主，你就有快乐；你若不常亲近主，你就难过。但是无论如何，你仍是在一种和好的情形中。

活过来

第九，‘活过来。’我们原先不但是丧失了，需要得救；不但是仇敌，需要和好；并且还死了，需要活过来。神不能救一些死人，将死人带到祂的家里。因此神叫我们活过来。怎么活过来？当我们呼喊：‘哦，主耶稣！’我们便得到圣灵。这圣灵乃是生命的灵，当祂进到我們里面，祂带来生命，祂将自己当作生命放到我们里面，借此祂叫我们活过来。这其中包含好些事：生命的律，生命的感觉，生命的交通，所有生命的事都包含在里面。

起来

第十，使我们‘起来’。我们从前不只死了，也埋葬了。所以神叫我们活过来之后，又叫我们从坟墓里起来。我真快乐，因我能对你们说，我真的起来了，我已经从那些埋葬我的许多事物中起来了！

同坐

第十一，使我们‘同坐’。我们坐在那里？在三层天上。今日愚昧的基督徒想上天堂，但我告诉你们，你们已经在天上了。神已使我们都坐在那里了。你信么？这是神的话清楚告诉我们的。当然，你若不在灵里，你就还在地上。你若在灵里，只要你呼喊主名，你马上觉得是坐在三层天上。

被买回

第十二，‘被买回。’哦，我们是主用重价买来的。这重价是什么？是无价的宝血。主已用祂宝血将我们买来。为得着我们，神付了重价。神不是轻易的作成这事，祂付上了重大的代价。

被印

第十三，祂用印‘印’了我们。在古时，甚至今天在远东，人在所有物，比方一本书，一本圣经，诗歌上面，常印上自己的印。神买了我们，然后神将祂的印印在我们身上。这印是什么？就是圣灵。而圣灵就是神自己。当神用祂的血买了我们，祂就将自己当作印印到我们里面。印是一个记号，任何东西一印上，就与记号相同。神将祂自己放在你里面作印记，就使你像祂。

被得着

第十四，‘被得着。’我们成了祂所买的产业，所有物。‘产业’是‘被得着’的名词。这是一章十四节里的话。（中文翻作‘直等到神之民—小字“产业”—被赎’。新译是：‘使神所买的产业得着救赎。’）我们是神的产业，所有物，现在神得着了我们，我们是属神的。

被担保

第十五，‘被担保。’被得着了，因为我们是祂所有的。被担保了，因为祂是我们的基业。被得着是因我们是祂的；被担保是因祂是我们的。你是神的，神又是你的。神是你的分，神是你的基业。我们要承受什么呢？不是一百万美金，乃是神自己。我告诉你们，这个基业已被担保。凭质的意思就是担保、保证，也是预付的保证，是预尝，是样品。我再说，因为你是神的产业，神已得着了你；同时因为神是你的基业，你被担保了。

被创造

第十六，‘被创造。’这不是头一个创造，乃是第二个创造。我们晓得，这第二个创造就是新人的创造，而新人就是神的新造。我们都是被祂创造，成为祂的杰作，成为祂的诗章。教会是神所创造的一首长诗。在全宇宙中，没有一事物比教会更有意义，教会是宇宙中最好的诗，所以这是神的杰作。而这杰作，就是教会，是个新创造，就是那团体的新人。

在以弗所这卷书里，第二个创造的‘创造’用了三次。二章十节：‘我们原是…杰作，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新译。）十五节：‘把两下…造成一个新入。’（新译。）四章二十四节：‘这新人是照着神…创造的。’就一面的意义说，在我们众人并教会身上仍可看见缺陷亏缺；但是从神永远的观点，祂要说，我已经创造了。神在诸天之上何等喜乐，祂要说，‘撒但，不管你要作多少工，我告诉你，我已经完成了，我已经创造了。’你们曾注意到二章十五节的话么？你们曾注意过四章二十四节么？你们必须认识，这个新造是已经完成了的。在神的眼中，教会是已经建造好，创造好了。

得亲近

第十七，‘得亲近。’我们从前是远离的人，人与人彼此之间是远离的，但是神已经使我们彼此相近。好多次我有一个极深的感觉，就是我与你们是多近，比我肉身的弟兄更近。我们都已得亲近了。

前面我们题了十七项，都是已经完成了的。现在从第十八项开始，就神的眼光来看，有一些项也已经完成了；但是就我们的经历说，还正在完成之中。

被照明

第十八，‘被照明。’一章十八节：‘你们的悟性〔心中的眼睛〕被照明。’（另译。）五章十四节：‘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无疑，前面十五项我们都有了；但是为了解我们真实的情形，我们需要被照明。这就是为何保罗为这事祷告。我们需要光照，需要被照明。

就一面意义说，神已经光照了我们，但我们需要看见。太阳光在这里，但是你没有得到，为什么？因为你身上有遮蔽。所以你需要从某些事上出来，好叫你得光照。你去读一章十七、十八节，你会看见，被照明意思就是转到灵里。‘求…神…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叫你们的悟性得照明。’（另译。）如果你留在心思里，你就黑暗；你若转到灵里，你就要被照明。我不是要责备你们什么人，在聚会中我注意到有些人从来没有开过口。你们知道，你们若保留自己，不肯敞开，结果就叫自己留在黑暗里。你们需要敞开，除掉遮蔽，从思想考虑转出来。你一转到灵里，马上就被照明了，马上就能看见光。你们好些人都能作这见证，许多次觉得该站起来说一点话，结果没有说，等到会后回家，就觉得是在黑暗里。但是你若站起来，说了一点话，光就照在你身上。我们需要被光照。不是受教，乃是被光照。

被刚强

第十九，‘被刚强。’光照之后你需要被刚强。你在里面的人里应当刚强起来。

被内住

第二十，‘被内住。’基督安家在你里面，那就是住在你里面。被基督光照、刚强并内住。一个活的人物，基督自己要定居在你里面，占有你全人，使你整个人成为祂的住处。

生根

第二十一，‘生根。’当基督在你里面安家，你就要享受祂作无限的爱，然后你就要生根在基督这爱里。

立基

第二十二，‘立基。’你要在爱里生根立基。生根是长进的故事，立基是建造的故事。

被充满

第二十三，‘被充满。’你在里面的人里刚强起来，让基督安家，并在爱中生根立基，与众圣徒一同领略何为阔长深高，结果你就要被充满，就是被神一切的丰满所充满。充满在那里？在你的灵里。

得恩赐

第二十四，‘得恩赐。’每一位弟兄或姊妹都是有恩赐的人，因为没有一个是没有恩赐的。耳朵有恩赐，鼻子有恩赐，眼睛有恩赐，连小指头也有恩赐。有时我们以为自己是那么小，算不得什么。不错，我们算不得什么，但我们还是算得数。只要你是一个弟兄或姊妹，你在基督的身体里就算得数。

被成全

第二十五，‘被成全，’或‘被装备’。你装备我，我装备你。我们大家都用各人的恩赐来彼此成全。以弗所四章十二节虽然是说，神所赐给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人和教师，叫他们来成全圣徒。但是你再读下去，到十六节又说，‘借着每一供应的节，照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新译。）你是不是许多部分中的一部分？必定是。所以如果你肯尽功用，你就能成全别人。并且我要告诉你，如果你尽功用，头一个得成全的就是你自己。你必须借尽功用来成全自己。如果你觉得，你借自己的职事使自己得了成全，那就证明别人也从你得了成全。所以我们需要彼此成全。

长大

第二十六，‘长大。’被成全的结果是长大。你成全我，叫我长大；我成全你，叫你长大。成全圣徒就是喂养圣徒。

联络一起

第二十七，‘联络一起。’现在来到被建造的阶段。这个联络一起乃是为着建造。你与别人联络一起有多少，是根据你长大有多少，被成全有多少。你在教会生活中借着喂养长大了，然后借长大就与弟兄或姊妹联络一起。

得以结合

第二十八，‘得以结合。’也许你说，联络一起就是得以结合，但这两者有一点差别。有些弟兄或姊妹可能和别人联络了，但不一定和别人结合。

结实紧密

第二十九，结合得‘结实紧密’。

被建造

第三十，‘被建造。’使徒保罗在这短短的一卷书中，用了这许多不同的字眼来描写教会生活：‘联络’、‘结合’、‘结实紧密’，到末了就是‘被建造’。这些话在今日基督教里很少听见有人用。但是在教会中，我们就是联络一起，结合在一起，结实紧密一起，建造一起。你们有许多人被带进教会生活中，时日并不多，但是你们已经很难脱开教会生活了，你们已经被建造进去了。这意思不是说你们加入教会了，而是被建造到教会里了。赞美主！

被更新

第三十一，‘被更新。’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都需要被更新。凡属亚当的，旧的性情都必须被排除，新的东西必须作到我们里面来。那些美好的成分，永远的成分，必须作到我们这个人里面来。这个被更新乃是在心思的灵里，或借心思的灵得以成就的。

被圣化

第三十二，‘被圣化。’这意思是神把祂的神性作到你的人性里。比方这里有一杯白水，我把茶放进去，这水就‘茶化’了。‘茶化’就是把茶的成分作到水里去，成了水中的成分。教会是用什么来圣化的？是用属天的茶，就是神的自己。圣化不是叫人穿长衣，把头理得好好的。那不是圣化，那是殡仪馆里的工作。当然这不是说，你们该留着长头发。主所注意的不是长的问题，也不是短的问题，而是圣化的问题。神的成分作到你这个人里面，这就是圣化。主要作这事，并且祂也正在作这事。

被净化

第三十三，‘被净化。’不单我们的人性需要被祂的神性所圣化，并且我们还有老旧和皱纹，以及因受伤留下的疤痕，需要被净化。而这净化就是新陈代谢的作用。有一些奇妙的、活的、营养的成分要进到我们里面，带走所有的陈货和排泄物，这就是新陈代谢性的净化。

被补养

第三十四，‘被补养。’主是一直在补养供应我们。祂用最营养的东西来喂养我们。

被顾惜

第三十五，‘被顾惜。’补养与顾惜有一点不同。你们作母亲的人，不只要补养你们的婴儿，给他们一点吃的，你们还要顾惜他们，抱抱亲亲他们。这个抱抱亲亲不是喂养，而是顾惜。有些孩子，你光喂他们，他们还不满意；把他们放在床上，他们还要哭。他们要什么？要你把他们抱一抱，弄一弄。这就是顾惜。有时你把孩子放在摇篮里摇一摇，那就是顾惜。有时外面刮风天气变凉，你随手用一件毛衣把孩子盖一盖，这也是一种顾惜。有时狗叫，孩子害怕，你就抱抱他，拍拍他，这也是顾惜。

被武装

最后第三十六，‘被武装，’就是穿上军装。不只穿上军装，并且还有武装。神的军装有七方面，其中有一项是平安的福音当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到末了，教会必须是战士，为神的旨意争战，为神的国度争战。

一共是三十六项。这是神在教会身上工作的许多方面。我希望你们年轻人都能背过所有这些点。但不要死记，必须用你的灵。只有一条路能使你们领会这些点，而不作字句道理，那就是用你们的灵来祷告。你越祷告，这些就越成为你的实际。

第七篇 导致教会堕落的因素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以弗所书一章五节上，十三节下，十七节中间一句，二十三节，二章五节中间一句，十五节中间一句，十八节，二十二节，三章八节第二句，十六至十七节上，十九节下，二十一节，四章四节上，五节上，六节上，十三节下，十五节，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上，五章十八节下，二十六至二十七节，二十九节下，六章十七至十八节上。

对以弗所书一种新的领悟

今晚开始，我觉得有负担对你们交通，教会是怎样会堕落的。我们刚才所祷读的许多经节，对你们是非常熟悉的。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如果这些经节像今天这样排法，你们就会有一个新的领悟。我从以弗所第一章到第六章，每一章都选了几节。

第一章

在头一章里我选了四节。有一节说，我们被预定为着儿子的名分。（5。）不是为上天堂，是为作神的儿子。我们是神所创造的。在第一个创造里，神是我们的造物主，祂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祂所造的，不是祂所生的。但是在神的预定里，祂标出了我们是为作祂的众子。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被祂所生。这也就是说，祂必须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必须得着祂的生命，我们必须与祂有生命上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是被预定上天堂，当然我们也不是被预定下地狱。我们是被预定得儿子的名分。这就是说，我们必须重生，必须从神而生。祂要作我们的父，我们要作祂的儿子。

再有一节说，祂印了我们。（13。）用什么来印？用圣灵。这就是说，当我们信主耶稣的那一天，神将祂自己，就是圣灵，放到我们里面，作了我们的印记。

又有一节说，我们需要智慧与启示的灵。（17。）这是指圣灵和人的灵相调的灵。又有一节说，我们是身体，是基督的丰满。（23。）

你将这四节圣经摆在一起，这第一章对你就成了一章新的圣经了。

你们知道，我们堕落的人都认为自己太败坏、太邪恶、太污秽、也太可怜；但是你若转向这四节圣经，你就能说，阿利路亚！为着神儿子的名分，我已经被预定了。并且当我相信的那一天，祂已将祂自己作赐生命的灵，放到我里面作为印记，我已经被印了。现今我需要智慧与启示的灵，然后我才能认识身体。

被拣选不仅是被拣选而已，被预定也不仅是被预定而已，蒙救赎也不仅是蒙救赎而已，受印记也不仅为受印记而已；这一切都是为身体。被拣选是为身体，被预定是为身体，蒙恩待、得恩典、蒙救赎、受印记，都是为着身体。连得着智慧和启示的灵，也是为着身体。在基督教里，喀尔文派的教训告诉人许多有关预定的道理，但是阿米尼亚派的人不信预定。你们从前一定听过不少有关预定的信息，也听过有关被恩待、蒙恩典、蒙救赎、受印记等等的信息。但是我信你们从来没有听过神的拣选、神的预定、神的恩待、神的救赎、神的

印记，都是为着一个终极目的，就是身体。你若把这四节圣经摆在一起，你就能看见一章全新的圣经。

第二章

接下去我们来看第二章，我也是只挑出四节来。有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活过来了。（5。）当我们死在罪中的时候，神叫我们活过来。原来我们不只满了罪恶，也是死了。我们不只是罪人，也是死人。当我们还死着的时候，神来了，使我们活过来。神若没有使我们活过来，神就只是救赎一班尸首而已。但是赞美主，紧接着救赎，祂又使我们活过来。阿利路亚！我们已经活过来了！

不只如此，我们也被创造了。我们被创造成为一个新人。（15。）接着我们都得以和好，在灵里进到父面前。（18。）

末了一节，又是最后的话：在你们的灵里建造成神的居所。（22。）在第一章有圣灵作印记，人的灵是智慧的灵。在第二章又是灵，又有人的灵，并且末了的话又是结尾在建造神的居所上。

活过来并不仅为活过来，活过来乃是为建造神的居所。无论神怎么作，都是为这一件事：身体、教会。我真喜欢，虽然圣经中有些卷分章分得并不对，但是以弗所书是分得最好的一卷书。它在每一章末了都有结语，这结语是什么呢？就是教会。在第一章末了，讲教会就是祂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在第二章又有一个结语说，‘你们也…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居住的所在。’（新译。）

第三章

现在来看第三章。我挑选了一节，这一节说使徒保罗传什么？他不是传这个道理，或那个道理，他乃是传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8。）甚至他也不是传有关基督丰富的道理，他就是传基督的丰富。你看见，基督的丰富就是他的传讲。这是为什么？是为教会。所以有一处说，你们里面的人需要借圣灵得刚强，借此基督能安家在你里面，你们就能被神自己的丰满（不是被圣经知识）所充满。（16~17。）然后才能有教会，‘但愿祂在教会中…得着荣耀。’（21。）第三章又是结尾于教会。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是为教会。里面的人借圣灵得以刚强也是为教会。基督安家在你心里，使你们被神的一切所是充满，也是为教会。不要为你个人属灵，把这忘了吧！你必须认识，每一件事都是为教会。

第四章

再来看第四章。一位灵，为一个身体，加上一位主，一位神。（4~6。）这里有四个人物。这就是身体和三一神。这样，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研究？需要圣经知识？需要规条？不，我们只需要长大，直到我们达到长大成人。所以我们必须持守实际，好叫我们在凡事上能长到祂里面。这就是为身体，为教会。

在第四章里还有二十三至二十四节所说，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就能穿上新人。这里还是题到在人的灵里有圣灵，为着身体。

第五章

第五章，在灵中被充满。（18。）当然这就是被神的丰满所充满，借此我们就得到了话中洗净的水。（26。）这洗净的水要洗去我们一切的老旧，皱纹和疤痕。（27。）这样我们不只是被圣化，也是被净化。就一面的意义说，圣化不是一件个人的事，这必须是团体的事。不要想法叫你自己成圣，你必须认识成圣是一件团体的事。

在第五章里，我们也看见基督保养身体，并且顾惜身体。（29。）这些都是身体的事。

第六章

再看末了一章，我们必须取用圣灵的剑，这灵就是神的话。（17。）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取用神的话，这话就是灵。我们要用各种祷告来取用，（18，）随时在灵中有祷告。

弟兄们，如果你肯这样来祷读这些经节，你就要发觉，几乎以弗所书中的每一章对你都是新的。这样，不可能再有宗教，也不可能再有任何传统，也不可能再有任何知识，也不可能再有任何规条、形式、仪文。只有三一神，就是圣灵，运行在你的灵里，产生身体，产生新人。

我请求你们再去祷读所有这些经节，直到有一个异象进到你们里面，然后你们会说，‘哦！我竟然是这样被预定，为着这个目的。我是这样被点活，为着这个目的！并且基督的丰富是为我。我是什么？我是教会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都已看见什么是教会，教会完全是圣灵在人灵里的故事。在这里没有教训，没有规条，没有组织，没有形式。只有三一神，就是包罗万有的神圣的灵自己，与我们众人的灵，在团体的方式里相调。这样，我们就有了教会生活。在五旬节那时的教会，就正是这样的。那时他们并没有敬拜的办法，也没有知识，没有组织，没有任何种宗教。他们就是一班人，活在他们的灵里，与神的灵相调。教会应该就是那样。

撒但利用宗教与知识来破坏教会

你们若肯花一点工夫在教会历史上，你们就能发现教会堕落的原因。我必须告诉你们，撒但用来破坏教会的头一件东西就是犹太宗教。不是外邦异教，而是正统的宗教，是按照神的圣言所形成的一个宗教。撒但真是诡诈，他使犹太教偷偷进入教会，带来一些仪式，一些规条，就像割礼，守安息日，守吃的规条，什么可吃，什么不可吃等等。使徒保罗写了一本书，就是加拉太书，来对付这件事，来解决这件事。

接下去撒但又采用另一件东西，就是希腊哲学。你们知道，宗教与哲学都是人类文化中最好的东西。在人类文化中，宗教是好的，哲学也是好的。尤其是古希腊哲学，将所有从埃及、巴比伦、波斯、甚至东方来的智慧都吸收归并为一。这一种希腊哲学在当时被称作诺斯提派哲学。它不仅是一种知识，搀合了人群中许多的观念，并且也搀合了犹太教与基督

教的一些东西，也搀合了新旧约圣经的一些观念，真是一个大融合。这就是为何使徒要写歌罗西书。加拉太书是对付宗教，歌罗西书是对付这一种希腊哲学。甚至保罗在歌罗西二章里也用了‘哲学’这个字眼。（中文翻作‘理学’。）

教会乃是三一神那神圣的灵在我们灵里所产生的东西，但是仇敌的诡计乃是要将教会从人的灵转到人的思想里去。换言之，教会初期所受的喂养是生命树，但是撒但来到，使教会从生命树转到知识树去了。我们在上一次已经题过了，连劳威廉也看见了这一个。他说，‘今日在基督教里，牧师与平信徒之间的不同，正如那蛇与田野的走兽不同一样。’你们知道那狡猾的蛇作了什么事？它使人从生命树转向知识树。今天撒但在教会身上也作同样的事。教会原是被带回到这生命树跟前，但撒但又来将教会从生命树转到知识树去。

道理教训使教会分裂

让我告诉你们一点教会历史。你们如果研究过头三个世纪的事，你们知道当时在信徒中间有相当多的争论，是争论到神学上所说的‘基督论’。这个辞的意思是论到基督的人位。换句话说，到底基督是谁？基督是什么？这件事整个是出于仇敌的诡计，因为撒但把诺斯提派哲学带进来了。诺斯提派不承认基督是神来成为肉身，有一些信仰纯正的基督徒教师们便起来说一些正确的话，这样一来就激起许多对基督身位不同的观念想法。

如果你去研究，你能将那些不同的说法归类为六种。有一派说，基督只是神，不是人。第二派说，基督是一个人，毫无神性。第三派说，基督有身体、有魂，但是没有灵。基督有道，这道代替了人的灵。因此他们说，基督的人性不是太完全。这是相当古怪的说法。第四派又说，基督是一个真正的人，但是到末了祂与神同在了。第五派说，基督有两种性情，所以祂是两个人，而这两个人并非相调为一的。这都是些古怪的说法。末了一派说，基督的两种性情相调成为一，产生了第三种性情。这个说法更是不得了。在头三世纪里，在所谓‘古教父’中有许多争论，就是这样彼此打仗。因着这样的打仗，那时的教会就真的分裂了。然后他们在以弗所开会，又在奈西亚（Nicea）开会。最重要的一次会是在第五世纪，在奈西亚开的，制定了所谓的‘公信经’（General Creed）。这公信经至今仍被天主教和基要派更正教所持守。

我说这话只是为证明给你们看，仇敌是多么狡猾，他带进所有这些对道理的头脑分析。但是今日我们都必须学习一个功课，永远不再搞这些了。我们只接受神纯净的话，不去分析。约翰一章一节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我们便说，‘阿们！’这就够了。十四节又说，‘道成了肉身。’‘阿们！’在新约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祂是神的儿子，祂是人，我们也说，‘阿们！’以赛亚九章六节说，祂是为我们所生的婴孩，是赐给我们的子，祂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也说‘阿们！’我们不分析。

那些古教父想去分析基督，这是太愚昧的一件事。连我们自己这个人，也没法分析得清楚。你怎能分析基督？如果基督能被了解，祂就不是基督了。我们的基督是不能了解的。但是在好些圣经节里，祂都被启示出来了，我们只要接受这些经节就好了。

甚至有些经节，它们本身彼此之间就是矛盾的。我们刚刚看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你有没有领会这话是矛盾的？这道既是与神同在的，明显是两个。但是又说，

‘道就是神。’这又是一个。你说到底是两个，还是一个？没有人能说清楚。但是你必须说，‘阿利路亚！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就够了，无须我们来争论什么。争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我们只要来享受基督，祂是一位奇妙的基督。

但是何等可惜，在历史中许许多多的道理都进到基督教里来了，每一个道理都造出一个宗派，一个分裂。试看今天的局面，几乎所有的大宗派都是由某种道理所产生的。浸信会是根据大使命的教训产生的。他们所说的大使命，就是把人浸到水里，为人施浸。对浸信会而论，没有一件事比这大使命更要紧了。好像主耶稣未曾嘱咐他们作任何别的事，只嘱咐他们把人浸在水里；并且不在别人的水里，只在他们的水里。只有他们的浸才能叫人上天堂，凡在别的水里受浸的都不够上天堂，至少不够资格参加浸信会。你若要作一个浸信会会友，他们不管你受过浸没有，总要你再浸一次。你若不肯，他们就不接纳。

这是因教训而有的分裂。每一个宗派都是根据某种教训而建立的，或者是因某种教训而建立的。连今日的自由团体也是。你看见进到教会中，败坏教会，使教会堕落的第一个问题是宗教与知识。因此，当主把这个恢复带到美国来的时候，从头一天开始我们就非常强调，不再要宗教，不再要教训，不再要知识。因为历史指证，宗教、知识只会破坏教会，破坏身体。

我盼望你们青年弟兄姊妹能记下这话。因为如果祂回来得迟慢，你们必要担负主恢复的责任。撒但总是诡诈的，他从起头就用知识来败坏头一个旧创造，以后在教会起头的时候，它用同样的东西——知识——来败坏这个新创造。并且我告诉你们，它今天还想用同样的手法。

任何一位来到洛杉矶与教会同处过几天的人，都会发现合一。我也听许多人说，最叫他们信服的事，就是在洛杉矶教会中的合一。但是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中间有任何人注意任何道理，合一马上就没有了。

主为什么在我们中间保守这个合一？就是因为从头一天我们就往根基上抛弃了道理的石头。在洛杉矶这里的地方教会，她的根基上没有一块知识的石头。我们定罪知识，我们弃绝知识。任何人谈论圣经知识，我们都定罪。因为我们看见，无论什么知识都为害教会。

组织与规条也是撒但破坏教会的凭藉

除了宗教知识以外，还有一个东西进到教会里来，就是组织。这件事开始得很早，约在主后一百二十年前后，在第二世纪初叶，还是被一些属灵人带进来的。他们开始教训人说，监督有别于长老。在行传二十章，保罗打发人去叫以弗所的长老们来。保罗嘱咐他们时，称他们为监督。监督就是长老，长老也就是监督。长老是指他们这些人的生命比较老练，监督是说到他们的功用，他们的职分，他们监督照顾教会。但是到了主后一百二十多年的时候，就有人说，监督大过长老。所以今天无论在更正基督教，或天主教，都有监督。（天主教称之为主教。）‘圣公会’的意思就是监督会。

所以最开始是叫监督不同于长老，从监督就产生了大主教，由大主教又产生了红衣主教，再从七、八十位红衣主教中产生了教皇。今日的更正教好像是放弃了教皇，但仍保留着主教，又有各种不同的教阶，各种的组织。

接着又有一些规条、形式、仪文，被带进教会里来。这些东西加起来就是宗教。试看今日的情形，几乎每一个基督徒，不管是真的，是假的，都知道也持守一些宗教。许多所谓的基督徒一点也不认识这位活的基督，但是他们知道不少宗教。有时人问我们说，‘你是主教么？’或者说，‘你是牧师么？’然后他们会问你：‘你们受洗是怎么受法？是浸水，还是点水？你们的礼拜又是怎样？你们的唱诗班又怎样？你们的圣餐怎么作法？’他们要问起你关于方式、规条、仪式等等。

在今日的基督教中，你几乎听不到关于赐生命之灵的事。他们不懂什么是灵中的生命，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好像在他们的字典中没有这样的字眼。在他们基督教的字典中充满了宗教、教训、组织、形式、规条、仪文等等的东西。

为什么我要一再题说这些事？就是为着将来立下一个基础。我们必须清楚，一旦我们回到这些东西的任何一件上，主的恢复就再也没有了，我们又落到那老路子上去了。我们永远不要再走那条老路。赞美主，我们是逃脱的人，我们的确蒙主保守，脱离了基督教的路子。

在我们中间也有一些长老、执事、女执事。这些不是不该，但是我老实对你们说，我不喜欢用这些名称。由于今日基督教的堕落，他们要地位，要阶级。我们曾读过启示录，教会到了写启示录的时候，不再有长老、执事、女执事了，只有七倍加强的灵，就像七盏灯台一样。对于堕落的教会，需要七倍加强的灵。我们不要地位，我们不要阶级，我们不要名义，我们只要圣灵。

不要讲论道理，不要谈论仪式。我们没有仪式，没有形式。我知道所谓基要派的教师们会与我辩论，但是那不过是一种辩论，是毫无意义的。只要我有神，我不在意别人怎么批评我。

这就是圣灵在我们的灵里。祂在我们里面，我们也穿上了祂，完全被祂所覆庇。这就是教会。这不是懂得一些道理的问题，也不是什么头衔、阶级、仪式、规条等等的问题。那些全属粪土。

在主的恢复里只有生命树

在主的恢复里，是完全回到起初去。在起初只有生命树，没有宗教。我们有些人是从很厉害的背景出来的。我知道连你们年轻人，当你们头一次来的时候，你们的确会有一些问题。那些问题是从那里来的呢？不是宗教，就是知识，要不就是组织、规条或仪文。这些都不是生命树上的东西。但是因着主的怜悯，逐渐的你们身上的东西卸下来了。一次过一次聚会，你们卸脱了东西。我真快乐，你们今天都脱离了宗教、知识、组织、形式、规条、礼仪。我们是一班卸下重负的人。

这就是我们活的原因，这就是我们进取的原因。我告诉你们，地方教会的人真是进取的人。无论到那里，我们都进取向前。

这就是为何我们是合一的。这也就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原因。但是你们知道，自从教会在这里开始以来，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一篇彼此相爱的信息。我们没有这个教训，也没有相爱的道理，但是你们在这里找到了一个非拉铁非的教会。这不是我骄傲，这是一种真的夸耀。

这就是教会生活，这绝不是宗教的事。你们年轻人必须对这个有深刻的印象。这不是宗教的问题，不是道理、知识、组织、仪文、规条、理由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圣经的问题。这全数是圣灵在你灵里的问题。连圣经也必须是圣灵。这样才能有活的教会。

弟兄们，若是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分，不会失去我们的一。什么是一？就是神圣的灵。这包罗万有、神圣、赐生命的灵，就是我们的一。什么是我们的相爱？是圣灵。什么是我们的教会生活？是圣灵。什么是我们的圣洁、成圣？是圣灵。在地方教会里，每一件事在实行上都是活的圣灵。

每逢你打开圣经，你必须用祷告的态度来读它。一打开主的话，你就要敞开自己，运用你的最深处，那就是用你人的灵。不是去读，而是去祷告。这样，这话马上就变成圣灵。这样，你也就有教会生活。当你有了教会生活，你也就有了一切。你有救恩，你有救赎，你有成圣，你有得胜生活。连被提也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当你一有正当的教会生活，一切都属于你了。无论在时间里的，或永远里的，都是你的了。阿利路亚！

第八篇 教会的七个所是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二章十六节，四章四节上，十二节，十六节，五章三十节，二章十五节，四章十三节第二句，二十四节，五章二十五节，三十一至三十二节，二章十九节，二十一至二十二节，五章五节，六章十一节，十三节。

撒但对教会的破坏与主的恢复

宗教、知识、组织、仪式、规条等等，这些都是反面的东西。仇敌利用这些反面的东西，第一个目的是要杀死基督的身体，叫身体四分五裂。你看今日的基督教，真的是被切割得七零八落。是因着什么？是因着道理与知识。仇敌的第二个目的是借这圣品平信徒的制度，杀死了身体上各肢体的一切功用。今日在成千成万的真信徒中，你几乎找不出几个人是能真正尽功用的。因为所谓的圣品人取代了众肢体的功用，结果整个身体都完了。由此你可以看出仇敌的诡计。仇敌会先来拦阻人到主面前来，如果他拦阻不住，他会容让人来；但是他永远不容让身体进到一种活的情形里。

因为神的目的不是拯救成千成万的灵魂，而把他们送到天堂去。神在祂永远计划中的目的乃是要得着一个身体，使一班真信徒在基督的生命里被建造在一起。这是神的目的。

有人因受仇敌的欺骗，以为教会的建造是将来的事，在今天是不可能实现的。今天只能传福音，把人带到主面前，帮助人认识圣经，认识主，追求属灵，预备好自己为着要来的日子。你们晓得，在弟兄会中间有这样一种论调说，今天是预备材料的时候，等到那日子到来的时候，那才是建造的时候。他们说，按照旧约的预表，今天还是大卫的日子，就是争战得材料的日子；直到所罗门的时候，那时就是建造的时候了。

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那就等于把整本以弗所书勾销了。以弗所二章二十二节说，‘你们也在祂里面，同被建造。’（新译。）它不是说，‘你们也将在将来某一个时候同被建造。’这里的建造是现在进行式，乃是在今天的事情。因为教会的元首基督已经赐下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人和教师，为要建造基督的身体。这不是将来的事，乃是今天的事。

连以弗所四章十六节也说，‘从祂，全身都联络一起…，便叫身体增长。’（新译。）这个增长也是现在式，不是将要增长。怎么增长法？是‘借着每一供应的节，照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结合，便叫身体增长，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新译。）这绝对是在今天的事，不是将来的事。

今日的基督教为什么避开不讲今日建造的道？因为他们晓得，他们的情形使他们无法有教会生活。他们是分的，他们只能隔墙拉手，彼此说，‘弟兄们，我们都在基督里；你看，我们是一个。赞美主！我们是一个。’是怎样的一法？是分开的一。他们握过了手，分开之后，仍旧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你走长老会的路，我走圣公会的路，他走路德会的路，大家都是隔着墙在拉手，没有真的实际。他们也知道他们真正是分的。但是有一种假冒、表面的合一，装作的合一。然后到末了，因为知道他们不能有真东西，他们只好借口

说，‘这是不可能的，教会的建造要在将来。到有一天我们要到那里，那是一个美好的时刻。今天我们所能作的只是传福音救灵魂，造就圣徒，帮助他们认识圣经，带他们爱主，甚至帮助他们属灵。’

这实在是撒但的一个诡计。不管你带了多少灵魂到主面前，不管你造就了多少圣徒，不管你在读经上帮助了人多少，不管你多属灵，也帮助人属灵，我告诉你，神并没得到什么。在完成祂旨意的事上，神没有得到什么。

到了今天（一九七三年）主的再来已经耽延了，并且还在耽延中；我信主要的原因是祂等待在这地上有一个真正被建造的教会。在马太十六章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16。）这不仅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预言。请想看，主要几时应验这个预言？不是等到祂回来的时候。祂必须在回来以前作这事。如果不能在祂回来以前作这事，这对祂说是一种羞耻。撒但要向祂夸口说，‘你看你打不过我，你试了两千年还是作不成功。你在十字架上作，借着复活作，借着升天作，甚至借成为赐生命的灵作，你还是不能击败我，你还是无法完成你的目标。’

但是我告诉你们，事情不会这样。到末了主要把仇敌逼到墙角。到末了祂要在最黑暗的时代中建造教会。然后主要说，‘小撒但！你怎么说？你看这里有一个教会。在洛杉矶，在这好莱坞城中，在这最黑暗，最败坏的城中心，有一个教会，我建造了一个教会！你怎么说？’

不只美国人在这里知道，全世界的人也都知道，今日是何等黑暗的时代；一天过一天，甚至一时过一时，这时代在走下坡路，一直往下去。我第一次来美国是在一九五八年，那时美国社会的光景还不太坏。原谅我这样说，与今天相比之下，那时是相当好。在已过十五年间，尤其是从一九六三年开始，一下子一落千丈，现在还在往下落。你根本没法知道要坏到那里去。今天全世界都是这样。

但是我告诉你，在这黑暗中主要作事，祂要在美国作奇妙恢复的工作。赞美主！我相信，我有十分的把握。我们不管联合国说什么，我们也不管那些巨头说什么，我们知道今天主要作祂恢复的工作。整个世界的局面，国际间的情形，都是为这目的效力的。

宗教、道理、组织、礼仪、规条等等，最多不过带人得救，为主发热心，与主更亲近；再好的也不过使他们属灵，仅此而已。但是基督的身体在那里？他们最好去掉以弗所这卷书，我信在他们的圣经里没有这卷书。不错，也许有，但是他们的有法不同，他们只有每章开头的那些话，他们从来不去读每章末后的那些话。如果他们肯去读每一章末了的话，他们就会发现，那里所指出的，所强调的，一直都是教会，教会。

弟兄们，这不是一件小事，这不是一种辩论。宗教有什么不好？好道理有什么不好？更好一点的组织有什么错？许多美好的规条又有什么错？我要说，没有错。但是仇敌的诡计就是利用这些所谓的好东西——宗教、道理，甚至纯全的道理、基要的道理、合乎圣经的道理，把教会分了。

但是无论怎样，主是主宰一切的。祂永不会被打败。并且我深信，祂今日正在完成祂的目的。现在我信，在主恢复里与我们一同聚集的众圣徒都清楚，不再有宗教，不再有道理，不再有组织，不再有礼仪、形式、规条等等的东西。只有赐生命的灵，只有那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在我们灵里；并且我们是在团体的方式里过教会生活。阿利路亚！

教会的所是

今晚我们还是看以弗所书。我信在祷读这些经节之后，我们可以看见七件事，就是教会的七方面，或者说教会七方面的所是。第一是身体，第二是新人，第三是妻子，或新妇，第四是家，第五是神的国，第六是神的居所，第七是战士，或军队。

有关的经节

头一组的经节是在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一章说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而这身体乃是我们与神和好的地方。基督已使我们众人都在这一个身体里与神和好了。然后四章四节说，一个身体，一位灵。十二节又说，所有那些有恩赐的人都是为着这一个身体的建造，叫这一个身体增长，而把自己在爱里建造起来。

第二组说到新人。第二章说，基督在祂自己里面将两班人创造成一个新人，而这新人必须长大成人。同时就实际来说，我们必须穿上这新人。

第三组是在第五章，告诉我们教会是新妇。教会之于基督，正如夏娃之于亚当。夏娃如何是出自亚当，又归回到亚当；今日教会也是出自基督，又归给基督。

第四组是家。二章十九节告诉我们，如今我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我们是神家里的亲人。阿利路亚！同时这里也说到我们是与圣徒同国的国民。

五章五节说，那些犯罪的人，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不得承受产业。这一句话，汇编版的译本是说，‘不得享受神国度的分。’柏克莱版本是说，‘不得享受神国度的产业。’也许你会领会，这里所说神的国是将来的事，但是那里的动词却是现在式。没有一种犯罪的人，今天能在神的国里有任何享受。要知道，今天在教会生活里，我们的确有国度的享受。教会在今天就是神的国度。教会不单是神的家庭，也是祂的国度。到末了，教会也是神的居所，神的家。最后，教会是一个团体的战士，就是军队。

在基督教里看不到这些所是

所以弟兄们，你们细察现实的情形，你们就要认识仇敌的诡计。撒但可以容许基督徒去作任何合乎圣经、属灵、美好、有益的事，但他不容许这七项里任何的一项得着成就。

请问，今天在基督教里，身体在那里？他们也没有人知道，教会是团体的新人。有时他们谈到一点教会是基督的妻子，也谈到一点神的家，神的国，但是大多是指将来。至于神的居所，他们就不太乐于谈说了。你从来没有听见他们有一篇信息是讲神的建造。你再看，神的军队何在？你只能看见他们救灵魂，开奋兴会，开查经班，但你从来看不到在实际意

义上的一个身体，一个新人，一个新妇，一个家或一个国。你也从来看不到神真正的居所和神的军队。

我们是为着这些所是

你看见，这是仇敌的诡计。今晚我们必须清楚，在神的目的上基督教所失去的。我们在这里不是为得灵魂。我要厉害的说，不是。我们在这里不是为查经，也不是为帮助人属灵。那么我们在这里是为着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只为着身体。不是为将来在诸天上的身体，而是为今天的身体，是在地上的。

并且我们在这里也是新人。你们晓得，我们这许多人合起来是一个人。你见过这么一个大人么？大而深奥，包罗一切，可是又在继续长大的一个新人。

还有，我们在这里也是祂的新妇，祂今天正在预备我们。我们要被祂预备好，婚娶的日子将到，阿利路亚！启示录十九章必将来临，我们是在预备之中的新妇。

我们也是神的家。许多人来到这种情形里，都觉得像是在家里。你一来就觉得是在家。从前你是一个流荡的人，是一个一直追寻的人，但是今天已经在家了。阿利路亚！

我们也必须认识，这里是国度。在这里有神的主权，有神的权柄，有神该有的地位，我们都在祂以下。是谁在治理我们？是警察，是法院，还是什么？都不是。乃是神圣的权柄在治理我们。这里是国度。

这里也是神的居所；并且我们也在争战。我们不是打基督教，而是打基督教背后的仇敌。

弟兄们，这里有一个教会。我们在这里事奉，不是为别的，乃是为一个身体，一个新人，一个新妇，一个家，一个国度，一个居所，和一个军队。

教会有这七方面的所是

基督的身体

现在我们要说一点话，是关于这七方面的。我信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个身体，教会需要生命，正像人的肉身需要生命一样。身体所以变成尸体，是因为缺了生命。当尸体有了生命，它就成了身体。今天在这里的聚会不是一具尸体，而是一个活的身体。

新人

而身体与人又有分别。身体需要生命，人在生命之外还要加上人位。在路边的树是有生命，但不是一个人，因为它没有人位。但是一个人是有人位的。教会不单是一个身体，也是一个人。因此教会不单有基督作生命，也有基督作人位。今天主耶稣不单是教会的生命，也是教会的人位。我们有成千的人，但是我们只有一个人位。

弟兄们，你有你的人位，我有我的人位么？若是这样，我们就不是教会了。如果你还坚持自己的人位，我还坚持我自己的人位，这里就没有教会了。比方说，我是中国北方人，他是美国南方人，这是西岸加州人，还有一些是美国北方佬；如果是这样，教会就了了，这里就没有教会了。但在歌罗西书有一节说，在这新人里没有希利尼人、犹太人、西古提人

—文明人、化外人—野蛮人，也没有自主的、为奴的，惟有基督。（三 11。）我们没有别的人位，只有一个人位，就是基督。这里没有一个希利尼人，也没有一个犹太人。没有中国北方人，也没有中国南方人；没有美国北方佬，也没有美国南方佬；我们只有基督。基督是我们的人位。所以我说老实话，我不喜欢听见人说‘美国人’、‘中国人’、‘日本人’。这些最好是到世界的场合里去说。在教会里没有这些人，在教会里只有基督。

这不该是一个道理。这必须是实行里的事。因此我不知道我是那一种人，我不知道我究竟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或日本人，或甚至别种人；但我确实知道我是新人的一个肢体，我的人位就是基督。

弟兄们，今天我们的身体不过是一个象征，是一个表样，基督的身体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我们的身体象征那个真身体。这个肉身不是一个真身体。什么能彰显基督？必须是一个真的、活的身体。教会若不是一个真实的、活的身体，教会怎么能够彰显基督呢？

祂是赐生命的灵活在我们里面，并从我们里面活出祂自己。因此作为祂真实的身体，我们实在能彰显祂自己。这个彰显不是一点性格，而是基督真正的生命。不只如此，今天教会还是一个人，有基督作她的人位。弟兄们，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我们必须说，‘主！让这个实现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满意于只有道理的知道，说教会是新人，有基督作人位。我们不喜欢只有这个道理。主，使这个实现在我们中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整个人生中，帮助我们接受你作我们的人位！’若是这样，教会就真正要成为一了。这就要说服那些反对的人、持异议者，也要征服仇敌，使他们闭口无言。

新妇

不只如此，教会还是一个新妇。按照圣经夏娃所预表的，新妇乃是新郎的一部分，正像夏娃是从亚当出来的一根骨头。夏娃是出自亚当的，神将亚当的一根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这女人又回到亚当这里。夏娃是出自亚当，到末了又归给亚当，二人成为一体。

教会原是从基督出来的，末了教会又归回到基督那里，与基督合一。在这里需要什么？那就是爱。没有一个真正的婚姻生活是没有爱的，真正的婚姻生活全赖于爱。你若不爱你的妻子，或者你的妻子若不爱你，你们两人实在难以同处。照样，基督与教会之间也没有别的，只有爱。

亚当爱夏娃，无疑的夏娃也爱亚当，因此他们成为一体，两个成为一个。今天我们不只有基督作生命，作人位，并且我们有一个与基督之间彼此的爱。祂会说，‘教会，你知道我爱你。’教会要说，‘主，你知道我们爱你。’你们晓得，若没有爱，作任何事都是难的。但是如果我爱你，不管为你作什么，都不觉得难，反倒觉得欢喜。今天无论教会为基督作什么，都不是一种勉强的事，而是一种快乐，是乐意的。哦，基督与教会之间有一种彼此的爱，婚姻的爱，夫妻的爱！

赞美主！今天在主与教会之间有一个真正的爱。当人来到教会中的时候，总得着一个印象，弟兄姊妹都爱主。无论主有什么需要，他们是那么甘心乐意的去作，每一个人都乐意摆一点在主身上。这就是教会。

神的家

然后自然而然的，这教会也就是神的家，我们都是亲人。就一面的意义来看，今天的世人不是孤儿，就是退休的人，或是飘荡的人，他们是无家可归的。我发现作为一个退休的人，各方面真不容易；但是我也发现，在教会中一些退休的年长弟兄姊妹，你们在教会中并没有退休，你们有教会生活。我常常想，你们这些退休的人如果没有教会生活，那真是一种痛苦。但是赞美主，你们有教会生活！你们比别人更忙。你们在教会生活里忙，忙得真是快乐。

同样，你们许多年轻人虽然有双亲，有肉身弟兄姊妹，但是我信你们肉身的家不一定有在教会里那么好。在教会就是在家。真正的家乃是教会，教会是神的家。所以我们有正当的家庭，教会就是神的家庭，而我们是这家里的亲人。

神的国

还有一件事，就是国度。你们要知道，我们在教会里就是在国度里。我们都是自然的在一种管理之下，在一种权柄、治理之下。我们在这里并不是无法无天的，我们在这里正在一些甜美而自然的管理之下。我们有一种甜美的感觉。我必须见证说，在这里没有一位弟兄或姊妹是不守规矩的。我也注意到，这些长老从来不用控制或管治等手法。在教会中，所有的圣徒都是甘心而自发的在一种治理之下。这是什么？这就是神的国。假定全美国都像这样，我信仇敌真被征服了，那就是新耶路撒冷来到了。但是无论怎样，今天我们就是新耶路撒冷的一小影、雏形。我们没有警察，没有法院，我们只有赐生命的灵。阿利路亚！

弟兄们，请告诉我，当你稍微欺骗人一点的时候，你觉得好过么？你为什么不敢欺骗我，不占我的便宜？因为在你们里面有一点东西，有一个内在的管理。今天主耶稣在教会里是真正的王，是在宝座上；祂在我们里面，也在我们中间。这是国度。

神的居所

无疑的，你们都知道这里是神的居所。当我们转到我们的灵，这居所就了了。当我们转到我们的灵，神在我们的灵里立刻有一个居所，使祂得安息。

神的军队

这样一个教会，就是一个作身体，作新人，作新妇，作神的家，作神的国，也作神的居所的教会，乃是一个争战的军队。神的仇敌害怕这一个。仇敌不害怕千万个人的基督徒，但是我们若能合起来，成为这样一个身体，撒但就战抖了。

借此基督得到彰显，借此父神能得安息，借此仇敌要被击败。并且我告诉你们，借此那个日子要被带进来。祂就要回来。但愿我们都看见这个。这不仅是个人圣洁的问题，也不仅

是个人属灵的问题。这全数是我们众人被建造成身体、新人、新妇、神的家、国度、并神的居所；然后我们自然就成了军队，为主争战。仇敌将要失败，他要逃跑，主耶稣就要回来！

第九篇 历代教会发生混乱的原因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五至二十八节，二十三章八至十二节，罗马书十四章一至三节，五至六节，十七节，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四章三节，十四节，二十四节。

神的目标是教会

我们看过教会的七个所是：身体、新人、新妇、家、国度、居所、以及军队。所有这七个项目都是团体性的。在这末后的日子，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都需要看见主要是要恢复这个团体的东西。这不是一件小事。

在已过这许多世纪以来，教会所以发生那许多的问题，那许多的混乱，那许多的分裂，都是由于人缺少对这团体的东西的看见。在这许多世纪以来，人所看见的东西就是一片神的救恩，有些人看见了圣经的亮光，有些人看见了属灵的经历。有些人看见我们必须遵守神的圣言，要遵守圣经；有些人看见我们必须丢弃世界，不要属世界。甚至还有人看见我们必须劳苦去救灵魂，要为福音发热心，要去到差会的工场有所作为，去拯救堕落的人群。不错，这些都是好的，但是我们必须看见，这些没有一个是神的目标。神的目标不是救恩，神的目标不是成圣，神的目标不是属灵，神的目标不是要得着一班遵守圣经的人，神的目标不是仅仅把我们从世界中拯救出来，不爱世界；神的目标不是要我们因爱祂而努力工作，热切工作；神的目标也不是要我们传福音，把福音送到地极。这些都只不过是凭藉，都只不过是我们用以达到神目标的方法。

神的目标只有一个，是独一的，是终极的，这一个目标就是教会。神的目标是在今天有一个教会，是在这地上有一个教会。但是这一个目标已经完全被丢失了。在已过这许多世纪以来，那么多的圣徒，他们有了亮光，有了别的东西，但是他们失去了目的，丢失了目标，就是神永远旨意的目标，神圣经营的目的。

不清楚神的目标必使教会受损害

我们也已看过，仇敌用来破坏教会的头一样东西是犹太宗教，第二样东西是希腊哲学，第三样东西是人意的组织。犹太宗教、希腊哲学、以及人意的组织，这三项是破坏教会的基本因素。你们必须了解，教会历代所有的混乱、分裂、败坏、分散，都是出自这三种因素。

由于这三样东西进到教会里面，以致有些清心爱主的人有负担起来护卫，来为教会有所争辩，有所发言，有所作为，要保守教会脱离这些东西。但是非常可惜的是，这些早期的卫道者并不太清楚神的目标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身体，因此他们在为教会辩护的同时，却犯了一些大错。他们保护教会的用心是好的，但是就当他们这样作的时候，却使教会受到更多、更大的损害。

以格那提的错误

为着证明这个，我举一个实例。在第二世纪早期，主后一百多年，有一位强有力的教会卫道者，名叫以格那提（Ignatius）。我信他见过使徒约翰，并从约翰得过帮助。他是当时教会一位伟大的卫道者，但就是他发明了‘主教’这个东西。换言之，他发明了主教制度。按照行传二十章，当保罗打发人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请来的时候，在那段圣经里，保罗称长老为监督，由此可见长老与监督是同义辞，是指同一班人。换言之，监督即长老，长老即监督。监督的意思是监管、看管。这就是说，长老的任务是照管整个教会，监督全教会。这是长老的责任。而长老的意思是指这班人比较老练，比别人年长一些。所以长老就是监督。长老说出他们的经验、年龄等等，而监督表明他们的职责。他们是同一班人。

但是以格那提在护卫教会的同时，告诉人说，监督比长老要高。结果造出一种领会，长老是为地方教会，而监督是为一个地区的众教会。这一来就有了教阶组织，有了一个阶级是高过长老的。从这一个转变，过了不久就有了大主教。长老是地方的，监督或主教是州、省的，大主教或者总主教是国家的，然后有管理好几个国家的红衣主教。最后从许多红衣主教中，又有教皇管理全世界。这就是天主教的组织：最高峰有教皇代表基督，他是彼得的继承人；在他以下有红衣主教，在红衣主教之下有大主教，在大主教之下有主教，在主教之下有长老。这也就是天主教世界的教阶。

这事是开始于第二世纪初期，而这事乃是一位见过约翰，好心好意护卫教会的人所发明的。为什么以格那提会铸成这样大的一个错误？就因为他不像我们今天这样清楚，（我们夸口说，）认识身体，认识教会是一个新人。我告诉你们，以格那提在基督教历史上是出名的，但是他不如今天我们中间一位普通弟兄那么清楚。我认真的说，如果以格那提能像我们这么清楚，他就不至于犯那么大的错误了。

从诺斯提派哲学引起真理的争辩

同样原则，当诺斯提派哲学被带进教会的时候，也有一些教师们起来为真理争辩。这种辩论就激起关于基督身位不同的说法，所以也就产生历史上所谓的‘基督论’

（Christology）。那就是讨论基督是谁的学问，研究基督的身位。为着这种争辩，当时的基督教曾召集过几次大公会议，最后一次是在奈西亚召开的，在主后四百多年的时候。在那一次大公会议中，他们制定了公信经。这信条至今仍被更正教与天主教所持守。他们称之为，奈西亚大公会议所制定的健全、基要的信经。

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不论这个信条是多健全、多基要，并且从主后四百多年到现在，已经一千五百多年了，天主教遵奉，更正教也遵守；但也只是白纸上的黑字而已。这个信条主要强调神是三而一的，承认神格中有三个身位：圣父、圣子、圣灵。结果这使人有一种领会，以为神是三位。他们虽不是这样说法，却使人有这种领会。他们没有看见，神的三一性不是一种道理，乃是为将祂自己作到我们里面。

比方这里有一个大橘子，这个橘子怎样才能进到你里面，成为你的成分，甚至成为你身体组织的一部分？没有别的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橘子切成块，切成片，然后把它吃进去。也许有人太软弱，这样一块一块的吃，还觉得不方便，那就只好把它挤成汁。这里有三件东西：橘子，橘块，还有橘汁。你想看这是三件呢，还是什么？这是橘子的三而一。我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这就是橘子的三而一。先有橘子，然后有橘块，再有橘汁。当

橘子从橘块处理到橘汁，那就非常便于让软弱的人、病人来饮用了。这样就很容易进入到人里面，成为人的成分。今天我们的神是一位三而一的神，换言之，今天我们的神是已经经过了处理，祂经过神子，现在是神灵，而这灵今天正像橘汁一样，是人人所能饮用的。圣经有没有说，‘我们都同饮于一位神’？没有。有没有说，‘我们都同饮于一位子’？也没有。乃是说，‘饮于一位圣灵。’（林前十二 13。）你不能饮神，你必须饮圣灵；正如你不能饮橘子，却能很容易来饮橘汁一样。阿利路亚！今天我们的神乃是汁态的神，祂已经过了处理。

你要看见，这事一直到主复活之后才完全显明。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在主复活之后，祂回头来嘱咐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将他们浸入父、子、圣灵的名下。’（另译。）神的三而一，在主复活以前从未被启示得那么清楚，因为到主复活之后，神才是完全经过了处理。现在橘子已经完全变成了橘汁，所以你能来饮用了。你们知道，圣经里最后的一个呼召，乃是圣灵和新妇说来，来作什么？来喝生命水。什么是生命水？那就是经过了处理的神，就是圣灵，就是赐生命的灵。

这不是一个道理。原谅我说，奈西亚大公会议所制定的信经，乃是白纸黑字道理的教训。甚至到今天，还有一些宗派要背诵这信经，正像他们背诵主祷文一样。他们背说，‘我们相信这个，我们相信那个，神是三而一的，父、子、圣灵等等。’但那只是一个道理，其中并没有生命。我题这件事的意思乃是为着证明，由于护卫真理，产生了不同的意见，这些不同的意见就造出大的分派，使教会受到莫大的损害。

奈斯透留派兴起后教会的分裂

在主后四百多年，又有一班人起来，称作奈斯透留派。他们对于基督的身位也有一些古怪的想法，认为基督原先并不是神，乃是一位最高的人物，祂是那么完全，那么奇妙。最后因为祂太好了，所以就成了神。祂原不是神，但是由于祂作人太完全了，后来成了神。那时所谓的公教会定罪了他们，将他们赶出去，他们就到了波斯。所以波斯的基督教是奈斯透留派。这就是主后一千二百多年时传到中国去的基督教（即景教）。在唐朝的古京城里曾建造了几百座教堂建筑。等到中国接受了由印度传去的佛教，这些建筑全部被毁了。

由于这为真理而有的争辩护卫，不同的见地就被带进了基督徒中间，造成了大的分裂。最后大体说来，有西方的基督教，以后演变为罗马天主教；又有东方的基督教，就是所谓的希腊正教。除开这两派，还有奈斯透留派南下到波斯。这是所谓基督教的三个大派别，这些到第四、五世纪的时候就形成了。

清教徒构不上神的目标

除了这三大派以外，到了第二世纪初叶，小的自由团体也已存在了，当然人数很少。由于这些自由团体，‘天主公教会’这个名称就开始被采用了。因为那时教会中有一些大的护教者，看见许多自由团体脱离一般的教会，他们就称这一般的教会为公教会。公教会的意思不只指普遍的，也指普一的。

这些小团体是如何形成的呢？主要是因那时有人看见一般的教会多少有点属世了，他们就说，教会不该这样属世，我们必须与世界分别。最初他们还留在一般教会中，到末了他们发觉这样并没有益处，便放弃了一般教会，离开了一般教会，自己起来聚集，也许二十人，也许五十人。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

也有人认识了基督的话说，我们都是弟兄，不该有任何阶级地位；可是那时的一般教会已经有了主教，还有比主教更高的教阶。他们认为也传说，这些情形是错误的。最初他们还留在一般教会里，到最后也自己另外起来聚会，因此又有一种自由团体形成了。就这样，自由团体一个一个的形成了。

写教会历史的人大多不注意这些小团体，他们只顾那些一般的教会；但有一些细心写历史的人把这些事也记在他们的著作里。这些自由团体多少有一点像十七世纪的清教徒（Puritans）。我必须对你们说，在每一个世纪都有一些清教徒。

但是原谅我说，所有的清教徒都没有看见神那个团体的目标，这就是难处的所在。历史告诉我们说，改教是从路德开始的；但是许多研究教会的人都知道，改教真正的开始并不始于路德。甚至在他百年以前，改教就已开始了。但是按照可靠的记载，甚至在第二世纪开头，所谓的改教已经开始了。主的恢复早在第二世纪初期就已开始了。换言之，正当教会的堕落一进来，主的恢复就立即开始了。当然直到路德马丁被兴起来的时候，改教的事，或说主的恢复，就转入一个较大的形态。这就是为什么一般教会历史注意到路德，而不大注意那许多小团体的原因。但是所有那些小团体，甚至是在路德以前的，也都是主恢复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都必须了解，许多世纪以来，历代都有清教徒。在第二世纪有清教徒，在第四世纪也有清教徒；在每一世纪，都有一些清教徒。什么是清教徒？就是那些爱主，不愿与属世的基督教同流，不愿与人的作为、人的观念合污的人；他们要尽所能的遵守主的话，他们要有清洁的良心，他们在敬拜神的事上不愿受任何人指使、勉强。这些人是清教徒。但是我必须再强调，他们并不清楚神团体的目标。这就是为何直到今天主的再来仍被耽延，因为不管在这地上有多少清教徒，或要有多少清教徒，只要没有正当的教会生活，主就还未达到祂的目标。

你信主的恢复今天还是在清教徒身上么？让我来问，你们是不是清教徒？‘不是。’那么你们是什么？‘是基督徒。’‘弟兄’、‘圣徒’、‘基督徒’你看，这些还都是清教徒的名称。但你必须对人，对仇敌，对天使，对地，甚至对神自己说，我们是教会人。我们不仅是清教徒。我们不再仅仅作弟兄，不再仅仅作圣徒。这些都是对的，但我们需要再多一点。阿利路亚，我们是教会人。你是作什么的？我们是在教会中！教会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就是教会！

我怕直到今晚，如果有人问你们是谁，你会回答说，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只是弟兄，是基督徒，是信主的人，是‘宗派间’，或‘无宗派’，或‘超宗派’的。我就不知道你们要怎么回答法，但我盼望在今晚以后，你们能清楚这事。弟兄们，我们是教会人，我们是在主目标恢复里的人。我们不是恢复救恩，不是恢复成圣，不是恢复因信称义，也不是恢复什么别的，我们是恢复教会，而教会就包括了以上的一切。

路德改教所铸成的错误

当主兴起这恢复的洪流时，不错，它是开始于因信称义。路德是改教中的第一人，他是为着因信称义。我们知道，为这个路德将命都摆上了。他不顾自己的性命，他只顾这一件事，就是照着圣经而有的因信称义。路德的确是真理的一个伟大的卫道者。但是我也要指给你们看同样的原则，他并不是为教会作卫道者。他是为救恩，为因信称义的卫道者。

路德犯了一个大错误：一面他护卫真理，另一面他与德国政府发生了关系。那就是所谓国立教会的起源。由于路德的大错，国家教会进来了。不要以为我是在批评路德，要知道我们都是人。我们这些人一面可以相当给主用，另一面又是那么可怜。我告诉你们，在因信称义的事上，路德是强的，是厉害的，连舍命都在所不惜。但是当摸到教会的问题上，他变得极其软弱，他害怕。在开头的时候为因信称义，他不怕教皇，他不怕地上的权势。他站在那里面对最大的权势，他是那么勇敢。但在那以后，他遇到教会的问题，他变得极其胆怯，他不够刚强。这不是我的批评。你们如果去读正确的历史，有些历史家就清楚的说过这话。就是由于他的懦弱，他求取从德国政府得好处。

最初起来的国立教会是德国。然后丹麦跟上了，再就是挪威、瑞典、比利时。英国跟得最厉害；圣公会就是英国的国立教会。所以有时圣公会被称为安立甘会，意思就是英国教会。你们是否知道，直到今天，英国伊丽莎白女皇还是英国教会的元首，丹麦的皇帝还是丹麦路德宗国立教会的元首，今天瑞典的国王也是瑞典教会的元首。这个局面是从那里来的？从路德的错误来的。连路德自己也承认这个软弱。他该为这件事有所作为，但是他没有作。他是为救恩真理的一位伟大卫道者，但他也是一个大错误的铸造者。

惟有清楚神的目标始能免去错误

现在让我对你们说一点关于倪柝声弟兄的事。无疑，他是教会元首赐给祂身体一个最大的恩赐。我能从我清洁的良心里来为他作见证。我能说他也是教会的一个大护卫者。感谢神，按我所知道的，他没有犯错误。为什么？因为他太清楚神那个团体的目标了。

我的意思是，只要你有了教会的异象，你便清楚神团体的目标，你也有了保障。教会、身体、新人，神永远计划中这团体的目标，就是你的保障。我不管你多认识圣经，只要你不认识教会，你就必定会犯严重的错误。也许你对圣经认识不多，但你对教会却非常清楚，你就有了保障。没有什么能充分使你得到保障，像你对教会的认识有所看见那样。

青年弟兄姊妹们，我再说，今天主的恢复不是仅仅为着救恩，也不是仅仅为着因信称义，或因信成圣，或基督作生命；主的恢复最终乃是为教会生活。所有前面那些项目都是为这一个，也必须为这一个。救恩的恢复，成圣的恢复，内里生命的恢复，其余一切的恢复，甚至连圣经知识的恢复，都该为教会生活。

奥秘派的缺欠

我要再讲一点历史，在路德强调因信称义改教之后，不久他们变得非常空洞、发死、教条化、道理化。结果产生一个反应，而这个反应竟然是在天主教之内。那就是所谓奥秘派的

兴起。奥秘派的兴起乃是对发死、空洞的更正教的一个反应。那时主兴起了一班人，比如芬乃伦神父、盖恩夫人、劳伦斯弟兄、托瑞和别的人。他们不在意外面的实行，也不顾外面的教训，他们只顾里面的实际，内在的生命。他们真是轻看更正教，因为在更正教里什么也没有，只是抓牢道理、教训。但是连这些注意内里的生命，所谓奥秘派的人，在某些方面也犯了相当严重的错误。为什么？又是因为没有看见身体，没有看见教会；他们缺了身体的保障，他们没有身体的平衡。

不能用组织的手解决教会难处

弟兄姊妹，你们必须有一个深的印象，就是你整个基督徒生活的保障与平衡就是教会。如果你看见了什么是教会，你就永远不会被任何事物分开。当然，你也永远不会在长老以上设立主教。为何人会设立主教在长老之上？就是因为没有看见教会乃是一个活的身体，是一个生机。你绝不能用人的组织来支配教会。

今晚在座有好几位医生，我要麻烦你们上来帮忙表演。假定这里有一位青年人，他的耳朵、鼻子有毛病，请告诉我，是不是单单用组织的办法就能帮助、调整他？‘哦，弟兄，你这两只耳朵太小了，我要为你装上两只大一点的。’你不能这样作，这是不可能的。在人群的组织里，你若不喜欢洛杉矶市市长，你可以说，让我们投票弹劾他，免他的职，换一个市长。但是假定所有的四肢都说，我们不喜欢这个头，让我们投票免它的职，另换一个头；你不能这样作法，因为身体是一个生机，你若用对待组织的办法来对待它，就要把它杀了。

为什么今天在所谓的基督教里有那么多组织的事？因为人没有看见什么是教会。教会乃是一个生机。教会不只是一个身体，教会也是一个新人。我们都必须将我们的手收回，我们不能摸。你知道当我们家中有人生病了，如果一时找不到医生，我们不敢在病人身上随意作什么。我们把手缩回来，把这病让给身体里面的生命，这生命会照顾它。医生能告诉我们，在早期没有太多的药，但是人身体里面的生命，几乎照应了一切问题。这就是身体。

假定在洛杉矶这里，教会有了问题。我告诉你，如果没有属灵的医生照顾，最好不要伸出你的手来摸她。你不如让这个身体里面的生命作它所该作的事。你若去作，那就是组织，结果是越帮越忙，反倒害事。我们在洛杉矶市的弟兄们在一起至少有十年了，我们学了不少事情。许多时候当我们有了难题，我们只有停下来，收回一下。不是收回那个局面，而是收回我们这个人，缩回我们的作为。我告诉你们在教会中带头的人，如果在教会中有了一个问题，而你肯收回自己，那就是一个最大的得胜。在教会中前面弟兄们所遇到最大的试探，就是在有问题，有难处来的时候——如果他们说，‘我们要来办，我们必须有所举动。’要当心，他们所作的就是一种组织，是会损害身体的。要缩回你的手，让身体的生命自己来照料。如果你能这样，那就表示说，你知道教会不是一个组织，教会是一个身体。

如果这位弟兄脸上割破了一点，一面说他应该照顾这伤，不过他必须照顾得得当。如果他照顾得不得法，那宁可什么也不作。他若缩回他的手，不理这伤，几天以后这伤也就好了。是谁治好它的？是被身体里面的生命本身治好的。

我们都需要看见什么是教会。为什么道理会叫人分？为什么不同的意见会带来难处？为什么组织进来会破坏教会？都是因为他们没有清楚看见教会。他们如果看见了神这团体的目

标，他们就只会作一些有益于身体的事，而不会损伤教会。就是由于他们缺少对教会正当的认识，一面他们固然对教会帮助了一些，另一面却又损伤了教会。

今天在主的恢复里，你们年轻人必须清楚看见身体，因此无论你们作什么，只有益处，永不会是亏损、破坏。你们有了保障，你们得了平衡，这个保障与平衡就是教会的异象。只要你站在教会这边，你就安全。不管你多对，只要你离开教会，你是危险的，你是在冒险，并且你会叫教会受亏损。

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看见，意见、道理、教训、组织、阶级，所有这些事都破坏教会生活。今天在主的恢复里，祂主要的点乃是要我们看见，祂旨意最终的目标乃是教会生活。

第十篇 在主恢复中该有的情形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加拉太书一章十三至十六节，腓立比书三章五至八节，歌罗西书一章十八至十九节，二章二至三节，六至十节，三章十至十一节。

在教会中不该有阶级地位

在马太二十章二十五至二十八节，和二十三章八至十一节，主耶稣清楚的告诉我们，在教会中不可有任何操权管治人的事。虽然在教会中有长老们作领头的人，但我们必须了解，这绝不是照世界的作法。从表面看，他们好像是领率神的儿女，实际上他们不过是作群羊的榜样，领先走在主的道路上。这在彼前五章、提前三章讲得很清楚。其次，他们监督教会并不是施行任何种的管理。监督这字希腊文是 *episcopus*，*epi* 的意思是‘在上’，*scopus* 的字根是 *scope*，意思是眼界。因此，*episcopus* 的意思就是‘在上面看’。你居高来看，从上头来看整个局面，这就是监督的意思。若是有些信徒走岔了路，或带进一些罪恶的事，以致叫主的名受到羞辱，长老们必须出来有所作为，好保守教会一直在主的路上。

在教会中不该有阶级，不该有地位。阶级就是臭味。（在英文，*rank* 一辞同时含有‘阶级’与‘恶臭’两个意义。）你是否还想在教会里得什么地位？这就是你把自己污秽了，叫自己发臭。你若想要为大，你就要作仆人。不只是仆人，而且要作奴仆。我们甘愿作弟兄姊妹的奴仆么？我们就是奴仆，服事他们，将基督供应他们。有时我们就是侍者，侍立在神儿女的饭桌前。有时当我们侍立，我们也与他们同食。无论怎样，这两段圣经是反对任何种圣品阶级十分重要的经文。根据这两段话，任何圣品阶级都没有立场，都无地可容。主说，‘你们都是弟兄。’

要弃绝宗教与哲学

永远不要忘记保罗的话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一个新造。’（加六 15，另译。）受割礼的意思是宗教的，不受割礼的意思是不宗教的。割礼是指一些宗教规条，不受割礼是指没有任何宗教规条。而这里的新造就是基督与教会，或教会与基督。

我们也该记住以弗所书里的一些经节。为教会这新造、新人，基督废掉了一切规条，其中包括割礼、守安息日、有关吃的规条。这所有的规条都在十字架上被基督废掉了。然后我们也必须记住：‘不再有教训之风。’不再有教训，不要管道理。那么我们当作什么呢？要‘竭力保守那灵的合一’。不要顾到道理，要顾到灵的合一。还要一直穿上新人。

宗教总是逼迫教会的。只要你持守一些宗教的事，你就必定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你的宗教对教会说就是一种逼迫。也许韦氏英文大辞典告诉你，‘宗教’是一个正面的字；但是我告诉你们，对我们教会人说来，这是一个最反面的字。对教会来说，宗教是一个真正的破坏。加拉太一章十三节清楚的说，如果你是在教会里，你就是在宗教之外。如果你是在宗教里，就教会而论，你就完了。教会乃是一个生机，是身体，是新人，是家，是神的国，是争战的

军队。教会并不是任何种宗教。即或是最合圣经的宗教，也不是教会。不管怎样，要一直记住，宗教是最坏的东西。宗教逼迫教会，并且宗教与基督相对。

接下去在腓立比三章又有一些宗教的东西。在这章的五、六两节里，讲到宗教的几个基本因素。保罗说，这些因素从前对他说是有益的，但现今他都算为有损的；不只算为有损的，并且还算为粪土。不单属世的事物、肉体的事物，连宗教的事物，他因基督的缘故也算作粪土。他说，我算一切为有损的，好得着基督。任何不是基督的事物，任何代替基督的事物，不管那是好的、坏的，我们都必须算它为粪土，把它丢弃。

然后在歌罗西一章告诉我们，基督是身体的头。作为身体的头，祂必须居首，在首位。在教会里，祂必须在凡事上居首位。二章说，祂是神的奥秘。无论神之所是是什么，无论神计划要作什么，无论神完成了什么，全数具体在基督里。因此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祂里面。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也都在祂里面藏着。基督是如此奇妙的一位，我们不能完全领会，但是我们能领受。阿利路亚！

在这章里，诺斯提派的思想的确被题起过，那就是所说的‘世上的小学’。所有的解经家都公认，这章圣经所题起的哲学（中文翻作‘理学’），以及世上的小学，乃是指渗进某种基督教教训的希腊哲学说的，那就是诺斯提派思想。任何种世界的知识、世界的教训、世界的思想，我们都不该接受。我们不该遵照任何世界哲学、世界教训、属人的思想来行事为人。我们必须只遵基督而行，我们必须只在祂里面行事为人。

接下去，我们必须实际的穿上教会生活，就是穿上新人。在新人里没有希利尼人、犹太人，没有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没有西古提人（受文化的）、化外人（未开化的），没有为奴的、自主的。在新人里，基督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内。这就是教会生活。

三件重要的事

根据以上的经节，我要重复点出几件非常重要的事。

第一，没有宗教。原谅我一再重复这件事。什么是宗教？宗教就是没有基督的事奉敬拜。你事奉敬拜神，为神有所作为，却没有基督，没有圣灵，那就是宗教。也许是很好的事，也许是十分合乎圣经的事，但是没有圣灵，没有赐生命之灵，那就是宗教。

第二，没有哲学。哲学在事实上就是人的意见、人的思想、人的观念。这些思想、观念、意见，总是显在不同的道理上。道理其实就是这些意见的外套。人说，这是从圣经来的道理。不错，但其实不过是你思想、意见、观念的一种表达罢了。你也许说，在我们中间没有希腊哲学，但是却有你在圣经教训外衣下的自造哲学。所以要小心，不要用你的心思，要除掉所有的观念。你要怕你的观念、想法、领悟，像怕毒蛇一样。在教会中最可怕的人就是满有思想的人。在教会中最有福的就是单纯的人。因为我们天然的心思已经被败坏了，它成了知识树生长的地方。今天知识树真的是长在我们的头脑里，产生各种样的果子，就是各种样的知识、观念、领悟、意见、思想。以弗所四章十四节说，‘被一切教训之风摇动，飘来飘去，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以至于落于有系统的错谬中。’（新译。）

所以连圣经的教训都会被撒但利用，作成圈套，把人陷入有系统的错谬中。所以我们要当心所有的观念和想法。

第三，不再有阶级、地位。你若是长老，不要因听见人称你为长老而觉得甜美快乐。若人称你长老，你该觉得恶臭。我们必须憎恨任何种地位，任何在圣徒中的阶级。那对基督是一种侮慢。只有祂当受尊崇，只有祂是可敬的。（英文称牧师为‘可敬的’。）

请注意，教会中若是没有宗教，没有哲学、道理、教训，也没有任何地位、阶级、头衔、教阶、圣品等等的东西，那么教会就太好了。要知道所有的问题、混乱、分裂，都是出自这些东西。

主历代得不着器皿来成全祂的旨意

但是从历史我们能看见，有些事偷偷进到教会里来了，就是这些事带来教会的难处。另一面又有所谓护教的事，有人起来反对这些事。但是所有护教者对教会几乎都缺少一个完整清楚的异象，所以都犯了一些错误。在这一段时间内，有一些所谓的清教徒被兴起来了。他们爱主，爱圣经，起来要保护一些事，但是他们也犯了一些错误。有的是正面的，有的是反面的。

到第二世纪，在所谓的公教会中变得十分世俗化，有不少世界的东西被带进来。有些清教徒不赞同这些事，就起来反对这些事，打这个仗。但是他们并不是为身体，为教会，他们只为不世俗。你能分辨其中的讲究么？他们并不顾身体，并不顾神的目标，他们只顾不属世。

另一个例子。由于教阶以及人的想法和组织，使得教会非常属人，而不在灵里。换言之，有人的掌权，有人的管理，有人的组织，却没有圣灵的地位。因此也有一班清心的人被兴起来，非常积极的反对这个。他们告诉人说，教会必须在圣灵的主权之下。但是他们也不顾身体，他们只顾要属灵。第一班人只顾不属世，第二班人只顾要属灵。结果这些自由团体离开了、放弃了老的公教会，开始自己聚会。他们是不同的团体，强调不同的点，而彼此又是闭关的，你不接纳我，我不接纳你。从许多世纪以来，事情一直是这样演变下来。

因着这种局面，主只得什么也不作。所谓的公教会落下去了，而那些爱主、爱真理、甚至爱教会的人，他们对教会又没有适当、足够、清楚、完全的异象。他们起来为某些事来护卫，同时又犯了错误。这就把主耶稣逼到墙角，走投无路。祂找不到任何的器皿作事，来成全祂的旨意。这就是为何教会历史全是一部悲惨的历史，没有令人快乐的地方。

我们今日该有的情形

因此弟兄们，我们必须清楚，我们在这里不是为着不属世，不是为着要属灵，不是为着一种差会的工作，不是为着某种恩赐，不是为着研读圣经，我们在这里乃是为着主的恢复。恢复什么？恢复教会生活。因着神的怜悯，我们也有所护卫，但我们切不可因有所护卫而犯错。那能保守我们不犯错的路，乃在于顾到教会。要避免犯错，我们需要看见教会。

比方有些年轻人真是得救了，他们便是教会的肢体。但是他们不过是仅仅得救，还没有多少变化。也许他们原先是嬉皮，现在打扮、生活还带着老样子。如果这时候教会说，我们不接纳嬉皮型的人，那你就只好放弃这样的人了。你保护教会，叫嬉皮型的人不进到教会里来，好像是好事，但是你必须了解，你这样一作就犯了大错。你这样一作，证明你从未看见什么是教会。那不是说，教会可以一直那么松散、属世，这不是我的意思。但也不是说，教会要有规条。两个都错了。那么你要说，我们怎么办呢？就个人说，你必须回到灵里，你必须彻底对付你的灵，你的灵必须是那么强，那么丰富。到末了你既不松散，也不规条；既不放松，也不向人有要求。在你里面一直有一种实际、生命，是活的、有感力的、启示人的、开启人的、征服人的、得胜的。好像教会的门是全开的，无论是前门、后门、边门，都是敞开的；可是许多消极的东西和人物又不敢进来，就是进来了，结果不是被征服了，就是被吓跑了。

我不愿告诉你们那些老旧历史上的事。我所想要作的事，就是从历史中选取一些功课来给我们学习，好叫我们不蹈他们的覆辙。我们永远不愿重演他们可悲的历史。我们不顾宗教，也不理哲学、道理、教训、想法、意见、观念。我们不管人为的权柄、组织、阶级、地位、教阶、圣品，也不赞同任何属世的事，出于人天然的事，属肉体的事。但是我们又不愿用我们的手来规律人、要求人。我们只回到灵里被焚烧，被七倍的灵加强，然后我们带着活而焚烧、有冲击力、大能、有分量的灵，将基督的丰富服事给人。无须我们来守护教会，无须我们去看住许多消极的事。我们相信作赐生命之灵的基督的大能、实际、分量、冲击力，是与教会同在的。人要进来就让他们进来，越多越好。他们若不是被抓住，就是被吓跑了。赞美主，这就是教会生活。

第十一篇 主在历史中几次重大的恢复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罗马书十六章十七至十八节，加拉太书一章六至七节，二章三至五节，五章十节下至十二节，腓立比书一章十五至十八节，歌罗西书二章八节。

清教徒的反应不在完成神旨意的路上

今晚我们要继续来看主恢复历史里的事。我们已经看过，在教会成立后不久，那狡猾者就带进了一些东西：第一是宗教，标准宗教，合乎圣经的宗教；第二是哲学，人的思想，人的观念；第三是组织，以及各种人的欲望，人的作为。我们要害怕宗教，哲学和组织，像怕毒蛇猛兽一样，因为它们毁坏教会，至今仍在毁坏。当然，随同这些东西进来的还有各种败坏的东西，属世的、属肉体的。只要有宗教，有哲学，有人的组织，也就必定有各种样败坏的东西随着进来。

然后在所谓的基督教里，当然有真正爱主的基督徒，这就是历史上所称为清教徒的人。从第一世纪开始，一直到今天，都有清教徒，清教徒总是对当时败坏局面的一种反应。就一面的意义说，所有这一切的反应都是好的。但是由于这些清教徒不是那么清楚教会和神永远的目标，因此在他们有所反应的同时，也就犯了严重的错误；而其中最大的错误就是一直分而又分。无论何时清教徒有一个反应，同时也是一个分裂，几乎没有一个例外。你也可以说，每一个反应都变成一个分裂，没有例外。反应又反应，就是分裂又分裂。到末了，神目标的整个东西几乎都了了，没有留下什么。

我们都必须了解，这是主还不能回来的主因。为着祂的回来，祂需要一些踏脚石，使祂可以踏上，但是祂得不到。有亿万真正信主的人，但是缺了正当的教会生活。自从第二世纪初，这些事就开始了，但是没有一个是完成神旨意的路上。

路德的错误产生了国立教会

直等到路德马丁起来改教，神的恢复可说是正式开始了。主使用路德，这是无疑的。他在因信称义的事上非常强。他实在是付出了舍命的代价，为着因信称义他什么也不怕。但是一来到关于教会的事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变得十分胆怯。我读到一点记载说，那时路德明知他与德国政府联合是错，但是他还是联了。由于那一个错误，所谓的国立教会产生了，这不是一件小事。你们必须知道，除了罗马天主教、希腊正教之外，最大的宗派是国立教会；而所有的国立教会，差不多都是路德宗。只有一个不是，那就是安立甘会，就是英国圣公会。有最庞大的罗马公教，有第二大的希腊正教，然后是第三大的国立教会。就如德国国教、丹麦国教、挪威国教、瑞典国教、以及英格兰国教，这些统统是国家教会，都是由于路德所播下的种子而产生的。不要以为我是定罪他。我尊敬他为神一位最大的仆人。但我告诉你们，如果我们缺了对教会的认识，我们一定没有保障。即或我们愿意作最好的事，还会在作的当儿犯错。

不错，因信称义是完全得到了恢复。这一度被失去的因信称义，到了改教以后就永远不再丢失了。但是路德并没有把我们带回到最初教会生活该有的情形中。路德作了一件大事，他被主用来恢复因信称义；他也作了别的事，就是释放了被封闭的圣经，使圣经成为一本公开的书。路德作了这两件大事，但在教会的事上他没有作什么来帮助我们，反倒犯了非常大的错误。

注重内里生命的人没有实行的身体生活

不久之后，所谓的改革教会，尤其是那些比较大的改革教会，变得像门钉一样的死。尤其是国立教会，他们完全变成一种死的宗教。改教是在主后一千五百多年，过了不到一个半世纪，到了一千六百多年，主兴起了另一个反应，那就是注重内里生命的奥秘派。这个反应并不在所谓更正教的圈子内，而是在罗马天主教的圈子里。在那被改教所定罪的坏圈子里，神兴起了一班人，他们非常注意内里生命。你们知道那些人的名字，像盖恩夫人、芬乃伦神父等等。这些人开始对内里生命的事有所认识，他们开始认识什么是生命。这生命就是神自己在祂儿子身上，借着祂的灵被人得着。我再重复说，这乃是神对于死而空洞的改革教会的一个反应。无疑那时罗马公教是死的，希腊正教是死的，更正教也是死的，没有一派是活的。所以在第十七世纪，神在整个死的基督教里，兴起了一个内里生命的反应。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了解，虽然像芬乃伦、盖恩夫人这样的人，他们对于基督的身体也说得不少；我读到一些东西，像盖恩夫人甚至说，‘单凭你自己，你没法作成这事或那事，你必须在身体里。’他们的确写了一些关于身体原则的东西，但是并没有实行的教会生活。他们还是在罗马天主教的境域里。

清心的人形成许多私立教会

同时，许多清教徒团体也被兴起来了，所有这些清教徒团体都是一些对真理有所看见的首领所建立的。比方有人看见，正当的浸是把人放到水里。这是对圣经里某种道理、真理的一种看见。有人看见这个，甚至还为这个付上了代价。然后有一班清心爱主的人与他们站在一起，很自然的形成了一种所谓的教会。那就是浸信会的缘起。因此从这时起，有了第四种所谓的教会。第一种是罗马公教会，第二种是希腊正教会，第三种是国立教会，现在来了第四种私立教会。私立教会最先是浸信会，然后是长老会，然后是美以美会等等。从那时开始到现在，你就没法说出到底有多少私立教会。

我必须告诉你们，今天还有第五类所谓的教会，就是自由团体。这自由团体也包括了在美国所称之为‘圣经教会’的，这在十五年前在美国相当风行。‘信心圣经会’，‘加略圣经会’，‘圣洁圣经会’，‘社区圣经会’，各种各样的圣经教会。什么是圣经教会？圣经教会不属罗马公教会，也不属希腊正教会，也不属国立教会，也不属任何种大的私立宗派，他们是在他们所在的社区兴起来的聚会，教导人圣经。他们自称是圣经教会。

那是一个开始，接下去有许多所谓的自由团体。请注意，‘弟兄们’被用来当作一种教会生活的称谓，并不是开始于上一个世纪。从上一世纪开始，有所谓的‘普里茅斯弟兄们’。但是早在十七世纪，在欧洲中部，已经有几种弟兄会，比方有所谓的‘恩典弟兄们’。连门诺会的人也自称是一种弟兄会，他们是所谓的‘门诺弟兄们’。在早期，三百年以前，

所有的弟兄们情形都不错。他们是为某种真理站住的，他们忍受了逼迫，不只有从罗马公教来的逼迫，也有从国立教会来的逼迫。国立教会不容许他们照着清洁的良心来敬拜神，于是他们遭受到逼迫，他们被人驱逐，成了一班流亡的人。

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开头恢复教会生活

在主后一千七百多年，有一位青年人被主兴起来，他的名字是新生铎夫（N. L. Zinzendorf）。他是在古德国制度下的一个伯爵，在波希米亚有很广大的地业。他是一个爱主的人，主用他打开他的产业，接待了许多逃亡的清教徒。一些不同宗派的清教徒，不同派别的弟兄们，都避到他的地方去了。有的人有长老会的背景，有的人有浸信会的背景，也许有的是门诺会的背景。我信至少有七种到十种不同背景的人，都去到波希米亚，在新生铎夫那里受到庇护。因着这些清教徒各有不同的背景，他们为着所持守的道理就常常相争，难以和谐相处。主给新生铎夫智慧，有一天他召集了所有领头的人，把情形向他们说明，他们也都被说服了，愿意丢弃他们道理上的争执，并且签约要保守合一，忘却他们的背景。简单的说，他们开始在合一里相聚。不久之后，在一个擘饼纪念主的聚会中，他们得着了圣灵的浇灌，因此有了在教会历史上最大、最强的一次复兴。他们就成了到那时为止，在地上最兴旺的基督徒团体。

我不愿花你们太多时间，只要告诉你们一件事，连卫斯理约翰和他兄弟查理都是因他们得救的；那是当他们从欧洲到美国的旅途中。等到卫斯理约翰到美国以后，他曾去到波希米亚，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我读到卫斯理的书上说，如果不是为着在英国的负担，他甘愿一生留在那里。

如果你细细读教会历史，你能知道，在使徒时代以后，摩尔维亚弟兄们乃是实现正当教会生活的头一班基督徒团体，因此神的祝福就倾倒在他们身上。那是一七三〇到五〇年的事。但是我必须说，他们的情形还不太够，有许多事情他们还不太清楚，所以主还得再作事。

弟兄们进一步对教会有恢复

再过了不到一个世纪，从一八二五到一八二八年，所谓的弟兄运动完全形成了，那是在达秘（J. N. Darby）以及别的弟兄们的带领之下兴起的。他们开头的时候真是充满了亮光，满有能力，如燎原之火，蔓延非常快。潘汤（D. M. Panton）是三、四十年前的一位大教师，他曾说过，弟兄运动远大过、强过改教。惟一的不同是改教有一点与世界发生关系，而弟兄运动是真正属灵的。他们不愿有任何宣传鼓吹。你今天很难找到一张达秘的像片。他们反对照像，认为照像是世界。

可是这种黄金时代也只延续了大约二十年。到了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在他们中间发生了分裂。头一个分裂是达秘与牛顿（Benjamin Newton）之间的。他们两位在被提的事上有了极厉害的争执。达秘极力主张是灾前被提，而牛顿极力主张是灾后被提。就是由于这事，弟兄们分裂为二。

当然跟从达秘的人比较多，跟从牛顿的比较少。我读过牛顿写的一些书，他也是一个出色的教师，尤其在五经方面，对预言的认识是非常好的。因为他们在圣经知识上太好了，这就是他们分裂的原因。

不久之后又有了第二度分裂，这次分裂就是在所谓公开与闭关的弟兄们之间。那时在他们之间另外有一位首领，就是慕勒（George Muller），就是办孤儿院的那一位。他真正是一位神的仆人，在上一世纪被称之为‘信心之王’。他是在主里顶深的一位，但是在对圣经的领会上他与达秘有很大的出入。达秘与他的跟从者坚持不接纳任何仍未脱离宗派的基督徒。不管你是多好、多属灵，只要你还留在宗派里，你就被他们称作恶伙伴。（因为他们认为宗派是一种罪恶，一个人既是在宗派里，自然就是这罪恶里的一个伙伴。）但是慕勒说，不！这不公平。许多亲爱的圣徒虽然还牵连在宗派里，但是他们与主的关系还是非常好的，我们不能弃绝他们，我们必须接纳他们。这就是两位首领之间的不同，由于这个不同，他们又分开了。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弟兄们分为三班：牛顿派弟兄，闭关派弟兄，公开派弟兄。

我不愿花太多时间在这事上。我曾读过一篇有关他们分裂的统计。他们是一八二八年完全形成的，到了九十年之后，就是一九一九年，正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年，他们分裂为一百五十个团体。现在又过了五十四年，我信在所谓的弟兄会中已有一千多派。

他们所以有这许多分裂，是因为他们太注重道理。一有道理，就会有不同的观念。比方被提的道理，有灾前被提，灾后被提，又有灾中被提。四十年前倪柝声弟兄曾开了一张名单，他告诉我们：相信灾前被提的有达秘、开雷（William Kelly）、叨雷（R. A. Torrey）、慕迪（D. L. Moody）、布鲁克斯（Phillips Brooks）、格雷（James Gray）、加伯林（Arno C. Gaebelain）、赛斯（J. A. Seiss）、司可福（C. I. Scofield）。

相信灾后被提的有慕勒、戈登（A. J. Gordon）、宣信（A. B. Simpson 就是宣道会的创立人）、尔德门（W. J. Erdman）、摩赫（W. G. Moorehead）、富罗斯特（Henry Frost）、堪马伦（Robert Cameron）、莱特（James Wright）；当然还有牛顿，他是极力主张灾后被提的。

还有一派是得胜者被提，就是相信所谓的部分被提，或灾中被提的人。有戴德生（Hudson Taylor）、戚伯门（Robert Chapman）、郭维德（Robert Govett）、潘汤、彭伯（G. H. Pember）；此外还有利德（Paul Rader），他是去芝加哥慕迪礼拜堂继承叨雷的人。我告诉你们，这些在道理上的争论并没有益处，只引起种种分裂。

可是你们都必须了解，在今日所谓的基要派基督教中，他们的基要神学，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从弟兄们的教训来的。尤其在美国，所有基要派圣经学校都用司可福的教训。司可福是一位大学者，他是弟兄们的学生，他的圣经函授课程中几乎百分之九十五是采自弟兄们的教训。连美国最大的布道家慕迪也曾说过，人可以把他的书房的书全部烧去，只要留下圣经和马金多（C. H. Mackintosh）的五经注解就够了，这马金多也是一位弟兄会中的教师。这证明给我们看见，不论人对弟兄运动是否赞同，但在基要派的教训和教会里，几乎采纳了弟兄们全部的教训。一面弟兄们的教训帮助了所谓的教会，另一面这些教训也导致好些分裂。

从一八二八年开始，一直下来到一八五〇年多一点，那是弟兄们的黄金时代。许多好的圣经学者和教师都承认，弟兄们的那一段时期，就是应验主对非拉铁非教会的预言。可惜好景不常，这段时间并不长久；那是由于他们太过强调道理，以致一再因道理而分裂。

主在远东又有新的恢复

再过了一个世纪，从一九二〇年过一点，远在东方，在中国，主开始了一点工作。十八世纪在欧洲大陆有摩尔维亚弟兄们，到了十九世纪在英伦岛上兴起了弟兄们，又过了一个世纪，约在一九二〇年前后，主在远东中国又开始了一些作为。

你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有古老文化的国家，满了孔夫子的教训，另一面又满了佛教的思想。但是赞美主，无论怎样主把祂的福音送到那个地方。不管基督教有什么错误，至少有三样东西被带到中国：主的名——就是主的自己、圣经、以及福音。并且我必须告诉你们，（我不是为任何中国东西夸口，）中文圣经是七种最好的圣经译本中的一种，跟你们的美国标准本一样好。（不是新的更订本，而是老的美国标准本。）美国标准本是一九〇一年翻的，中文版圣经约在一九〇五年翻出来。那是一本好的译本，为此我们要感谢主。

我进到这工作的头一年是在一九三三年，那时我在上海。当时我们没有太多工作，因此我有很多时间去找倪弟兄，一周至少三、四次坐在他面前。他从教会历史给了我许多帮助。当他对我述说历史，说到主在中国开始一些新的工作时，他说，‘弟兄，你必须了解，主为何在这二十世纪的开头来到中国。主是被迫的，因为西方的世界，在欧洲、在美洲，就正当的教会生活而论，是已经完全被破坏了。而在中国这里，就教会生活而论，是一块处女地。’当然这都是主所作的。

在中国，为着主恢复的聚会始于一九二二年，到去年正好是五十年。我们何等感谢神，在这地上，在这世纪的初期，祂将倪柝声弟兄当作一个恩赐，赐给祂的教会。我不愿传扬他，我的负担不是传扬他。但是他今天到主那里去了，所以我能很方便的来说到他的事。我对你们说实话，我是生在基督教，长在基督教，在基督教里受教育，我样样都是从基督教来的。我经过了仪文派的基督教，又经过了基要派的基督教，又经过了最严密的弟兄会基督教，也经过了灵恩派的基督教。不要以为我在吹嘴，我也经过了内里生命的一派。我经过了所有这些派别的基督教。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在我一生之中，我从没有遇见过一个基督徒是能与倪弟兄相比的。我的确从他得了最大的帮助，最高的帮助。他从各宗派基督徒的实行中采取那些优点。他从早期古教父身上采取了一些优点，从希腊正教采取了一些优点，甚至从罗马公教中采取了一些优点。他从长老会采取了一些优点，从浸信会采取了一些，从灵恩派中采取了一些，他几乎从每一个宗派里，每一种基督徒的实行中，都采取了一些优点，然后把它们摆在一起。

当我四十年前头一次与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已发现他是在许多人的肩头上。你们能领会我的意思么？他真的认识圣经。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对圣经的认识有他那么深入。他认识生命，他也认识主。他也非常认识教会历史。你也许信不来，在四十几年以前，在他还只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就收集了至少三千多本实行的基督徒书籍，从第一世纪开始的都有。那时如果你去到他的卧房，那里可说什么也没有，只有书籍。甚至在床上还是两排书，

一边一排，只留下一条空处让他得以躺下。书，书，到处是书。我们有时说，他是被埋在书堆里的。

当他对我说话的时候，我从他的谈话中得知教会的历史。他对我说到教会历史上各种的事，他不需要再回头去查看读过的书。他能告诉你这本说什么，那本说什么，他认识教会历史。因此我们从他得的帮助不是狭窄的、片面的、偏激的，而是包罗多面的。

因此在早期当人来到我们中间，他们要希奇说，‘这是浸信会么？’‘这是长老会么？’‘这是灵恩派么？’‘这是弟兄会么？’因为各方面的优点都有。不错，我们像浸信会的人一样把人浸在水里；我们有教会的治理像长老会一样；我们也有很多好东西像弟兄会一样。这样一来，人就觉得难以给我们一个称呼。是长老会、浸信会、灵恩会、弟兄会、美以美会、圣洁会，还是什么？因为我们汇集了所有的好东西，而把它们摆在一起。

倪柝声弟兄的蒙恩

关于倪弟兄的得救经过是这样：倪弟兄的双亲都是美以美会的教友，不过都没有得救。他们两位都受过很好的教育，他母亲虽是老一辈的人，英文却说得很好；他父亲在海关作事，是一位高级官员，所以他们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家庭。

那时在中国有一位非常有力的传福音者，是一位单身的姊妹，叫余慈度（Dora Yu）。她从少年就得救，以后她的家人把她送到英国去学医，当她乘船到了地中海一个法国的海口马赛港，她有了一个负担，于是去找船长商量说，她不能再往前去，她必须回中国传扬耶稣。船长想她的头脑一定有了毛病，但到末了船长没有办法只好让她下船回国。当她一回国，她的双亲十分失望；由于她坚持要传耶稣，她的家人也没有办法，就让她去了。于是她便从家里出来，在街头各处传扬主耶稣。从那时起她非常有能力，一年比一年更强。到了一九二〇年二月，她被邀请去到倪弟兄家所在的福州城传福音。这位女布道家在一间美以美会礼拜堂传福音，倪弟兄的母亲去听了几次就清楚得救了。那时通常中国家庭有一种赌博游戏—麻将，而倪母非常喜好那个玩意，她一得救就脱了这个喜好。另一面她是一位很强的女性，在家里总是出头的，倪柝声弟兄是长男，我信他对这事更有印象。她这样一得救，就向丈夫，甚至向倪弟兄认罪，承认她的失败、亏欠。当然那不是个轻举，那实在是主的一个作为。

这件事叫这位大男孩印象极深。他亲口对我说，‘这样一位母亲竟能有如此转变，我必须去看一个究竟。’于是他也去听余慈度小姐讲道。就在那里他被主抓住了。他告诉我说，在那个福音聚会中，几乎每晚都能在礼拜堂的过道上看见两道眼泪滴湿了地板。听众一直哭，一直哭，那个福音真是强。他完全被主抓住了。

不只如此，他亲自告诉我说，那晚他得救了，半夜在梦中见到十字架的异象，主耶稣被挂在上头。因这异象，他蒙了主的呼召。就在得救那晚，他便蒙召了。那是在一九二〇年，五十三年以前的事。赞美主！

等到倪弟兄得救之后，他马上遇到一位姊妹，她的名字是和受恩（M. E. Barber）。那时她大约已经有六十岁。她是一个英国女子，当她年轻的时候，我信大概是三十岁左右的时候，她

被美以美会的差会打发来中国作工，就在倪弟兄家乡的省分。由于她受到了其他宣教士的妒忌，被人诬告。差会的董事会就召她回国，查问究竟。她是一个认识主的人，她也认识十字架，一直操练学习十字架的功课，因此她定意不说一句为自己表白的话。她在英国家中住了几年，到了一个地步，董事会的负责人发现当初的控告是捏造的，于是要求她说明事实真相，她就将整个故事原委说明。这样一来，她得了表白，董事会立刻决定再打发她回到中国作工。但是在那事以先，她知道了主的道路。她接触了潘汤，潘汤是大教师郭维德一位了不起的学生。潘汤认识了宗派的罪恶，他脱离了宗派，跟另外一些人在宗派之外有聚会。按照今日的亮光看，他们对于正当教会生活实行的积极一面并不太清楚，但是对于宗派消极一面的错误是清楚的。那时脱离公会在一起聚会的人大约有一、二百人，和受恩小姐与他们有了接触，她也清楚了宗派的事。等到她的事被表白之后，差会要求她回中国，她立刻提出辞呈，脱离了那个差会，不再作差会的宣教士。

在这以后，她有很长久的祷告，清楚主要打发她回到中国，但不是借着任何差会。她经过一再的祷告，以后就回到中国为主作工；用人平常的话说是自给的，没有任何经济支助。她选择了一个临近福州的小镇：罗星塔，就住在那里。她没有出外游行，没有任何宣传，就住在那里日夜祷告。她是在主里极深的人，她曾经写过好些诗歌都是顶深的。

当然由于她是在西方世界的一个英国人，她认识当时基督教里那些出名的属灵人物。倪弟兄在一得救之后就接触到她，从她得到非常多启蒙的帮助。倪弟兄曾花相当多工夫告诉我，关于他与和教士的事。他说，那时约有二、三十位青年弟兄姊妹得救了，去与她接触。和教士是一位既深又严的人，严到一个地步，几乎件件事她都责备。因此不久之后（不到五年），所有这些人就不再去见和教士了，只剩下一位就是倪弟兄。倪弟兄告诉我说无论何时他去见她，她总是责备，没有别的。但是，她越责备，倪弟兄越将自己送去给她责备，借此得到了许多帮助。

一九三六年夏天，我被邀请到华中河南省去，过了几天倪弟兄也被邀请去那里，我们住在一起，有一次谈话。他说，‘李弟兄，如果和教士还活着的话，我们今天的光景就会好多了。’他又说，‘弟兄，一九三三年我去到欧洲，我访问了许多特出人物，我说实在话，在我访问过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在属灵上赶得上和教士的。’

由此你们能看见，主是如何为这恩赐，为祂仆人有预备。我若记得不错，和教士是在一九二八年去世，到主那里去的，正好是倪弟兄完成他三卷‘属灵人’那一年。和教士在她的遗嘱里，把她所有的东西都给了倪弟兄；当然除了一本包含许多笔记的旧圣经以外，也没有再留下什么，但那是宝贝的。

倪弟兄告诉我说，有一天他去见和教士，她正在房里忙她的事，倪弟兄在客厅等她。倪弟兄说，‘当我在那里等她的时候，我都深深觉得主的同在。’她是这样一位与主同在的人。另有一件事大概是一九二六年年底的时候，她与倪弟兄一道散步；当他们正在街上走着的时候，她对倪弟兄说，‘也许在转弯的时候，我们会遇见祂。’她是这样一位等候主再来之人，她的生活工作都是在等候主的再来。

倪弟兄是从她得了属灵生命基础上的帮助。倪弟兄常对人说，他是因一位姊妹得救，也是借一位姊妹得到造就。当然，因着她，倪弟兄知道了潘汤、宾路易师母等人，并且得以读

到他们的著作，以及教会历史的书。倪弟兄是一位了不起的读者，他是一位好的鉴别者并挑选者。你要相信我，每当他拿起一本书，他不是一行一行的念，而是一页一页的翻。当他这样一页一页翻着的时候，他会说，‘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我们问：‘到底好在那里？’他会说，‘好，让我来告诉你，没有一本书讲圣洁的事比它讲得更好、更清楚。’说着他能马上把那一页翻出来指给我们看。他告诉我，在早年的服事里，他将收入的三分之一用在生活费用，三分之一买书，剩下的三分之一帮助别人。换句话说，收入的三分之一归还主，三分之一生活用，三分之一买书，这叫我感到非常惊奇。倪弟兄曾通知伦敦的那些书店，每逢他的订书单一到，他们可以马上寄出，他就付款。他就这样搜集所有古典的著作，从第一世纪的到今天的。他拥有关于教会历史，历代属灵伟人的传记、自传，以及他们中心信息的最好图书。

第十二篇 已过五十年我们从主所得的启示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至七节，十九节下至二十节，四章一至三节，六章三至五节，二十至二十一节，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五节，二章十六至二十二节，三章五节，四章三至四节，十四至十五节，提多书一章十至十一节，十四节，三章十至十一节。

我们今天要来看，在已过五十年间，我们从主所得的启示。

主后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二年

(一) 得救的证实。(罗十 13, 约壹五 12~13。)主借倪弟兄给我们看见的第一件，乃是得救的证实。不单是得救，而是得救的证实。在上一个世纪，主曾差遣许多很好的圣徒作宣教士到中国来，比方戴德生，宣道会的吴伯瑞 (Woodbury)，还有别的人，他们确是被主差遣的，是神的仆人；他们有学问，懂得圣经的原文，曾为中文圣经作了很好的翻译工作；他们也传扬纯全的福音。但是有一件事我们不能领会，就是他们并没有帮助人知道，人一信主就得救了。当倪弟兄被兴起来以前，在中国整个基督教中，没有谈到知道得救这件事。你若问人说，‘你是基督徒么？’他们会答说，‘是的，我是一个基督徒。’你若再问：‘你知道你得救了么？’他们就会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怎能知道得救呢？说自己得救那太骄傲了。我们只知道信主耶稣，并且尽力作好，直到我们见主面；如果祂说，“好！”我们便得救；如果祂说，“不好！”那我们便沉沦了。你今天怎能说自己是已经得救了呢？’这就是那时基督徒的感觉和说法。

以后主兴起倪弟兄，他非常清楚得救的证实。他所释放的头一类信息就是得救的证实，这类信息差不多传了有一年之久。甚至当我们被兴起来的时候，我们与他在一起同工，还是传类似的信息。我们传福音给所谓的基督徒，帮助他们知道他们得救了，他们有了把握，并且这件事明明写在圣经上，就是圣灵感动的话语上。

(二) 基督教的偏差。(约十四 23。)在所谓的基督教里，实在是偏离了圣经，偏离了主的道路，走迷了路。这件事主实在是向我们开启了。这一点不用我对你们解释，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在今日基督教里所实行的每一件事，几乎都是离开圣经很远。

(三) 教会。(弗一 22~23。)这也是主给我们的主要启示，教会是祂的身体。倪弟兄开始传讲告诉人说，教会不是一个教堂建筑，教会不是一个基督教组织，教会不是一个差会工作。一面教会是一个生机，就是基督的身体；一面教会是‘艾克利西亚’ (ekklesia)，意思就是蒙召出来的会众。

(四) 宗派。(林前十二 12, 25。)主也给我们看见宗派的罪恶和错误。你说你是长老会的人，我说我是路德会的人，还有人说他是安立甘会的人；这就把所有的信徒都分开了。这就是宗派。

(五) 圣品制度，人为的组织。(启二 6, 15。)圣品制度与人为的组织包括基督教里的圣阶、地位。在罗马天主教里有‘神父’、‘主教’、‘大主教’、‘红衣主教’、‘教

皇’。在更正教里有牧师。在圣公会里也有主教和大主教，他们有象征性的元首，就是国王或女王。按照圣经的亮光看，这在神眼中是罪恶，是可憎恶的。圣品制度扼杀了肢体的功用，宗派使身体支离破碎。这两个东西使基督整个的身体变为无有。

（六）普遍的祭司职任。（彼前二 5, 9。）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都有一些功用，也都能尽一些功用，这就是普遍的祭司职任。

（七）正当的长老职分。（彼前五 1~3。）教会不需要任何的组织、行政、管理；但是教会需要正当的长老职分。每一个地方教会都需要一班有经历又老练的弟兄们作带领人、作监督，照顾教会一切的活动，他们是长老们。

（八）受浸与擘饼。（罗六 4，徒八 12，林前十一 24~25。）主给我们看见，正当的受浸就是浸入水中。主也给我们看见，擘饼正当的路。

（九）蒙头和按手。（徒六 6，八 17，十三 3，林前十一 3, 5。）这也是早期主给倪弟兄看见的，叫我们知道蒙头和按手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十）信靠神的生活。（来六 1。）事奉神的人并不受雇于任何人，或任何差会，乃是信靠神而生活。这在中国是一件新的事。基督教对中国来说已经是一件新东西，而这种不带任何职业，没有任何经营，单单凭信靠神而生活，真可说是属天的事。在那时属世的人实在难以领会。倪弟兄可说是在中国信徒中头一个信靠神生活的。

（十一）神医。（约十一 25。）这不是一般基督徒所说的神医，乃是指叫人里面生命得着建立的医治。今天在所谓的神医运动中，恐怕并不建立人里面的生命。但是倪弟兄所看见、所经历的神医，并不仅是外面的恩赐，而是里面的建立。他自己经历了这种医治。在一九二九年，他病得很重，几乎要死；但是一天下午他得到了神的话，他接受了那话，也站在那话上，他就得了神的医治。当时他就从床上下来，下了楼，走过一个巷子，到一位圣徒的家中。他们看见他来，惊奇得说不出话来。他已经好几天一点食物都不能吃，这时他们给他一点食物，他就吃了。从那天起他完全得了医治。所以他看见了神医这件事。

（十二）基督的死，复活，升天和再来。（徒二 23, 32~34，帖后一 10。）关于基督那包罗万有的死，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升天，以及基督的回来，倪弟兄曾讲过好几篇信息，他对这些非常清楚。

（十三）圣灵的内住。（约二十 22，罗八 9。）这位受死、复活、升天，并将再来的基督，现今是借祂的灵住在我们的灵里。这就是圣灵的内住。倪弟兄在这方面也讲得很多。

（十四）圣灵的浇灌。（徒一 8, 4，二 1, 4。）倪弟兄也很注意圣灵浇灌。他自己对圣灵浇灌有很丰富的经历，但是从来没有说过方言。用通常人惯用的说法，就是他经历了所谓的圣灵的浸。他认为圣灵的浸就是圣灵的浇灌。

(十五) 人的三部分。(帖前五 23, 来四 12。)差不多是在一九二五年, 倪弟兄看见了人的三部分。这件事向他开启了, 于是他开始写‘属灵人’。在所有基督徒的著作中, 我想没有一本书把人的灵、魂和身体说得比这本书更清楚了。

(十六) 因信成圣。(约十七 19, 林前一 30, 罗八 9~10。)也是在那同一段时期, 倪弟兄看见了因信而有的真正成圣。他看出卫斯理约翰关于圣洁的教训, 并不是真正的成圣, 那仅仅是一种人的无罪, 人的完全。在卫氏之后, 弟兄们比他更进一步, 更往前。但是弟兄们对圣洁的教训又过于客观, 只是一种地位的改变。弟兄们常用一个比方: 在街市上的黄金是平常的、世俗的, 献在殿里的金子是成圣的; 在群中的牛羊是平常的、凡俗的, 但是一旦献在祭坛上就是成圣的了。(太二三 17, 19。)再如街市上的食物是凡俗的, 但一旦放到基督徒的饭桌上, 经过祝谢, 那食物便成圣了。(提前四 4~5。)倪弟兄指出说, 这些都是指地位上的改变, 信徒还必须有性质上的改变。以后我们发现, 这种性质改变而有的成圣, 就是变化。变化就是主观性质改变的成圣。我信这是主所盼望得到的圣洁。

(十七) 里面的生命。(来八 10~11, 弗三 16。)这一点虽是很平常的, 却是具有战略性的。经过那么多世纪之久, 教会对里面生命的认识,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丰富、充分。最近水流出版社要出两本新书, 一本是‘生命的认识’, 另一本是‘生命的经历’。前者包含了十四项, 后者包含了十九项, 这三十三项都包括在‘里面的生命’这一项里。三百年前, 所谓奥秘派的人看见了一点里面的生命, 但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并没有今日主所给我们看见的多。

(十八) 得胜者。(启三 21, 腓三 13~14, 启十二 5。)倪弟兄非常确定并厉害的看见得胜者的事。全教会都落下去了, 许多基督徒都是失败的, 因此主就来呼召一些人作得胜者。这是根据启示录二、三章主的七封书信。当全教会落下去的时候, 主发出祂的呼召, 呼召爱祂的一些人作得胜者。

(十九) 国度。(启三 21, 太六 10, 十九 28, 二五 23。)倪弟兄先是看见了启示录里的得胜者, 然后看见关于国度的真理。在这方面倪弟兄曾从郭维德与潘汤的教训得到帮助。这一种关于国度真理的教训是非常合乎圣经, 也是非常深的。但是, 今天在所谓的基要传统神学里, 他们反对这个启示。按照新约正当的教训, 不是所有的信徒都能进入诸天的国度, 与主一同作王, 只有得胜者才能。换句话说, 在要来的世代与主耶稣一同作王的事, 乃是对得胜信徒的一种奖赏, 不是所有的信徒都有分的。

(二十) 被提。(启十四 14~16, 太二五 10, 启二 26~27。)关于被提的启示, 也是随着国度的启示被倪弟兄看见了。在今天一般基要神学的教训里, 都是告诉人说, 只要你是一个得救的人, 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 你就要被提, 并且全教会要在灾难前被提。我告诉你们, 这是错误的。倪弟兄借着许多属灵大汉的帮助, 看见在被提的事上众圣徒是不同的。有些得胜者在大灾难前成熟, 他们要首先被提去, 国度是奖赏的问题, 被提是成熟的问题。被提正像成熟的庄稼从田里被收到仓里去一样。没有一个青嫩的庄稼是可以收取的, 庄稼必须熟透, 然后农夫才来收割, 从田间收到仓里。按原则说, 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都当在生命中成熟。我们需要成熟, 然后主就要把我们收割, 并把我們帶到属天的仓里去。所以国度乃是得胜者的奖赏, 而被提需要生命的成熟。

(二十一) 属灵争战。(启十二 17, 十三 7, 十二 11。) 大约也是在一九二五年前后, 倪弟兄开始看见属灵的争战。他看见在宇宙中, 尤其是在这地上, 在神与撒但之间有一个争战。在这争战中, 所有神的儿女都被牵连在内。到底我们站在那一边? 如果我们站在撒但这边, 就是敌挡神; 如果我们站在神这边, 就是敌挡撒但。现在所有得胜的圣徒必须认识, 他们是在战场上。他们乃是为神的神圣旨意而争战。

主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

(二十二) 基督的宇宙性与中心性。(西一 13~19, 三 11。) 一九三三和三四年, 倪弟兄开始看见一些非常深奥的事, 就是关于基督的宇宙性与中心性。为这些信息, 他在一九三四年正月, 在上海召集了一次特会, 那次我也在场, 并且是我记录那些信息, 又把这些信息出版。为着神永远的旨意, 基督是整个宇宙的中心, 基督也是整个宇宙的圆周。

(二十三) 地方教会的界限。(启一 11。) 一九三三年, 倪弟兄被英国的弟兄们邀请, 前往英国、加拿大和美国访问, 那时他看见了在这些地方弟兄们中间的混乱与分裂。在一个城里, 也许有五个、六个, 甚至八个所谓的‘弟兄们’的聚会。因此他花了一年的工夫再来读新约, 来看到底什么是一个地方教会的界限, 最后他得了一个结论。因此在一九三四年正月的特会之后, 他用一周时间与同工们一同读经, 讲说这件事。他释放了四篇主要的信息, 以后刊在一本‘聚会生活’的书中, 一九三四年出版。

(二十四) 基督得胜的生命。(太二八 18~19。) 这是在一九三五年。我必须告诉你们事实, 到一九三四年为止, 许多信徒都离弃宗派, 转到这条路上来, 但是大多数人都太过注意外面的事, 诸如蒙头、受浸等等。因此倪弟兄负担很重。那时他厉害的看见了得胜的生命。这不是说他从前没有看见, 在早年他看见过; 但到了一九三五年, 他是更厉害的看见这一个。在一九三五年八月间, 他在我家作我的客人, 就带领我们有一次特会, 来讲到基督得胜的生命。那次在我们中间, 带进一次厉害的复兴。我们都得到了帮助, 看见基督得胜的生命。

(二十五) 地方教会的立场。(林前一 2 上, 10, 13 上。) 然后到了一九三七年年初, 倪弟兄开始看见不只有地方教会的界限, 也有地方教会的立场。地方教会的立场, 就是合一的立场。我们信徒不该被任何东西所分开, 无论去到那里, 或者在那里, 我们在所在之地都该是一个。他多方细读新约圣经, 发现在圣经中非常清楚: 一个地方只该有一个教会。地方教会乃是一个城里的教会。在一个家里没有教会, 在一个工厂里也没有教会, 在一个校园里也没有教会, 在一条街路上也没有教会。我们知道, 今天有所谓的街路教会、区域教会、校园教会, 还有家庭教会, 有时还有医院教会。在一个城里有好些不同种类的教会。倪弟兄回到新约圣经去, 主给了他一个答案, 就是说, 按照完全的启示, 在一个城里只该有一个教会。为什么? 因为一个地方若有许多教会, 那就是说在那个地方的许多圣徒是分的。但是我们不该分。只要我们是 在洛杉矶, 我们就该是在洛杉矶的教会。如果我们去到圣地牙哥, 我们就该是在圣地牙哥的教会。这是非常合逻辑的。当我听到这个, 我真是乐疯了, 这是在一九三七年正月间的事。

那时我正与别的同工们在华北工作, 突然收到倪弟兄的电报, 要我们统统南下, 参加一次新年特会, 在那次新年特会中, 他就释放了这个地方立场的信息。那一次的信息并不够完

全，因为那时他得了病，等到日本侵华，许多人退到内地去；在同年的九、十月间，我们在汉口相聚，倪弟兄就再次释放这个信息，向更多的人讲，那时内容就很充分了。所以就编印成书，就是‘工作的再思’。到了那时，我们就非常清楚关于教会的里外两面，就是教会的内容和实行。

主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

（二十六）教会生活的实行。（罗十二 1~5。）紧接着教会的立场，倪弟兄也非常清楚了教会生活的实行。我还记得在一九四〇年，我去上海参加他的训练；一天我和他正走下一个楼梯的时候，他一直摆他的手说，‘弟兄，我们手上有了教会生活的蓝图。’我不敢问他这蓝图是什么？到了楼下他走开了，我回到我住的接待室；但我心中一直在问，这蓝图到底是什么？赞美主，祂最后给我们看见了教会生活实行的蓝图。

不要以为你们在这里正在实行的是一件轻易得来的事。你们有执事室，有服事组等等，这一切的来源就是那个蓝图。从一九三九年开始，倪弟兄就非常清楚了。他在一九三九年，开始教会生活的实行；到第二年春天，我去到上海，在那里住了相当长的时间，那时我就得着关于教会生活实行的全部蓝图，把它带回到华北，将这蓝图付诸实行。我必须见证说，这蓝图实在是可行的。乃是借这蓝图，带下华北的一次大复兴。那一次的复兴，情形几乎与五旬节的时候一样，这乃是由于教会生活的实行而带进来的。

（二十七）身体。（林前十二 12，弗四 15~16。）从一九四〇年起，直到一九四三年，在那些年间，倪弟兄的信息一直是着重在基督的身体，看见身体。无论何时他与我们一坐下来，就是讲论这事：‘你看见身体了么？’一篇一篇的信息，一次一次的特会，都是对付这件事。他的话很温柔，但是对我们受训的人，有时他的话很直。他会说，‘你看见了身体么？请你作一个见证。’等到见证过后他要说，‘没有！你并没有看见身体。’他要用你自己的话来证明给你看，你并没有看见身体。身体对你来说只是一个道理、一个理论、一种知识，并不是一个实际。他一直带领我们看见这个身体的异象。

（二十八）教会的权柄。（徒二十 28。）倪弟兄也曾着重的说到教会的权柄。

（二十九）教会生活中的配搭。（结一 5，11~12。）这也是为教会生活的实行。在教会的实行生活中有配搭。

主后一九四〇年

（三十）教会传福音。这一种的福音不是由布道家，或个人来传，而是由全教会来传，我们称之为全教会传福音。在一九四〇年以前，约有十八年之久，在我们中间最高的受浸记录是三十七到三十九位，从没有一次超过四十位的。在一九四〇年，我们在一次受浸中，头一次超过一百位，这样一直下去，至少有四、五个月。这就是教会传福音的结果。

主后一九四三年

(三十一) 移民。也是在一九四二、四三年，在主的恢复中，教会看见了移民的事。第一次移民是在华北，单单一艘船上就有七十个人，带着他们的孩子，从我家乡移到内蒙古的一个城市去。又一天另有三十个人，从我家乡移去东北。关于移民的事，到了一九四二、四三年，就非常清楚了。

主后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八年

(三十二) 工作的区域。到了一九四八年，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倪弟兄开始看见教会是地方的，但是工作却是区域的。教会是地方的问题，工作却是地区的问题。

(三十三) 外面人的破碎，以释放调和的灵。我信由于战争期间倪弟兄受了许多苦，从许多受苦中，他学习了一个基本功课，就是外面的人的破碎。自从一九四六年我再次回到上海，约有三年之久，每次我们两三位弟兄们相聚的时候，倪弟兄是一直强调这件事，就是天然的人、外面的人、你的自己、你的天然构成，必须被破碎。所有临到你身上的事都是圣灵的管治，为要训练你，而这都是为破碎你外面的人、天然的人，以致你的灵，就是有圣灵内住的灵，得以释放出来。当你的灵一被释放出来，自然的，圣灵也要与你的灵同被释放。

他说，不管你释放什么信息，你必须释放你的灵。但是如果你有天然的生命，你的灵就不容易得着释放。人天然的生命像一层壳子，灵是被这层壳子包围起来的。所以需要把这外壳打破，好叫里面的灵得释放。这样，神的灵带着基督，就能丰丰富富的供应给别人。这就是外面的人的破碎和灵的出来。所以这里所说的释放灵，不是指释放圣灵，而是指释放我们人的灵，然后圣灵要随同人的灵得到释放。

(三十四) 认识并操练人的灵。(提前四 7~8。)多年以前，甚至在一九二四年以前，倪弟兄就看见了人的三部分是体、魂与灵。但是在早期我们不太清楚，我们必须认识人的灵，操练运用这灵，并常常回到这灵里，停留在这灵里。现在我们知道，我们人的灵之于圣灵，正如开关之于电流一样。你想应用电的时候，只要去到开关那里就行；照样，你要接触圣灵，也只要运用你的灵。所以你必须敞开你的灵，回到灵里，留在灵里。

(三十五) 基督是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 45。)教会在这地上已经许多世纪；在已过四、五个世纪，更正教总是谈到圣灵，但是从未告诉人说，基督今日是那赐生命的灵。然而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下半明说，‘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单单这一项不知带给教会多少的生命。

(三十六) 在教会中实际的建造。由于以上一切的启示，我们被带到这一点，就是一切都是为叫你我实际被建造。不是讲讲说说要建造，你必须问自己，有谁是实际与你建造在一起的？今天我们需要实际的建造。

在战后倪弟兄一直讲两件事，不是讲外面人的破碎，就是讲建造。他会对你说，‘不要跟我讲道理，我知道你听见这道理已经好多年了；现在你要告诉我，你与谁建造在一起？’当他这样问我们的时候，很少人能有充分的答覆，因此我们的光景被暴露无遗；因为那时

我们个个都是独来独往，没有一人敢碰别人。个个人都脆弱得很，容易碰碎，但不是那种正当的破碎。那时一面我们被暴露，一面我们也学了不少。赞美主！

主后一九五八年

(三十七) 吃喝享受主。(约一 1, 四 14, 24, 六 57。)一九四八年以后，我们开始看见如何吃喝享受主，不过那时没有太多实行。一直到一九五八年，我们开始有实行，先是在台湾，以后被带来美国。

主后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二年

(三十八) 祷读。这是一九六六年被带进来的。

(三十九) 呼喊主名。(罗十 12, 提后二 22。)一九六八年呼喊主抓住了我们。

(四十) 呼吸主。(约二十 22, 哀三 55~56。)这也是享受主的一个分项，不过吃喝主看见得比较早，呼吸主看见得稍微晚一点。

(四十一) 普遍的先知说话。(林前十四 31~32。)一九六八年前后，主给我们看见普遍的先知说话，人人都要作先知说话。‘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作先知说话。’

(四十二) 七倍加强的灵。(启三 1, 四 5。)这是在一九六九年，主给我们看见的。

(四十三) 基督对宗教。(约五 39。)

(四十四) 教会是新人。(弗二 15。)这是到一九七〇年才清楚的。

(四十五) 基督是教会的人位。(西三 10~11。)这是在一九七一年看见的。

(四十六) 废掉规条。(弗二 15。)

(四十七) 身体基督。

以上从得救的证实到身体基督，一共有四十七项，而这些总其成就是基督与教会。你去到世人中间，不只告诉他们基督，也告诉他们教会。基督与教会，这是极大的奥秘。对我们而论，基督在里面是我们的生命，教会在外面的生活。阿利路亚！在里面我们有生命，那就是基督；在外面我们有一种奇妙的生活，那就是教会。

第十三篇 五十年来教会生活实行的恢复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彼得后书二章一至二节，十五节，三章三至四节，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至十九节，四章一至三节，六节，约翰二书七节，九至十一节，约翰三书九至十节，犹大书三至四节，十一至十三节，十七至二十一节。

现在我们来，五十年来在主恢复中教会生活的实行。在我们中间教会生活的实行，始于一九二二年，正好是在倪弟兄得救后两年。第一个教会是建立在他的本城：福州。他和一些青年基督徒，知道那时的基督教已经偏离了圣经，偏离了神的道路。这是因着读经，使他们看见了这一点。一开头人数不多，大约有十位，但是不久人数激增，神实在与他们同在。

但很可惜，两年之后，有一些消极的事发生了。有一位一同配搭的弟兄，因有传福音恩赐，在基督教中渐渐出名，成了一位有名的布道家。他在上海遇到一位宣道会的宣道士吴伯瑞，吴是一位属神的人，但是他太过在宗派里。他劝这位弟兄说，如果他要被基督教的各‘教会’邀请，就需要被按立为牧师。这位弟兄接受这话，就安排在某一个日子，请吴从上海到福州来按立。

倪弟兄知道了这件事，就在一次聚会中站起来讲了一篇关于约柜历史的信息。你们知道，按照山上样式所造的帐幕，里面有一个约柜。在预表里，帐幕是预表教会，而约柜是预表基督。当以色列民在正常的情形下，约柜是隐藏在会幕里面；当他们情形不正常时，约柜就被掳去，以至于约柜在一处，帐幕又在另一处。倪弟兄当时讲了一次信息说到约柜的历史，告诉人说，今天基督徒的情形不正常了；在不正常情形下，神不顾念那个空会幕，而是顾到约柜，就是基督。所有这些按立，或别的事，神都不要。

由于倪弟兄对神心意的坚持，引起其余六位一同配搭弟兄的难为，不久这六位弟兄竟联名将倪弟兄革除了，其中领头的就是这位布道家。自从那些弟兄们把倪弟兄革除之后，在那里的聚会搞得一团糟，到末了，那个聚会成了半路凉亭。正如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他们离开了巴比伦，但永远没有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停在半路上，既非巴比伦，也非耶路撒冷，倪弟兄称之为半路凉亭。

这个聚会中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借倪弟兄传道带得救的，因此当时有许多人来见倪弟兄，表示不愿接受弟兄们这样的决定。但是倪弟兄告诉他们，他的想法不一样，他必须学功课，因此他们不可轻举妄动。于是他离开了自己的本城，去到罗星塔。两年以后，在一九二六年底，他受主引导去到上海、南京，就是当时的首都，开始工作。因此在一九二六年底，一九二七年初，在上海有一个教会兴起来了。这次的工作完全成功，后来上海的教会成为全国最大最中心的一个教会。

从上海开始，教会的实行扩展到了江苏北部，也扩展到了浙江平阳一带。

到了一九三二年，教会生活扩展到了北方，在我家乡山东烟台、天津（华北最大的海港），还有中国的故都北平；所有这些大城也都开始了教会生活。

一九三三年，教会生活的实行扩展到东北。一九三四年起，又扩展到中国内地多处。（不包括外蒙、西藏、新疆。）

一九三七年，由于日本侵略中国，沿海许多中国人退到内地，许多弟兄也随同退到内地，到了华西，因此教会生活也在华西开始了。在抗战时期，陪都是在重庆，在那里有一个教会。

然后从一九三八年到三九年，教会生活扩展到了香港。

一九四三年，教会生活到了内蒙古，是从我家乡移去的。在一年之内，借着七十位由烟台移民去的人，在内蒙古有四十多个地方教会被兴起来。

以后到一九四八、四九年，当然这是在战后，在我们中间有一次大复兴，借此教会生活扩展到了更多地方。到一九四九年为止，在中国三十三个省分内已经有好几百处地方教会起来。在所有公路站、铁路站、海口所在地、公路所到的城镇、乡镇、大城，到处都有地方教会。

然后在一九四九年，共产党窃据了中国大陆，我们中间约有三百五十至五百位圣徒，随同国民政府迁到了台湾岛。在一九四九年，我也被工作打发到台岛。因此从一九四九年开始，我们在台湾开始了工作。但在那年以前，一九四七年已经有弟兄去到那里，开始教会生活，不过人数非常少。到了一九四八年，人数加多了。一九四九年，工作在那里开始之后，在六年之间，人数从最多五百增加到两万。现在在台岛上，约有七十多个地方教会，单在台北市一地教会，就有约两万一千人，分在十四个会所，有七十多个分家聚会。

在东南亚一带，早在一九二四年，就是倪弟兄被革除的那年，那时他还年轻，大约二十一岁，他曾去到马来西亚，与他母亲同到一个地方叫实兆远；由于那次访问，在东南亚头一个地方教会兴起了。

然后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借着中国人从中国移民到东南亚各地，例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各地，因此教会生活也在那些地方兴起了。

到一九五一年，正当的教会生活到了菲律宾。

一九五七年，教会生活扩展到了日本。

一九五八年，教会生活到了美国，开始于旧金山。

一九五九年，南下到了巴西。

然后也许是一九六三年，到了加拿大。

一九六五年，到了南韩。

一九七〇年，到了纽西兰和澳洲。

一九七一年，到了西德。同年也到了非洲的奈及利亚，到了迦纳。

倪弟兄的工作

现在我们来看倪柝声弟兄一生的工作。自然，这不过是很简略的叙述。

他是在一九二〇年得救的。我要说，他一得救马上就开始工作。那时他还是一个高中学生，他一得救就开始在他的同学中间传福音。他曾亲口告诉我，他每周六禁食，一天不吃什么，为着第二天要传福音给同学们。那不是一所大的学校，学生人数不多。大概不久的时间，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得救了。因着他传福音，在他的学校里就有了一次真实的复兴。那时你若一早去到那学校，你能看到学生们都围坐在树下，在草地上读经、祷告。

到一九二二年，他们在本城开始了教会生活。过了一年，一九二三年，他出版了第一分刊物，名叫‘今日的见证’。我在一九二五年年初见到这刊物，一点也读不懂，对我来说那个太深了。我是住在离他很远的北方，因为我的二姊在南京一间女子神学院读书，她在那儿得到了几分，到了暑假把这些刊物带回家中，于是我才得见到这些倪弟兄写的东西。这算是我头一次见到倪柝声这个名字。当然在这以前，我在别的书报上已经偶尔读过他的信息。在一九二三年出版的‘今日的见证’里，都是讲到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升天的一些原则。当时不只我这十几岁的青年人读不懂，我信许多牧师也读不懂，太深了。

再到了第三年，一九二五年，他远离他所开始的教会，住在罗星塔，出版他的第二种刊物，名称是‘基督徒报’，是一分月刊，一直保持六十到七十面。在那分月刊中，他解释了启示录头三章。他花很多时间在那七封书信上。就是由于这些关于那七封书信的信息，基督教的本相便被暴露无遗，并且教会生活，正当的教会生活也被启示出来。就在那时，全国从南到北许多年轻的基督徒读到这刊物，眼睛都被开启。这分‘基督徒报’实在是开眼的信息，我就是这许多年轻人当中之一。我看见了关于宗派，基督教的一切罪恶，我也看见了什么是教会。这本刊物一共有二十四期，我保存了约有二十期。这些信息即使今天来读，不只叫人得启示，也有灵感。你几乎不能相信，一个年仅二十二岁的青年人，能这样解开圣经。不只有圣经末卷的头三章，还有头一卷创世记的头两章，真是太好了。神在六天的创造，他将这些都应用在基督身上。他清楚的告诉我们，第三天陆地从水里露出，就是预表基督从死里复活。基督是那美好的陆地，在第三日露出来，产生各种样的生命。

到了一九二六年，他北上到了上海，在那里开始有聚会。从一九二二到一九二七年这些年间，他到处被请在各处讲道，尽话语的职事。但等到上海的教会一兴起来，并且非常强，就没有人再请他了。按照我的记忆所及，从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二这几年之内，他只被邀请过一次。到一九三二年以后，他就再也未被邀请了。只有当他在一九三八、三九年去欧洲，住在伦敦的时候，他曾被邀去过北欧的挪威、丹麦和瑞典，在那些地方讲过许多信息。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书的内容，全部是在那些地方信息的记录。他有一年半之久留在英国，在那一段时期他被在欧洲的基督徒邀请，那是特别的。但在中国，自从一九二七年

直到他进入荣耀，在我记忆里他只被宗派邀请过一次。那惟一一次的邀请是去烟台，就是我家乡的所在地。

在一九二五到二七年间，我不能确定指出是那一年，他读到一点‘弟兄们’的东西，就是闭关弟兄会的东西，大半是达秘的。那些东西实在是好，因此倪弟兄从其中挑选了一些。这就是何以早期在我们中间聚会的情形，有点像弟兄会的作风，这也就是何以有人以为我们是弟兄会在中国的开始。有的书甚至称我们为普里茅斯弟兄会的中国版。这种话太过分了。无论如何，倪弟兄是一个出色的收集家，他几乎可说是样样都有。他从各种不同的基督徒实行中，把所有那些好的都拿来，在教会生活里摆在一起，成为一个。

以后‘弟兄们’，尤其是在英国的，从通信中得知有这样一班基督徒，这样希奇的被主兴起来，就开始与倪弟兄通信。最后他们决定派遣七、八位来访问。倪弟兄写信告诉他们说，‘我们可以接纳你们，但是我们不接受你们的背景，你们只能以弟兄的身分来。’他们也答应了。后来他们来了，约有七、八位，那是一九三一年发生的事。他们是所谓的闭关派弟兄们，被称作‘雷汶奈’派（Ravenized）。在那时期，这一班人算是闭关弟兄们中最好的一派，戴勒雅各是他们中间的教师。我们在洛杉矶市的第一会所（艾尔登会所）就是从这一派弟兄们手中买下的，当时（一九六五年）经手卖会所给我们的人，就是戴勒雅各的儿子。当时到上海来访问的七、八位弟兄，就是从他们中间来的。我还记得两位弟兄的名字，一叫巴罗（Barrow），一叫豪斯（House），这两位是他们中间发言的。

他们确是以个别信徒的身分来，但却带来了所谓弟兄会的实行，带来不少麻烦，倪弟兄也很难来应付这种情形。

然后他们邀请倪弟兄去访问他们，于是他也去了。一九三三年，他经过法国，到了英国，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在英国的弟兄们带他到美国，从东岸到西岸，一直到温哥华。今天在温哥华的弟兄们，有的曾见过倪弟兄。戴勒弟兄曾写了好些信件，以后汇集成册，有好些本，你们有的人有这些书。在一九三三、三四年间的信件中，你们还可以读到一些信件，说到倪弟兄在他们中间访问的事，那就是他由欧洲回国的那年。

等到他回到上海，不久我去看他，那时我完全进到主工作里，所以他告诉我所有访问英国的事。他告诉我整个故事。他怎么访问，怎么住在那边，弟兄们又如何应许他，只要他走弟兄会的路，他们答应在上海买一块地，造一个大会所，还答应给他许多好东西。但是倪弟兄说，‘不！’这一来，所有的好东西都了了。

在这以前，倪弟兄在上海已经有过两次特会，一次在一九二八年，另一次在一九三一年，就是当弟兄们到上海去的时候。他称这些特会为得胜聚会。

然后到了一九三四年，又有第三次得胜聚会，在那次特会中，他全部释放关于基督的中心性与宇宙性的信息。他用十天来释放这信息，我从头到尾都在场，太好了。这次特会就一面的意义说我也算有分。在他讲道的前一天，（特会是周一开始，前一天是主日，）他要我向全体外来参加特会的人释放一次信息。换句话说，我的信息算是特会的序言，这次特会也是由我记录，因此我的印象是最深刻的，并且我也得了最大的帮助。这对我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说，是一个真正的转捩点。

在那一年有更多工作的开展。就在那一年，他把我摆在一个与他更接近的地位上；有时他走开，就指定要我负担他在上海的工作。

在一九三五年，他有负担去伦敦，访问史百克先生。他首先安排在暑期七、八月间到我家乡。他与倪师母同来，住在我家。但在那里有事情发生了。在那里他有一次特会，在我们中间带来一次深远的复兴。于是他取消了那次欧洲之行，回到上海，在那里有特会。那是我们中间教会生活的一个大转弯。因着那一次特会，主的工作得以扩展到更多别的城市。

到一九三七年，他开始看见同工们该如何从一城到另一城，在各地设立地方教会。于是他释放了一连串信息，以后就印成了书，名为‘工作的再思’。以后中日战争开始，他出国到欧洲访问，那是一九三八、三九年；他大半时间留在伦敦，约有一年半之久。那时他被邀去北欧各国讲道。

到一九三九年夏天，他从英国回到中国，有了另一次特会，讲到关于身体的信息。当他定规要有特会的时候，我正好与四位年轻同工在外地工作，他打了一张电报给我，要我立刻南下参加特会，于是我与四位弟兄一同去了。那是我一生中又一次的转机。所有的信息着重一件事：身体，身体！从那时开始，我才看见什么是身体的真正意义。

从一九三九那年，八月间特会开始，一直到一九四〇、四一、四二，接近三年时间，至少有三十个月，有好几次特会。尤其在四一、四二年期间，几乎每隔月在上海都有特会。他也不愿去别的地方，一直在上海，两个月一次特会，每周三晚上有中周聚会。那是他向全教会尽他职事的时候。除此以外，他每周有几个上午带领受他训练的人。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在那里是一个受训的人。

那些受训的人，人数不到一百。他和我们坐在一起，有时会要我们作一个见证，说到我们怎样看见了‘身体’。我要告诉你们，那些人中间几乎没有一个是真正看见‘身体’的。个个人都作见证，见证之后他就来分析、来批判，指出所有重要的点，证明给你看，你并没有看见身体。那时你若在场，我信你也会被说服，就是说你真的没有看见身体。你只认识身体这两个字，只能说说，实际上并没有看见什么。这是倪弟兄一生工作中最具战略性的一部分。

自从一九三三年起，（我信主容许我说这话，）我与他非常接近，是并肩作工的。他将我放在一个地位上，真的是我们两人在主工作上一同背负祂的约柜，张宜纶弟兄可以为这事作见证。因此我能知道他是在作什么。我是他的帮手，一直是帮手。如果他要发布什么声明，总是他的名在先，我的名在后。我们两个一直是合签所有关于工作各种声明的人。我一直留意关注，他也是一直教导我，与我交通，让我知道他所要作的一切事。所以我能说，他那几年所作的工是最具战略性的。他在那几年是一直讲身体。我想我说这些并没有夸张。也许自从使徒们去世以来，在地上从来还没有那么结实高深的信息，是关乎教会作基督身体的。我知道你们都晓得‘身体’这个说法。尤其在美国，人都喜欢用‘身体生活’这种说法。但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他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是身体。

那是一个争战，一场真实而庞大的争战。在那些年间他看见了身体，最后他发现属灵的争战并非一件个人的事，必须是一件身体的事。因此他释放了多次信息，说到属灵的争战。

他指出在威尔斯大复兴中（一九〇四～〇五年），在主手中最被主使用的人罗伯斯伊凡（Evan Roberts），他在大复兴中，在属灵争战上学了不少功课，他将所学的所有经验都传给了宾路易师母。那时罗伯斯还是一个青年人，他未受太多教育，他的话语、文字不足以将他的经历写出来，因此他将所有的事都述说给宾路易师母听，是宾路易师母将这一切事写在书本上。从他的经历，宾路易师母写了一本书，名之为‘属灵的争战’，或作‘圣徒的争战’。但是今晚我劝你们不要单独去读它，那是危险的事。在我们中间有人单独去读它，结果惹到邪灵的攻击。

不错，那些都是真实的经历，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那个时候，罗伯斯是在个人里经历了属灵争战的事，因此对他而言是艰难的。宾路易师母把这些经历写成书本，而这些经历大部分都经由倪弟兄翻译出来，编成他的三大本‘属灵人’。但是直到一九四〇、四一、四二年，他看见了身体；他认识了属灵争战不是一件个人的事，必须是一件身体的事。根据我的经历，我赞同他的话。因为在一九四〇年以前，属灵争战对我们来说实在是难；但是当我们看见什么是身体之后，那就容易了，属灵争战是容易的。

我们必须认识，今天在地上，样样事都有从仇敌来的欺骗。不只世俗的世界是一个骗局，连今天的基督教也是一个欺骗。今日的天主教是一个欺骗，今天基督教的各宗各派也是。不只如此，连在我们中间也当小心，也可能变成一个欺骗。撒但是极其狡猾，他会利用这地上的每一件事来欺骗。不管那是天主教、更正教、各宗派、自由团体，甚至地方教会，样样东西都可能被仇敌利用来欺骗人。请你信我这话。甚至连救恩都被撒但利用，把好些事蒙蔽，叫人看不清楚。甚至连圣经也曾被仇敌利用，来蒙蔽神的子民，叫人看不见神的旨意。所以样样东西都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帕子。这马上会成为争战。你没法单独来对付。甚至到今天，特别在今天，我们知道争战是永远不能单独去打的。你一脱离队伍，那就真麻烦了。只要你留在军队里，你马上有保护。争战不是你一个人可以来摸的。你若单独来摸争战的事，可能你要受骗，或者被打死了。对付今日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紧靠身体。要告诉仇敌说，‘撒但，我认识试探。你就是要试探我，叫我离开身体。但是我倒要特别注重身体。只要我在身体里，你的欺骗就无法得逞，你的欺骗就完全被暴露了。’仇敌的诡计一被暴露，他就完了，他就失败了。我们若受了欺骗，我们就是在蒙蔽之下，我们也就失败了。我告诉你们，一离开身体，你的天就全是云雾。你若留在身体里，天就是清明的。你若留在身体里，你就是在三层天之上。因此属灵的争战不是一件个人的事，而是一件团体的事。

由于主借倪弟兄将近三年的信息，揭穿了仇敌的诡计，到了一九四二年，在上海教会中起了一场大风波，整个教会被撕裂，甚至聚会停止，并且倪弟兄的职事停止达六年之久。在教会以外的人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直到今天他们还说，在一九四二至四八年那些年间，倪弟兄是全心作他的药厂生意。绝不是这样，那是由于仇敌的攻击。

因此在那六年之间，从一九四二年六月到一九四八年，严格的说他并没有尽职事。不是因为他没有空，乃是由于仇敌的攻击，激起人对他的反对背叛。

在那些年间，一九四二或四三年，当他去华西重庆的时候，他也讲道，他在那时释放了‘教会的正统’全部的信息。此外那六年间，他没有传什么信息。

以后到了一九四六年，就是战后的一年，在上海的教会恢复了，还是那班原先的人又开始聚会；我被邀去到那里，从一九四六年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初。一九四六年到四七年，我有相当多时间与倪弟兄一道出去旅行。我尽力要求他恢复职事，对我们讲道。我和另一位弟兄把整个局面向他剖明，请他务必出来尽他的职事。但是他说，由于在那里一些圣徒背叛的灵，他不能也不愿尽职事。但是主作了一点事，祂在我们中间赐下一次大复兴。由于这次复兴，他被带回来了。换句话说，他的职事因那次复兴得以恢复。然后由于他职事的恢复，在我们中间不只有一次复兴，更是一次大爆炸。

接下去至少有八十到一百人，到他那里接受一次为期约半年的训练。在他缄默的时期，他得机会在福州鼓岭一座小山上买了好些房子。那里是许多西教士夏季渡假的地方，西教士造了许多房子。在战时大多数西教士都离去了，他们乐意以极低廉的价钱出手，因此倪弟兄就乘机把这些房子统统买下来。所以等到复兴来到，他的职事得以恢复，全国就有八十到一百个人去到他那里。他将这些人统统安置在那些小屋里，给他们半年之久的训练。他们在小山上住在一起，天天赞美、唱诗、祷告，一天参加三次训练聚会，每天至少听到四、五篇信息。在那次训练之后，这些人都下了山，分散到全国各地，结果带来更大的爆炸。比方在青岛，一天曾有七百位受浸，那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的事，正在半年训练结束后一个月。

然后第二年，一九四九年，他打算有第二次训练。但那正是共党窃据整个中国大陆的时候，因此我们分散了。在共党窃据大陆的最初两年，各方面的辖制还没有加紧，倪弟兄根据他的预知先见，知道最好尽快、尽多出版他的书。当然他并没有出版全部的书，但他已经是尽力作了。他知道不久他将被囚下监，就在他尚有自由的那两年，尽所能的出版了那些书。到了一九五二年，他被囚禁下监四年之久，直到一九五六年，被宣判十五年徒刑。但是他是一直留在监里，直到他死的时候。这是他工作的一个大概。

第十四篇 倪弟兄一生所受的苦难与学习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 启示录二章二节，六节，九节，十三至十五节，二十至二十四节，三章二节，九节，十五至十八节，二十节，十七章四至六节，十八章四节。

现在我们来看倪弟兄一生所受的苦难，就是他职事上所受的苦难。我的用意不是要叫你们看见他所受的苦，我的负担是要与你们交通到倪弟兄所学的属灵功课。我必须告诉你们，他所学得的功课都是从苦难中学来的。你们要容让我说这话，就是我曾有很长的时间与他在主面前，接受他的帮助。我知道他的用意是要帮助我，因此他告诉了我所有主借着他所作的事，以及他在主面前的学习。他所学的功课，几乎是从最起头开始的。这些交通对我是相当大的帮助。当时我虽未用笔记下这些事，但是我对于他从苦难中所学习的功课，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此我永远忘不了这些事。大约是四十年前的事，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二月，加上一九三四年正月、二月；就在这几个月中，许多次我坐在他的客厅，他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我。有的是两千年来的教会历史，有的是主借他在我们中间所开始的恢复。他经历了许多苦难，因此他学了许多功课。

贫穷

第一，他所受的苦难是贫穷。那时他是一个学生。那些日子中国的经济情况远不如今日的台湾。倪弟兄蒙到光照，他必须照着他所看见的来完成主的呼召，来事奉主。换句话说，他必须凭着对神的信心来事奉主。他非常清楚的看见，他不能受雇于任何个人，任何差会，任何宗派，任何所谓的教会。甚至他不能对任何的要求有承诺。因此他操练单纯对神的信靠。要知道，那是艰难的。我从一九三三年开始，也接受他走的路，也靠主过生活。当然我们学习认识主的信实，这是无疑的。但是在那种经济的情况下，我们学知什么是贫穷。

我想张宜纶弟兄能告诉你们，早年当倪弟兄住在上海的时候，有时整天除了一点馒头以外，什么也没有吃的。我信这样的情况不只一次。有时到一种地步，真是连下一顿饭在那里也不知道。这种苦连我和别的同工也吃过。但是主也实在行神迹，把我们带过难关。

我要说到一点我自己的见证。那是在一九三七年，我正在华北北平一带作工，倪弟兄打电报给我们，要众同工参加一九三七年正月间的特会，他要释放关于教会生活的信息。我们接到了电报，当晚便上了火车，花三十六小时在车上。火车有头等，有卧铺，但我们没有钱，只能乘三等车。等到在上海的同工特会之后，我被邀请下到杭州，在那里讲道；也被邀请去首都南京，又经过好些城市。这样，我离家约有两个半月之久。因为我急着离开，对于家人一点也没有安排，事实上也无钱安顿家人的需要，就这样离开了。我内人那时有四个孩子，一个刚生不久；等我离家约四周之后，他们面临断炊困境。我内人就告诉两个较大的孩子，要他们跪下为明天的需要祷告。那是晚上的事，内人与两个大孩子一同跪下祷告，求告主。你们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么？他们祷告后不久，有一位年长的姊妹，不算太爱主的，她的经济情况比较好，在深夜的时候来到我家。这是不寻常的事，她平时聚会也不太正常，但在那晚，没有聚会，她来敲门。我内人去应门，她说，‘当我在家时，’

心中觉得不安，不能睡，非常清楚觉得应该来送这个封包给你。’于是她放下封包就走了。走后，我内人开了封包，是一笔钱。我告诉你们，当日我们生活的情形就是如此。

你们要知道，在四、五十年以前，在中国那种经济情况之下，要信靠神生活，没有被人雇用，没有职业，没有人应许你什么，那真是艰难。而倪弟兄在全中国，在这条路上可说是先锋。他受了这方面的苦。赞美主，他开了这条路。主耶稣真需要他，也用他开这条路，我们只是跟从的人。所以有时人说，‘你是跟从倪柝声的。’我说，‘太好了！’直到永世，我都要说，‘荣耀！’

疾病

第二，他的苦难有相当部分来自他身体的病痛。他身体不好。第一他患肺结核，他多年带着肺病。一九二九年他几乎要死，真的几乎要死。最好你去读他自己的见证。他特别告诉人，关于他所经历的医治。

他的胃也有毛病，此外还常年带着一种心脏病。他常常告诉我，他随时都可能死去。我好几次看见他倚着一根拐杖，很痛苦。当他讲话的时候是痛苦的。他常告诉我，好几次在讲话的时候出冷汗。他受了许多苦。我有点相信，去年六月初他在监牢里是死于心脏病。他一直带着这病，将近四十年之久。他是一直在受苦。他几次告诉我，他在开特会的期间，是一直躺在床上；直到聚会的时候，他就起身赴会，等到一讲完就又回家躺下。

他一直未婚，直到一九三四年。他最晚是在一九二三年开始他的职事，十一年过去，没有妻子帮助他，一直过着单身汉的生活。在这方面他也一直受苦。

在贫穷的生活中，他学习了信心的功课。他知道如何作小百合，在地上不靠别的，只靠神。他是一朵真百合，活在地上没有任何人的帮助，只因信靠神而活。他学了这功课。因着他身体的疾病，他也学了许多倚靠神的功课，甚至他学习了如何靠复活生命而活，以应付他身体上的需要。许多时候他不是靠身体的力量来服事，而是靠复活的生命。赞美主，借着这一切苦难，他学了真实的功课。我没法告诉你们，他所学的这些功课帮助我们有多少。至少我能见证说，我从他的经历得了最大的帮助。

基督教的各种逼迫

第三，他的苦难是来自基督教的各种逼迫。

藐视

首先基督教藐视轻看他。在早年的时候，他们说，‘倪柝声是谁？不过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甚至当他出了‘属灵人’那套书，我确实听见一位被认为是头号大牧师的对人讲，‘哦，倪柝声只是一个聪明人，他很能读英文书，他不过是把那些书上的东西拣来翻成中文。’要知道，批评比起藐视来还算好。我情愿忍受被批评，而不愿忍受被藐视。批评是真正的割礼，把你割得不成样子，但是藐视比这个还要厉害。倪弟兄忍受了这些。他学习认识，什么叫作被人藐视。那时不只他一人，还有别人，他们非常喜欢用希伯来十三

章十三节的话：‘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他操练这一个，我们有些人也跟他忍受这凌辱。我们认凌辱为十字架。我们越被藐视，就越快乐，因为我们背了十字架。

批评

接着基督教就开始批评。先是藐视，接着是批评。当然倪柝声实在应该被批评，因为他弃绝否认整个基督教。你若能读到一九二五、二六年间他所出版的书籍，你就能发觉，这个年轻人在四十八年前真的摧毁了整个基督教。由于他那二十四期的刊物，整个基督教完了。这些书是我所有认识的根源。今天有人定罪我说，李常受与倪柝声不一样；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如果李常受要来摧毁基督教，那么四十八年前倪柝声早就作了。老实说，十个李常受也比不过一个倪柝声，他比我厉害十倍。你想基督教怎可能不批评他？基督教不单是经常批评，并且是防御性的批评。基督教必须护卫自己，有许多文字出来批评。

我注意到，由于被人批评，倪弟兄学习了真正对付肉体的功课。他被批评，但是从无肉体的反应。但不要以为他不是肉体，不要以为他是天使。地上没有天使，我们都是肉体。但是因被人批评，他学了功课。什么功课？就是对付肉体的功课。

反对

紧接着批评，反对跟上来了，整个基督教起来反对他。在中国，全基督教有一种消息性的刊物，几乎期期都是反对。对于这些反对，你是无法想像的。

攻击

紧接反对，就是攻击。他们尽力攻击倪弟兄这个人，尽力要把他打倒。我信，如果法律许可，他们会把他杀掉。但是那时中国已经是一个法治国家，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因此无人能因宗教原因杀一个人。无论怎样，他是多方受到攻击。并且最厉害的攻击还不是来自中国的基督徒，而是来自西教士。因为西教士以为，他们舍弃自己的国家、家庭，为主耶稣牺牲了那么多，来到中国这样一个异教之地，帮助人得救，并且立下差会教会的基础，长老会差会教士帮助建立长老教会，浸信会差会教士帮助建立浸信会教会；现在这里有一个青年人，从未出过国，从未接触过基督教，竟起来写文字要毁坏宣教士所建立的各宗派的根基！（其实这并不真实。倪弟兄由于读历史，他与基督教已有相当接触，而他们竟以为他从未接触过。）并且他告诉中国的基督徒，包括所有的西教士说，所有这些宗派都错了，只该有一种教会，就是在地方上的。他说，‘为着西教士到中国来，我们感谢神，我们感谢你们。但你们作错了一些事，你们不该来建立你们差会的教会。“长老会”的名称应该撕下来，“浸信会”的招牌应该取下来。’假定你当日是一位宣教士，你对这样一个人作何感想？事情就是这样：攻击，攻击。但是由于受到攻击，倪弟兄学了一个功课，叫他的动机得到纯净。他曾确切的对我说，当他被人攻击的时候，尤其是被西教士攻击的时候，他就自问：‘哦！也许我错了，否则为什么有这么多主的仆人攻击我呢？’你看见由于这样遭人攻击，他蒙保守，一直自问到底他的动机是否清洁。他实在学到一个动机清洁的功课。

也许是一九三五年，我去杭州带几天聚会，有一点工作。回来后有一次他把我带到一边。（我们从来不瞎聊，不随便谈天说地。）我想他是从主受感，特意要试验我。他突然间问我：‘你为什么去杭州？为什么去杭州？’我大感惊讶，他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我说，‘我觉得在杭州有些弟兄需要我的帮助，所以特意去帮助他们。’你们知道他说什么？他的话很直，他说，‘你这是政治家作风。’我说，‘什么？请你讲清楚些，我不领会。’我真的不领会。我认为我是主的一个小仆人，我去那里服事，他怎么会想说我是耍政治呢？他说，‘因为你是怀着一个目的去的。’我说，‘我的目的不坏，我去是为帮助他们！’他说，‘不错，那就是政治。’我说，‘倪弟兄，那我没法事奉主了。’然后，他帮助我领会：‘如果你要去一个地方，你不该有一个目的。你为什么要去那里？应该是主这样带领，主带你去，所以你必须去。你要作什么，你不晓得，祂晓得。’这真是一个功课。弟兄们，直到今天我还在学这个功课。在你事奉主的一切行动上能没有目的，没有用心，真不太容易。你能说，你为主行动是有一个目的的么？但照倪弟兄所学的，只要你有一个目的，不管是坏的目的，好的目的，你就是政治家，你就是在玩弄政治。哦，那是一个难学的功课。但这个帮助了我，帮助我问我的动机，我的动机在那里？我的动机是什么？这些功课不是从我来的，是倪弟兄学会的，我只是跟随而已。

他实在付上了重大的代价。他学了功课，再传给我。你们要知道，我们在他手下受训，不是单学道理。他一直对我们说，‘不要抓道理，必须要学功课，要有学习。当你向人讲道理教训的时候，你的道理里必须有实际。你不能单给人道理，教导人，你需要一些真东西，这真东西只能从你经历中得来。’所以你们可以看见，他是借付上代价学了东西。

散播谣言

除开攻击以外，基督教也常常散播谣言，给他恶名。他们是尽所能的毁坏他的名誉，使他在这方面也受了不少苦。让我举一个例子。我头一次去上海，我花很长时间和他在一起，他告诉我，大概是在一九三〇年前后，有一天和受恩教士的同工刘教士（Miss Groves）来找他。她听到一点谣言，所以来见倪弟兄，带着责备的语气对他说，‘我听说有一个女人和你住在一起？’那时他还是一个单身汉，刘教士也是一位在属灵上帮助他的人，她有地位责备他。倪弟兄告诉我说，他答说，‘是的。’请注意，他回答说，‘是的。’于是刘教士说，‘怎么可以有女人和你住在一起？’于是她很不高兴，又非常失望的离开了。但倪弟兄告诉我，那时他身体不好，又没有人照应他，所以他母亲从很远的地方来，与他同住，并且照应他。‘这是真的，是有一个女人来与我同住，因为我生病了。’我真觉诧异。‘那么你为什么告诉她，那是你母亲呢？’你知道倪弟兄怎么回答？他说，‘她没有问我她是谁。’接下去他告诉我说，‘弟兄，我们必须学习，永远不说什么话来为自己表白。人无论问什么，只能告诉人事实，告诉人真情。’他说，‘刘教士责备我，我必须学一个功课，不为自己表白，我必须忍受这个责备。’我说，‘你为什么告诉她，那是你母亲？’他说，‘她并没有问我她是谁，如果她问我，我会告诉她。但是她没有问，我不需要告诉她。如果我告诉她，就是为自己表白。’现在你们就能知道，为何在这一世纪来，他是在主手中一个最有用的器皿。

我也必须告诉你们，到了一九四二年，反对倪弟兄的大风波掀起了，几乎全部同工，以及领头的人，都反对倪弟兄。但感谢主，我和极少数的弟兄姊妹没有在反对之列。我告诉人

说，‘不管你们告诉我倪弟兄多少的错，甚至他真是错了，我也没有地位说好说歹，因为我永远忘不了我从他所学习的。’我之所以信服他，是因为我与他在一起有很长的时间。我永远不能否认，他所学那个结实基本的东西，以后又把那个传给了我。我不管人们怎么说。有些基督教的领袖曾对我说，‘你是跟随一个人，跟随倪柝声。’我说，‘这太荣耀了。对我来说，我能跟随这样一位从主来的人，是一个荣耀。’

哦，有从基督教来的种种谣言，但也有从主来的表白。我只讲一个例子。一九三八、三九年他在英国，有一天他被人带去参加英国的开西大会。你们知道，那是一个了不起的聚会。那时开西聚会的主席是中国内地会的董事会主席，他听到一点倪弟兄的事；他看见倪弟兄赴会在场，就要求倪弟兄有一个祷告。那些年间被邀在开西大会说话是太荣耀的事，就是被请上台去祷告也是一件大事。当主席请他上去的时候，他不敢去。他问史百克先生，（是史百克先生带他去的，）史百克鼓励他说，‘你去吧！’于是他上了讲台，祷告了。就是那一个祷告把全会众抓住了。祷告之后，有人传信息。但是信息之后，没有人谈论那个信息，都谈到倪弟兄的祷告。不久之后，我在北平听见有人告诉我，倪弟兄如何在开西聚会中祷告，那次祷告如何抓住整个聚会。后来那位主席与他有很好的交谈，倪弟兄觉得这是一个适当的时机，与这一位在中国最好的差会的首领有一次交通。他们谈过话以后，这位内地会的主席完全赞同倪弟兄的感觉，于是他告诉倪弟兄说，‘弟兄，主在中国所托付在你身上的，正是戴德生先生所接受的负担，也正是我们所没有作到的。但是很可惜，我们在中国的宣教士反对你，他们错了。’最后，这位主席特意到中国，在上海召集所有内地会的宣教士，并公开清楚的告诉他们，‘你们反对一位名叫倪柝声的工作和职事，这事你们作错了。我特意来与你们相聚，叫你们知道，他一直所作的就是我们所该作的。就因为我们叫主失望，因此主兴起他来代替。所以我今天劝你们，也要求你们，永远不要再作任何事攻击他，反对他。’但是我告诉你们，等他回伦敦以后，西教士们攻击得更加厉害。

按照我所知道、所记得的，我信这是相当准确的，自从一九二七年倪弟兄开始在上海建立教会，直到他去世，他只有一次被邀请在公会讲道，那是一九三二年。今天我知道，那全是主打发他来为着我，他被我家乡一个公会邀请，他来了就住在我家，这是我们头一次会面。一面说那时他并不太出名，但是另一面他很出名，成为人攻击的对象。如果那时你去中国，问人说，‘全基督教攻击的是谁？’他们会告诉你说，‘倪柝声。’

今日仇敌的诡计

我要说的话在这里：这些年来由于一些弟兄们大量翻译倪弟兄的著作，他们只出版一些有关基督作生命这方面的书，却尽力把教会一面的书掩藏起来。凡是书名上有‘教会’这样字眼的他们一概不要，甚至连倪弟兄的‘荣耀的教会’也不要。他们只要那些属灵一面的书。因为这些书帮助了成千成万的人，因此倪弟兄今天非常出名。其实这个与倪弟兄的本意是相背的，他从来不要这个。但是人们今天所给他的名声并不正确，并不公正。他们恨恶倪弟兄所宝爱的教会。我知道那些出版他书的人，一直尽力掩藏关于教会的书。在这方面，我实在成了一个捣乱者。他们是尽力掩藏关于教会的书，我是尽力出版关于教会的书。

我请求你们回去读‘教会的路’英译本中我写的序言。因为伦敦出书的地方散播一种谣言说，在战后倪柝声改变了他的观念。他们说，‘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倪弟兄对于教会，对于宗派的观念的确是这样，但在一九四五年以后他改了。因此今天的李常受是与倪柝声两样。’就是由于这个，我们出版了‘教会的路’这书，并且加注了谈话的日期、地方，其中没有一篇是在一九四五以前的，最早的一篇是在一九四八年，最后的一篇是在一九五一年。我指给人看说，倪弟兄从未改变过他的看法。在战后我与他一同作工至少有两年半之久，他曾把心中的全部负担告诉我，他说，‘我们在这里不是单为基督，我们是为基督，和祂的身体—教会。’

我不知有多少次，他将他的心向我敞开，往往从下午六点谈到半夜。在一九四七到四八两年间，这是常有的事，每次只有两三个人：我和他，或者再加上一位汪佩真小姐。我真能知道他的心在那里。但是今天在这许多基督徒中间，有一班所谓属灵的人，他们宝贝倪弟兄任何讲到基督作生命的信息，而尽可能的掩藏倪弟兄所讲关于教会的书。

让我再说几句话。我常对人说，今天有那么多称赞倪弟兄的人，但是假定倪弟兄在美国，许多爱他称赞他的人都将成为逼迫他的人。正像主耶稣对法利赛人讲的话：‘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路十一47。）主这话是什么意思？祂是说，如果先知们今天在这里，你们也会杀死他们。当倪弟兄在监牢门外之时，他仍在人攻击之下。今天他的名声比从前好，因为他是在监里。他的名声变好，是因为他在属灵一面的书出版了。

倪弟兄不单是为基督，他的异象也是为教会。基督作生命是为教会。我现在必须对你们说，仇敌是何等诡诈，仇敌使用一个超级的诡计，用属灵的一面来掩藏实行的一面。你们可以看见，倪弟兄所受的苦不是来自外邦世界，而是来自基督教。

第十五篇 倪弟兄一生所受的苦难与学习（续）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九节上，十四章六至十一节，十六至二十一节，二十三节，二十六节，十六章七节，十三至十五节，十七章二十一节，二十三节，二十章二十二节，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下，四章十三节。

我们上一次讲到倪弟兄一生所受的苦难。他因着贫穷、疾病，受到不少的苦难。不只如此，他也从基督教受到许多苦难。他们给他许多藐视、批评、反对、攻击和谣言。我把谣言列为末一项，因为那是最诡诈、最破坏人的东西。我们都必须知道，撒但是一个说谎者，也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谣言就是谎言。

你们若回头去看主耶稣，就知道在四福音里，犹太教的人也是这样对待主，藐视祂，批评祂，反对祂，攻击祂，也散布祂一些谣言。并且在使徒行传里，犹太教的人也是照样对待使徒们。今天宗教的人也照样对待在主恢复里真正跟随主的人。藐视、批评、反对、攻击、散播谣言，这些都是老法，是撒但基本的手法，是仇敌的杰作。

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一九三四年夏季，在上海，我与倪弟兄同乘一辆汽车到郊区去。当他驾着车的时候，他转过来对我说，‘弟兄，我们现在必须转向外邦人去。’他这话是引行传十三章四十七节的话。保罗与巴拿巴把福音传给神的百姓犹太人，但是犹太人弃绝了，并且逼迫他们，于是保罗与巴拿巴对他们说，‘你们弃绝这道…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到了一九三四年，倪弟兄的职事可以说完全遭受到拒绝。在那年以前，他一直将他的职事向着基督教开启，但是从基督教所得到的只有这几样：藐视、批评、反对、攻击、散布谣言。所以那时他对我说，‘现在我们要转向外邦人去。’从那时候开始，我们更多注意把罪人带到教会来。

从一同事奉的弟兄们所受的苦

现在我们必须来看他受苦的另一项，就是从一同事奉的弟兄们所受的苦。我告诉你们，这些苦更是严重。从外人来的苦都是我们之外的，惟有从弟兄们受的苦是在我们中间的。

革除

倪弟兄从弟兄们所受的第一个苦，就是被他们从教会中革除了。我已经对你们说过，最早的教会生活实行是在一九二二年，开始于他自己的家乡。过了差不多两年时间，有一些事情发生了，一九二四年他被革除了。换句话说，他被弟兄们弃绝了。在基督徒中间，从教会生活中被革除不是一件小事。他被革除不是仅仅在会中宣告，乃是正式明文宣布，并且是当他出外不在家的时候。

他曾将这被革除的整个经过细细交通给我听。那次他离开福州，去杭州作工，有人写信告诉他说，他被革除了。不要以为他是天使，可以不在意；他也是人。他自己对我说，这件事令他十分气愤。但是主来问他：‘你今后愿意在我手中么？或者愿意在你自己的手中？’因此他什么也不能作。等到杭州工作一完，他就回家。在那里大多数弟兄姊妹都是学生，

也都是他带领得救的，他们对于所发的通告非常愤怒，他们不能接受，并且他们也都站在倪弟兄这一边。他们到码头迎接他，他一下船，那些年轻人就对他说，‘倪弟兄，你必须采取行动，你不能接受这种革除。’当然他又一次受到一点激动。看看来的这些人都站在他这边，他对他们说，他身体不舒服，有一点晕船，叫他们中间几个人当晚到他家里去。那晚去了不少人。在他们未来之先，从主那里有话来，要他不可有任何行动，不可为自己表白什么。所以当人来到他那里，挤成一堆，盼望有点什么反应，他出来时却非常平静，告诉他们说，‘弟兄们，我不能作什么，因为主不许我作。我惟一可作的事，是今晚收拾行李，明天离开这里。你们都要安静。’许多人都哭了，非常失望，有些人因此就不再聚会。于是他离开了那里，这是一九二四年发生的事。

在中文诗歌本里的第四百六十八首，就是倪弟兄在那时所写的，我永远忘不了那首诗。五十年过去了，到今天，这首诗还是非常感人，还是叫人灵得畅快。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人是学习如何背负十字架的，是学习如何不为自己表白的，是学习如何受苦而不开口的。

不久之后，倪弟兄有了负担出‘基督徒报’这分刊物。再后他有负担北上到上海，在那里开始一个新的工作。就在那时，上海的教会建立了，那是一九二六年底，一九二七年初的事。因为他接受了一次十字架深刻的工作，主的工作就借着往前走了一步。

在这里你可以看见一个原则。不错，教会是产生自基督的生命，但也是经过痛苦。连圣经也说，教会的产生是一种产难，正像妇人生产一样。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去到一个地方，能轻易的建立起一个教会，没有这件事。教会的产生是凭基督的生命，也是借一些人的受苦。

异议

倪弟兄从弟兄们所受的第二个苦是异议。有些弟兄姊妹虽然未弃绝倪弟兄，但是对倪弟兄一直有异议。举例来说，从开头有一位姊妹，她年龄比倪弟兄大五、六岁。我想最好不要题她的名，因为我要讲到一点消极的事。（当你要说某人短处时，最好不要题名。）她是一个追求主的人，那时倪弟兄二十岁，她二十五、六岁。她很爱主，也有恩赐，从多方面得到人的尊敬，最后成了一位女旅行布道家。我最后一次听说她的事是在战时，她在中国首都一个神学院教书，她被基督教看为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她在最初教会生活开始时就在其中了。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她一直与倪弟兄表示异议。跟着那六位开革倪弟兄的弟兄，她是一直对倪弟兄持异议者。在一九三四年元月，当我们在上海参加第三次得胜聚会的时候，我见她在聚会中，但是她在聚会中一直表示异议。当倪弟兄讲道的时候，她是一直摇头。你知道这是一种痛苦。她比倪弟兄年长，且多方受到人的敬重，而她又向倪弟兄持异议。

你们不要以为，多年来没有一个人对倪弟兄表示异议。我举出这位姊妹作一个例证，她可算是最强的持异议者。教会生活已经遍满中国各地，而她不在里面。在最起初时她在里头，后来又出去了。这些异议对倪弟兄来说，实在是一种痛苦。

不成熟与无能

倪弟兄还从弟兄们受到一种痛苦，这痛苦是从人的不成熟与人的无能而来的。他与弟兄们一同作工，背负责任，但是其余的弟兄们与他无法比较。他是那么成熟，那么行，而别的人是既不成熟，又不行。这真是痛苦。

在五十年前，在中国，倪弟兄是一个奇特的人。他比其余的人不知在前多少。许多他所见到的，弟兄们并没有看见。他们不成熟，又不行，这对他来说就变成一种痛苦。这是我刚刚进到这工作里时所见到的。他们不能作什么，但是喜欢喋喋不休，因此也成了别人的难处。你们要知道，在教会生活中，好的工人不多说话，凡好说话的都作不出什么工。你不要受人的欺骗。

顽梗

接下去还有人的顽梗。让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非常实际。我进入这工作，是在教会生活开始以后十一年的事。当我到上海的时候，是倪弟兄邀我去访问的，他把我留在那里四个月之久。到那段时间的末了，他来找我说，‘李弟兄，我们同工们觉得，你要把家迁来这里，和我们住在一起，一同作工。你到主面前去，看主怎么说。’于是我就到主面前去，也清楚应该怎样作，于是我进到工作里面。他立刻将我摆在一个责任的地位上。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这样？我是一个新手，而其余的人至少也作工五、六年了。我只是一个新来的人，倪弟兄却把很重的责任安排给我，并且指定我和他同作一些事。我发现所有其余的弟兄们都各忙各的，只有一位例外。他比我年长，也比倪弟兄年长。我那时大概是二十六，倪弟兄是二十八，只差两岁，而那一位已经过了三十五。在他进到工作里来以前，是一位邮政局长，有一点阅历。有一天有一位很聪明，很有学问的人来了，他打算去美国深造。那时他刚刚得救，很盼望在赴美以前受浸。他来过一、两次聚会，倪弟兄对他的情形很清楚，但是这位作过邮政局长的弟兄说，‘不行，他太陌生，只来了一、两次聚会，我们不该为这样一个人施浸。’倪弟兄说，‘弟兄，你担心什么？’他说，‘我担心他可能没有得救。’然后倪弟兄说，‘你可否将所有责任由我来负担？如果这事错了，我在主面前负责。’他还是说，‘不。’不管倪弟兄怎么说，他坚持不同意。这真叫倪弟兄受苦，这只是一件事。

在起头的时候，倪弟兄从基督教许多不同实行中采取许多东西。他从某一种实行中采取了圣洁，又从某一种实行中采取了受浸，又从某一种实行中选取了另一件。他对于我们聚会的路，大体是从弟兄会的实行选取来的。在弟兄会的聚会中，姊妹是不许开口的，唱歌可以，但不可以祷告。直到今天，弟兄会还是不许姊妹在会中说话，包括不许祷告。

但是到了一九三二年以后，那就是我进到工作里的那一年，倪弟兄觉得在聚会中没有姊妹祷告，那对教会是一个太大的亏损。他清楚看见，姊妹们在会中祷告绝对是对的。但大多数所谓领头的人，都有一种印象或教训，就是在会中姊妹们不该说什么，姊妹们该闭口。倪弟兄与他们交通说，‘我们应该在聚会中释放姊妹们，让她们祷告。’几乎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说，‘不可以！’以后我到了上海，逐渐发觉有这个问题存在。我对你们说实话，在这事上我几乎是第一个说阿们的人。这是一个小例子。

弟兄们，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法，从开头样样事都是艰难的。正像开路一样，头一批人付上了代价，等到路一开好，别人就很容易在其上开车了。倪弟兄是开路者，他几乎是惟一的

开路者。等到发生过一两次事情以后，我就知道他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个地位上，因为他太孤单。

不要以为只有弟兄们是顽固强项的，有的时候在姊妹们身上这种难处更大。这种强项顽固给我们的痛苦也很大。所以我们都必须学习，一面忍受别人的顽固强项，但另一面永远不要向任何人强项。要学习对人说，‘好的，弟兄，如果你觉得是这样，我没有话说，我跟你！’不要太相信自己，要学习相信别人，相信你的弟兄，相信你的姊妹。这是一个美好的功课。

野心

第四，就是弟兄们对地位的野心。感谢神，姊妹们不大会会有野心。在弟兄们这一边，就有这一个难处。我再说，当我进到工作里，倪弟兄的健康情形不好，不能经常参加聚会。他作文字的工作，也照顾特会，经常的聚会就不能顾到了。我在那里，他便将聚会的责任交给我。当时有一位很活跃的弟兄，非常进取，处处表现他很爱主。我是一个年轻人，非常欣赏这位弟兄。在主日通常有三次聚会。有一次，在一个主日下午的聚会中，我请那位弟兄传一次信息。倪弟兄知道了这事，他责问我说，‘你不该请那位弟兄传信息。’我奇怪，这有什么错？可是他不愿对我说明什么。后来我发现，他本来是第三位进到教会生活里来的人。（第二位是眼科医生俞大夫，第一位就是我先前提起的那位顽梗的弟兄，这三位都是由上海内地会出来的。）从起初他就有野心要作领头的人，其实他完全不合作头，不是那一种材料，所以倪弟兄不赞同这事。你们知道什么事发生了么？自从一九二七年他进到教会，一直有野心要作长老，最后到一九四八年，在他进入教会生活二十一年之后，他离开了教会，在家里开始聚会，雇了一位游行传道人。正像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人在家中设立偶像来敬拜，又雇人作祭司。这不过是一例。

在已过四十年间，我见到许多中国名传道人，几乎所有的人都曾经过这条路。他们来聚会，期望得到一点地位。但是倪弟兄总是对人说，教会是一个有机体，不是一个组织，没有地位给任何人。你知道牙科医生干什么？他们就是给假牙一个地位。你安在身上的任何东西都是外来的，没有生命。我不愿把名字说给你们，但是没有人能与我辩论，今天许多有名的中国传道人，像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他们几乎都走过这条路。他们来与我们聚会一段时间，期望在工作上得到一些地位，但在末了发现没有什么可得的。于是他们离开我们，有的变成反对这路的人。这是什么？这就是野心。倪弟兄常公开对我们说，在教会生活中，无论谁要得一个地位，他就永远得不到。

另有一个年轻人，很会装作，非常诡诈，他装出最属灵的样子。为着什么？为他的野心。在最初期，几乎全上海教会的人都被他骗了。逐渐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前头负责的人，以及同工们，知道他一切都是假的，大家都同意处理这事。有一次教会突然召集了一次紧急聚会，全会众都来了。一位同工当场站起来，宣布他虚假的事，于是许多人都起来定罪他，全会众都定罪他。于是他离开了。等他离开之后，就被当日中国最高的神学院聘为教师。这就是基督教。

我必须对你们年轻人说，在教会里有这一个问题，就是弟兄们寻求地位的野心。这个使得倪弟兄受许多苦。他曾告诉我，他不知道如何来处理这些事。到末了他什么也不能作，只

好让它去。他说，‘我没有什么地位给人，别人也从来没有给我一个地位。谁愿留下就留下，谁愿离去就离去。’那时有一些分裂，就是由于这种野心导致的。

要知道，有野心的人从来不承认他有野心。等到他们引发分裂以后，他们总有一种理由。他们总会罩上一件外衣，一件道理的外衣。他们说，‘教会在这道理上有错，我在主面前清楚了。’这全是装作、托辞，是罩盖他们野心的外衣。

背叛

还有一点我觉察到的，就是弟兄们的背叛。（有时包括姊妹们的背叛。）当我年轻时，读到以色列人的历史，读到他们背叛摩西，我觉得希奇，信不来。但是当我进到教会生活里，我发现背叛。不只有从外人来的攻击，更有从里面人来的背叛。到末了不只背叛，攻击也来了。从弟兄们来的攻击。

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件最实在的事，使倪弟兄受了许多苦，那就是他的婚姻。直到一九三四年为止，他还没有成家，那时他大概是三十二岁。他母亲是在中国式家庭里的人，非常关心他的婚事。他是长子，三十二岁还不结婚，因为其中有一点复杂的关系。到了一九三四年十月间，我们在杭州又有特会。倪母南下来看同工的姊妹李渊如小姐，她比倪弟兄大约长八岁，她是同工中年龄最大的，那时大约是四十岁。倪母来对李小姐说，‘不管怎样，你们一定要帮助，让倪弟兄结婚。’这位年长的姊妹说，‘当然，我们乐于帮助他结婚。’于是倪母去见倪弟兄，结果他答应了。就在十天特会过后的一天，他结婚了；我被倪弟兄选作伴郎，还有一位比他年长的栾腓力弟兄则被请作司仪。

就因这次的婚姻，不久之后掀起了大风波。这场风波的掀起包括了三方面。一方面是来自倪师母的姑母。倪师母从小失去双亲，在姑母手下养大，这位姑母极不赞成她侄女下嫁一位穷传道。我必须告诉你们，在四五十年前，在中国人眼中，尤其在上等社会里，认为传道人 and 乞丐差不多。倪师母的背景算是上等社会的家庭，因此他们不同意，尤其姑母不同意。他们就起来反对。基督教人士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就联合起来；加上在教会中间也有一些属肉体的人参与这事，三方都起来反对倪弟兄。

我作过伴郎以后就离去了，回到北方休息。有电报来告诉我这些事，于是我回到上海。简单的说，这是一场大风波。有一天早晨，倪弟兄来见我说，他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一桩婚姻会发生这样的风波：‘你看，我们所有的名字都被刊载在这大城的最大报纸上了。’我不愿讲其中的细节。最后倪弟兄离开上海，驾车到千里外的另一个省分；我被留在上海，应付那些难处。所以不要以为教会生活经常总是晴朗的天，所有教会里的人都是天使。不！即或他们都是天使，撒但也会偷偷塞进好些小鬼来。

我再告诉你们一个最大的风暴。在中国，早期经济的情形不算好。有好些人被主兴起来凭信心事奉，信靠神生活。我曾告诉过你们我的见证，现在再讲一件事。一九三六年我被工作打发到北方，故都北平工作。那时候在我们中间，工作只打发人而不供应人什么的。他们说，‘李弟兄，我们有主引导，觉得你该去北平，你怎么说？’我说，‘阿们！’于是就去了。去了之后，一切的需要都得仰靠神来供给。当时我到了北平，看看这城市相当大，心里想说，最好买一辆脚踏车，行动就方便了。我为此祷告主，里面觉得主说，‘去买

吧！’我对主说，‘我现在口袋里有一些钱，但只够搬家用。’但里面深处总觉得可以去买车，主会给我钱。这大概是周五或周六的事。等到主日擘饼以后，奉献箱里开出一个包，是给我的，两块钱。下周周一，有一位年长的弟兄来见我，和我谈话很久。在他离开时，留下一个信封在茶几上，说，‘李弟兄，这是为你的。’他去后我打开一看，有十块钱。在同一天又来了一封挂号信，里面有一张二十元的汇票，是从很远的一个地方汇来的。当我出去邮局兑换汇票时，路经一家脚踏车店，进去就看见一辆脚踏车；样样都合意，我就买下了；车价外加牌照税，合计三十二元。我买了车，回家心里真是快乐，就到书房跪下感谢主。当我正祷告的时候，主指给我看，从主日晚上起我正好收到三十二元。很自然的我在主面前流泪，感谢主的信实。

我这是举例给你们看，我们早期是如何过生活的。那时有许多人被主兴起来，但是经济的情况不好。因此好些人都受到试炼，也有好些人生病。有一天倪弟兄在聚会中给我们一点统计的数字，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同工是死于肺结核，并且年岁都不大，都是三十五到四十的样子。我曾对你们说过，倪弟兄经常用他收入的三分之一帮助别人，但这笔需要太大。简略的告诉你们一点故事，到一九四〇、四一年，倪弟兄的二弟是一位药剂师，他在中国生产几种药品，但不太善于经营，因此要求倪弟兄进来。于是倪弟兄就接受了那个经营，作为供应工作需要的一个机会。不久之后，有些在药厂工作的弟兄，因着有野心要得更高的地位，就在教会的弟兄们中间制造了一些误会；这些误会就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大到一个地步，整个在上海的教会都起来反对倪弟兄，逼得倪弟兄只好离开上海。就在同一个时候，上海在日本的占领之下，在上海的日本宪兵当局，强逼上海教会参加一个基督徒的伪组织，这组织是听命于日本军事当局的。教会不能这样作，所以也被逼停止聚会了。

在这样一个混乱之下，倪弟兄停止了他的职事，离开上海去到内地，在重庆继续进行他的药厂工作。他的职事一停就是六年。有的人说，他太忙，太被他的事业霸占，因此没有时间尽职事。那纯属谣言。他停了职事，不是由于太忙，而是因弟兄们的背叛。这是那几年他所受最大的痛苦。

等到那六年过去了，到了一九四八年，有一次大复兴在我们中间被带进来。借着那次的复兴，背叛的人几乎全部懊悔，向倪弟兄悔改认罪，于是倪弟兄回到他的职事上。（我愿顺便说一句话，虽然那么多人背叛反对倪弟兄，但他们并没有反对教会，那是一个见证。几乎没有一个人回到宗派去，他们还是留在教会里。）

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在那次复兴的时候，上海教会决定要建造一个会所，当时找到一块地皮，买价要花十万五千美金；同时还要建造一个会所，内部可容三千个座位，外面可容二千人，又要花十万美金。这笔需要，在那时是一个相当重的负担。有一天晚上倪师母来见我，说，‘李弟兄，倪弟兄要你今晚去我们家，有事和你交通。’于是我就去了，他交给我三十七根金条，每条十两，总共是三百七十两黄金。（在那时的时价是一两黄金五十美金。）他说，‘把这拿去作为买地用。’我问说，‘这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是从药厂经营来的。’我感到惊讶。那时教会为买地建会所奉献已有半年之久，弟兄们的奉献加起来是三百七十两黄金。现在倪弟兄一笔交给我的，也就是那么多。

这是一段故事。在那次复兴之后，他开始有训练。不久共产党来到，占领了他花费许多钱所买下的训练中心。那是一座小山，上面盖了好些小屋，全都被没收。他自己也在一九五二年被捕，被监禁二十多年，最后死在监里。

一生是个受苦的人

我告诉你们，按照我的看法，以及我对他的认识，他一生没有度过一天安逸日子，一直是受苦的。经过所有这些苦难，他学习天然生命受对付，魂被对付，己受对付。在那六年被摆在一边的日子里，他所学最后的功课乃是外面之人的破碎。天然的人破碎了，然后灵才可能得释放。所以他不是仅仅传递知识道理给人，他所有的教训都有一些真实的经历。他从苦难中学了这些功课。

我们今天承受了所有的功课。我能向你们作见证，没有什么比我在倪弟兄身上所看见的苦难，帮助我一生更大。在他身上所见到的这些印象，是我终生难忘的。这些印象成了我基督徒生活中最大的帮助，我信这也是对教会莫大的帮助。我们今天的确承受了这样一笔遗产，这是倪弟兄付上了极大代价所换取的，这个代价就是他所受的苦难。

我再说，倪弟兄一生是一位受苦的人。他没有孩子，他的妻子约比他早七、八个月离世。她先去世，然后他才去。他什么也没有留下，他没有写什么遗嘱，他就是这样去了。不过从另一面说，他留下了不少。你们同意我的话么？在这里有众教会，有这许多属灵的丰富，都是神借着 he 留下的。

第十六篇 倪柝声弟兄的职事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哥林多后书四章一节，五节，三章五至六节，八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至二十一节第一句，歌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至二十八节，以弗所书三章八至十一节，五章三十二节。

今天要来看倪弟兄与主的恢复的关系，也就是来看到他的职事。

职事出自启示与苦难

职事出自两件事：启示与苦难。没有启示就不可能有任何职事，因为没有什么可服事给人的。但只有启示而无苦难，你还不能有职事。也许你有的不过是一种教训，或者只是一种恩赐。恩赐与职事不同。职事是更高的、更深的、更属身体的；但恩赐是表面的、低浅的、不值钱的。如果你得了启示，神就要将你放进火炉，经过一切苦难，这样你就有职事了。

紧接着职事是工作，紧接着工作是众教会，是教会的实行。末一项是复兴。你们要看见这个次序：启示，苦难（包括生活中一切真实的功课），职事，工作，再是众教会，众教会又需要复兴。

今天所读的经节可分两组，前一组重在苦难一面。所有这些经节都说到保罗所受的苦。从他的书信中我们能看出，保罗在受苦之前先得着了启示，然后主将他放到火炉里去烧，去受苦。这正像人制作瓷器一样，瓷器必须经过火烧。瓷器被烧过之后，其上的画便与瓷器成为一个，再也无法抹去了。接受一个启示就像在瓷器上画上画一样，在得着启示之后必须受苦难锻炼，使这启示与人成为一个。所以我告诉你们，没有一个神真正的执事能免去苦难，不可能。你需要苦难，我也需要苦难，我们都需要它。究竟你能有多少的生命，能有多少基督丰富的实际来服事给人，就是根据两个因素：（一）你得到了多少启示，（二）你因所得的启示受了多少苦。你看见，启示加上苦难，才能使我们有职事。

在新约所有的书信中，你能看见这三件东西：启示、苦难和职事。有了这三件，然后才有工作。工作不是从教训来的，也不是从恩赐来的，而是从职事来的。保罗并不是说，‘我们领受了教训；’也不是说，‘我们领受了恩赐；’不是。他乃是说，‘我们…领受了这职事。’（国语和合本翻作‘职分’—林后四 1。）什么是执事？执事乃是一位有真正职事的人，这职事是由启示加苦难造成的。

职事与恩赐不同

也许你要问我，恩赐与职事有何不同？举一个比方，有一天一只驴子突然间说了人话。你们记得一个外邦先知巴兰的驴那个故事。你说这是一个职事么？不是。那是什么？那是一个恩赐。但是你们在说本国语言的时候，这个语言已经作到你们这个人里面了。那就不是一个恩赐，乃是一个职事了。我告诉你们，甚至到今晚，我说英文还多多少少是一种恩赐。经过十五年的讲说，你们的语言已经相当作到我里面，但也不过百分之四、五十。我的华语是百分之百作到我里面了，我说中国话不用思索。所以，说中国话这件事，对我来说是

我的职事，而说英文对于我还有一点是恩赐。什么是职事？职事是你之所是的表现。尽职事乃是表现你之所是。什么是恩赐呢？恩赐只是一种表演而已。

现在我在讲话，我在走动，我在比划，你们不会想我是一只猴子。我是一个人，无论我在这里作什么，都是我这个人的表现；因此无论我在这里作什么，那就是我的职事。但是假定这里有一只猴子；你们知道通常猴子都是用四脚行动的，但有时人用一根棍子比划一下，它会用两脚站立表演像人一样。再用棍子点点它的头，它就会把帽子戴上，那都是表演。那是恩赐。请你记得，今天在基督教里有不少的活动都是猴子表演。你在那里看到人的口才、学问、学位、站在讲台上带着某种特别的腔调，那只是一种表演而已，不是真东西。但是在使徒保罗身上，他就是他所尽的职事，因为他所看见的已经被作到他这个人里面去了。

我也要告诉你，在倪弟兄的身上也是这样。我认识好些今天出名的传道人，他们讲得不少，也写了不少有关十字架功课的信息；但是当我与他们同住一起，我在他们身上并没有看见十字架的功课。我也曾与倪弟兄同处相当长的时间，不是一年两年，几乎将近十五年之久。有时他说到十字架，不过不是讲那么多；但是在他这个人身上，我看见了十字架，他是一个接受十字架的人。哦，从多方面来的苦难就是十字架的工作，这已经作到倪弟兄这人里面去了。因此在过去的年间，他所作的不仅仅是一种教训，也不仅仅是一种恩赐而已，不是！我能从我深处作见证说，在已过这些年间，他所作的乃是一种职事，那也就是他之所是。我深盼你们年轻人不要太过欣赏恩赐：像驴子说几句人话。不错，那是相当神奇的事，但是不要因此而感到惊奇。你要有正当的职事，然后把你所是的服务给人。

我再对你们青年弟兄姊妹说，永远不要欣赏恩赐。你的口才算不得什么，反倒会成为难处，因为魔鬼很容易趁机欺骗你。所以不要欣赏你的口才、恩赐、天才。我们都必须认识，今日教会的建造并不需要恩赐，也不需要教训，我们需要职事。我们不需要你来运用你的才干，不需要你来讲那么多，我们需要你能将生命服事给人。若是你有这样的职事，我要告诉你，你一来到聚会中，聚会就会丰富。连教会中的难处，或是圣徒间的问题，如果被带到你面前，几乎不用你说一句话，问题就解决了。他们把事情带到你面前，他们便得了光。你的在场就是光，就成了光照，因为你就是这样一个人，神的光照已经作到你这人里面了。无论在那里，只要你在，人就在光照之下，他们在你的光中得以见光。因此今天在教会中我们需要职事。

多年来我看到倪弟兄总是低贬恩赐，甚至定罪恩赐，他是一直一再的注重职事。这在保罗的书信中也很清楚可以看出。哥林多书有两封，前书就是从消极方面来对付恩赐，而后书乃是从正面来说到职事。在前书里保罗是低贬恩赐，而在后书里保罗是高举职事。并且你在后书里很难找到‘恩赐’这个辞，却有好多次说‘职事’、‘职事’、‘职事’。（三 7, 8, 9, 四 1, 五 18, 六 3, 九 1, 13, 原文。）

倪弟兄的职事—基督与教会

倪弟兄在得到启示以后就开始受苦，他经历了许多痛苦，然后在他身上有一个职事出来了。他的确有一个职事。那么什么是他的职事？他的职事非常清楚有两方面：一是基督，二是教会。他的职事是完全、适度、平衡的。我不能说我读尽了基督教所有的书，我可以说我

读了许多，我知道从第一世纪下来直到今天那些出名的属灵人。但在倪弟兄之外，我还未曾发现有一个人，他的职事是那么完全、充分、平衡，具有这两方面——基督与教会。倪弟兄实在是看见了基督的异象，并且他也得到了教会的启示。甚至在他所出版的书本中，总是这两方面，是适度平衡的。他出版了好些书，说到基督作生命，基督是一切，是中心，是普及；他一本又一本的出版讲到基督的书，这是你们知道的。我也必须告诉你们，他也一本又一本的出版关于教会的书。

而在关于教会的书上，他总是包括两个要点：教会的内容（或说实际）与教会的实行。教会的内容实际就是基督自己。倪弟兄在他的职事上所得的异象，不是一个单为信徒个人的基督，乃是一个为着教会的基督。不像今日所谓的属灵人，他们所坚持的基督仅仅是为基督徒个人的，他们并不顾教会。甚至他们还害怕谈起教会，因为他们知道无论何时一有教会就有问题，因此他们宁愿远避所有这些问题。他们只顾得基督作个人的生命。但倪弟兄与他们两样。他所得关于基督的异象，乃是叫信徒在教会中同被建造。因此，到头来信徒所经历的基督乃是教会的实际、内容。要叫这个成为实际，你需要教会实行的一面。教会的实际就是教会的内容，教会的实行就是她的表现。

要把这些事弄清楚，需要相当多时间，但我盼望你们能领会这些话。基督不只是为基督徒个人，基督也是为团体的身体。基督为基督徒个人，乃为建造团体的身体；因此至终基督成为教会的内容，就是教会的实际。教会的实际就是基督被许多基督徒个人，在团体方式里所体验认识。不错，基督是被我们个人所体验认识，但又在团体的方式里；在这种情形里，基督才是教会的实际。

为配合这实际，我们需要实行。我们不能说，你留在家里持守基督为实际，我留在月球上持守基督为实际，也许还有人在空中持守基督为实际。不错，就一面意义说，也许你有实际，但我相当怀疑，即或你有实际，但是你缺了实行。我们需要来在一起。你需要从你的小天地里出来，我需要从我的月亮上下来，他也应该从空中下来；不只来到洛杉矶城，还必须来到这屋顶下，来实行教会生活。这样我们才能说，我们不只有实际，也有实行。我告诉你们，这些都是倪弟兄职事主要的点。

倪弟兄的著作书报

顺便我告诉你们，人怎么能认识倪弟兄的职事到这个程度呢？要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方面是与同处，听他讲道，看他如何处事为人；一方面是读他的书报著作。感谢神，我得到了这些特权。从一九二五年开始，我就借读他的书报接触了他。

当我头一次读他的著作的时候，我以为他必定是一位老人，非常有经历，留着长须，有灰白的头发，因为他写的东西读起来就像是这样。但到末了我发现，我是十九岁，而他才只二十一岁。这使我感到非常惊讶，他才只是一个几乎与我年龄相同的年轻人。但无论怎样，借着这些书我与他有了接触。那些年间，我读尽了他所有的著作；不只如此，我也编辑了他许多的信息，因为到后来我被指派来编辑他三分刊物中的一分——‘基督徒报’。那是他创办的，但到了一九三四年以后，他把这个工作转交给了我。这分刊物中主要的信息还是他的讲台记录、信息，不过是由我来编辑就是了。因此我得机会读到他所有的著作。

大概是在一九二三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种刊物，就是‘今日的见证’。这分刊物大约继续了有两年之久，出了几期。第二种刊物是从一九二五年开始的，刊名是‘基督徒报’，出了两年。到一九二六年以后，他又回头出‘今日的见证’，一连几年。这两分刊物有何不同呢？‘今日的见证’主要是在基督作我们的生命这一面，叫我们看见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复活的能力，复活的生命，基督的升天。所有这些属灵的原则都包罗在这分刊物里。我可以说，那是在已过年间，在基督教中最深的属灵刊物。‘基督徒报’主要是为青年人，为初信的人的，它告诉人一些实行的事。所以他先是出版‘今日的见证’两年，就停刊，出版第二种刊物‘基督徒报’两年，然后又继续出刊‘今日的见证’七年之久。以后从一九三四年起，他有负担要复刊‘基督徒报’，那时我已经进到工作里，因此他将编辑的责任转到我身上。换句话说，从那年起他负责‘今日的见证’，我被指派来照顾‘基督徒报’。

除此以外，他又出了不少书，有些是在基督一面的，有些是在教会一面的，其中大部分是在教会生活实行一面的。这些书的信息不是他在教会例常聚会中所释放的，而是在他给我们训练的聚会中所传的。

第十七篇 我们中间的复兴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加拉太书一章四节，十三至十六节，五章十一节，启示录二章六节，九节，十四至十五节，二十节，二十四节，三章七至九节，二十节，十七章四至五节，十八章四节。

今天所祷读的经节，有几节是从加拉太书里选出来的。我曾说过多次，圣经每一卷书的开头都是特别的。创世记开头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约翰福音开头说，‘太初有道；’哥林多前书开头题到呼求主名，享受祂作我们的分；这些开头的話与全卷的中心信息都有密切的关系。

基督舍己救我们脱离罪恶的世代

在加拉太这短短的一卷书里，它的开头语是你在别卷中找不到的。它是说，‘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为救我们脱离地狱’？不是。但这是通常传福音的讲法。因为罪与地狱有关，只要你在罪恶之下，你一定下地狱。基督既为我们的罪舍己，当然也就救我们脱离地狱了。但圣经不是这样说。它是说，‘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一 4。）在这里保罗是什么意思？基督照父神的旨意，这不是一件小事。如果你不知道这旨意是什么，你必须去读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为基督得到一个活的身体，就是教会。神的旨意不是要有一个犹太教，也不是要有一个基督教，神的旨意乃是要得着一个身体。神的旨意既不是要受割礼，也不是不要受割礼，神的旨意是要一个新造。一个新造就是一个新人，而这新人也就是教会。所以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主要不是为救我们脱离地狱，而是救我们脱离现今罪恶的世代。这罪恶的世代是何所指？那就是指犹太教说的，那时的犹太教就是罪恶的世代。

在希腊文里，世界是‘科斯莫斯’（kosmos），是指一个系统、组织；而世代是‘爱容’（aion），是指这系统的一部分。世界是整个的系统，在这整个系统之中，有不同的世代。有第一世纪的世代，有十五世纪的世代，有十八世纪的世代，又有十九世纪的世代，也有二十世纪的世代。有一九六三年以前没有吸毒的世代，又有现在吸毒的世代。所以世代就是整个世界系统的一部分，而整个世界系统又是属撒但的。世界是一个撒但系统，在这撒但系统中有教育组，有宗教部，有电影系，有麻将科，还有拉斯维加斯系（指赌博言），还有好莱坞系，还有长发系，短裙组。所有这些都是不同的世代，而这些不同世代都是世界的不同组系，是世界不同的方面和表现。

宗教乃是世界系统的一部分

在保罗那个时候，他们所说‘现今的世代’究竟是何所指？请你想想看。那就是当时非常得势的犹太教。在宗教的人群中，犹太教就是他们‘现今罪恶的世代’，而保罗就是在其中。这并不是我的想法，这是保罗的话。在加拉太第一章里保罗一直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在那世代里，他是如何在那种局面中，他是如何在撒但的那个系统，那个组别里。

哦，撒但是何其狡猾。我也必须告诉你们，在撒但的系统中还有一部叫作查经部，神学部。撒但能利用每一件事来维持他的系统。只要他能把你牢笼到他的系统里去，他就不在意用什么办法。撒但的目的何在？就是要将你牢笼到他的系统里，叫你离开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是要得着一个身体。只要你离开身体，你就是离开了神的话，并且你也就是被牢笼到撒但的系统里去了。撒但利用好莱坞系统化了许多人。我也要告诉你，撒但甚至能利用神学来系统化许多神学生，叫他们离开主的身体。撒但在古时曾利用犹太教来系统化所有的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以及民间的长老。今天撒但也利用基督教来系统化许多所谓的基督徒，离开主的身体。所有这些方面的特色都是世代。

你们知道，罗马十二章也说到了一点世代的事：‘不要被模成这个世代，只要心思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旨意。’（2，另译。）那里所题神的旨意是指教会生活说的。你需要进到身体的生活去。只要你是在身体之外，你就是在神的旨意之外。而不要被模成这个世代，主要的意思是不要被模成任何宗教。宗教在保罗眼中，尤其在加拉太书里，是一个世代，就是撒但系统里的一部分，但保罗说，他已蒙拯救脱离了那一个。阿利路亚！当日保罗不只在那个系统里面，而且还是其中最出色的，比他同岁的人更有长进。因此他是非常宗教的人，是最宗教的人。在宗教世代中他是最强的。但是有一天主把他打倒了，主俘虏了他，主得着他了。因此他开始不再传讲割礼、宗教，而是传讲基督，就是产生教会的那独一无二要素。

然后，当保罗殉道去世不久，使徒们所建造的众教会，包括保罗所建造的教会，变成了另一个宗教。换句话说，成了另一个世代。在以前是犹太教的世代，现在变成了堕落教会的世代，变成了基督教的世代。保罗蒙拯救脱离了犹太教世代，现在那些真基督徒，真寻求主的人，必须来听另一个呼召，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其中出去。’（耶五一 45，启十八 4。）从那里出来？从什么出来？不只是从犹太教出来，乃是从巴比伦，就是从堕落的基督教里出来。

在基督教里，最危险的东西就是所谓的圣品事奉，所谓的圣品阶级。这个圣品阶级被主称作‘尼哥拉党’。所有读经的人都同意说，启示录第二章所题的‘尼哥拉党’，是指圣品制度说的。这班圣品人物形成一个阶级来管理别人。他们用一个好的借口来征服人。你们是平信徒，你们不懂得圣经，你们不懂得神的事，所以你们作不好；而我们是专家，从某某神学院毕业，我们懂得圣经，我们晓得怎么作工，怎样事奉神，所以我们便成了圣职团。我们是在你们上头的，你们必须称我们作‘可敬的’（REV. 美国人对牧师的尊称）。哦！这就是尼哥拉党。这就使整个堕落的教会变成了基督教，而这基督教是另一个宗教世代。

主恢复的历史是在罪恶世代之外

为什么对这件事我要讲这么多？因为我是在讲我们中间的历史，而我们中间的历史也就是脱离现今世代，脱离基督教的历史。在我们中间有些所谓的同工一直想要妥协，那是我们中间的羞耻。他们说，在宗派与地方教会中间有一个鸿沟，他们自认作桥梁来衔接这道鸿沟。这在最初对倪弟兄是一种痛苦，在今天对我也是一个痛苦。我也是人，如果你们知道如何交朋友，我能夸口说我比你们更懂得。如果我肯，我能有比你们更多的朋友。但是我

告诉你们，我是已经蒙拯救脱离现今罪恶的世代！自从一九二七年起，在我得救以后两年，我就已经蒙拯救脱离了现今罪恶的基督教了。

一九五七年，有些亲爱的基督徒来见我，对我说，‘李弟兄，你不该说基督教是一个堕落的基督教。’我说，‘弟兄，如果基督教不是堕落的，那么还有什么堕落的？你再去读圣经，你对“大淫妇”有什么看法？那“奥秘哉，大巴比伦，作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谁是这母？谁是她的女儿？谁是那些淫妇？你要小心，若不小心，你会也被牵连有分于这些淫妇！’

你需要蒙拯救脱离现今罪恶的世代。按照神的旨意，你必须从基督教里出来，回到身体。如果你是神一个真诚的儿女，是基督一个真正的肢体，而你已过被人引开了，你需要从那里出来。这就是我们得罪人的原因。但是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能作什么呢？在加拉太一章里保罗说了同样的话：‘我岂是讨人的喜欢么？’（10。）又一处说，‘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五 11。）我若作讨人喜欢的人，就不会受苦了。

我们知道主今日在作什么。我告诉你，五十年来主恢复的工作，总是在现今罪恶世代之外的。而那狡猾者是极其诡诈，多次利用在我们中间所谓‘最好的人’，要叫我们回头。我们已经烧断了桥，可是还有一些亲爱的人想把这桥再修造起来。我想你们有些年轻人必须再来烧这座桥。在地方教会与基督教之间并无桥梁。每一件东西必须各从其类。如果你是宗派，那就作宗派；你若是在地方教会，就留在地方教会里。如果主耽延祂回来的时刻，我怕有些诡诈的人还要被仇敌利用，来弥补这道鸿沟。这道鸿沟是必需的，越深越好。

赞美主，在我们前头有一位弟兄，他是一个先锋，他一生受苦；并且我们知道，他在一生末后的一段，有二十多年是在监禁中，最后且死在牢里。阿利路亚！他死在那里！只要他是死在那里，这就证明他向着主是忠诚的，他没有变节。我信他是一个真正的殉道者。为何殉道？为众教会。他的确是蒙拯救脱离了现今罪恶的世代。

我曾告诉一些自认为爱倪弟兄的朋友们说，‘如果倪柝声还在这里，你们是头一班起来恨他的人。’正像主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的祖宗杀害先知，现在你们修造他们的坟墓。’主的意思是，如果先知们今天在你们面前，你们也必会杀害他们。今天倪弟兄是死了，人人都赞赏一个死了的人。假如他还活着，怎样呢？你还爱他么？你说‘是！’但是我怀疑。无论怎样，等他死了再爱他，总是太迟了。更好是当他还活着的时候来爱他。你们懂得我的意思。

我们中间的复兴

现在让我们归回到本题上来。在启示之后有苦难，接着苦难就是职事，根据职事就有工作，从工作出来众教会。然后还需要什么？主知道，我们需要复兴。甚至在主的恢复里，有时我们需要复兴。在已过五十年间，按照我所记得的，清楚而确定的有四次大复兴。当我回头来看这些复兴，我真感到惊讶、希奇，这些复兴的先后次序是非常有意思的。

第一次复兴

第一次复兴我要称它作‘得救证实的复兴’。我曾对你们说过，西教士们来到中国，从马礼逊（Morrison，一八三一）开始算起，几乎有一百年历史。马礼逊来到中国，他是第一位更正教西教士到中国。从那年开始，直到一九二二年，得救的证实这事从来没有弄清楚过。直到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二年，主向倪弟兄清楚的启示了得救证实的异象。他开始在真正的负担里告诉人说，只要你像圣经所教训那样相信了主耶稣，你就有了把握，你必定得救。许多人因这样的信息得了复兴。

这头一次的复兴临到我们，是在一九二三年。那一个复兴发生在倪弟兄家乡福州市，大多是由于他的祈祷与讲道。在复兴来到以前，他有不少祷告与讲道。我愿意告诉你们青年弟兄姊妹，那时他每周六禁食一天。他亲口告诉我，差不多有一年时间，每周六三餐都禁食，单独留在一个地方一直祷告、祷告，整天祷告：为第二天主日的讲台祷告。周六祷告，主日讲道；大约经过这一年时间，他所有的同学都得救了。那不是一所大学校，学生人数不到两百人，但是所有的同学都得救了。他告诉我，那时你若去到他们学校，无论在宿舍或校园，所有的年轻人不是在班上，就是一组一组的祷告，读圣经。没有人打什么球。

然后他们邀请我们中间最年长的一位同工李渊如小姐去，（不过在那时她还不是同工。）这里有个关于这位同工李小姐的故事。那时一个复兴已经开始了；于是这些年轻人，包括他们领头的人倪弟兄在内，听说离他们家乡很远的南京，有一位年轻的基督徒，一位姊妹，被主兴起，那时她已经是一个著名且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刊物‘灵光报’的主编。那时她大约是二十七、八岁，但已是那本著名刊物的主编人。于是他们就邀请她到他们的家乡来带领聚会。她就答覆他们说，她愿意来，在某一天她将乘船到达。

在她到达的前一晚，倪弟兄有一个想法：‘无论怎样她总是一个姊妹，我们不应该把她摆得太前面。不错，我们还年轻，但究竟我们还是弟兄。她是比较年长，但到底她还是一个姊妹。也许明天让别人去码头接她就可以了，我自己不去。’他就是这样定规了。但是当晚他作了一个梦；请注意，他作了一个梦。（不要以为在我们中间不信异梦，这是相当合乎经训的。在行传二章，五旬节那天，当圣灵浇灌在人身上的时候，曾题起异梦的事。）那晚上倪弟兄作了一个梦。（这不是谣传的，这是倪弟兄亲自讲给我听的。）他梦见他和别人都去到码头迎接李小姐。船来了，他站得比较远，看见在甲板上有一位年轻女子走向迎接她的人，他看见了她。并且他听到主告诉他：‘这就是我为你预备的同工。’等到早上醒来，他想说，‘这也许真的是从主来的梦。那我该怎么办？我还是去接她的好；不要误了时间。’于是他赶到码头，心里犹疑不定，不知道这梦是真是假。他没有走上前，留在人后，眼看着那些青年人上前去欢迎李小姐。很快他便看到了那位青年女子，他发现她就是他在梦中所见到的那位！这叫他吓一跳！在这以前，他从未见过她，他对她的身量也没有一点概念，但她就是梦中见到的那一位。因此当别人带李小姐来见他的时候，他说，‘我已经见过她了。’当然，人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也不愿告诉李小姐这个梦。他一直等候，仰望；差不多过了四年，到一九二六或二七年，主作成了这件事。主迫使李小姐放弃了她在南京的工作，来到上海，开始与倪弟兄同工。

等李小姐开过特会走了，聚会正式开始，一个大复兴被带进来了。这个复兴到了一种地步，他们在房子里坐不下，只好在院子里，广场上聚会。并且他们要求会众来赴会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随身带一个凳子或椅子来。你若不带座位来，那就只好站着。那时有许多人得

救，这是我们中间头一次的复兴。消息一传出去，许多地方都受到影响，都留意到得救证实这件事，有许多人对得救的证实都清楚了。

第二次复兴

然后第二次复兴是发生在一九三五年，这是十三年以后的事了。到一九三五年，许多教会兴起来了，但是许多弟兄姊妹多少变得有点冷淡。在倪弟兄本人也觉得需要一种焚烧，因此他想出去到英国访问一些圣徒。于是他在一九三五年春季决定，要在当年夏天去欧洲访问一些朋友。但是他决定在出门以前要与他师母到我的本城，在我家作客。等到他们来了，很希奇，他在那里自己得了一次复兴。因此他马上在我本城烟台有了一周特会。在那次特会中，天天是他讲道，讲到基督得胜的生命，那真是能征服人。那就带进了第二次复兴，我们大家都得了复兴，都被焚烧起来了。于是他打消了预定去欧洲的意思，回到了上海，召集了另一次特会。于是复兴的火在那边也就开始烧起来了。那是在一九三五年九、十月间的事。全上海教会都被焚烧起来了。

从那里他就南下到厦门等地，把复兴也带到南边。这次复兴帮助我们经历基督得胜的生命。在那时以前，我们都知道基督的生命，也对基督的生命有过一点经历，但不是那么强。但是由于那次复兴，我们都被带进对基督得胜生命完满的认识，并丰富的经历里。

第三次复兴

第三次复兴是在一九四二、四三年间来到的。第一次复兴是关乎得救的证实与把握，第二次复兴是关乎基督得胜的生命，第三次复兴是关乎实行的教会生活，关乎教会生活的实行，这是你想像不到的。这一次的复兴又是发生在烟台，我的家乡。故事是这样的：

在一九三九年倪弟兄有了一次大的转变；他看见了身体，也看见了地方教会的实行。于是便开始了一九四〇年的训练。就在那时，在上海，我从他得到了帮助，主要不是在信息，而是从私下的谈话中。因着这些谈话，我看见了他说地方教会实行的蓝图。在那以后我便回到了北方，那正好在战时。当我回去的时候，就没法再有行动，没法离开烟台去别处了。我知道那是主的旨意，我不该再游行各地，而该留在我的本城，实实际际来实行教会生活。因此从一九四一年正月开始，在我家乡所在地的教会，便实际开始实行我在上海从倪弟兄交通所看见的。换句话说，我将一切事付诸实行。我们有长老，有执事，有长老室，有执事室，也有今天所谓的各种服事小组。这样，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教会生活的实行把所有的圣徒都带进了建造；这不是一件小事，这就叫众圣徒得到了建造。人数差不多有八百。到一九四二年九月间，突然间复兴的高潮来到了。不是借特会，不是借任何信息，乃是借着那些服事小组，借着教会生活的实行来的。

最后到一九四三年正月一日，复兴达到了高峰。那天并没有报告有整天的聚会，但等到人来聚会，没有一个人要离开。从早晨到午餐时刻，从午餐时刻到晚上，没有人走。整天大家聚在那里不吃不喝。也许你们要问说，那他们作什么？我没法告诉你们。没有人安排什么节目程序，但会中相当有东西。以后差不多有两周之久，聚会的情形正像行传二章、四章所记的完全一样。两周过后，仍旧天天有聚会。一天过一天，我们一共聚了一百天的会。

从正月一日开始算起，一共聚了一百天。每天晚上都有新事，每个聚会都是新的。我可以为你们举一、两个例子，你们就可体会到那时的情形。

有一天下午，一个年轻人在祷告读经的时候，读到两处圣经；第一处是以赛亚一章三节：‘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第二处是耶利米八章七节：‘空中的鸛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鳩燕子与白鶴，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華的法則。’他得到了这两节圣经，心里想说，这话太好了；里面就有个意思说，晚上要起来作个见证，是关于这两段圣经的。但他非常害怕，他在主面前挣扎。他说，‘主，如果是你要我今晚作一个见证，我求你要先作一件事。你一定要叫李弟兄站起来，向会众念这两处圣经。’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李弟兄怎会知道这两处的圣经呢？但他说，‘主，无论如何，你一定要这样作，然后我才作见证。’

我告诉你们真话，那晚上这事竟然发生了。等到聚会时间到了，我们都去聚会。到了某个时候，我们都跪下祷告，也不是正式规定这样。有的在哭，有的在哽咽。当我正跪着祷告的时候，以赛亚一章三至四节，以及耶利米八章七节来了。里面说，‘你要大家起来，你要念这两段给他们听。’于是我向会众宣布：‘请起来，我有一些经节要念给你们听。’大家统统起来了，我就说，‘请打开以赛亚一章。’那个年轻人就开始发抖了。我正好就是读三、四两节：‘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他心里说，‘这才只一半。’他心还在想着，我就说，‘请翻到耶利米八章。’他更是发抖。读完以后，他抖着站了起来。你就知道这底下的故事。这不过是一个例子。

哦，我告诉你们，圣灵运行在所有的家中，八百个人全数献上他们一切所有。每天晚上有各种样的财物奉献出来。八点散会，有许多弟兄登记奉献、记账，要一直弄到半夜。不是一组人办，是许多组在办。有一组专管房地契，凡是有房地产的人都把房地契拿来奉献给教会。有的组专管银行存摺。每个人都流着泪，带着东西来。到末了一天，每一个人都实实在在的奉献了他们一切所有的东西。甚至还有打字机、缝衣机，样样都奉献。

你们曾听说，那个复兴出来了什么结果。在那年四月间的一天，有七十个人乘船移民去内蒙古。他们将一切都奉献给教会，教会分派旅费，以及三个月的生活费用。所以我说，那正好与行传所记载的一样。

在我整个基督徒的生活中，直到今天为止，我从来未曾见过一次复兴是那样的。在所有的家中没有别的谈论，没有闲话，只说耶稣、教会、和主的移民。家家谈这些，父亲、母亲、孩子们，没有一个例外，都被主激动起来。那时我们自称是耶和華的军队。那就是教会生活实行所带来的。所以我告诉你们，我有充分把握说，这些服事小组实在是可行的。你们若都实际进到服事小组里，过了一段时间你们就会发烧，复兴就要来到。

这次复兴开始于一九四三年，一直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在那段复兴期间，许多年轻人被主兴起来。今天在台湾，在巴西，有许多领头的人都是在那次复兴中被主兴起来的。你若从那个复兴经过，你就会了解圣灵不可抗拒的能力。

第四次复兴

然后在战后，这个复兴也扩展到了上海。到战后我被上海与南京的教会邀请，南下到那边工作。当然我们仍旧在这复兴的流里，因此这复兴被带到了上海。我曾说过，由于一九四二年上海的风波，有许多人误会倪弟兄，因此六年之久倪弟兄不能尽他的职事。但是由于一九四七年以及一九四八年开头几个月的复兴，把所有背叛持异议的人都带回来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懊悔、悔改，向倪弟兄认罪。这就把倪弟兄带回来尽他的职事。

因着倪弟兄职事的恢复，就加强了、坚定了、并扩大了 this 复兴。然后马上有大约八十位，他们是从中国各地来到上海的有追求的人，他们都有分于这复兴，他们去到倪弟兄那里；从一九四八年四月到十月，有六个月时间接受他的训练。这件事几乎把整个中国的教会都烧起来了。因此就有了在我们中间最大、最有能力、最得胜的扩展。比方在青岛市，曾在一天有七百人受浸。这种情形发生在好些城市。但是这情形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不久共产党来了，他们占据了整个大陆。

你们也必须知道，这一道复兴的潮流不只从华北扩展到上海，等我被打发到台湾岛去以后，这潮流也被带去台湾。因此在台湾主的工作，在最初几年间也发展得非常快。从三百五十人到五百人开始，不到六年增加到两万。在这个扩展里，有一个因素，就是那次大复兴潮流的因素。

这第四次复兴的主要属灵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人将他们的所是、所有，都奉献给教会。那不只是一个有教会生活实行的复兴，也是一个完全把自己交给教会的复兴。几乎所有的圣徒，都把他们的所是、所有、所作，实实际际的交出给教会。那就成了一个极其强大的能力。一面众圣徒都从世界里被连根拔出，另一面大家都被建造在一起了。他们成了一个得胜的身体。这就是被建造的实行。那一种被建造，不是只在嘴上讲讲的，不是道理的，乃是实行的、实际的。

以上的四次复与，虽然发生在多年以前，也发生在遥远的中国大陆，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直到今天，我们还从这四次的复兴中承受了一些美好的特点。我们还是在得救证实的事上承受了一些，我们还是在基督得胜的生命上承受了一些，并且我们还是承受了教会生活的实行。就一面的意义说，今天我们也还在承受对教会的完全交出。我盼望特别是你们年轻人能清楚这四方面：得救的证实，基督得胜的生命，教会生活的实行，以及将自己一切所有、所是、所作，都交给教会。这是基督教么？这是宗教么？不是！赞美主！

个人接触中对倪弟兄的认识

在说过已往五十年历史中的六方面之后，最后就要说到我与倪弟兄个人的接触，或者说在我个人的接触中，我对倪弟兄的认识。

我的得救

我与倪弟兄彼此相隔很远，他住在南方，我是远在北京。他是一九二〇年得救，我是在一九二五年得救。我是生在基督教里。我的外祖父是南浸信会的教友，所以我的母亲从小也被带到基督教里。（我不是说‘带到主面前’。）十几岁的时候，她就受浸成为南浸信会的教友；然后很自然的她也把我们孩子们带到南浸信会。所以我们小时就在基督教里受教

育。我也曾经在基督教里热心过，但我并未得救。直到有一天听见一个消息说，有一位二十五岁上下的青年女子要到我们本城来传福音，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我们一向看见年长、长胡须的老牧师讲道，但是现在竟来了一位青年女子，因此我有一点感到惊愕。有一天下午我去了。从那天直到今日，我从未见过一个人讲道是那么强。那年轻女子实在是强，她面对将近一千人讲道。我心好奇，但是一进去就被抓住了。她并没有讲罪，也没有讲地狱，她是讲撒但如何掳掠人、得着人、霸占人。她用法老如何霸占以色列人的故事，作为她讲道的经文。我去到那里，一下子就被抓住了。她是谁呢？就是汪佩真姊妹。到后来她成了我们中间的第二位同工姊妹。

我得救了。那是一九二五年四月间的事。我是真的转到主面前了。那时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原是满怀野心，一心要受教育，追求学问，但是我转向主了。从那天起我爱主，我也爱读经。那些日子不像今天你们年轻人那么有福。那些日子我爱主，但是无处去得帮助；于是我尽所能的到处搜寻各种关于解经的书，因为我爱读圣经。

头一次读到倪弟兄的著作

那时在我本城有一分基督教刊物，名叫‘晨星报’。我得到一分就读它，在其上有一篇东西，作者署名是‘倪柝声’。我留意到这篇东西非常特别，是最好的，我越读越喜爱读。于是我设法搜集所有载有这篇东西的各期。我就想说，这位作者必是一位六、七十岁的老者，灰白的头发、长须，因为他信息里的讲法像是相当老的一个。突然间，在某一期‘晨星报’里刊载了一通启事，说倪柝声本人将要出版他自己的刊物，叫作‘基督徒报’。我就马上到邮局买邮政汇票，附上订单寄出了。这以后，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三年期间，我一共得了二十四期‘基督徒报’。在这时间中，我写了一些东西给倪弟兄。这是我最初借通信与他的接触。我所写的信，主要是一些有关圣经的问题，他都答覆了。有一天我在信中问他说，‘可否请您介绍帮助读经最好的书？’他回答说，‘就我所知，最能帮助你认识圣经的就是达秘的圣经略解。’他又说，‘你必须至少读五遍，然后也许能懂。’但这件事我一直未作。等到八年之后，我第一次去见他，有一天他带来两套书送我，第一套就是达秘的五本略解。我们就是这样通信的。

那时我仍留在我的宗派，但是借着读他的书，我才知道什么是正当的教会，也知道了基督教的错误。因此在我里面宗派已经完全了了，但我人还在那里。那时在那个公会里有一个年轻人，他发觉我与别人不同。于是有一天他来看我，并且说，‘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得救了呢？’我马上想到这是个好机会，让我来帮助他知道得救的证实。我当时就把倪弟兄所写关于得救的证实的小册子送给他。他看过以后就清楚了，他得救了。因此我们两个的关系就变成像约书亚与迦勒的关系一样。

过了差不多一年之后，这位年轻人变成了弟兄会的人。他姓杜，在一间公司工作，后来被这公司调职到上海。他来找我说，‘李弟兄，我该怎么办？如今我被派去上海，我不知道该去那里聚会。’我说，‘你知道我给你那本讲到得救证实的书么？书上有一个通启，说到有一班人在某地有聚会，你最好是到那里去。’于是他便去到上海，也去了那个聚会，最后这位弟兄成了上海第一批长老中的一员。

有好几年之久，这位弟兄都没有回来。以后我也加入了弟兄会的聚会。在一九二七年末了，我原先所在的公会里的人选我作他们董事会的一员。在那时我不得不告诉他们，我不能接受这个，并且我也不能再留在公会了。那就是我离开宗派的日子——一九二七年。

然后我就完全进到弟兄会的聚会去了，一周七次聚会，我坐在那里听取所有从圣经来的教训——好教训。你们都知道弟兄会的情形：预表的教训，预言的教训，各种样的教训。直到一九三一年，相当长一段时间，我领受了不少教训。但是有一天，就是一九三一年八月，当我在街上走的时候，突然间来了一个念头，我信那是主在我里面说话：‘这些教训到底有什么益处呢？这些根本没有多少实际。你看，这多年来你得了那么多知识，但你现在的光景是多么发死！’我里面有了一个真正的悔改。自从我得救以后，我从未回到世界去过，但是那时我很冷淡。我一周参加七次聚会，但我的光景很冷淡。为着这个光景，我在主面前痛悔。

在主面前有转机

就在一九三一年八月间，那事发生的第二天，一清早大概是六点半，我就上到我家附近的小山山顶，在那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就在那里呼求、哭号，不顾一切的向主倾吐。从那天开始，我每天早晨都去到那里。我家里的人都觉得我有一点怪，他们不知道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因为自从那天以后我不爱说话，也不大注意饮食或别的事，只喜欢祷告。他们有一点害怕，怀疑我精神有毛病，一直背后议论我。这种情形持续了几个月，从八月一直到第二年二、三月间。我属灵的情形有了很厉害的转机。

就在我寻求主的那段时间，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倪弟兄正好在上海开第一次得胜聚会，那也是他邀请海外弟兄们来的时候。我也写信报了名，他也答应许我参加。我正打算去上海参加特会，当我将行李送到旅行社等船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消息，就是日本陆军侵入东三省。这个地区离开我家乡非常接近，因此亲友们就劝我不要去上海，很怕或许打起仗来，可能就与家人隔绝。于是我打消了这次旅行，未能成行。为这事我心里很难过。

过了几个月，那位杜弟兄从上海回来了，他已经成了上海教会的长老。他来见我，并且告诉我上海的聚会如何好，以及那边的种种情形。我听了那一切美好的事，心里真是渴慕能去有分。

邀请倪弟兄来讲道

然后我与杜弟兄去我们以前的公会，建议他们邀请倪柝声弟兄来讲道。虽然我俩都已离开那个公会，但是我们离去的时候给他们留下一个极好的印象，所以他们还是很欣赏我们这两个年轻人。他们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就邀请了倪弟兄。同时南浸信会的神学院也邀请倪弟兄来对他们的神学生讲道。

在这两个邀请发出去之后，杜弟兄就回到了上海，并且将事情原原本本的对倪弟兄讲说，借此倪弟兄对我的情形就知道得更多。好，这样到了一九三二年夏天，倪弟兄就来讲道了。我与别的弟兄们一同到码头迎接他。我们一见如故，因为我们经常通信。他马上完全向我

敞开，将他心上的话全数讲给我听。我参加了他所带的所有聚会。然后他去到浸信会神学院，我也向公司告假陪他同去。

那时那所神学院正好接受了灵恩运动的事。在那些年间，灵恩运动在华北相当得势，那个神学院也接受了那个。当时与会的人不但是神学生，也有浸信会的教友。我在那里头一次目睹这些灵恩的事，有跳的、有打滚的、有笑的、有叫的，真是大开眼界。各种希奇古怪的事，一直搞很长的时间，然后牧师便拍手大声喊说，‘现在是安静的时刻，现在是安静的时刻，…’大家就都安静下来，然后倪弟兄开始讲道。

第一天他讲完以后，我们两人就出去散步。在路上我对他说，‘弟兄，他们作礼拜怎么会是这一个样子？太可怕了！’他就对我说，‘弟兄，在新约里没有一定的作法。’我对那个情形非常不惯，以后我就回家了。过不久，突然间他回到我的本城，住在一间旅馆，写了一张便条通知我。我就马上去到那间旅馆，把他接回家。他在我家住了两三天，我们有非常美好的交通，那是一九三二年七月间的事。

以后他去到北平，在那里有一位德国籍弟兄，是在‘欧洲大陆弟兄会’的，他要倪弟兄去商量如何重译中文本圣经的事。倪弟兄去了，但最后他们不能同工，因为那位弟兄坚持他的主张，事情就这样了了。

烟台聚会的开始

当倪弟兄离开的前一天，他嘱咐我说，‘李弟兄，等我去后请你不要有任何举动。如果你作了什么，人必说你是跟从倪柝声。’我回答他说，‘我能向谁作什么？我什么也不懂。而在这城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第二个人。’但是就在他走的那晚，有一位与我同一公会的弟兄来我家，想与倪弟兄接触接受帮助。我对他说，‘倪弟兄今天刚走。’于是我们同意有一点时间在一起，我们去到海边，我家离海不远。那晚我们在海边有很长的交通，到夜间九点，那晚月亮很亮，他马上说，‘你今晚一定要在海里为我施浸。’我说，‘不行，不行，我是年轻人，我不是传道人，也不是牧师，又不是长老，连执事也不是。’他当场责备我说，‘刚刚几分钟以前你才告诉我说，所有主耶稣的门徒，只要有资格传福音，也就有资格为人施浸，你自己说话不算数？你必须为我施浸！’我只好说，‘好，让我们祷告。’我们两个都跪下祷告，马上行传八章的话来了：‘这里有水，我受浸有什么妨碍呢？…’结果我们两个下到水里，我为他施了浸！当我们从水中上来的时候，我们就像到了三层天上，于是他对我说，‘从明天开始，我再也不回到公会去了。我来找你，与你一同聚会。’我说，‘好！弟兄，从明天起我也不再去弟兄会聚会，我与你聚会。’我们两个就这样开始聚会，这真是主的作为！

那是一个周二。同周周四，另有两个人来见我，要求我们为他们施浸。我们就为他们施了浸。等到那一个主日来的时候，有更多人受浸。到再下一个主日，就有十一个弟兄一起擘饼。这是华北的第一个教会，是在我家烟台。到那年年底的时候，已经有差不多八十位聚会了。第二年开始，差不多有一百位。这事不久被倪弟兄知道了，他们听说在烟台有一个教会兴起了。到了一九三三年的四月间，先是汪佩真姊妹来，那时她已是同工中一位强有力的人。在她以后又有倪弟兄来，他留在我们中间差不多有十天。

放下职业全时间服事

在这以后倪弟兄去了英国，访问在那边的弟兄们。那时我还带着职业事奉，但是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增加，属灵的情形越来越兴旺。一年之后，到八月间，从一日到二十一日，有三周之久，我与主中间有相当大的挣扎。我深觉主要我放下职业，全时间来事奉祂，但是我没有这个信心。一方面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没有人雇用，单凭信心来事奉主，靠神生活，这样的事我从没有见过。

那时在教会中，只有我和我弟弟可以赚钱多一点。我弟弟是在海关作事，一个月可以赚得三、四百元，我可赚一百多，在四十多年前这是相当多的钱。只有我们两个人是赚钱多的，因此教会中的需用大半是我们两个人在暗中顾到，我们就这样摆上了。而现在我蒙主呼召放下职业，不只不能顾到别人，还要别人来顾到我，这从各方面看都是很为难的，因此我很挣扎，不敢向主降服。

到了八月二十一日，那天是周三，我觉得无法再往前去了。因此在晚上祷告聚会之后，我要求两位带头的弟兄到我家，向他们解释，也问他们。我说，‘你们今晚必须为我祷告，如果第二天我没有一个决定，我没法往前了。’他们帮助了我，就回家去了。等到那晚十一点以后，我在书房里到主面前，我非常清楚是主的旨意要我答应祂的呼召，而惟一叫我犹疑不前的就是我的不信。然后主警告我：‘如果你接受就接受，否则我在你身上就到此为止了。’我没法祷告，甚至连‘阿们’都说不出来，也没法说‘奉主的名’。我落下泪来，然后说，‘好，主！就是这样，我接受！’简单的说，第二天我便去辞职。

当我辞去我的职业之后，第二天我去邮政局，在那里有些职员是我的同学。他们认识我，就喊说，‘李某人，你这里有一封信。’‘我的信？’‘是，一封从东北来的信。’我打开那封信，这是我收到的第一封，邀请我去一个地方为主说话的信。这就是说，当我一辞职之后，第二天我就收到一封邀请信，要我去到一个离开我家乡很远的地方。于是我马上去了。那是在沈阳，在那里有一个教会兴起来了。

我在那边停留了十七天，在那里我收到一封我的总经理的来信，信上说，‘李先生，我们不愿意让你走；我们要提升你，也要加你月薪，并且应许你许多好处。’那时是九月间，在我们的公司里，到年底都有分红的规矩，有相当大的一笔红利，差不多可抵三、四个月的薪水。我就对自己说，‘你为什么那么笨，只要再作三、四个月就可以拿一大笔红利，到正月间再辞不迟，那不是很好么？’

以后我就回家。离家十七天，只有一封信等着我。是倪弟兄来的一张便条，算不得是信。我一看信封是上海来的，我就把它打开，是八月十七日寄的，正是那三周我在主面前挣扎的时候。这便条说，‘常受弟兄，对于你的将来，我觉得你必须以全时间事奉主。你感觉如何？愿主引导你。’就是那么多话，至今我还能背得。你们在今晚可以体会，这短短几句话对我有何等大的意义！

这就一笔勾销了总经理的信。我去院子里跳跃。我说，‘主阿，感谢你，职业的事我不再考虑了。明天我要去告诉总经理说，即或你把全世界都给我，我也不要。’那张便条印证

坚固了我，叫我清楚，辞去职业是出乎主的，我就照样作了。然后我说，‘我必须去上海看倪弟兄，找出他为何在八月十七日写这便条给我。’

我去了，是特意去的，这是在我离职之后。我问倪弟兄说，‘弟兄，你为何要写那便条？’他说，‘当我从欧洲回国的时候，船在地中海，那时非常安静，我坐在船舱里，有一个负担要为工作祷告。正当我祷告的时候，主在里面对我说，“你必须写一张便条给李常受弟兄，告诉他你的感觉，就是说他应该全时间事奉主。”’等倪弟兄告诉我这话之后，我完全相信他是一位活在主里的人，否则当我正在主面前挣扎的时候，他是在几千里之外的地中海船上，怎会有这样的负担呢？因此这更使我相信，他是一位属神的人。无需他要求，我已经作了决定，我必须跟随他，我必须与他同工。这就是我们同工的开始。

第十八篇 个人接触中对倪弟兄的认识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罗马书十六章十七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十二至十三节上，提多书三章十节，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四章十六节，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启示录一章十一至十二节，二章七节，二十二章十七节上。

我们都必须了解我们的历史。我们不是一种组织，也不是一种运动。我相信这五十年来已充分得到证明说，这是主的恢复。主的恢复就是把我们将带到起初去，有正当的教会生活。什么是恢复？恢复就是有些事已经落下去了，现在来把它再拣起来，把它再带回来。

我们很难脱尽基督教堕落的因素

我们也必须看见，在早先的日子，虽然主已经给我们在消极方面看见了基督教的错误，又在积极方面看见了教会，可是在五十年前我们几乎很难脱离基督教的老旧观念。基督教在地上已经有一千九百多年了。它挂着基督教会的名义，却变成了如此庞大的一个怪物。有神的教会的名义，手里握有圣经，传讲耶稣基督作救主。就是这三件事，叫人很难离开所谓的基督教。但是基督教在神眼中的确是变得那么邪恶，甚至可说恶极了的。你在启示录能发现，基督教世界在神眼中就是大巴比伦，她是那大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可是那个大淫妇手中又拿着金杯。在预表里，金总是表明一些出于神的事物。它是那大淫妇，但是手里却拿着一些神圣的事物。第一，他们有‘神的教会’、‘基督的教会’的名义。这一点你很难说那不是。但是，我告诉你们，如果你有从神眼光中的异象，你能说那是邪恶的，因为里面有邪恶的因素。这在马太十三章中，主已经预言了。那女人把酵放在细面里。现在无论细面在那里，那里都有酵，面已经与酵相调。因此人很难脱离堕落的基督教，因为它变成了一个混合物。她是邪恶的，但她仍持有一些神圣的东西。真的是金杯，但金杯里面充满了败坏、淫乱，和各种在神眼中看为可憎之物。外貌是神圣的，但实际是属鬼魔的。

你摸着细面，同时也摸着酵，两者已相搀为一了。因此在主的恢复中，我们很难脱离基督教。这叫我花了好多年的工夫。我从一九三二年开始才完全进到主这恢复里，那是在主开始祂的恢复十年以后的事。在东方，主的恢复是始于一九二二年。正好在十年之后，我才完全进入这个恢复。在这前面的十年里，我与主的恢复毫不相干。你们曾听我说过，自从一九二五年我读到倪弟兄的书，我才清楚关于基督教的错误，以及正当的教会生活。我对这些有了认识，才开始与倪弟兄通信。但是我住得离他很远，我并未接受帮助到一个地步，完全进入这个恢复。甚至到一九三一年九月间，我正打算乘轮赴上海参加特会，突然间因着日军侵占东北的消息使我裹足不前，甚至取消了那次旅行。我信如果那时我就去了上海，我必会在一九三二年以前就跳进这恢复了。无论如何，这些年来我看见了主恢复所有的经过。这个过程是什么呢？在起初就是经过基督教，从基督教里出来。

我告诉你们实话，甚至直到今天，我们还未彻底从基督教里出来。在下意识里，你我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基督教的感觉。我不晓得这种感觉在那里，也许是在我们的血轮里，或者在我们的天然性情里。比方你喜欢听道理，每逢你来聚会，总盼望有一些能讲的人来讲道。

你认为这是好事，但是我告诉你，这是基督教堕落的东西，这是尼哥拉党人败坏的成分，这是圣品制度邪恶的因素。你来到聚会中，为什么不预备好自己来有所供应？或许你要说，‘哦，我那么软弱，我什么也不懂。哦，这；哦，那！’不错，你事事都软弱，但是对于坐在长椅上听道这事相当强！你样样都弱，只在一件事上是强的，就是盼望听好道。当你进到一个聚会，看到没有强的讲员，你就会说，‘我不喜欢去，我不喜欢到一个没有讲道的地方去。’这是邪恶的圣品阶级观念，我们对这个都该掷石头。但我告诉你们，这是在我们里面的东西。哦！主的恢复乃是要把我们从这里带出来，回到起初去。

起初只有灵

起初是怎样的呢？起初只有灵。哦，众圣徒，一班蒙拣选的人，一班得救的人，都在灵里享受基督，经历基督，并在团体方式里表现基督，这就是当初的情形，这就是正当的教会生活。没有宗教，没有规条，没有仪式，没有道理，没有教训，只有灵。在灵中享受基督，在灵中经历基督，在灵中、在团体方式中表现基督。这就是起初的光景。

经过了这五十年，主在恢复中是快的，而我们却是慢的。祂是既快又机警，而我们又聋又迟钝。有时往前一寸又退回两寸；以后又往前一寸又退后三寸。不要以为在洛市的教会是那么好。我告诉你们，我们至今仍在被拖累之下。在最近几个月之间，我们一直在往前拖拉，但是很少进展。你们都知道，上来不大容易，但是下去很容易，不用挣扎努力。你只要说，‘好，下去吧。’就下去了。但是无论怎样，我看见这些年来主是一直带我们向上。我们越往上，就越变得简单；越往上，就越变得无有。

在圣经里，比方在罗马书中，有不少章教训。连以弗所这样一卷短短的书，也有一些教训。但是当你来看末了一卷启示录的时候，所有的道理都过去了。这末了一卷书启示录里有什么？只有灵、灵、灵、灵！约翰在灵里看见灯台。他并没有看见千万信徒，他只看见在一个城里有一个灯台。这岂不是简单么？太简单了。你看今晚在座有好几百人，但是按照正常的情形，我们只该是一个灯台。没有意见，没有想法，没有争论，没有辩论，没有道理，没有教训，只有一个灯台。在神眼中，地方教会必须非常简单，非常单纯，正像金灯台一样。

不只如此，到启示录这卷书是说，‘圣灵…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不是圣经说的，也不是圣灵对众圣徒说的，乃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真简单，圣灵对众教会说话。最末了二十二章十七节说，‘圣灵和新妇都说。’千千万万圣徒现在成了一个新妇。

今天我们只有几百人，我们是一个新妇么？我不大信。在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不同的观念、意见。我们仍需主的拯救，主的恢复。我怕我们有些人仍在基督教的影响力之下，而这个影响力是非常消极的。因此我们都必须认识，今天主是一直要把我们带回到祂完全的恢复里。而祂的完全恢复是绝对远离基督教，完全在灵里的。圣经在我手中已经五十多年了，但是启示录对我从来未曾像今天这样清楚过。这卷书有二十二章，但我有一个深切的印象，就是这只是一本灵与新妇的书，只是一本灵与教会的书。什么是教会？教会是绝对在灵里的东西。所以要转到你的灵里，并且留在你的灵里。

必须活在灵里，也必须活在身体里

最近我听见，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告诉别的基督徒说，‘不要到他们这班人中间去，（那就是指我们说的，）因为他们这件事不合圣经，那件事也不合圣经。’我告诉你们，在五十年前我也用同样的石头去砸人，说他们不合圣经。但是今天我要问说，‘谁是合乎圣经的？’你合圣经么？你是分门别类的，分门别类是最不合圣经的。在新约里没有一件事比合一更重要，更具战略性。主耶稣祷告父，要我们都合而为一。但是你们告诉人说，‘这些人不合圣经，不要与他们合一。’你们这作的是什么？你们是帮助人借分裂而来合圣经。没有一件事比分裂圣徒更不合乎圣经了。我宁可似乎不合圣经，而要与圣徒合一。（参代下三十 19，23。）

比方这里有一个人，肮脏的不得了。好，现在来把他切成块，把每一块都洗得干干净净。这只手臂成了最干净的部分，却是支解了的部分。让我问你，你是要一个整个的脏人呢？或是要一只清洁的手臂？我对你们说实话，我能整天二十四小时与一个脏孩子同处；但是如果你把一只切开的膀臂摆在我面前，即或你用最好的清洁剂把这膀臂洗了二十四遍，我看了也要吓得半死。今天分裂的基督教也会把我吓得半死。不管他们所作所为是否真合圣经，那还是一个大问题；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就是他们是分裂的，他们是被支解的，并且他们也是一直在支解，他们是支解人者。当他们对你说，什么东西不合圣经，他们的用意就是要支解你，是要分裂你，这是个诡计。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活在灵里，活在身体里。我不爱这个道理，也不爱那个道理，我只顾活在灵里，并在身体里。我告诉你们，这就是这五十年来主在我们中间，与我们一同作的事。并且一年过一年，主已经更有所得着。因为如今我们更清楚，问题不是在这或是在那，完全是在灵里，在身体里。你我是在灵里么？是在身体里么？如果你们答说‘阿们’，赞美主，那就对了。在灵里，在身体里。

到上海从倪弟兄得到帮助

现在要继续告诉你们一些故事。昨晚我曾告诉你们，当我得救的那一天我已蒙召，但有八年之久，我并没有信心接受主的呼召。我知道如果我要事奉主，我不该作一名受雇的传道，我必须借信靠祂往前。起初我没有信心这样作，一直到一九三三年，主勉强我放下职业。那段时间我一直与主争执。倪弟兄有感觉写了那张便条给我，印证坚固了我。我无法形容，那张便条对我是何等强的印证。因此我在放下职业以后，马上定规去找他。他留我在上海作客，我就留在那边差不多四个月时间。在这四个月里面，倪弟兄在我身上作了不少事情，有些事在当时我很清楚，有些事在当时我并不清楚。

在那段时间，我常去找他，有时他来找我。每次见面都是好几小时，他并没有对我谈虚空无益的事，他总是抓住机会对我谈三、四类的事。

（一）关于主的生命。在这点上他帮助了我。当我尚未去他那里以前，我也爱主，也认识一些圣经，但我对于生命并不清楚。直等到我与他接触，关于生命的事，我的眼睛方始被开启。好多次他在生命上帮助了我。

有一天下午他和我相处；我在沙发上，他坐在摇椅上。当他正在摇椅上摇着的时候，他说，‘常受弟兄，什么是忍耐？’这话把我难倒了，因为这个问题过于简单。当然我们都懂什么是忍耐，但是由于这个问题是出自他的口，其中一定有讲究，因此我不敢答说什么是忍耐。他还一直在摇着，又问说，‘什么是忍耐？什么是忍耐？’于是我说，‘在我看来，

忍耐就是一种忍受，当人苦待你，逼迫你，你忍受这个苦，这就是忍耐。’你们不也会这样答法么？我信你们也必定是这个答法。然后他摇摇头：‘不是！’我就说，‘那么请你告诉我，什么是忍耐？’于是他回答说，‘忍耐就是基督！’这话我没法领会。这对我说来像是外国话，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话。我就说，‘弟兄，忍耐就是基督，这是什么意思？好不好请你解释一点？’他就只是一直摇，还是说，‘忍耐就是基督，忍耐就是基督。’就是这样差不多一点多钟，我真是感到困惑。我急切想知道‘忍耐就是基督’究竟是什么意思，但他一句解释也不说，就是一再重复说，‘忍耐就是基督，忍耐就是基督。’过了那么长一段时间，我是完全失望了，失望得几乎要哭出来了。那时已经是下午很晚的时间了，于是我说，‘倪弟兄，时间到了，我必须回接待处去用晚餐了。’他说，‘好，忍耐就是基督！’我去了，没有得到答覆。

我对你们说实话，当我回去以后，我吃不好，实在无心吃饭，我实在觉得困惑，于是我回房间跪下祷告：‘主！忍耐就是基督，这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们，就在那一两天里，主实在对我说话，并且给我看见，‘基督是我的忍耐。’真正的忍耐并不是我们的行为，真正的忍耐乃是基督从我们活出，或者说基督将祂自己从我们活出。我看见了这一个。我就是给你们看见，在那些日子，他在生命的事上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二）他一直对我讲起我们的历史，从他得救头一年起，一直到那时为止。你们知道，在那十年到十二年间，我并没有完全在教会中。他用好多小时的时间来讲这些事，不是简略的说，是一次过一次的讲说。那时我并不知道为什么，但过后我就领会了，我知道那是为建造我。他在我身上立好了根基。

（三）他也一直对我讲说教会的历史，从第一世纪一直到二十世纪。他实在认识在教会历史中的事。那时我自己并没有读太多教会历史，多半是从他口中听来的。而他对我讲教会历史的说法，是朝着主恢复的这一个目标来说的。因此我得了帮助。

（四）他确实帮助了我，在对圣经的认识上采用生命的路。我在对圣经字句方面的认识，是从弟兄会得了帮助，但是倪弟兄在生命的方面，帮助了我认识圣经。

被倪弟兄试验

再加上一点，他尽力把我放在一个地位，使我能有分于这工作，也有分于上海地方教会的责任。这给了我最好的机会来有所学习。在他尚未将我放在这样一个地位以前，他试验了我。而他的试验是隐秘的。最初我不知道，我并不知道他是在试验我。我们通信一段时间，但从未长时间在一起过。实在说来，他不太认识我。所以他悄悄的将我放在试验之下。

有一天他带来一扎信件，是从许多不同地方来的，问他好些问题。有的是关于教会的，有的是关于教会立场的，有的是关于生命的，有的是关于解经的。他就带来一扎这类问题的信件，对我说，‘常受弟兄，我太忙，没有办法花太多工夫在这些事上，好不好请你替我覆这些信，解答所有的问题？’我说，‘也许有的事我不知道怎么答覆。’他说，‘这不要紧，有问题可来问我。你去作吧！尽你所能的。’靠着主的怜悯我作了。最后我发现那是他在我身上的试验，借此他知道我里头是什么情形。这个用意原先我并不知道，只晓得他托我为他作一点事。

等我到达他那里后不久，弟兄们来看我。那时他们有两个会所，第一会所比较大，第二会所比较小。一位弟兄来说，‘李弟兄，我们盼望你来第二会所对我们讲道。’他们安排了几天特会，要我去讲。我才到不久，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那也是一个试验。要知道没有一件事暴露人，能比得过说话。如果你想躲避被暴露，只要闭口就好了。你一直不说话，你就成了一个谜，没有人知道你在那里。但是一旦你一开口，人人都知道你在那里。总之，那一次我被摆在试验之下，七日之久在那里讲道。虽然倪弟兄不在场，但他打发了几名探子，我所讲的种种都有消息报到他那里去。那是在第二会所讲的，我信那次算是考试通过了，因此他们又安排我到第一会所讲。开始不是对基督徒讲造就的道，而是对罪人传福音。教会预备好要有大规模的布道会，许多人以为是倪弟兄讲，我那时也非常安闲，预备好欢欢喜喜来听一点信息，也要学学看怎么传福音。就在布道会开始前一小时，我正在桌前读经，有人敲门，塞进一张便条，是倪弟兄送来的，写着：‘常受弟兄，今晚你传讲一次福音信息。’我大吃一惊说，‘这是什么？’但是一看，连那位送信来的人也已消失无踪。我该当怎么办？没有别的路，我必须去讲。

你们知道那晚我讲什么？我引约翰十六章的话：‘祂〔保惠师〕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8。）我就在为罪、为义、为审判这三点上释放了一篇福音信息。我说，‘为义，因为我们能信基督，义是属乎基督的。为罪，因为我们是从亚当生的，罪是出乎亚当的。为审判，因为我们跟从了撒但。人跟从他，到末了就要与他一同在火湖里。在宇宙间有三个人物：基督、亚当和撒但。我们都是从亚当生的，现今神给我们一个机会，能以进到基督里面。我们相信基督，我们就都从亚当出来而进入基督。你若不相信，你就仍与亚当在一起，有一天你也要与撒但同在审判里。’那是一九三三年的事，我讲了这样一篇信息。我想倪弟兄远在别处，因为我没有看到他，也没有人告诉我他在那里。

但是过了好几周，有一次我们两个人在街上散步，突然间他转向我说，‘常受弟兄，让我跟你说句真话，在中国很少有人能从约翰十六章，根据为罪、为义、为审判，亚当、基督、撒但这三点，释放一篇见证。我劝你要继续往前。’我问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那天当你在讲的时候，我就正好站在你后面。’‘那怎么可能？我没有看见你！’‘我站在门背后。’到那时我才有了警觉，原来他是一直在试验我。

在各种工作上接受托付，投进一道流中

在那事以后，他就有了安排。我已经和你们说过，他有两分刊物，一分叫‘今日的见证’，讲到更深生命的属灵原则；另一分叫‘基督徒报’，那是为青年信徒的。经过那一段试验之后，他托付我编辑‘基督徒报’，他自己负责前者。不只如此，那时他也出刊一种教会通问，那时我们称之为‘工作的消息’，他也要我负责一部分工作。不只如此，他也把我放在一个地位来负担上海工作的完全责任。因为他的健康不行，大半时间休息，有时还离开上海。只有在特会的时候他才讲道。

以后到了一九三四年年初，我在上海已经住了将近四个月之后，有一天他来找我说，‘常受弟兄，这里同工们都觉得，你要把你的家眷接到上海来，与我们住在一起，一同作工。你把这事带到主面前，看主怎么带领你。’我就照著作了。就在那时我看见了一件事，在

使徒行传这卷书里只有一道水流，从施恩座开始流到耶路撒冷，又从耶路撒冷经过撒玛利亚，往北到了安提阿，从安提阿转到小亚细亚，又到欧洲。你看见在整本使徒行传里，在地上主只有一个工作的流。无论何人若不在这流里，到头来那一个工作是没有记录的。巴拿巴与保罗分手，开始了另一个流，但那也就是他工作记载的终了。主对我说，‘你看主工作的流在中国该是一个。它既是开始于上海，你就不该留在北边有另一个起头。你必须先跳进上海的这道流，然后在上海的流也才能去到北边。你必须保守在一个流里。’这一点我看得非常清楚。我信那是出于主的，所以我就照他们所说的作了。我先在北方开始了工作，然后来到上海，与他们在一起，与他们同工，因此就成了一个流，一道水流。

与倪弟兄多年同工的经过

在一九三四年十月间，倪弟兄召集了第四次得胜聚会，地点不是在上海，而是在杭州；全国所有的同工那时都来在一起。我曾对你们说过，那次由于他的结婚，有一个大风暴兴起攻击他，而那次风暴是由三方面促成的。一方面是从他的亲戚来的，一方面是从基督教来的，还有一方面是来自我们中间，主要是来自同工们。我很难讲到其中的细节，情形非常复杂。我从未见过在婚姻的事上掀起过这么大的风暴。最后在一天早晨，倪弟兄带着一份报纸，几乎流着泪来见我，报上印着大号红字，印着他的名字，讲到他的婚事。这是谁作的？是基督教。然后他就离开了上海。不久李小姐也乘船到内地去了。最后栾腓力弟兄，也离去了。在上海几乎只剩下我和汪小姐，那真是一个艰难的局面。

因着主的怜悯，我们两个人就决定什么也不作，不打听什么，也不说什么。我们只是积极向前，带领聚会。赞美主，主得胜！过了三、四个月，倪弟兄回来了。风暴渐渐平静下来，但并未全消。倪弟兄不愿讲道，我们无论用什么办法，他都不愿意讲。有一天李小姐建议说，我们最好要求他来与我们一同查读雅歌。于是李小姐与我去见他说，‘我们实在想认识雅歌，你肯不肯跟我们一同去杭州西湖住二周，一同休息，你和我们一同来读雅歌呢？’他很高兴，也答应了，去的差不多有十个人。这就是那本‘歌中的歌’信息的来源。

然后他就开始讲道。我已经极其疲乏，就回北方休息一下。到了一九三五年六月间，倪弟兄和倪师母到北方，住在我家有一段时间休息，预备从那里经东北，以及西伯利亚，去伦敦。当他来与我们同住的时候，他自己得了一次复兴，于是与我们有一次特会。基督得胜生命的复兴就是这样来到我们中间，我们都得了帮助，而得到最大帮助的是我。

于是他取消了那次欧洲之行，回到了上海，在上海有一次特会，上海教会得到了帮助。他再南下到了厦门一带，各地也都得了复兴。由于复兴的来到，于是在那里定规，尤其是他这样带领，同工们必须出外，不该再停留在一地。我们该到几个大城市去扩展主的恢复。我就被安排到华北故都北平及天津海口，在那边工作。于是在一九三六年间我去那边，他还在上海。到了一九三七年年初，我们从他收到一个电报说，他要所有的同工有一次紧急的特会，要求我们都去赴会。我们马上动身，这次就是讲到‘工作的再思’的信息，那是一九三七年正月讲的。我还记得，当他正在释放信息的时候，他生了病，是感冒。他就要倪师母找我去，嘱咐我替他释放行传十三章的信息。我说，‘我对行传十三章毫无观念。’他说，‘没有问题，你拿铅笔和纸来，我给你所有的重点和路线。’我就照著作了。当然，我作得很差，因此那次特会不怎么成功。

然后在不久之后，工作又作了一个定规，最好我能在华北各省游行，若可能要到各宗派去讲道。在那时我们觉得，主给了我们这么多，我们该把从主所得的亮光传给各公会。于是我就受托作这件事。我旅行不少地方，一直到日本军队侵华，战事起来。由于战事，许多同工由海岸去了内地。那时我正在华北、西北各地走动，末了到了华中，在那里所有的同工都在，他二度释放了有关教会生活的信息。这一次他很成功的释放了全部信息。

那时我家还留在华北。日本军队刚到，我收到弟兄们从烟台打来的电报，要我回去接家眷。于是我就去了。当我到了那里，因着战事无法出来，因此就与各地隔离了。我就留在华北，而大多数同工去了内地。

于是我开始留在华北工作。从经历我知道，那种游行各地的工作并不太见效。我跑过了好多省分，到了好些地方，对许多公会讲道，但是很少有结果。因此就使我打定主意，不再出外跑，只留在自己家乡，建造那一个地方教会。

以后到了一九三八年，我得知倪弟兄又出国去了。他去了英国，留在那里有一年半之久。他也被邀到北欧的一些国家，诸如丹麦、挪威。

在留欧一年半之后，他于一九三九年回到中国上海。那时他更确定的看见了关于基督身体的事，所以要开一次特会。他打电报给我，我便带了四位青年同工到了上海。那是一九三九年八月间的事，我参加了关于基督身体的特会，这特会给我们极大的帮助。就是在一九三九年这次特会，我才开始对身体有所认识。

到了第二年，他开始有一段时期的训练。以后我也参加了那个训练，留在那边一段时间，得了许多帮助。在这个训练期间，几乎每隔两个月，在上海总有一次特会。而每周三总是他讲道，他们称之为中周聚会。他不是讲一般的信息，他一直是讲到身体，讲到神永远的旨意。我曾对你们说过，当我还在那里的时候，我学取了他在上海所实行的教会生活，就是所谓的蓝图；等我回到了北方，就把这些全部付诸实行，约有两年之久。

再过两年，到一九四二年，在上海又兴起了一个大风暴，但是那时我远在北方。那次大风暴甚至使上海教会停了聚会。（当然不单是因为风暴，也是因着日本军队的逼迫。）但同时，在北方却有了一次复兴。这就是第三次的复兴，是关于教会生活的实行的。

由于那次复兴，我受到了逼迫，被囚下监一个月。出监后我就病了。由于那场病，使我离开那里，得以避免落在共党手里。以后我的家人也在一九四六年间从那里出来，那正好是战后一年。我们被邀南下，去到上海、南京。

那时倪弟兄也由内地回到上海，因此我们又相聚在一起。我们分开约有六年之久，彼此之间也没有信件的交通，因此我有一点担心，怕我们在北方所实行的有什么地方不对。就在那些交通中，我把几年来在北方所实行的都告诉他，他就鼓励我继续把这个实行到别的教会去。那时我正好在上海工作。然后到一九四七年有一个复兴，借此他的职事得以恢复。当他职事恢复的时候，在我们中间就有了一个更大、更广阔的复兴，许多人被带去他的训练中心，那是一九四八年的事。弟兄们在那边受了六个月的训练，下山后回到国内各地，这就带来更多更宽广的复兴。

被打发到台湾

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七日，杜鲁门当选为美国总统，我们知道美国民主党政府也许会对中国大陆放手，因此倪弟兄召集同工们，有一次紧急聚会，一同祷告交通。在那次聚会中，一开头他就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清楚这个局面，我们要李弟兄出国，不管他愿不愿意，我们一定要他走。’那时间，空气相当严肃，几乎没有人说话，只有一点祷告。然后他说，‘好，让我们大家把事情带到主面前，看主如何带领我们。’那就是那个决定。

到了一九四九年二月，局势越来越严重，于是倪弟兄召集第二次同工聚会，交通到去留的问题。一开头他说了同样的话：‘无论怎样，我们要李弟兄出国。’经过一阵祷告之后，他对大家说，他觉得他们都要留下，预备为着主的工作牺牲一切。

会后，在等候晚餐的时候，我和倪弟兄在门外散步。我问他：‘弟兄，你为什么这样决定，要我出国，而你们大家都要留下，为主的工作牺牲一切？你是否认为我不配？’我很困惑。然后他对我解释说，‘弟兄，你必须了解，也许有一天，仇敌会把我们一网打尽。如果这事发生，而你在外面，那么我们还能留下一部分。所以你要去。’我说，‘事情若真是这样，我接受你的话，我去。’事情就是这样决定了。

两个月之后，突然间他从训练中心打一个电报给我说，‘将所有责任交给当地的人，你马上离开上海，来我这里。’我就去了。当我到达那里，政局更坏，于是我从那里被打发到了台湾。这是我末了一次匆匆离开大陆。我撇下了一切，没有时间带出任何东西。我就这样只身上了飞机到台湾，那是一九四九年五月间的事。

不久整个华南都被共产党占据，他们也都落入共产党手中。在开头两年还有一部分自由，因此倪弟兄能以在一九五〇年，从大陆出来到香港。当他到了那里，他打电报给我，要我从台湾去见他。于是我在一九五〇年二月去了香港，和他同住约一个半月。我告诉他，主是如何祝福在台湾的工作，单单一九四九年一年之间，人数约增加了三十倍。所以倪弟兄决定我仍去台湾，有一些青年人也从上海打发到台湾。我就有负担对他说，‘我确实觉得，你这次如果再回上海，就再也出不来了。’我对他有很严肃的谈话。我对他说，‘到底主的旨意如何我不知道，这是太大的一件事。但我确实知道，如果这次你回去，就永远出不来了。’他告诉我说，他的负担很沉重，有那么多教会在那里需要帮助。

那时因着倪弟兄的去，在香港的教会得了复兴，教会生活有了一个新的起头。我被他召去，把教会事奉重新立一个根基。

同时他对出书的事也作了安排。要知道出书的事一直是他亲手负责的，他有一个书房。就当我和他还在香港的时候，他决定在台湾要有一个书房，在香港也要有一个书房，来出版他所有的书。他自己照管上海的书房，他托付我负责台北的书房，魏弟兄照管香港的书房，这些书房的版权是通用的。这是他的安排。于是我们开始出版他的书，应付海外各地的需要。我想该停在这里了。这是我与倪弟兄最后一次的接触。从那时起，他再没有写信，当然更没有见面，只从他师母那里间接得到一些消息。直到一九七一年十月，倪师母去世，到主那里去。第二年，就是一九七二年六月初，倪弟兄也到主那里去了。

第十九篇 主的恢复与脱去老旧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至四节，三章十五至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九至十节，二章一节，十八至二十二节，三章十六节，四章三至四节，二十二节，提多书三章五至六节，十节，腓利门书十五节。

三本‘提’字书及腓利门书的重点

在新约里，有几卷书通常是自成一组的。当然你很容易看出，四福音书是一组。在福音书之后有使徒行传，接下去有书信。大多数书信是保罗所写的。今晚所祷读的经节，多是从保罗的三本‘提’字书里选取的；提前、提后、提多；然后再加上腓利门。你们要知道，这四卷书成为一组，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些是被认为保罗末了的书信。当他在罗马监里的时候，写了这几卷书；就是在这几卷书中他告诉我们，他将要为主殉道。

在这四卷书中你能看出，在那种低落的局面中使徒是站在那里，又是如何站法。这几卷书实在难读。我要说，若无适当的启示，我们很难进入这四卷书真正的灵里。有许多人读这四卷书，不领会它们到底在说什么。

有些圣经教师把这三卷提字书称作传道人书信（或作工人书信）。他们说，这三卷书是告诉传道人如何来服事。我认为这个说法太过肤浅，太过表面。我信如果你能从这三卷书信中找出那几个重要，具有战略性的字眼，你就会抓住那个重点了。我要把这几个重要的字告诉你们。

首先在提前一章三至四节有一个要紧的辞：‘神的经营。’（国语和合本圣经翻作‘神…所立的章程’。）神的经营就把三一神经营到我们里面。这是保罗在这几卷书中所用第一个要紧的字眼。永远不要忘记神的经营。

我不是要说一些开罪你们的话，或说什么夸口的话，也许这是你们头一次听见这个名词：‘神的经营。’什么是神的经营？就是神把祂自己作到你里面，作到我们众人里面，好产生教会。因此我从提前第三章引了两节讲到教会的经节。（15~16。）教会是活神的家，是那实际的柱石与根基。不只是柱石，也是根基。根基是基础，柱石是撑托。这是用古代的建筑来比方教会如何托住那实际。我们知道，那实际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在整个宇宙之中，样样事物都是影儿，没有一件是真实的，那真实的东西就是基督；因此基督是整个宇宙的实际。而今这实际，就是基督自己，是被教会所托住、所持守的。

这作为神的家，并那实际的根基与柱石的教会，也是那极大的敬虔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教会乃是一个在肉身里彰显神的团体。你看看自己，看看我，我们都在肉身里面，都不像天使。当然我也不想作天使，我喜欢作人。你知道圣经从未告诉我们说，神在天使众军里显现，但它是说神在肉身里显现。今晚我们就是那个团体的肉身。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大的奥秘，是神在肉身显现。我告诉你，这就是教会。

再来看提后。首先它告诉我们，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些东西。曾有人对你说过，神曾赐给我们一个灵么？我不是指圣灵，我是指人的灵，一个刚强、仁爱、清明的灵。这灵管理我们的意志—刚强，情感—仁爱，以及我们的心思—清明。阿利路亚！你们晓得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以及我们的心思，都该服在我们的灵以下。因此我们的灵才能在我们的意志里成为刚强的灵，在我们的情感里成为爱的灵，在我们的心思里成为清明的灵。

哦！‘神的经营’，‘教会’，以及‘我们人的灵’；永远不要忘记这三个辞。

在一章九、十两节又告诉我们，基督已经显现出来，废掉了死。在今日基督教的讲道里总是说，‘基督除掉了罪。’那是对的。但在这卷书里，保罗并没有摸这一点，他是讲到死的事。‘基督已经把死废去。’

这又是一个道理么？你说，‘不只是一个道理。’好，让我来问你看，在你身上如何？在你身上死已经完全被废掉了么？你们说。你们知道基督教的堕落是从那里来的？从死亡来的。凡是叫你发死，使你哑口，使你沉闷的事，那就是死亡。我们不该哑口，我们不该沉闷，我们不该那么发死。我们必须是活的。你是活的么？真是活的么？基督已经废去了死，并且已将生命彰显出来了。

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这神圣的生命，这‘泰厄’生命，（就是神永远的生命，）在已过是被封闭起来的。在旧约时期，几乎没有圣徒真正见过生命，生命向他们是隐藏的。但是主耶稣来了，祂把死废去，并将生命彰显出来。你们知道这个彰显是凭藉什么？是凭藉复活。当祂复活从坟墓出来的那天，祂来到门徒中间，祂就把生命彰显出来了。那些门徒便看见了生命。什么是生命？复活。什么是生命？耶稣的复活。哦！主耶稣的复活就是把生命彰显出来。在复活以前，没有人看见过生命。甚至当主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生命还是被封闭在祂里面，门徒只能见到一个微小的人。有一天在变化山上，那是祂复活的预示。彼得、雅各、约翰他们看见了生命。但所有的门徒是在复活日才见到生命彰显出来了。

今天呢？弟兄们，你不信我们已经看见了生命么？假定有一两位新来的人参加我们的聚会，他们能见到什么？他们能见到生命么？我有一点怀疑，原谅我这样说。假定今天你到任何基督教的主日崇拜，你能见到什么呢？你所见的与去坟地所见的一样。在坟地所见的只有死寂，在那些礼拜里，人人也都是冷冷的坐在那里。那就是死亡。但基督已经将死废去。

连在旧约时代，在诗篇里至少有七、八次写诗的人说，‘当向神欢呼，发声欢乐。’（诗六六 1，八一 1，九五 1~2，九八 4, 6，一〇〇 1。）我们是活的，活人不可能静默无声。叫活人不出声，那等于惩罚他。哦，死亡已被废去，生命已经彰显出来了！

然后在提后第二章还有一些东西：‘恩典。’‘在…恩典上刚强。’恩典的意思就是对于基督丰富的享受。恩典不是指你有了一辆好车，或找到一个好职业，有了一栋大厦，或娶了一个好妻子。要知道，有时一个差劲的太太才是一个真正的恩典。一个好妻子说不定反倒消减了恩典。你们知道盖恩夫人，她没有嫁到一个好丈夫，她的丈夫是太差劲了，但是那个太差劲的丈夫反倒给她好些机会，叫她享受了基督的丰富。哦，你要在这享受里，就是在恩典里，刚强起来。

再下去，在第二章还有一句话，就是‘呼求’。你读十八至二十二节，你能看出甚至在头一世纪，已经有各种不同的基督徒，有些在属灵实际上已经失掉了目标，他们被旁的事引

开了。因此保罗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你是那一种器皿？你甘愿作木器瓦器么？我们都应该作金器银器，作贵重的器皿。

这怎么可能？要追求主自己。公义是基督，仁爱是基督，和平是基督，这些都是基督的各方面。要在许多不同方面来追求基督。怎么追求法？要在清洁的心里求告祂，呼求祂。我对你们说真话，要从一颗清洁的心正当的呼求主，这会使你成为一个金的器皿。这不是一件小事，你试试看。哦，神的经营、教会、灵、生命、享受、以及呼求主。

然后是提后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的呼出。’（另译。）不要只读写在白纸上的黑字，要吸入神口所呼出的圣言。神呼出了，你要吸入。你必须认识，整本圣经就是神的气，就是灵，它不是字句，不是白纸上的黑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不要把圣经当作字句来接受，要用呼吸的方式来接受。我们必须将经文吸入我们里面。无疑这就是祷读。

也许你们有些人要反对。你们说，‘李弟兄，你总是要卖你的货。’不错，我是要卖这种货。我告诉你们，我的货就是：神的经营、教会、灵、生命、呼求主名、以及祷读。我卖的是黄金。

现在我要列举一些消极的东西。在提后四章三至五节说到发痒的耳朵，配上那一大堆的师傅。所有的师傅都是成堆的。（林前四 15：‘师傅虽有一万。’）这是对今日基督教一个非常好的写照。在基督教里多的是师傅，再加上发痒的耳朵。在今日的基督教里，有许多坐长凳带着发痒耳朵的教友，来听成堆的牧师讲道。

哦，把发痒的耳朵割掉吧！要挑旺你的灵。我们不要发痒的耳朵，我们喜欢一个发烧的灵。我不喜欢见到师傅，在地方教会里没有成堆的师傅。我们要埋葬所有的师傅，赶走所有的师傅。我知道这话会得罪许多人，但我不得不这样说。

在提多书三章另有两个辞：‘洗净’与‘更新’。不是教训与造就，而是洗净和更新。洗净是除去，更新是供应、服事、建立。阿利路亚！我喜爱这几卷书。

还有一件消极的事：‘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多三 10。）在地方教会中，没有发痒的耳朵，没有成堆的师傅，也没有分门结党。我告诉你们，在我们中间若有人想要制造分裂，我们就要对他说‘再见’。我们不愿听一个分裂的人讲话。凡是分裂的人，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就到此为止了。我们要告诉他说，‘你不必来了，这里没有你的地方，在地方教会中没有分裂者的地位。’

末了一点就是：‘主的恩与你的灵同在。’这真是好。在这三卷书里，积极一面有经营、教会、灵、生命、恩典、求告、祷读、洗净、更新、以及主的恩与你的灵同在；消极一面有发痒的耳朵、成堆的师傅、分门结党的人。弟兄们，你若能深入领会这些话，你就知道你是在那里，你也就知道教会生活在那里。

在恢复中挣扎脱离旧事

今晚我们要把所看过的历史作个结论，也许我们能从这个结论中有所得着。我们说过基督教的一般历史，以及在我们中间主恢复的历史。就着基督教一般的历史来说，那个光景是每下愈况的；但就着主在我们中间恢复的历史来看，多多少少是往上去的。

因为我们中间的恢复是从堕落的基督教里出来的，因此刚开头很难完全脱开堕落的因素。如果你去看我们中间五十年来的历史，你能发觉在早年，不错有恢复，但是还有挣扎，就是脱离旧事的挣扎。

脱去基督教的圣品制度

你们听说过，在一九二四年倪弟兄曾被革除。由于什么被革除？是由于带头同工中有一位（就是他们中间最年长的）与一位牧师安排了为他自己按立的事。你看这种按立是从那里来的？无疑是从基督教来的。什么是按立？按立就是圣品制度的产物。按立可算是一种工厂，生产圣品人。因此这不是一件小可的事。倪弟兄知道了这事，便起来说‘不！’他对人说，‘不可以，不能再有圣品人。’我告诉你们，按立就是尼哥拉党的教训。有一班青年信徒，他们刚刚进到这个恢复里，有了这样一个新起头，但是这老旧的按立的事进来了。几乎他所有的同工都被这老旧的按立拖开了。

脱去弟兄会的聚会方式

不只如此，就着聚会的方式来说，在我们中间最起初的情形，多多少少还是受到弟兄会作法的影响。因为基督教的聚会方式是太过组织化，充满了圣品与平信的差异；而弟兄会的方式在当时可说是好得多了。因此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从那方面受到了影响。最初姊妹们在聚会中是不许祷告的，这是弟兄会的样子。到了一九三三年，那时我刚进到这工作里面，倪弟兄非常有负担要对付这种传统。倪弟兄对我讲起这事说，‘常受弟兄，我们该怎么办？如果不让姊妹们在会中祷告，聚会的情形多多少少有一点半身瘫痪的样子。’但是几乎所有领头的人都不同意改变。然后我们一再祷告。有一种挣扎在我们身上，要恢复姊妹们在会中的祷告，而好些领头的人却是要维持传统。按立是基督教的一个传统，而姊妹在会中不许祷告是弟兄会的传统。就这样，花了不少的时间，我们才能以胜过这种情形，姊妹们才开始在聚会中有祷告。从那时起，无疑的聚会更丰富了。

正式设立长老

然后到了一九三四年，那时最前面的上海教会尚未有长老。那时我们还跟从弟兄会的路，没有长老，只有负责弟兄。这个负责弟兄的名称是从那里来的？这也是从弟兄会的教训，主要是达秘的教训来的。他有一个观念，认为就时代论，使徒已经过去了。长老既是经由使徒设立的，现在既无使徒，因此我们很难有长老，只能有负责弟兄，这是他们的逻辑。自然这不过是一个称谓上的问题。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就觉得是一个很小的问题。比方这里有三个人，我不愿称他们为人，我称他们为鸟；因为人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是鸟的时期。现在我们不能有人，所以要称他们为鸟，不过这些鸟就是真正的人。你们懂得我同比方的意思。

在起初我们跟随这个看法，因为我们是从那里出来的。你知道当你掉到海里，又从海里上来的时候，你实在难以脱去身上的盐分，你需要去冲洗一下，把盐分冲掉。倪弟兄认识这一个，于是在一九三四年开始设立了三任长老。他相当谨慎，为着那件事他出了一本书，书名是‘聚会的生活’。在那本书里倪弟兄还是很谨慎，因为他还在达秘教训的影响之下。他说，‘我们需要长老，但是今天我们是非正式的使徒，因此我们只能指派非正式的长老。’倪弟兄把‘负责弟兄’改变为‘非正式的长老’。

不久之后，倪弟兄得了更大的光，从一九三四到一九三七年，倪弟兄清楚了，因此他壮胆起来讲话。在‘工作的再思’一书里，他放胆对基督徒说，‘使徒们还在这世上。’他甚至说出了使徒的定义：使徒就是主所差遣打发的人。所以他说，‘今日既然还有使徒，他们所设立的人当然就是长老；并不是非正式的长老，而是正式的长老。’你可看出其中的进步。我们身上的盐分更多被冲洗掉了。

倪弟兄是一直变的

这就是为何你们有些弟兄姊妹听说过，有人定罪倪弟兄说，‘不要听倪柝声，他是一直变的。’倪弟兄因他的变被人定罪。当这样的话传到他耳中时，他说，‘对，我是一直变的，我们需要变。’你不也是一直在变么？你们看我，六十八年前，我才七个月大；五十年前，我才只是一个十八岁的年轻孩子；今天，我变成一个老人了。并且我还在变。当然我们与二十年前不一样。你若不变，那就是说你已经死了，因为你不长，长就是变。当你长的时候，就是你变的时候。

对倪弟兄说来，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五二年他下监为止，这三十年来你在他身上可以见到改变。至少我能指出三本书来：‘聚会的生活’，‘工作的再思’，‘教会的路’。你去读这三本书，就能从其中看出倪弟兄的转变。

我们也该是一直往前的

自从一九五二年倪弟兄被囚下监，到现在二十年过去了。你想我们还该像一九五二年的情形么？如果是，那我们就是一个守死规条、死传统的死组织。我为什么说这话？因为有持异议者、反对者说，‘李常受偏离了倪弟兄带我们走的路。’他们指着说，‘你看，今天在所谓的教会里，他们又喊又叫，像美国西岸那些发疯的嬉皮一样。’他们又说，‘倪弟兄从未告诉我们要祷告。’

请你们注意，我在前面第十二篇里面所告诉你们的，已过五十年我们从主所得的启示。在那里，我们列举了四十七项，其中三十六项是在一九五八年以前的，从一九五八年以后到现在，是另外十一项。从第三十七项开始：吃喝享受主，祷告，呼求主名，呼吸主，普遍的先知说话，七倍加强的灵，基督对宗教，教会是新人，（我们过去曾清楚看见教会是身体，但是从未看见教会是新人，）基督是教会的人位，废掉规条，以及身体基督。这十一项都是从一九五八年以后，因主的恩典向我们开启的。如果在这多年来，我们没有什么新东西，我们仍旧握住那些一九五八年以前的东西，我们就是一班跟随死规条的人。

不过，一面我承认我们有不少改变，另一面我不承认我们有任何改变。在神的经营上，从始至终，甚至从起初到永世，我们是一样的。什么是神的经营？那就是神要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众人里面，叫我们有祂的神圣生命，叫我们重新被创造，叫我们在灵里成为一个，叫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是宇宙的，并且这个身体是在每一个地方上出现的。在每一个地方上只该有这身体的一个出现，一地一会。这是基本的东西，从头一天到今天，我们从来没有改变。

正像我的孙儿，作为一个男孩，他从来没有变过；但就年龄，就外貌，他是天天在变。赞美主，一面我们有变，另一面我们从未变过。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是地方教会，一地一会。

一直抓住旧东西就要停顿不前

问题是在这里，主是一直往前的。因着祂的怜悯，我们在祂的向前行动中被拣起来了；但是大体基督徒并不愿意与主同行向前，他们宁愿停下来。比如弟兄会的人，在一八二八年前后，他们的确有了一些新的看见，有了一些新的发现，他们在那时是新的。但是他们牢牢抓住这些事，抓了将近一个半世纪了。所以这些新东西现今都变成旧的了。再如因信称义，那是由于神的恩典借路德看见的；在四、五百年前那是一个新的发现，但是今天我们如果坚持停在因信称义上，那我们就太老旧了。这并不是说，我们抛弃因信称义。正如人往上建造房屋，绝不会放弃根基。当你建造的时候，你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是该一直往上去的。

弟兄会的人多少是抓住那些老东西，他们也盼望所帮助的人牢牢抓住那些旧东西。大概是在一九三一年，弟兄会的人听说在中国发生一些事，他们定意要到中国访问我们。倪弟兄邀请他们，他们便来了，谈了许多。他们也在一九三三年邀请倪弟兄，倪弟兄也去了。那次倪弟兄发现他们已经变得有点像老底嘉：老旧、不冷不热、堂会主义（就是在一地有好多会堂）。他们已经失去了生命的目标，失去了那灵的目标，失去了正当教会的目标。他们在一九三三、三四年间，至少给过我们三封信，我们到一九三五年就写了一封长信答覆他们。在那封信里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是跟随主向前，我们不愿留在老旧的事物里。

在台湾工作的经历

现在我告诉你们，在一九四九年主打发我们离开中国大陆，去到台湾。这可说是外在环境上一个根本的改变。台湾岛不过是一个小島，那时的情形远不如今日。这叫我们在灵中经历了相当多为难。但是无论怎样，因着神的怜悯，我们在一个新的方式里开始了工作。

我必须告诉你们，在那一个起头里，因为我是在那里实行教会生活领头的人，我在多多考量之后，抛弃了在中国大陆所采用的一些老办法。我知道那些办法是老旧的，有的是行不通，没有果效的。这些我们都摆下了。由于主的恩典，从一九五〇年开始，在台湾我们至少采用几项新的实行，因此那时在台湾的工作相当兴旺而有效，六年之间人数从最多不过五百增加到两万。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从一九四九直到一九五八年，我们发觉在台湾岛上的情形又有一点变老旧了。前头的人就到主面前切切寻求，要找出变老旧的原因。我们并没有错，就是老旧。

然后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所有这十一项逐渐被开启了。第一件我们看见的是享受主，吃喝基督。那是从一九五八在台湾开始的。那是我们切切寻求主的结果。

紧接着，到了一九六〇年，我有了一个负担告诉弟兄们说，‘你们必须从圣经的教训、知识，转到你们的灵里。’那是一九六〇年四、五月间的事，我被请去菲律宾，在碧瑶有一次特会，帮助那里的青年。那是一次最好的青年特会，直到今天，我还能这样说。在那次特会中，我把所有关于灵的新诗歌给了他们。那是头一次，每个人都在会中尽职，光景真是活。那不是人手安排策划出来的，那是出于主的作为。

以后我回到了台湾，我开始对同工们讲说交通。差不多过了一年时间，这一关我打不通。我越讲灵，他们越打瞌睡。在台湾的同工们，必须给我一点恩典，容我来讲这个。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这些人一旦得了什么，我们就停在那上面了。

我信我开始学你们的英文，是在你们许多人出世以前。艾尔弟兄，你是那年生的？‘一九三四年。’你们知道么？我是一九一九年开始学英文的，在艾尔弟兄出世十五年以前；但是英文还是差劲，因为一旦我学了那个丑陋的怪腔怪调，就难以放下了。所以我们人一拿起什么，就难以放下除去了。你只知道我这难听的英文，但你不知道你基督徒的生活也是带着怪腔怪调，但你是定下来不再肯改了。

你们的确是看见了教会，也看见了教会的立场，也不会再转去别的路了。但是我怕今晚你们有些人里面会有一些异议：‘我喜欢十五年前的情形。哦，二十年前我在台北，那太好了。我听说洛杉矶教会的事，像是在三层天上一样，但我一来大失所望，没有讲道。一九五三、五四年，半年之久李弟兄给我们一连串聚会，一直教我们如何生命读经，读整本圣经那实在是好。但是为什么李弟兄今天不这样作呢？’要知道那是一九五三年，今天是一九七三年，差别了二十年。那时我不到五十岁，但是今天我差不多七十岁了。你不能勉强我像二十年前一样。我并非与你们争辩什么，但是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必须往前，往前。

我要求在台湾的弟兄们给我恩典来说这些话。到一九六一年为止，在我对他们交通讲说关于灵，灵，灵之后，在那短短的三个月内，我写了八十五首新诗，是说到灵，说到教会，说到基督的。我们英文诗歌本内有好些是从那八十五首中翻过来的。不管我写了多少首诗，交通了多少次，聚了多少会，我越讲他们越变成坚强的冰墙，不只硬还冷。不错，他们爱我，他们尊敬我，也欢迎我，但是他们对于主借我所有新的带领，总是跟不上。

因此到一九六一年九、十月间，我来到美国，打算住三、四个月，让他们在那边学功课，我没办法。他们是被教训所拘，由于教训道理而停滞不前。我要说，甚至到今天，他们还没有完全进到这活的水流中。他们是好，非常的好，多方面的好，真花工夫，但是他们不是那么活。我对他们仍旧有负担。我原初打算在美国住三、四个月，让他们有一段时间可以知道到底缺了什么。但我不知道主竟在这里抓住了我。主将祂在这国家里行动的负担放在我身上了。

在美国的工作又是一个新的起头

然后，当我接受了主的负担，在这个国家开工之后，我又放下了许多在台湾实行的事。有许多事是我特意丢弃的，我只要一件事：灵，灵，灵。你们都知道，这些年来（十一年之久），我的信息是专注意到这两个相调的灵，人的灵与圣灵相调而成的一个灵。

赞美主，我不管别人的批评，我只顾果子。正像一个生意人，不管人说好说坏，只要能赚钱就好，只要能赚大钱就满意了。你们懂得我的意思。（不要出去传我的话说，‘李弟兄只为钱。’我是为你们，你们才是神的财宝。）主遮盖我说这话，你们大家也都要容许我说这话。

有人说，‘这是一个小小的中国人，一个中国人能作什么？中国还能出什么好的？’我听见了所有这些话。但我不是为自己夸什么口，如果要夸，只有夸主。这不是我的作为，是祂的作为。不错，一个小小的中国人不能作什么。你们说得对，中国也出不了什么好的。但是你们必须知道，这不是从中国来的什么，这是从新耶路撒冷来的。这不是一个中国人作的，这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这是那称为耶稣，称为以马内利的那位作的；这是那不只在这地上，也在第三层天上的一个人所作的。哦，我何等敬拜祂。你们不知道在我卧室里发生了什么事，连我的妻子也不晓得。我在房里癫狂，赞美祂。这是那个历史。越有反对来到，我就更快乐。有人听见我说，我很少受激动或受伤。我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受伤。不管我多么表现我是受伤了，我回家照常能吃能睡，没有重担，没有忧虑，越反对越好。一件不成功不奏效的事，没有人会去恨恶，越遭人反对的事，越证明那个工作是成功奏效的。我预备好来接受更多的反对。我知道，整个基督教要起来反对我。但是赞美主，我是被隐藏在祂里面。祂是我的藏身之处，祂是圣所。

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忘记昨天。无论在已过我们得到了什么，让它去吧！祂的怜悯每晨都是新鲜的，都是新的。我们不愿保留任何仪文形式。吗哪是好，但如果是昨天的，那是臭的。不用保留坏的事物，连好的事物也不保留。原谅我说，你的圣经知识是臭的，你从已过所得来的教会经历也是臭的。为什么还要抓牢不放呢？抛弃所有的老旧吧！埋葬所有的臭吗哪！

许多次当我来到圣经跟前，再拣起一些老观念时，我说，‘主阿！就只有这么多么？’当然主的答覆是：‘不！你要忘掉那个。这里还有一点新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永远不要说，‘哦，今天的一些事远不如前些年的好。’不要说这样的话，我们是一直向前的，因为主正在往前。

假定我带着好些已过教会生活的经历来到美国，我还是握住那些老办法，训练你们来到会中安坐在位子上，有人题一首诗歌，大家静静的优美的唱着，然后大家低下头，有人祷告五分钟，再来一个八分钟，再来一个十八分钟，你们怎么说？如果这十一年来，我们就是这样作法，我怕在洛杉矶这里聚会只不过八十个人。都是好好的，有条不紊的，没有长胡子，没有长发，没有短裙，个个都是规规矩矩，穿得正正派派。所有那些老宗教家来到这一种聚会中必定称赞说，‘哦，李常受真正是那么基要、合乎圣经、健全、美好，他真是忠心守住了他从倪柝声所学的。’这你怎么说？也许你是要这样，但是主嘱咐我不可这样。

如果在这里的聚会是这样，那么我要投海自杀了，我还是了结自己的好。去掉它吧！我已经厌烦这些老办法。人定罪你们青年人一再重复的受浸。这是他们用的话：‘重浸。’但

我只顾要你们活，要你们复兴。如果埋葬能叫你们活，我愿意天天为你们埋葬。这样作法有什么错？这总比去电影院好，这总比去拉斯维加斯赌钱好。如果把年轻人埋到水里，叫他们变活了，这有什么错？哦！死宗教！

你们去散播谣言说，李常受是异端吧！我喜欢这种‘异端’法，就是叫人活。不要以为我受伤了；没有，还没有。

威尔斯的复兴原则与我们相似

几周前我得到一本小书，是讲到威尔斯大复兴的，那是在一九〇四至〇五年发生的事。我们知道好些在那两年复兴期内发生的事，并且也把许多翻译成中文刊印出来。但这次当我来读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差不多有三、四点，是与主在我们中间的带领相似。

第一、他们癫狂，比我们癫狂多了。第二，他们聚会没有时间上的限制，晚上七点开始聚会，但五、六点钟人群已经拥向会场了；聚会有时持续到半夜，甚至到翌日早晨三、四点。第一场刚过，第二场又来了。第三，没有严肃会，像我曾比方给你们听的。在今日的基督教里，人第一来到会中等时间到，第二等牧师或前面弟兄来，第三等人喊诗。但这本书说，他们什么也不等，他们一进到会中就开始祷告。第四，那是一个借青年人带进的复兴。他们中间的首领伊凡罗伯斯才只二十五岁。他的帮手一个是他的妹妹，另一个是他的弟弟，还有一个是他的准妹夫，都是年轻人。

这真能印证在我们中间已过已实行，并现今仍在实行的。我们都知道，一九〇四至〇五年威尔斯的复兴，被所有基督教公认为本世纪最大的一次复兴。可是在那里所实行的，按原则与我们这里所作的恰好一样。原谅我说，今天我们仍是受到限制，并未让灵那么完满的得着释放。但是原则是一样的。

不要以为这样来释放灵是错误的，是不合乎圣经的。在历史上不单有威尔斯的复兴，也有卫斯理约翰的聚会。按照历史记载，在两世纪前，卫斯理在街口，在街角聚会，又喊又叫。在十年前，在新墨西哥州有人告诉我，那里还有一些喊叫的美以美会人。但是我不鼓励你们去喊去叫。我的意思是说，不要以为喊叫就是错，这全看你灵的释放有多少。所以愿主怜悯我们，不要抓住过去的什么东西，要让圣灵一直在我们中间，也借我们有一些新的恢复，新的发现。

第二十二篇 在灵中的生活与聚会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罗马书八章九至十节，十六节，十四节，四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六章十七节，十四章三十二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下，十七至十八节，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二十五节，以弗所书四章四节，二十三节，五章十八节，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彼得前书三章四节，四章十四节，约翰一书四章十三节，犹大书十九至二十节。

新约书信的核仁

罗马书

今晚我们来看保罗的另一组书信。保罗书信的头一卷是罗马书，它的核仁是什么？当然路德马丁非常强调因信称义，但我们需要认识一些比因信称义更高、更深、更广、更丰富的东西。这是什么？这就是三一神今日乃是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在罗马八章九、十两节里的确讲到三一神。首先其中说到神，第二说到基督，第三有圣灵，这位三而一的神在这两节里被表达得非常奇妙。它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接下去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然后又说，‘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这里讲到神的灵，基督的灵以及基督。三一神成为一个包罗万有奇妙的灵。最后一句话是说，我们的身体是因罪而死的，但我们的灵是因义而活的。这里的灵不是指神的灵，而是指我们人的灵。所以在这两节圣经里讲到三一神是一位奇妙的灵，又讲到我们人的灵，又讲到这位奇妙的灵住在我们的灵里。

接下去十六节说，‘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另译。）又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必须问你们，你能在那里被神的灵引导？‘在我们的灵里。’所以四节说，照着灵行动。这里的灵是指我们人的灵，就是里面住着圣灵的我们人的灵。

单单从这五节圣经，你们就得到了新约圣经的整个核仁了。让我再重复一遍。三一神在今天全然是一位奇妙的灵，而你有灵，就是重生的灵；这位奇妙、神圣的灵现今是住在你的灵里。因此这就证明你是神的儿女。一天过一天，你必须被这神圣的灵所引导。现在你必须照着那有圣灵内住之人的灵而行。这就是基督徒的行事为人，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从这里就出来了教会生活。阿利路亚！

哥林多前书

然后我们来到保罗的第二卷书信，就是哥林多前书。那里说，我们都已浸入一位灵里，现今我们都有了一个地位来饮于这一位灵。浸入灵是你被摆到灵里面，饮于灵是让灵进到你里面。你在灵里，灵在你里，这就是相调。弟兄们，你是在圣灵里么？圣灵是在你里面么？赞美主！不要顾你的感觉。你们要知道，我们人多半都有病态，而一个病人的感觉是靠不住，不准确的。当你生病的时候，也许天气很热，但你觉得很冷。所以不要相信你的感觉。你该相信什么？要相信事实。我告诉你们，事实已经启示在这里了。不要忘记，林前十二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完全、完成的被浸入一位圣灵了。

不错，你已经被浸入灵里了，但是要知道，你还得来饮。你已被邀请，也已有了地位来坐席，然而吃或不吃还在乎你。你已被邀，你已就座，人已使你来饮用，现在要问说，到底你饮不饮？但是原谅我说，你并不是一位豪饮者，你不过是一位旁观的欣赏者。你一直称赞这个好那个好，但是一块也没有入口。太笨了！忘掉欣赏吧！你一定要来饮用。什么是饮用？就是呼喊主名。‘哦，主耶稣！哦，主耶稣！’你想这是迷信么？你是着了迷么？如果这是着迷，我倒愿意要。

然后我们便与主成为一灵。那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太好了。你想圣经里还有比这更好的经节么？我们都该说，‘赞美主！一灵！’但我们都必须认识，这一个灵今天是服我们的。‘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林前十四 32。）今天在你里面的灵是顺服你的。不需要你去祷告去求，只要运用这灵，在每一种场合中应用它。你若应用它，就得着它，你若不应用它，就得不着它。

哥林多后书

林后三章说，‘祂叫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灵；因为那字句是杀死人，（这里的字句是指圣经说的。若是缺了灵，连圣经都会叫人死。）灵是赐人生命。’（6，另译。）又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得以自由。’（17。）现今我们是自由的，因为所有的帕子都被除掉了。帕子是什么？道理、知识、教训、观念、意见、异议。但是，阿利路亚！今晚所有的帕子都该被除去。我们不再有观念，不再有道理，不再有知识，不再有宗教，不再有规条。我们有敞着的脸。

有敞着的脸，就能观看并返照主的荣耀。正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变化了，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灵变成的。不只是从主，而是从主灵。阿利路亚！今天主乃是主灵。祂必须是灵，然后我们才得以变化。

加拉太书

再下去，加拉太五章十六节及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当在灵里行事。这里的灵乃是相调的灵。我们如果在灵中得生命，我们也要在灵里行事。这就是加拉太书的钥语。

以弗所书

在以弗所书里有：‘一个身体，一位灵。’（四 4，另译。）不是一个身体，一本圣经；或一个身体，一个道理；或一个身体，一个仪式。没有灵，就没有身体。一没有灵，身体马上变成一具尸体，不是一个身体。灵在那里，那里就有身体。如果在我们中间有灵，我们就是身体，否则我们只是一具尸体。

我们必须被更新，必须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四 23。）不只如此，还要在灵里被充满。（五 18。）这些都是最好的经节。

腓立比书

接下去腓立比书说，‘耶稣基督之灵的全备供应。’（一 19，另译。）无论你的需要是什么，都在这灵里。耶稣基督之灵全丰全备的供应。这些就是使徒保罗第一组书信的主要经节。

彼得前书

弟兄们，你想只有保罗有这种观念么？不，彼得也告诉我们同样的事。彼前三章四节说，在我们心中有一个隐藏的人。这个隐藏的人是谁？就是我们人的灵。你有一个外面的人，在这外面的人里有一个心，在这个心里有一个里面的人，而这里面的人就是你的灵。作为一个正当的基督徒，并不重在你要如何穿衣，如何为人，乃是重在你有一个正当的灵。主并不管我们外在的样子，主关心我们里面的人。你不只要有一个清洁的心，也要有一个正确的灵。

彼前四章十四节说到‘荣耀的灵’。在整本圣经中这个辞只用过一次。每当你运用你的灵，使圣灵从你里面释放出来的时候，就有荣耀。你若安坐在礼拜堂的长凳上，就没有荣耀，只有拉长的脸，满有皱纹和斑点的脸。但是你若运用你的灵来释放那灵，人马上能看到发光的脸。哦，今天那神圣的神的灵乃是荣耀的灵，而你的灵乃是那隐藏的人。

约翰一书

使徒约翰的书信又如何呢？他也是讲同样的事。在他的福音书第十五章里曾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4，另译。）在他的书信里，他重复说到这件事。今天许多基督徒有发痒的耳朵，不爱听重复的信息。要知道，发痒的耳朵总是喜欢听一些新奇的东西。‘神将祂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祂里面，祂也住在我们里面。’（约壹四 13。）住在我们里面的什么地方？住在我们的灵里。

犹大书

犹大书呢？他又讲到这两个灵。他说，有些人是属魂的，（中文译作‘属血气的’，）没有灵。（19。）这意思并不是说他们没有灵，乃是说他们不用灵。他们只是属魂的，他们不肯用灵。但是我们呢？我们在圣灵里祷告。怎样才能能在圣灵里祷告呢？借着运用我们的灵。借着运用我们的灵，我们很自然就在圣灵里祷告了。

不要顾到道理知识只要顾到灵

这些经节岂不都是非常美好么？我们都必须认识，主要抛弃所有的豆荚，主要的是那个核仁，那个最中心的东西。那么新约的核仁是什么呢？就是那灵与人的灵。我能向你们作见证，今天如果你们还是要道理，那么你们就是落伍的人了，你们完全不合时代了。你们是在开倒车。也许你很好，但是原谅我说，你太落后了。今天我有十分把握对你们说，主只顾到这个核心，就是那灵与灵。如果你还顾到某种教训，某种神迹，我告诉你，你是过时

的。如果至今你还坚持某种实行，你说，‘哦，十年以前教会生活是这样那样。’不错，那也许是很好的，但是你必须知道，今天是十年以后了，你已经过时了。

我信在我们里面的那灵，也能印证这事。你们知道，在路加十五章里，那个浪子远离了父家，他吃什么？豆荚。父家有什么？有核仁，有真食物。让我们回家吧！回家，回家，赶快回家，忘掉豆荚。

艾尔弟兄，我知道你是从道理之家，从圣经知识之家出来的。弟兄，你还坚持一些道理么？你还牢牢抓住一些圣经知识么？‘我正在快快丢下它们。’他回答得相当聪明。但是我必须问说，你丢尽了没有？‘当我在灵里的时候，我就丢尽了。’好！那么你现在是在灵里么？‘阿们！’假定你所爱的妻子在这里，她作错了事。你要怎么办？我的意思是这样，我们都必须学习，当我们被任何人得罪的时候，不要考虑怎么办。你要马上应用你的灵。不要思考，不要考虑，只用你的灵。

比方现在你要去买一点东西，我知道你会有不少考虑。圣经如何教训？圣经怎么说？但是今天你若丢尽了所有的道理，那你怎么办？你必须应用你的灵。不要考虑到底该不该买某些东西，只应用灵。长发或短发，不要考虑这个，你必须应用灵。裙子该长该短，不要考虑，只应用灵。在聚会中也不要考虑大声或小声，也不要考虑该作什么，只应用灵。

就一面意义说这是难事，因为我们真的不习惯这事。我们生来不是这样，我们从小在家所受的教养也不是这样，我们在学校所受的教育也不是这样。所有这些年来我们都是实行另一些作法；但是现在我们得了救恩，而这个救恩乃是奇妙之灵的三一神在我们的灵里。所以我们必须一直操练灵，就像是一个什么也没有，只有灵的人。

在我们中间，十年来一直强调这灵，但是直到今天，还少有人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上，绝对应用这灵。这就是我们灵弱的原因。换句话说，我们在灵里还是那么软弱，那么麻木、迟钝、迟缓。我们还是那么快来使用我们的魂。如果我对你说我不喜欢你，我知道你的情感马上就起来了。只消我的一句话，就会激起你的情感。但是你必须学功课，忘掉情感吧！我不管你对我说什么，我马上应用我的灵。你永远激不起我的情绪，因为我只运用我的灵。

聚会不是搞花样，乃是运用灵分享丰富的基督

你们记得，在训练开头的时候，我们曾指出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三一神与我们的灵在团体方式里的相调。教会就是神圣的灵与人的灵在团体方式里的相调。因此在我们日常生活为人中，在我们的聚会中，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守这个教训，守那个道理，作这不作那。我们所要有的就是照着灵而行。然后我们就有一个教会，而不是一个宗教。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你一直学习操练应用你的灵，在每种境遇中应用你的灵，甚至在上市场买杂货时也应用你的灵，这就真正表示你是照着灵来行事为人，不是照着规矩、规条。到末了，在你全人中再没有一部分比你的灵更刚强、更敏锐、更活泼、更高超。

当你来聚会时，你不是带着某些决定，某些规条来的，你是应用你的灵来的。你不要定意说，到底今晚要不要在会中尽功用？‘我今天要在会中有活动。’那就是你的心思加上你的意志，这不是应用灵。不要打这样的主意，不要运用这样强的意志。忘掉这两个部分，

只借着应用你的灵来赴会。只要这样，你马上知道主的带领。‘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罗八 14。）我们只该被灵引导，而不该被任何别的东西引导。

今晚我盼望能有清楚的话使你们能明白。当我们说，‘我们必须是活的，我们必须是自由的。’这意思不是说，我们要手舞足蹈，又跳又叫。那不是活，那不是自由。在聚会中的活不是搞新奇花样，在聚会中的活乃是基督的丰富从你的灵里释放出来。

比方我们的擘饼聚会，现在我们都惯于一种形式。我们会有一些唱诗，加上一些喊叫，加上一些起立，一些口号，或喊几句诗歌的短句。到了某一个时候，有两位弟兄上前来擘饼，传饼杯。我告诉你们，我不认为那是真活。那是另一种形式。也许你们想，那么下次不要再这样作法，让我们来个新奇办法吧！那仍不过是表演，不是活的东西。

什么是真的活？应该是这样：我们天天都是靠灵生活，在灵里行事为人，在凡事上应用我们的灵。我们是那么强，那么活，那么释放我们的灵，那么容易让我们的灵出来。不只如此，我们也因对基督的经历而丰富。即使我妻子得罪我，我也不用我别的一部分，不容我里头其余的部分起来，我只应用我的灵。因此我使得我的灵极其刚强，并且对基督也有了丰富的经历。假定我们都是这样，然后我们来到会中，很自然的，也许还未起始唱诗，你就站起来说，‘弟兄们，现在饼是在桌子上，但是我能向你们见证说，今天主耶稣是我真正的饼。我经历了祂，我多多享用了祂。’你们看，这是顶自然的。你不是跳起来喊说，‘我是活的！’其实你并不是真活，不过是调皮的活。原谅我说，教会的聚会不是给人耍调皮的场所。

一个主日过一个主日，你们成百的人来聚千篇一律方式的会，这实在叫我相当担心。为何你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或有这样一个引导，在没有唱诗或喊叫以前，就站起来作一个活的见证？我盼望这不是一个故意的做作，我盼望这是在会中自然发生的一些事。还没有唱诗，很自然的有一些活的见证，活的交通。然后到了某一个时候，或者聚会空气达到某一种程度，有人站起来，（不是仪式化的，）来传递饼杯。没有古怪的作法，没有逗趣的作风，也不特意作些什么，只是自然而然的出来一些真的东西。你的跳，你的想拖人起来跳，表明没有生命，没有生命的供应。所以永远不要耍花样。我们并不喜欢古怪新奇的事，我们要真正活的生命。

当然，许多时候当我们灵里刚强，对基督满有丰富经历的时候，我们也会情不自禁有点癫狂的情形，但那不是开玩笑。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的跳里面并没有基督，只有跳。

我盼望我的话不叫你们任何人受伤，只是叫你们清楚。在神面前算得数的，乃是那活的灵和基督的丰富。不要到聚会中搞新花样，弄些古怪活动。我们不愿见到这些东西，我们喜欢见到活的灵，带着基督的丰富。若是我们每次都是在这样的情形里来，我们就必定会一直有新的东西。你无法想像今晚会发生什么事，因为我们没有规条，没有形式。我们所有的人都活在灵里，天天经历基督。当我们来在一起，你把你所经历的基督带来，我也把我所经历的那一部分带来，我们都把基督的丰富带来，我们来展览基督。不是来开玩笑，来跳，那全数错了。那会绊倒人，那永远不能建造人。

我们需要丰富的聚会，活的聚会，新鲜的聚会。每次都有基督的丰富，带着强的灵，叫人的灵畅快。没有轻浮逗趣，希奇古怪的东西。不错，是活的，但件件事又是正常的。不错，是丰富的，但每件事都是正常的。这全在于把活的灵并基督的丰富服事给人。我再说一遍，聚会中的活不在逗趣，我们必须正常。我们不是一班胡闹的人，我们是正常的人。即或我们喊叫，也喊得正常，不是胡闹。我们是用一个活的灵来喊，带着基督的丰富来喊。在我们的喊叫中，我们也是把基督服事给人。

这该成了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必须在灵里行事为人。比方你们四位住在弟兄之家，可能有一种情形是天天打架，还可能有一种情形是学忍耐，彼此忍耐不开腔。我告诉你们，两种情形都是可怜。若是这样，我十分有把握，你们四个什么也带不到聚会中来。然后李弟兄说，‘我们要活，不要静默无声。’于是你们有的人就跳起来了：‘阿们！阿们！我现在活了！’这不是活，这全是胡闹。

那么什么是活呢？活就是说，你们四个住在一起，性格不同，性情不同，环境不同；但你们不相打，也不学习一般人的忍耐，而是应用你们的灵，天天时时应用你们的灵。这样你们就知道如何来经历基督。你们的灵就要刚强，你们对基督的经历就要丰富。然后当你们来到聚会中的时候灵是刚强的，并且带着基督的一切丰富。你会呼喊‘阿利路亚！’你会说‘主耶稣！’但没有胡闹，而能使聚会丰富，使聚会拔高。你们会使聚会非常活，叫人的灵畅快。这是正路。

什么是聚会？聚会乃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展示。我们日常的生活就是这样，等到我们来在一起就展览我们天天的生活。向人讲说道理，与分享基督的丰富有何不同呢？道理就是道理，而基督的丰富必须是经历。我们无需给人道理。你只要把你对基督丰富的经历传给人就好了，最终这要成为对别人的一个服事。我再说，不要拿什么有趣的办法，新奇的花样来，也要忘掉所有的规条、形式。在聚会中必须只有活的灵，带着基督的一切丰富。

第二十一篇 教会的一切全在于灵

[上一篇](#) [回目錄](#)



读经：启示录一章四节，三章一节，四章五节，五章六节，二章七节上，十一节上，十七节上，二十九节，三章六节，十三节，二十二节，十九章十节下，一章十节，四章二节，十七章三节，二十一章十节，二十二章六节，十七节上。

我实在盼望你们都花一点时间祷读这些经节，直到这些经节活活的进到你们里面，叫你们能看见神要作的是什么。神所要的不是一班在头脑里满有圣经知识的人，神乃是要一班在灵里刚强的人。你我也必须在灵里刚强、敏锐、有感觉、警醒、丰富、机警。因为教会的一切全在于灵。

启示录中的灵

我们今天来看末了一卷书—启示录。我要为这末一卷书说阿利路亚！这末一卷书里讲什么？可怜的基督教，每当人来读这卷书的时候，他们并不注意别的事，总是注意‘十角’、‘七印’、‘七号’、‘七碗’；他们只注意这些所谓的预言。我从未听过或读过一篇信息，从启示录这卷书讲到灵的。

我曾对你们重重的说过，这位圣灵，神圣的灵，在其他各卷中都是一灵，但是到了这末一卷书成了七灵。你如果要知道七灵恰当的解释或定义，你就必须回去看撒迦利亚第四章；在那里清楚的告诉我们，神的灵正像一个有七个灯盏的灯台。请注意，它是一个灯台，但它有七盏灯。等到你来读启示录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说，‘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四5。）我们不难从这有七盏灯的灯台来领会七灵。严格的说，这不是说有七个灯；它是一个整体，但它有七倍加强的光亮。一个灯台上若只有一盏灯，虽然有光，但不够强。但是一个灯台有七盏灯，那个光就加强七倍了。今天是最黑暗的时期，而我们的眼睛，又不够亮，所以我们需要七倍的光亮。因此，这位灵现在成了七倍加强的灵。

这是一卷相当长的书，有二十二章，但是在这卷书里几乎没有教训。没有救赎的道理，没有成圣的道理，没有称义的道理，没有这个道理，那个道理。在这卷书里只有‘圣灵所说的话’。圣灵向谁说话？不要去到神学院，圣灵从来没有对神学院说过什么。你从神学院只能得到圣经知识，你永远不能听见圣灵说话。圣灵是向众教会说话，所以你必须是在教会里。如果你想听见圣灵所说的话，你必须是在教会中。

请听，在主耶稣写信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里头，每封信的开头都是主耶稣说话，但在书信的末了却重复着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有耳朵么？我知道你有头脑，但是头脑不算数，你需要耳朵。你所有的耳朵是什么耳朵？你不该有一个发痒的耳朵来搜集圣经的教训，你需要一个刚强而灵敏的耳朵来听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

弟兄们，如果一个地方教会正确，每逢你进到聚会中间，即或没有讲道，只要你在那里，圣灵就会对你说话。我们都能作这个见证。许多时候当我们一进到地方教会的聚会中，还没有

听到什么以先，里面已经有了一种活的说话。那是什么？那就是圣灵在对教会说话。所以你需要进到教会里。

不只如此，我也曾对你们指出，在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所说，把人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在基督教里，人人都知道三一神的次序就是这样：父第一，子第二，圣灵第三。但是在启示录一章四节，这个次序变了，先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第二是七倍的灵，第三是为王的耶稣。在这里圣灵移到前面去，成了第二位。所以现今是七倍之灵的时代。

现在我们再来看讲到人的灵的经节。在一章十节有人的灵。在这灵里，使徒约翰听见了声音，他看见了众地方教会的异象。七个灯台代表七个地方教会。

所以我们若要看见地方教会，听到关于地方教会的事，我们就必须在我们里面的灵里。今天大多数基督徒对于地方教会所发的问题，都是由于他们太在自己的头脑里、观念里、道理里、想法里、意见里，以及种种别的东西里。因此，他们对于教会问题感到困惑。如果他们肯转向里面的灵，他们马上就能听见从天上来的声音，是关于地方教会的；甚至他们会看见众地方教会的异象。

然后到了第四章，告诉我们说，约翰在灵里（国语和合本翻作‘被圣灵感动’）看见宇宙间的宝座，那就是指神的行政管理。神在整个宇宙中的神圣管理被约翰在灵里看见了。因此，我们必须要在灵里，好叫我们能看见神永远的旨意，以及神在整个宇宙中神圣的管理。

然后到了十七章，又说到约翰在灵里看见了大巴比伦。他在灵里被带到旷野。旷野是一个无文化、无任何宗教的所在，现在他实在是脱离了一切世界文明以及宗教的事物，好能看见作为大淫妇、堕落走下坡的罗马天主教真正的局面。如果现在我们想要看见那硕大属鬼魔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世界以及各种宗教出来，好叫我们能看见罗马天主教加上今日基督教世界的真面目。这全数是在灵里的事。

再后到了二十一章，又有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翰也是在灵里看见新耶路撒冷。所以你看，从第一章一直到末了，约翰是一直在灵里。他在灵里看见众地方教会，看见神那宇宙性的神圣管理，以及那淫妇大巴比伦，并新耶路撒冷。这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看见在宇宙中那些与神的奥秘有关的事，我们就必须在灵里。甚至如果我们要来听圣灵对我们说话，我们也必须在灵里。

还有一点，那是在二十二章六节。那里说，主神，就是众先知之灵的神。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是在我们的灵里，然后我们才能体会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所以能享受祂，能摸着祂，甚至能有分于祂一切的丰满，都在于我们是在我们的灵里。因为神是我们灵里的神，不是我们心思、情感、意志、或其他部分里的神。

最后这卷书也告诉我们说，耶稣的见证就是先知的灵。所以我们可以说，先知预言的灵就是耶稣的见证。今天许多教师以为耶稣的见证就是道理、教训等等；但是圣经这里说，耶稣的见证就是这灵。先知预言的灵就是耶稣的见证。

我们都晓得，在这卷书末了一章说，这位说话的灵现在是与新妇成为一个了。换句话说，现在教会是与那灵合一了。在这书开头是圣灵对众教会说话，现在是这灵与新妇合一了。所以我们能从整卷书看见，那灵实在是神永远旨意的核仁、中心。如果我们要体会基督一切的丰富，认识教会的实际，并实现神永远的计划，我们必须集中我们的注意于这两个灵—神圣的灵与人的灵。

教会是神的灵与人的灵在团体方式里的相调

现在要讲到一些实际的事。永远不要忘记什么是教会。不要回答我说，教会是‘艾克利西亚’，这个我知道。也不要回答说，教会就是身体，这我也知道。甚至也不要答说，教会就是新人。什么是教会？简单的说，教会乃是神圣的灵与人的灵在团体方式里的相调。教会就是这两个奇妙之灵的相调。

这个宇宙包罗万象，又大又广，这个我们知道。但是你必须了解，若没有神圣的灵，整个宇宙都是空的。而这神圣的灵也就是生命的灵。圣经头一段论到创造的时候，告诉我们说，神圣的灵是一个覆翼（运行）的灵。覆翼是为孵出生命来，生出生命来。所以你可以说，若没有神，整个宇宙是空虚的；但是我必须要求你们将‘神’改作‘灵’。如果没有神圣的灵，整个宇宙就是空虚的。

同样，如果你的身体里面没有灵，那么你便是一个虚空的人。整个宇宙是一个大器皿来盛装这神圣的灵，而你的身体是一个小器皿来盛装你的灵。神圣的灵需要一个大容器，大得像宇宙一样；而你这人的灵需要一个小容器，就是你的身体。一把神圣的灵从这宇宙中除去，这宇宙就是虚空的；一把你的灵从你身体中除去，你这人就是虚空的。

现在我们了解，在这宇宙，在我们的身体里，有两个奇妙的灵，这是最重要的事。若是从这宇宙和我们的身体里除掉这两个奇妙的灵，整个宇宙就要变得毫无意义。宇宙所以满有意义，是因为有神圣的灵；我们这人所以满有意义，是因为有人的灵。

那么现在要问，什么是教会？教会不是这宇宙，也不是人的身体。教会乃是宇宙和身体的两个实际的相调，这全数是灵灵相调的故事。这就是教会。弟兄们，我不是自夸，多年来教会这个东西对于我们从未像今日这么清楚过。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这两个奇妙之灵的相调，就是宇宙与身体的两个实际的相调。

为什么宇宙里要有这神圣的灵？为何在人身体里有这人的灵？因为神的用意是要把神圣的灵放到人的灵里，又要把人的灵放到神圣的灵里，使这两个灵能以相调为一，这相调的灵就是教会生活。所以我们如果向着主认真的话，我们就必须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周七天的留在这相调的灵里。

加拉太五章说，‘要在灵里行事。’（25，另译。）这里的行事在希腊文里是包括整个的为人。我们要在我们的灵里行事为人。当你上市场的时候，要在灵里去。当你在买一样东西的时候，必须在灵里。当你去理发的时候，必须在灵里。不论你作什么，你在那里，你必须在灵里。在灵里，在灵里，一直在灵里。

如果我们缺了这个，不管我们谈论教会多少，也没有教会。教会不在你的谈论里，教会不在你的查经里，教会也不在人的写作里，教会乃是这两个灵的相调。

为这事我何等仰望主。我的心对于这事负担甚重。如果你们能得到帮助，认识什么是正当的教会生活，这一次聚会就足够了，我就很满意了。如果我们每天二十四小时，一周七天，能活在灵里，我们就已经有了教会生活的基本结构了。这在日常生活中相调的灵，乃是教会生活的基本结构。

我要劝你，首先忘记从已过所听见的知识、道理、教训、恩赐、任何种的实行、观念、想法等等，把这些统统抛弃。也许你们要说，‘哦！李弟兄，你卸我们身上的东西，已经卸十一年了，你太过分了。’不错，我是专门帮人卸货的，因为你们仍旧带着旧货。

在聚会中必须摒除仪文

让我告诉你们有什么旧货。你们的旧货就是你们所惯于的老习惯。不管你们曾否在教会中，或在基督教里，我们都是生在基督教的时代里。也许你从未在过基督教，从未在过一个宗派，然而一旦你得了救，来到教会的聚会中，你就已经有了一个观念说，你必须坐在那里，一定会有一个讲的人来，一定有人要负责聚会，有人会来拣诗，有人要向你唱诗，并且有人要对你讲话。你来到某种聚会中，你从来没有一个观念说，你必须运用你的灵，你必须尽功用，你也必须有所发表。我怕甚至到了今晚，你们还是在那种下意识的影响之下。

这就是我的意思：你们还带着旧货。你们不惯于一种活的作法，你们是惯于老办法。你们一进到聚会里，自然就座了。你们没有一个观念要来作什么，要尽功用，要运用灵。你们是一直在等待，听别人的。你们下意识的、不自觉的，就成了一个旁观者。你们并无意要作一个旁观者，但自然而然的在下意识里成为一个旁观者。

原谅我太过粗野。但我能作什么呢？我该称赞你们么？‘哦！你们是亲爱的圣徒，你们真好，你们的聚会太好了，是全地上最好的，也许在永世里，在新耶路撒冷也找不出更好的。’如果我这样称赞，那么我就是个骗子，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

当诗歌一喊出来，你们就开始唱了，这也是一种习惯。你们为什么不作一点什么，只等待喊诗，然后你们加入来唱？这样加入来唱，也是一种习惯，不用人向你喊，对你讲，教你作。这是来自基督教的影响，所有基督教的聚会中，来赴会的人都会起来唱诗。为什么不能一来聚会马上尽功用呢？

甚至在今晚，你们还是持守那些老办法。你若在主面前认真，并且灵里也是那么活，你就无须守老办法。为什么大家一来不先为主说一点话？为主作一个活的见证？当然不要特意去改办法，这必须是非常活的。你们有否认识，我们在这种‘地方教会的仪文’里已经四年了？原说我这样说，这是你们的仪文、形式。

我说这些，意思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为人中，我们必须留在灵里。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基督身上有经营。然后当我们来到聚会中，我们无意要改聚会的办法，改聚会的方式。我们无意要改什么，而是活活的来到聚会里，不顾什么仪文、方式，只运用我们的灵，

应用我们的灵。个个都是这样，自然的作法就两样了，自然的所有的形式都消失了。在聚会中只有基督的活与丰富。

你运用你的灵，应用你的灵作一点事；我也是这样，他也是这样，个个人都是这样。在这两个钟头之内，个个人都作一点。到末了也许也没有唱诗，也没有讲道，甚至连祷告也没有，连祷读也没有。但是不要第二天效法头一天的作法。不要仿效，不要抄袭。到下次来聚会的时候，我们向任何可能发生的事仍是敞开的。

这绝不是说，长老们召集一次少数人的聚会，交通、讨论、研究，然后作成决定：‘从现在开始不再唱诗了，也不祷读了。从今起我们要求所有来赴会的人都要作一个见证。第一段专作见证，末了一段分享一点，最后是某某弟兄站起来宣布散会。’我们不该作任何决定，我们不该改任何办法，也不该采用任何办法。但是请听，这何等需要灵里的活，何等需要经历基督的丰富！

今天的聚会仍是贫穷

我向你们承认，我今天整天都怀着这一个负担，我灵里很伤痛。这不是为我自己，乃是为你们。因为正当我在房里的时候，我仿佛见到一幅图画，在古时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来过节都带着美地各种不同的出产，有的带来大公牛，有的带来大母牛，有的带来大绵羊，有的带来小羊羔，有的带来鸽子、斑鸠，有的带来一些谷类，诸如大麦、小麦；有人带来不同的水果、新酒和油。我告诉你们，那种过节就是美地一切丰富出产的展览。那是一幅何等美妙的图画！

但是看一看今天的教会生活，一直是那一套，没有变化，没有多样性。我一直注意观察，我们的聚会一直是那一套，没有变化，没有丰富，只觉贫乏，没有什么摆出来。这就是我今早觉得非常伤痛的原因。

也许你以为我们满不错，从外地来的人也会以为在洛市的教会真是好。但是我们必须谦卑，我们并不是那么好。我们是那么可怜，所有的聚会都是老一套。正像你们吃饭，每次都是热狗，再没有别的了。不要怪别人，要怪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该为这事负责任。其实也无须你带太多东西来，只要带一只母牛，或一只斑鸠，或一把小麦就行了。若这样带来，这里就相当丰富了。

我们为什么那么贫穷缺乏？因为我们在灵里还是那么微弱，缺了对基督丰富正当的经历。你只知道站起来喊一喊。当我说，‘你们要释放，’你就蹦起来跳一番，这一点意思也没有。这是穷得不能再穷了。

我们所说的释放，乃是要我们的灵出来，带着活的情形，带着基督的丰富。如果你没有，还是安静的好。我发觉到你们有的人就是爱开口，这样的弟兄姊妹必须安静三年，不要在聚会中说什么。你们开口太多了，其实对人一点没有供应。在你们的开口里太贫穷了，没有生命的东西给人。

但我鼓励你们太安静的人，要为教会摆上一点。你们为什么不肯摆上，尽功用？就是顾面子，顾自觉。那些爱开口的人就是没有一点自觉，而那些安静的又太有自觉。你们必须胜过这个。

福音爱筵成了套文

原谅我对你们说这样严厉的话。但是我们必须认识我们可怜的情形。我必须静下来一点，说得更实际一点。比方福音爱筵，一次过一次我期望能看到一点基督的丰富。我们并不喜欢长的讲道，但我们实在需要基督的丰富。我们盼望有的人灵里是那么活，那么强，站起来作一个三分种的见证，说到他如何是一个罪人，落到某种迷惑人的事物中，无法自拔，他的父母、朋友、众人，也无法帮助他脱离。但是有一天，他只是求告主的名，他就得救了。然后再加上一点细节，来加深人对救主大能的印象。

也许又有一个人起来，见证到他的良心如何受了打扰，没有平安；直到有一天他仰望主，主的血洗净了他的良心。从那时起，他起始有平安。要有一些结实真正的见证，带着一些一新人耳目的细节，来加深人的印象。不要一直喊说，‘我满足了，我满足了，耶稣使我满足了。’几乎周周都是老一套。

昨天的吗哪为着昨晚是不错，但为着今早就行。每天我们都需要一分新鲜的。有将近两百的圣徒来在一起，为什么竟然几乎没有一个够分量的见证？我盼望我们都能运用我们的灵，来作一点适当的事。

也许有人站起来念一节圣经，也许就是约翰三章十六节，但是活的念法。‘哦！亲爱的朋友们，你们都知道在这宇宙中有一位神，但是你们必须知道，这位神爱你，祂爱你。’根据这一节圣经，他传了一篇短短的信息，都是活的话。也许有人从罗马书里读一节‘义人必因信得生’，然后讲一点话是关于信心的。我们并不是说，不需要任何种讲说，我们需要适当的、活的讲说。在福音爱筵聚会中，我们需要活的见证，需要活的读经，需要活的讲说。

有的弟兄也许站起来讲一篇短短的信息，说到虚空，或说到下地狱，或说到基督作人的生命，或说到基督作我们的爱人。也要有一些信息，里面有丰富。每周五不要仅仅是一些人来在一起，弹弹吉他，唱唱喊喊，都是那一套。

我并不反对弹吉他，你们知道我的意思。我也不反对唱诗。我不反对任何事。但是我反对贫穷。贫穷到底来自何处？就是来自老作法。我们如果向着主认真，我们会一直操练我们的灵，运用我们的灵来经历基督的丰富，然后当我们来到聚会中，不用老办法，也不用新办法，我们只带着灵中的活，基督的丰富，运用灵说一点话，见证一些事。你这样作，我这样作，人人都这样作，你想聚会要变得何等丰富！

自然的，仪文、形式、旧套都要过去，没有人会去顾到它们，也没有人会去注意它们，也没有人会有意去改它们。‘改’不是我们的用意，这不是我们的用意。我们的用意只是运用我们的灵，将基督的丰富服事到人身上。若是这样，自然的所有的老旧都要过去。

擘饼聚会有了新形式

我也要说到擘饼的事。无疑，在几年前，当我们采用祷读、享受主、呼喊主名的时候，我们是抛弃了擘饼的老方式。但是经过了这五、六年，一个新的方式又定了型。现在我们是守一个新形式。要知道，守任何形式都容易，因为用不着运用灵。

我们不该有任何固定的形式。我再说，不要改办法，改办法是丑恶的事。从前是安坐会中，现在用蹦跳来代替，那更糟。如果你跳，倒不如坐着更好。每当我们来到纪念主的聚会中，我们必须带着灵中的活，带着对主自己甘甜的享受，因此我们在聚会中就不顾任何形式，任何规条，只应用我们的灵。也许在一次擘饼聚会中，在前十五分钟之内根本没有唱诗，只有你说一点主的丰富，我说一点主的甘甜，她又说一点主的慈良，人人都说一点。不必人人都呆坐在位上，等两位招待走上前服事饼杯。应该你说一点主的事，我说一点主的事，到了某个时候，也许一位年轻人站起来说，‘哦，主真甘甜，我要吃祂。’于是他来到桌前擘一块饼，就传开了。也不必等大家吃完了饼，再开始递杯。也许他传饼的时候，紧接着就开始饮杯了。‘赞美主，祂是可喝的。祂不单是可吃的，祂也是可喝的；我就是吃祂，喝祂。’等到吃喝过后，就开始传递。也许在另一次纪念主的聚会中，聚会一直继续一点半钟，还没有擘饼饮杯。在行传二十章就是这样一种情形，保罗对人讲话直到半夜，一个少年人从楼上摔下去了，以后他们又回来擘饼，吃了喝了。

必须有灵里的活和基督的丰富

我再说，如果没有强的灵，没有灵里的活，没有对基督丰富正当的经历，我们必定是一种聚会按照一种固定形式，没有办法避免。没有灵里的活，方式一定在这里。但一有灵里的活，有灵的自由，有灵的释放，有基督一切丰富的应用，你们所有的就是活的基督，而没有任何形式。

亲爱的弟兄们，从这个观点来看，你不觉得我们是那么贫穷么？我们有什么可夸的？比一比神的标准，我们是太差了。今天在我们所有的聚会中，所有的只是一个形式，我们只是跟从一条轨道，没有活的东西，没有灵中的冲击力，没有叫人灵里畅快的东西，没有新鲜。为什么？因为我们惯于不用灵。你有灵，但你却不用。哦，主怜悯我们，叫我们能恨自己的不用灵。

现在我们都得学习操练。我知道安静是容易，要说一点话难。常常我们有一点感觉，但是没有发表，没有说话的技巧。因此我们必须学习。你并不是生来就会烹饪，你是学会烹饪的。同样原则，我们都必须学习来尽功用，我们都要学习如何在会中有所发表。为要对付掉教会中的圣品制，你必须尽功用；为要尽功用，你必须有所学习。要学着来说，学着来发表，学着来尽功用，学着来告诉人一些事，学着在会中有所作为。这绝对需要你们来在一起操练。

我想我们必须停在这里，我盼望主的灵对我们说话。不要埋怨教会，没有什么可供你埋怨的。不要定罪别人，没有什么该由你来定罪的。你若要埋怨，就埋怨你自己吧！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所以我再说，如果在这些年间，你是惯于经常开口的，我要求你安静。你开口太多了，那一个是太过天然了，那不是出于灵的。你必须有把握你真是在灵里，那才可以开口。我注意到有的人站起来没有什么可说的，只会说，‘赞美主，赞美主，主耶稣，耶稣是主。’一连喊七次耶稣是主，到末了啥也没有。你偶而为之未尝不可，如果次次如此，那就毫无意义了。如果你是这样一个人，我劝你安静。你必须管治自己，因为你太爱讲话了。

另一面，如果你是一个安静的人，难以在公开场合说什么，你必须仰望主，叫你能壮胆。我鼓励所有安静的人在次次聚会中说话。这样，教会的聚会就要从不正常情形中蒙到拯救。我盼望你们都能了解，我们在这里这样的聚会，并不是教会性的聚会，乃是训练的聚会。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样重的话，叫你们中间在已过聚会中好说话的人，要运用灵，不要那么快，那么轻易的说话。你必须有把握，在每次有所发表的时候是出自你的灵的，否则你就要保持自己安静。

愿我们都仰望主。让我再说一句，不错，在祷告聚会中喊一点短句是好，但这不是我们就需要一些长祷告了，有时我们实在需要长祷告。但我也不是说，从今起我们从短祷改成长祷了，那还是作法。我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向主敞开，怀着一个活的灵，以及基督丰富的经历，然后我们的聚会就要丰富、活泼而使人畅快。